

# 蘇軾全集校注

詩集一

張志烈 馬德富 周裕鍇 主編



# 蘇軾全集校注

【第一冊】  
【詩集一】

張志烈 馬德富 周裕鍇 主編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軾全集校注/張志烈等校注.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202-05448-2

I. ①蘇… II. ①張… III. ①古典文學-注釋-中國-北宋 IV. ①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231094 號

---

書名	蘇軾全集校注 (全二十冊)		
主編	張志烈	馬德富	周裕鍇
選題策劃	張晨光	董寶生	王蘇鳳
責任編輯	王書華	王靜	宋佳
美術編輯	吳書平		
封面設計	王子崇子		
責任校對	傅敬華	曹玉萍	

---

出版發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330號)		
印刷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開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張	510.75		
字數	8 146 000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 000		
書號	ISBN 978-7-202-05448-2/I·801		
定價	2800.00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蘇軾全集校注人員名錄

## 蘇軾詩集校注

馬德富：卷一（後半）、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卷一一、卷一二、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六（前半）、卷一八、卷一九、卷二〇、卷二四、卷四九、卷五〇。

陳應鸞：卷一六（後半）、卷二一、卷三四、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七、卷三八、卷三九、卷四二。

王克讓：卷二三、卷二五、卷二六、卷二七、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卷三一、卷三二。

李昌陟：卷二二。

劉文剛：卷四〇、卷四一。

吳明賢：卷四七、卷四八。

趙曉蘭：卷三三、卷四五。



虎維鐸：卷一七、卷四六。

王春淑：卷四三、卷四四。

另外，曾棗莊校注了卷一（前半）。王興平校注了卷二四初稿。羅國威參加了卷一九、二〇、二一、二二、二三初稿校注工作。

陳應鸞審訂補注了部分校注稿，馬德富審訂補注並統一詩集校注全稿。

### 蘇軾詞集校注

張志烈：卷一、卷二、卷三。

### 蘇軾文集校注

周裕鍇：卷一一、卷一二、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六、卷一七、卷一九、卷二〇、卷二一、卷二二、卷七三。

金諍：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一〇、卷二三、卷二四、卷二五、卷二六、卷二七、卷二八。

謝謙：卷二九、卷三〇、卷三一、卷三二、卷三三、卷三四、卷三五。

劉黎明：卷六、卷七、卷一八、卷三六、卷三七、卷三八、卷三九、卷四〇、卷四一、卷四九。

何江南：卷五〇、卷五一、卷五二、卷五三、卷五四、卷七二。

江裕斌：卷五九、卷六〇、卷六一、卷六二、卷六三、卷六四、卷六五、卷六六、卷六七、卷六八、卷六九、卷七〇、卷七一。

楊勝寬：卷四二、卷四三、卷四四、卷四五。

潘慈光：卷四六、卷四七。

王文龍：卷四八、卷五五、卷五六、卷五七、卷五八。

周裕鏞：經本植審訂補注了部分校注稿，張志烈審訂補注並統一文集校注全稿。

# 蘇軾全集校注前言

## 一

中國古代社會運行到北宋中葉，進入一個文化全面復興的時代。王國維曾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sup>〔三〕</sup>陳寅恪更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sup>〔三〕</sup>。在這一時代裏，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史學、科學、文學、藝術各個領域幾乎同時出現

〔二〕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三〕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光耀史冊的偉大人物。這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而蘇軾則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和對後世的影響在當時無人能及。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公元一〇三六年一月），死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七月，按舊時計法，享年六十六。蘇軾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布衣，但到了他父親一代，家族中開始有人做官。當時，四川地區的經濟狀況相當良好，教育事業也在此基礎上迅猛發展，「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sup>〔三〕</sup>。蘇軾的伯父蘇洵進士及第，給家族帶來榮譽，也給蘇軾父子樹立了「學而優則仕」的榜樣。蘇洵從青年時代起，發憤學習，「大究六經百家之說」<sup>〔三〕</sup>，最終成爲著名的作家和學者。蘇軾和弟弟蘇轍從小就以父親爲師，接受了豐富的文化教養和薰陶。

自古以來出生於四川的學者就有「觀奇書」的特點，即在正統的儒家經書之外，閱讀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蘇軾的文化教育裏，無疑也有這樣的內容。

〔二〕 蘇軾《謝范舍人書》，《蘇軾文集》卷四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三〕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四部叢刊》本。



正如南宋人所說：「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於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sup>(二)</sup>廣泛博雜的閱讀，培養出蘇軾開闊的視野和通達的襟懷，使得他的思想中別具一種打通各門學科、融會各家思想的博大精神。

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蘇軾參加了禮部進士考試。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議論自然流暢，一反「時文之詭異」，受到當時文壇領袖知貢舉歐陽修及其助手梅堯臣的高度贊賞，同時也引起了元老重臣文彥博、富弼、韓琦的重視。母親程夫人去世，蘇軾隨父蘇洵和弟蘇轍回蜀奔喪，丁母憂三年。終喪回朝。嘉祐六年（一〇六二），歐陽修舉薦蘇軾對制策，應仁宗直言極諫策問，入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從此進入仕途，開始了四十年的宦海沉浮。

宋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蘇軾由鳳翔簽判任還朝，差判登聞鼓院。英宗愛其才，甚至想直接將他召入翰林，爲宰相所勸止。於是蘇軾依近例召試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二論，又入三等，獲得直史館的榮

〔二〕 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四部叢刊》本。

耀館職。但就在這一年，妻子王弗病故；接着第二年，父親蘇洵也病故。蘇軾再次回蜀丁父憂。而這一次終喪還朝，便再也没有回過眉山，蜀中山水遂成爲伴隨他一生的夢憶。

蘇軾重回朝廷已是熙寧二年（一〇六九），朝廷早已換新君。年輕的神宗皇帝雄才大略，力圖改革弊政，起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依其議創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新機構，作爲變法的主持機關。新法的主要內容爲理財與整軍，其目的是爲了富國強兵，抑制「兼并」，堵塞「利孔」，將商品經濟的利潤收歸朝廷。蘇軾早在對策時已發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弊政的言論，但他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卻有重大的分歧。王安石深刻認識到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國家政治經濟的危機非通過變法理財來根治不可。蘇軾卻認爲「天下之所以不大治，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sup>〔三〕</sup>，因而主張在不變法度的基礎上，實行「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等措施。簡言之，王安石堅持激進的改革祖宗法度的劇變，蘇軾則主張溫和地遵循祖宗法度的漸變。王安石向來知道蘇軾的議論異於自己，所以把還朝後的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的身份抑置判官告院。後來王安石進一步感到來自蘇軾的威

〔三〕 蘇軾《策略三》，《蘇軾文集》卷八。

脅，又讓他權充開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省得他來議政。不料蘇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sup>〔三〕</sup>，而且推出好幾篇反對新法的重頭文章。

總之，由於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同，與守舊的元老重臣關係密切，再加上王安石故意排擠，蘇軾逐漸捲入以司馬光爲代表的「舊黨」反對「新法」的浪潮，並以其卓越的才華儼然成爲舊黨的代言人。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認定「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強與弱」、「富與貧」<sup>〔三〕</sup>。這種觀點反對富國強兵，也否定了自己過去在對策時倡導改革的觀點。然而，在王安石的以「生天下之財」爲改革唯一目的、以「爭利」爲社會的唯一價值取向的形勢下，蘇軾關於社會道德風俗的重要性的論述，無疑具有糾偏治弊的針砭作用，對於如何構建一個和諧安定的社會具有深遠的啓示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蘇軾和頑固的守舊派不同，他反對王安石主要是其「與民爭利」，他擔憂的是青苗等法會帶來流弊，危害普通農民，而對新法中如限制皇族特權、修完器械、閱

〔三〕 蘇軾《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樂城集·後集》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三〕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蘇軾文集》卷二五。

習旗鼓等措施表示肯定。熙寧年間蘇軾和王安石的交惡，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運，從此以後，他的仕途便與舊黨的得勢、失勢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儘管他後來曾與王安石有過短暫的會晤和諒解，也曾反對過司馬光廢除一切新法。

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王安石指使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告彈劾蘇軾，雖查無實據，但神宗對他印象已經不好。熙寧四年（一〇七一），蘇軾被任命為杭州通判，離開危機四伏的汴京。繼通判杭州之後，他又在密州、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擔任地方官達八年之久。蘇軾具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他既是關心民瘼的良吏，也是果決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協助知州修復錢塘六井，巡行各縣，賑濟災荒。在密州，他監督捕蝗，上奏朝廷蠲免秋稅，招人撫育棄嬰，所活達千人。在徐州，他率領軍民抗洪救災，築堤護城，開發石炭。在各地，他都以一個親民的父母官形象出現在普通百姓面前。

在處理地方政事的閒暇，蘇軾的文藝活動也得到極大的開展。杭州西湖的美景、錢塘的潮汛、天目的秀色為蘇軾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引發他創作了大量詩作。密州的苦寒生活和剽悍民風，激發了蘇軾的英雄情懷，由此而有意改造詞為「豔

科」的舊習，開創了由「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的豪放詞派三。在徐州，蘇軾則寫作了一系列題畫詩，結合繪畫品評以發表其藝術見解。在湖州，懷念前任知州文同，寫下著名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在此期間，一些年輕的文人學士紛紛向蘇軾求教，願拜在門下，其中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成爲文學史上盛傳的蘇門四學士。政治上失意的蘇軾在文藝上取得極大的成功，儼然被新一代士人奉爲在野的文壇領袖。

元豐二年（一〇七九），蘇軾在湖州任上因被指控作詩文誹謗朝廷而被捕入御史臺獄，並牽連了一大幫舊黨人士。這一事件史稱「烏臺詩案」，是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它標誌着變法的新黨和保守的舊黨之間的政治鬥爭逐漸變質，蛻化爲朋黨之間的相互傾軋和報復。這場險惡的政治風波，幾乎使蘇軾遭到滅頂之災。經舊黨元老司馬光、張方平、范鎮的營救，甚至新黨重臣吳充、章惇的說情，蘇軾終免死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其身份實際上是安置在黃州而被監管的逐臣。

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春，蘇軾以待罪之身抵達黃州，隨之在此整整生活了五

（二）蘇軾《與鮮于子駿三首》之二，《蘇軾文集》卷五三。

年。初到黃州時，蘇軾已四十五歲，王安石雖已退居江寧，但主行「新法」的神宗年方三十三歲，正值英年。作爲政治家的蘇軾幾乎已永無出頭之日，經濟上也極爲困窘，團練副使有虛名而無俸祿，僅靠過去的積蓄爲生，日子越過越艱難。後經友人替他向官府申請到一塊數十畝的荒地，他帶領家人親自耕種，以此解決喫飯問題。這塊地在黃州州城舊營地的東面，因此取名「東坡」，蘇軾也由此號「東坡居士」。從此，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出現了東坡居士這個形象，而「東坡」之名比「蘇軾」更家喻戶曉。

黃州時期是蘇軾在學術和文學創作上的豐收期，它再次印證了中國文學史上「詩窮而後工」的客觀規律。作爲學者的蘇軾，他在黃州的主要成果是《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的撰寫與《書傳》的動筆。這些成果標誌着蘇軾自成一家的學術思想的形成。更重要的收穫是他的文學創作。他的散文，從以前側重於經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的論文，轉向隨筆、題跋、書簡、雜記等文學性很強的小品文，抒寫人生感慨，表達朋友情誼，發表藝術見解，記錄山川風物。他的詩歌，則從以前的富瞻流麗而走向清空曠達，表現出更深沉的人生思考。他的詞作，或雄放豪邁，或高曠灑脫，或婉約清深，超越人生的苦難，更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代表作品《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指點江山風月，緬懷歷

史人物，思考宇宙人生，對後世的文學藝術史影響甚巨，黃州赤壁名滿天下，成爲名副其實的「東坡赤壁」。

元豐七年（一〇八四），蘇軾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在離黃赴汝的途中，他於金陵鍾山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這次短暫而神秘的會晤，宋人筆記異聞紛呈，但從蘇軾「從公已覺十年遲」的表白來看（二），則他與王安石不僅在道德學問、詩歌文章方面惺惺相惜，而且在政治態度和人生態度上應當也有所諒解和默契。

就在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春，宋神宗英年早逝，十歲的哲宗繼位，神宗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任司馬光爲門下侍郎，舊黨人士紛紛得到重用。蘇軾也迎來了政治上的春天。這一年，他先是接到知登州的任命，到任才五天，又匆匆奉調入京，隨即升任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三月，除中書舍人，掌外制。九月升爲翰林學士，掌內制。從此，蘇軾成了參與決策的政府要員和朝廷的喉舌。司馬光上臺後立即著手廢除全部新法，恢復仁宗時代的法度，史稱「元祐更化」。然而，蘇軾從任地方官的實踐中，已意識到新法中有部分合理的內容，不能一概否定。所以在司馬光罷廢「免役法」，恢復「差役法」一事上，蘇軾

〔二〕 蘇軾《次荆公韻四絕》之三，《蘇軾詩集》卷二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與之進行激烈的爭論，肯定「免役法」的實施對生產發展有好處。當然，對新法中害民之法，如「青苗法」，他也堅決反對。但是，蘇軾這種「獨立不倚」的立場，遭到部分舊黨人士的強烈不滿，甚至有人將他比作第二個王安石。司馬光去世後，舊黨迅速分化為幾個黨派，出現了「洛蜀黨爭」、「朔蜀黨爭」一類朋黨之間由學術宗派、政見歧異轉化而來的政治傾軋。除去朋黨恩怨之外，以蘇軾為代表的蜀黨與程頤所代表的洛黨，還體現了宋代文苑傳統和道學傳統的根本衝突。

元祐年間，蘇軾的門下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畢仲游等人並擢館職，秦觀、孔平仲、李之儀等一大羣文學之士也會聚京城，形成一個以蘇軾為中心的文人集團。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蘇軾知貢舉，辟黃庭堅等人為助手，成為繼歐陽修之後的真正的新一代文壇盟主。與嘉祐年間相比，蘇軾領導的元祐文壇政治色彩相對淡化，而文藝色彩更為濃厚，從主考官到參詳檢點官，都是些多才多藝的知名文人。這個文人集團在政事之餘，作畫吟詩，聽琴對弈，焚香煮茗，玩碑弄帖，談禪論道，醉心於文學藝術精神產品的創造。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謂「西園雅集」，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公麟、米芾等十六人集會駙馬王詵的西園，李公麟為畫《西園雅集圖》。與會者皆為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其玩賞興味，文采風流，超過晉代的金谷、蘭亭之會，成為盛宋高雅的精神文明的象徵。在元祐



年間，蘇軾的文學創作質量或許有所下降，但其在文化史上的意義不容低估。而以此年代命名的「元祐體」，也作爲「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宋詩的典型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一席之地<sup>〔三〕</sup>。

由於不斷受到政敵的造謠中傷，蘇軾不安於朝廷，便於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出任杭州知州。此時他已是朝廷派出的方鎮大員，更便於施展其行政能力，爲民造福。蘇軾一到杭州，首先是請求免去租稅，又同時開倉賑災，緩解民困。接着采用「以工代賑」的方法，發動疏浚鹽橋、茅山兩河工程，雇傭災民，使之存活。後又進一步治理西湖，開掘葑灘，疏浚湖底，修築長堤。不僅興修水利於一時，而且留人文景觀於千古，而今著名的蘇堤、六橋、三潭印月等都是蘇軾任知州時的傑作。蘇軾任滿後回京擔任翰林學士，僅幾個月，又避嫌外任，於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出知潁州。潁州冬日大雪，蘇軾又開糧倉以賑饑，調炭薪以救寒。又開發溝渠，治理潁州西湖。在此不到半年，元祐七年（一〇九二）春，蘇軾又改知揚州。到任後他瞭解民情，呼籲朝廷放免「積欠」。九月，蘇軾被召回京，參與了郊祀大典，官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職。蘇軾在京城期

〔三〕 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間，不斷受到御史們的彈劾。他不安於朝，請求外任，終於在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六月獲准知定州。臨行前，第二任妻子王閏之病故。九月，宣仁太后高氏去世，哲宗親政。蘇軾赴定州後，一邊整頓軍隊，親自檢閱操練，一邊恢復「弓箭社」，計畫整編民兵武裝，加強邊防。

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四月，蘇軾受到重新上臺的新黨人士的攻擊，罷知定州，謫知英州，隨即遭受「五改謫命」的迫害，至八月南下到廬陵時，已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在幾個月時間內，蘇軾驟然由一個北國的封疆大吏淪為嶺南的僻州罪臣。同時，他的精神依託、思想傾向和情感認同，也由廟堂走向民間，在一般士民當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在惠州，年老多病的蘇軾物質生活非常困乏，所處的人文環境也非常落後，但他卻能以其特有的人生智慧安然對待逆境。他一方面種菜植藥，在物質上對抗貧窮和疾病；另一方面參禪學道，在精神上超越痛苦，修養心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期間寫了大量的「和陶詩」，以安貧樂道的陶淵明為榜樣，表明了他在逆境中始終保持詩意地棲居的樂觀人生態度。

紹聖四年（一〇九七）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規模追貶元祐黨人。蘇軾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閏二月，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這次貶謫，給了蘇軾兄弟倆在藤州見面的機會，隨後同行到雷州。但雷州之別，竟成兄弟倆的永訣。這

年六月，蘇軾渡瓊州海峽至海南島，七月抵達貶所。海南的物質文化生活比惠州更艱苦，更匱乏，「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sup>〔二〕</sup>，幾乎一無所有。但是頑強而樂觀的蘇軾馬上在海南黎族人民中間找到了朋友，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更難能可貴的是，蘇軾在艱苦的貶謫生活中，並非只是「獨善其身」，而是同樣保持着「兼濟天下」的情懷。在惠州，他就不顧自己罪臣的身份「勇於為義」，通過正直的地方官朋友做了大量便民之事，如造橋引水，利用水力作確磨，推廣新式農具「秧馬」，籌畫建病院等等。而在海南，他致力於改善當地落後習俗，鼓勵黎人從事農耕，告諭鄉人重惜耕牛，批評「坐男使女」的陋習。他尤其為海南人文文化的落後感到擔憂，自覺擔負起促進海南文化建設的責任。他通過純粹民間的方式，指導一些學生、秀才，營造讀書的文化氛圍，使他們感覺到海南與祖國文化「地脈」相連，鼓勵他們在文化地位方面「破天荒」<sup>〔三〕</sup>。謫居時期，蘇軾的文學創作達到一個新的境界，複雜深沉的人生感慨化為適物自閑的人生智慧，在日常生活的題材中發現詩意和情趣，表現出「寄至味於澹泊」的天然之

〔二〕 蘇軾《與程秀才三首》之一，《蘇軾文集》卷五五。

〔三〕 蘇轍《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引》，《樂城集·後集》卷三。

美。

蘇軾謫居海南島整整三年，元符三年（一一〇〇）正月，哲宗去世，在神宗妻向太后主持下，徽宗繼位，元祐舊臣重獲起用。五月，內遷蘇軾廉州安置的告命下達，他於六月渡瓊州海峽北返，盤桓於雷州半島。八月奉告命，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正月越大庾嶺。但是，政治上的春天並未真正重來，蘇軾反倒經歷了親朋好友生死離別的最後打擊。他在雷州與秦觀握別，其後秦觀北行至藤州便病逝了。隨後，蘇軾經江西虔州、廬陵，過鄱陽湖，入長江，再東行至當塗、金陵。在常州酷熱的七月，蘇軾一病不起，平靜安詳地告別人世。而直到臨終之際，他再也沒有見到一生至愛的弟弟蘇轍，再也沒有回到夢縈魂牽的故鄉。

蘇軾死訊傳出後，舉國悲痛，不僅「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而且「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sup>〔二〕</sup>，各地出現自發性羣衆性的弔唁活動。蘇軾仕途的升沉進退，始終與北宋後期的新舊黨爭緊密相聯。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形象，卻遠遠超越了政治派別，不僅成爲北宋文

〔二〕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樂城集·後集》卷三二。

化巨人的典範之一，也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的象徵。

一顆文壇巨星隕落了，而他的光芒卻輝映着千年的文化天空。

## 二

作爲一個文化巨人，蘇軾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舉凡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學等人文領域各方面，他都具有獨特而深刻的見解，提出了一系列在文化史上富有開創性的命題和結論。或者反過來說，由於歷代文人對蘇軾的熱愛和崇拜，他在各方面的言論，哪怕不過是隻言片語，也往往被奉爲鳳髓驪珠，不斷得到詮釋與再詮釋。他的影響也表現在一些富有爭議的論題上，因此即使對他思想和作品表示不滿的批評家，也難以回避他在各領域的創造。除此之外，蘇軾的興趣還涉及博物學、藥物學等自然科學領域。

蘇軾的一生，始終保持着獨立思考和勤奮寫作的習慣，無論在朝在野、處順處逆，他一直筆耕不輟。正是這種習慣，纔爲中國歷史留下蔚爲豐厚的文化遺產。

在哲學方面，蘇軾是北宋學術史上「蜀學」的代表人物。蘇軾的經解著作有《易傳》、《書傳》、《論語說》三部，另有《廣成子解》一部，較集中地反映了他對

儒經、道經哲學的理解和演繹。此外，收在文集裏的大量以基本哲學命題、以基本典籍或重要歷史人物為題的論文，如《正統論》、《易論》、《揚雄論》之類以及其他記序、書信、題跋、甚至詩賦，也表現出他對政治歷史、宇宙人生的哲學見解。蘇軾一方面繼承了慶曆以來以歐陽修為代表的疑經疑古思潮，非議《周禮》，懷疑《尚書》，以為其中不少內容是「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sup>〔三〕</sup>；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尊重原典的慎重態度，不贊成歐陽修等人主張刪除經書中所引讖緯的做法。蘇軾「毀《周禮》」、「譏《書》」<sup>〔三〕</sup>，是以史事、義理、文理為根據，同樣他尊重經典上的原始記載，也體現了一種闕如存疑的理性精神。

蘇軾天道觀的基本精神，是把「道」視為無所不包的「大全」，自然全體的總名，包含了萬物之理。因而蘇軾哲學的精華，不在於形而上的本體論方面，而在於實踐性較強的認識論方面。由此出發，他特別強調「觀萬物之變」、「盡萬物之理」<sup>〔三〕</sup>，在認識活動中打破事物之間的界限，發現其共同規律。這種對自然全體之

〔二〕 蘇軾《東坡書傳》卷六，《四庫全書》本。

〔三〕 皮錫瑞《經學歷史》八《經學變古時代》，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三〕 蘇軾《上曾丞相書》，《蘇軾文集》卷四八。

「道」的認識移植到人性論上，就是順應自然的人性。聖人之「仁」，便是「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仁各安其分而不相躐」<sup>(三)</sup>；而君子之「道」，便是要達到「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

如果說程頤的「道」注重真向善的傾斜的話，那麼蘇軾的「道」則側重於真與美的結合。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作為自然萬物之理總體的「道」常常是「美」的淵藪，是審美活動和藝術創造的依據。「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sup>(三)</sup>。「造物」就是「道」的形象化表述，它給人們源源不絕地提供着無窮無盡的美。蘇軾認為，「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sup>(三)</sup>。物的英華是「道」的內涵的發露，同時也能給人以美感，因此「道」與「美」原為一體。為了作到「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sup>(四)</sup>，蘇軾提倡一種「寓

(二) 蘇軾《策略三》，《蘇軾文集》卷八。

(三) 蘇軾《赤壁賦》，《蘇軾文集》卷一。

(三) 蘇軾《大還丹訣》，《蘇軾文集》卷七三。

(四) 蘇軾《蘇氏易傳》卷九。

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的人生態度<sup>(二)</sup>，即以非功利的審美態度去觀賞客觀對象，從而在精神自由的狀態下獲得審美愉悅。他的這種人生智慧，在中國古典美學中獨樹一幟。

作爲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蘇軾善於從各種學說中吸取合理的成分。「讀釋氏書」，「參之孔老」<sup>(三)</sup>，培養出他「大全」的天道觀與「會通」的認識論，並使他在儒、釋、道思想中發現不少共同的精神。蘇軾將道家的「清淨無爲」、「虛明應物」、「慈儉不爭」的宗旨，等同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的學說<sup>(三)</sup>。他用佛教的「本覺必明，無明明覺」來解釋儒家的「思無邪」<sup>(四)</sup>，還把「思無邪」當作道教煉內丹的方法<sup>(五)</sup>。他主張各派學說的調和融通，不贊成「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那種形同水火的現象，認爲宇宙人生的真

(二) 蘇軾《寶繪堂記》，《蘇軾文集》卷一一。

(三)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樂城集·後集》卷二二。

(三) 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蘇軾文集》卷一七。

(四) 蘇軾《思無邪齋銘敘》，《蘇軾文集》卷一九。

(五) 蘇軾《思無邪丹贊》，《蘇軾文集》卷二一。



理如同大海，各家學說如同「江河雖殊，其至則同」<sup>三</sup>。正因如此，蘇軾的哲學從整體上存在着為多元化辯護、反對用唯一之理統治思想的傾向。它產生於北宋中葉相對自由的學術思潮中，並且在後世被奉為反對思想學術專制的旗幟。

在政治學方面，蘇軾撰寫了大量的策論和奏議等政論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國家的主張。早在應制科之前，他就寫下一組系統闡述治國之策的政論文《進策》，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這組文章的議論都針對當時社會弊病而發，涉及吏治、民生、財政、軍制等各種問題。儘管在財政方面他缺乏王安石那樣的遠見卓識，但是將「安萬民」視為治國的重要內容，注意民生先於財政、軍制，應該說是比致力於專理財政更為根本、更為長遠的政治見解。關於具體的政治措施，蘇軾也有很好的建議。如主張專任官員，有意校正宋代政治制度「內重外輕」的傾向；主張移民於腹地，體現了宏遠的戰略眼光；主張以土兵漸代禁軍，解決困擾國家的冗兵問題。蘇軾的政治綱領基於合乎「人情」的思想，「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sup>三</sup>，可以說是他改革的根本思路。熙寧初年，

〔二〕 蘇軾《祭龍井辯才文》，《蘇軾文集》卷六三。

〔三〕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之二，《蘇軾文集》卷二七。

神宗與王安石欲定新法爲「國是」，即由國家法權保證其實施的基本路線。在此時刻，蘇軾寫下體大思精的《上神宗皇帝書》，指出君主之安危係於人心，國家之興衰在於風俗，朝廷之治亂賴於紀綱，皇帝和政府的行爲應該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從此出發，蘇軾對「新法」的內容、宗旨和實施手段進行了系統的徹底的否定。此後，熙寧、元豐年間在地方官任上，蘇軾還寫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等三篇奏議，其中包括「新法」造成的流民、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否以及請求開放鹽禁、要求專掌醫療病囚等問題。元祐年間在朝廷、方鎮時，他更寫下大量重要奏議，除去表達新舊黨爭、洛蜀黨爭的政見之外，其中既有關邊備外交、科舉取士、冗官冗費及黃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又有若干要求放免積欠、請求賑濟災傷、興修便民工程等爲民請命的内容，涉及國計民生，針砭社會弊病，提出治理方法。與王安石勵精圖治的改革思路相比，蘇軾的政治態度確實傾向於保守，但其「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的基本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立足於制定長治久安的政策，而非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頗具啓示意義。更重要的是，蘇軾「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

地相終始」的政治人格<sup>(二)</sup>，對自然與人類的終極關懷，為立志於治國安邦的士大夫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在史學方面，蘇軾雖無史傳著作傳世，卻留下了大量的史論、史評。如早年作歷史人物論二十餘篇，晚年作史評著作《志林》等等，表現出卓越的史識。他治《春秋》學，推崇《左傳》「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的實錄精神<sup>(三)</sup>，與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鄙視《左傳》為「斷爛朝報」<sup>(三)</sup>，尊崇《公羊》、《穀梁》的微言大義的取向大相徑庭。由此，他讀《春秋》不拘泥於「凡例」，而主張本人情、審辭氣、觀大體，堅持尊重史實的基本態度。本於《春秋》家法「尊王」的精神，蘇軾在史論上提出了一個頗有爭議的觀點——「武王非聖人」，認為周武王奪取商紂王的政權，喪失了為臣之道；孟子稱武王為聖人，是違背了孔子的家法<sup>(四)</sup>。這

(二) 黃庭堅《東坡先生真贊三首》之二，《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四，《四部叢刊》本。

(三) 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引蘇軾語，《春秋通訓》卷末，《四庫全書》本。

(三) 蘇轍《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解》卷首，《四庫全書》本。

(四) 蘇軾《論武王》，《蘇軾文集》卷五。

一觀點雖顯得保守，但展示了蘇軾不囿於成說、大膽獨立思考的勇氣，同時也體現了他對歷代政治野心家借武王之名、行篡奪之實的歷史事實的透徹理解。北宋時期，與《春秋》學直接相關的史學問題，以「正統論」最爲重要，蘇軾也寫了《正統論》三首參加討論。他不同意歐陽修從道德角度來討論「正統」的做法，而認爲「正統」不過是曾擁有過華夏中央政權之「名」而已，並不一定有既「正」且「統」之「實」<sup>〔三〕</sup>。他指出歷史批評（褒貶）與歷史記錄（實錄）各有獨立價值，兩不相妨，從而解構了本具濃厚道德批評色彩的「正統論」，對於澄清宋代史學中褒貶與實錄的糾葛作出了貢獻。在評價歷史人物時，蘇軾主張道德與智術兼備，重視道德理想的智慧實踐，推崇伊尹、諸葛亮、荀彧、孔融、陸贄等人物；在評價歷史事件時，他注意到「風俗」與歷史盛衰的關係，關心社會歷史發展的運行規律，特別重視社會各種因素綜合體的「形勢」得失問題。總而言之，蘇軾的史學思想是尊重歷史實踐，主張寓道德於事功，在對歷史的評判上，更強調道德的效果倫理。這種思想直接影響到南宋浙東學派的史學。

〔三〕 蘇軾《正統論三首》，《蘇軾文集》卷四。

在社會倫理學方面，蘇軾繼承了孟子「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的思想<sup>〔三〕</sup>，提倡一種在遵行「大道」的基礎之上的君臣關係，即平等的「師友」關係。雖然他接受了《春秋》家法「尊王」的精神，但「尊王」的前提是互相尊重的「君臣之道」，士大夫臣服於天下為公的「大道」，而非屈服於君王個人的政治權威。蘇軾提出了「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的立身處世原則；批評了「秦漢以來，士賤君肆」的「道」與「勢」失衡的政治現象；指出這種現象的根源乃在於「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即士大夫整體人格萎縮的原因<sup>〔三〕</sup>。蘇軾之所以高度評價漢代疏廣、疏受（二疏）的行為，就是因為他們在「以智力王」、「以法馭人」的政治權勢下，在「凜然君臣，師友道喪」的帝王專制下，能將功名棄如敝屣，使帝王知道區區官職，「不足驕士」<sup>〔三〕</sup>。他推崇孔融的「英偉冠世之資」，鄙視曹操的「鬼蜮之雄」<sup>〔四〕</sup>，其實質就在於鼓吹士大夫以道

〔二〕 《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三〕 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蘇軾文集》卷一四。

〔三〕 蘇軾《二疏圖贊》，《蘇軾文集》卷二一。

〔四〕 蘇軾《孔北海贊》，《蘇軾文集》卷二一。

義力量與政治權勢相對抗。蘇軾這種思想既是范仲淹、歐陽修倡導的挺立士風、崇尚氣節的繼續，同時也表現了他自己尊重個性、反對專制的一貫作風。因此，蘇軾一方面欣賞杜甫「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的忠義精神<sup>(二)</sup>，無論窮達，始終堅持忠君報國的信念；另一方面，他又稱道陶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的瀟灑態度<sup>(三)</sup>，感歎其不願犧牲自我個性而向政治權勢低頭。可以說，陶淵明和杜甫最終成爲宋代詩學倫理典範，與蘇軾的評價、推崇與仿倣分不開。特別是陶淵明價值的發現，在文化史上意義深遠。

此外，蘇軾在軍事學方面也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觀點。如《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在戰略上反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代滕甫論西夏書》，在戰術上主張謹慎從事，反對輕舉妄動；都頗能切合當時的軍事形勢。至於醫藥學方面，蘇軾親自實踐並記載下多種行之有效的養生方法和治療藥方，包括各種煉丹養息以及藥物療效之說，以至於後人將他的醫藥雜說與沈括的《沈存中良方》合編爲《蘇沈良方》。

(二) 蘇軾《王定國詩集敘》，《蘇軾文集》卷一〇。

(三)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樂城集·後集》卷二一。

在文學藝術方面，蘇軾全面的成就和傑出的貢獻更是無與倫比。北宋其他學派，如王安石的「新學」、程頤的「洛學」都具有鄙薄文藝的傾向，裂「文」與「道」爲二途，儘管王安石本人也是傑出的文學家，但其學說的精神卻「以不習詩賦爲賢士」<sup>(二)</sup>。而只有以蘇軾爲代表的「蜀學」，繼承歐陽修的觀點，堅持把「道」與「文」融爲一體，延續着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傳統。蘇軾不僅一再公開爲詩賦取士辯護<sup>(三)</sup>，不僅接納招攬大批文學之士，而且提出不少具有創作指導意義的文藝美學觀點，奉獻出詩詞、散文、書畫等多方面的經典作品，從而成爲北宋後期當之無愧的文壇盟主以及整個宋代名副其實的文學保護神。

蘇軾一生創作欲望非常旺盛，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章，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數量之巨爲北宋作家之冠，質量之優爲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文被後世列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唐韓愈之文並稱「韓

(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五元符三年五月條陳瓘彈劾蔡卞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三) 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卷二五；《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蘇軾文集》卷二九。

潮蘇海」；他的詩與黃庭堅之詩並稱「蘇黃」，被後世視爲宋詩的典型；他的詞開創豪放一派，與辛棄疾詞並稱「蘇辛」。除此之外，蘇軾的書法也獨樹一幟，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大家，打破「蜀人不善書」的魔咒；而他的繪畫則是文同「湖州派」的傳人，爲宋代水墨寫意的文人畫的中堅。

蘇軾之文眾體兼擅。如果說韓愈是唐宋以來「新古文」的開創者的話，那麼蘇軾的「新古文」則具有某種「集大成」的意義。他繼承歐陽修「變峭厲爲平暢」的文風，以其「才氣兼悍」而「間架闊」的創作實踐（二），把平易流暢的新古文推上藝術頂峰，並以此爲基礎，開闢出小品文的一片新天地。蘇軾的古文作品包括論、策、序、說、記、傳、墓誌、行狀、碑、奏議、書、尺牘、雜著、史評、題跋、雜記等多種文體，其富有文學價值的主要可分爲三大類：一是以論、策爲代表的政論和史論。這類作品是最鄭重的古文體制，頗能代表蘇軾的藝術功力。大抵語言明晰準確，生動貼切，善用比喻對照，說理透徹；而其結構曲折條暢，洋洋灑灑，層層深入，首尾照應。尤其是《進策》中的不少文章，給人的感覺是文采斐

（三）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七經樓文鈔》卷四，資益館一九二〇年排印本。



然，思理周密，雄辯滔滔，有一瀉千里之勢。二是以記、傳、書序爲代表的敘事文，更體現了蘇軾的藝術匠心。他的亭臺閣記，打破先敘事、次描寫、後議論的傳統寫作模式，將三種表現手法按主題展開的需要而錯綜使用，變化多端。如《凌虛臺記》通篇以議帶敘，《超然臺記》先議後敘，《放鶴亭記》先敘事寫景，中段以主客對話方式發議論，後以歌詞作結。他的傳記作品如《方山子傳》，略去傳主履歷，抓住幾個細節來描寫人物狂放的性格，迥異於史傳詳於履歷、略於細節的寫法。他的書序如《范文正公集敘》、《六一居士集敘》、《王定國詩集敘》等，都是傳世的名篇，不僅立意高遠，而且在寫作手法上不拘格套。三是以雜記、題跋、尺牘爲代表的隨筆小品文。這些純粹的藝術散文，拋開了「文以載道」的新古文傳統，自由表達對自然人生、文學藝術的種種體驗和感受，更能體現蘇軾的創作個性。記游文如《記承天夜游》、《記游松風亭》等，融自然景物的賞會與人生哲理的領悟爲一體，真率無飾而情趣盎然。書簡如《答秦太虛》、《與謝民師推官書》、《與侄孫元老》等，或敘身邊瑣事，或抒人生感慨，或談藝術見解，娓娓道來，親切有味。題跋如《畫水記》、《書黃子思詩集後》、《傳神記》等，評詩論畫，見識卓越，稱得上是藝術劄記的精品。蘇軾的隨筆小品文別具談諧戲謔的妙趣，有性靈，有哲理，最能體現他在日常生活中詩意地棲居的人生智慧。

值得關注的還有蘇軾的賦、駢文（四六文）和韻文。歐陽修領導的北宋新古文運動，一改唐人典重板滯的駢賦、律賦為自然清曠的文賦，既便於自由表達，且有一唱三歎之致。蘇軾繼承了這一寫作傳統，他的《赤壁賦》和《後赤壁賦》，「灑灑神奇，出塵絕俗」<sup>〔二〕</sup>，被公認為「一洗萬古」<sup>〔三〕</sup>，代表宋賦創作的最高成就。至於駢體四六文，更是蘇軾文集中的一大類別，除了任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時寫的制敕、內制敕文、敕書、口宣、批答、表本、國書、朱表等朝廷應用性文體外，還包括在地方官任上寫的表狀、謝啓、青詞、疏文、齋文等個人或官府的應用性文體。這類文章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立意謀篇和屬辭比事上，而蘇軾的四六文不僅「敘述委曲精盡，不減古文」<sup>〔三〕</sup>，而且其「屬辭比事」做到「警策精切」<sup>〔四〕</sup>，令人稱道。他在朝時所擬的制誥，頗有典贍高華、渾厚雄放的氣象。如《王安石贈太傅制》高度評價政敵王安石，顯現出秉心的公正和胸襟的闊大。《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二〕 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評語，清道光間刻本。

〔三〕 強幼安《唐子西文錄》，《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三〕 歐陽修《試筆·蘇氏四六》，《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三〇。

〔四〕 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八《四六名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制》，貶斥新法始作俑者呂惠卿，痛快淋漓，也是傳誦一時的名篇。他在野時所寫的謝表，宛轉附物，悵悵切情，暢達如行雲流水，而工穩如聯璧並轡。如《謝量移汝州表》「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綆之中」<sup>〔二〕</sup>；《到昌化軍謝表》「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sup>〔三〕</sup>；抒懷既工，遣詞尤切，文情相稱，沉痛感人。蘇軾還寫了許多銘、箴、贊、偈、頌、祝文、祭文之類的韻文。一方面，他遵守傳統的文體形式，用整齊的四言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如《擇勝亭銘》、《二疏圖贊》、《十八大阿羅漢頌》、《祭柳子玉文》等，名言警句疊出，文辭精練而意脈流暢。另一方面，他又往往運用古文的句法，錯綜長短，在保持押韻的前提下，句式自由放縱，如《徐州蓮花漏銘》、《九成臺銘》、《文與可飛白贊》、《告文宣王祝文》、《祭歐陽文忠公文》、《祭文與可文》等，長短高下，隨意揮灑，做到辭情並茂。

總而言之，無論是古文、駢文還是韻文，蘇軾都強調「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

〔二〕 蘇軾《謝量移汝州表》，《蘇軾文集》卷二三。

〔三〕 蘇軾《到昌化軍謝表》，《蘇軾文集》卷二四。

所不可不止」的寫作態度，追求「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寫作境界<sup>〔二〕</sup>，並由此而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sup>〔三〕</sup>這正是對其文風格的真實寫照。

蘇軾之詩內容題材極為廣泛。舊題王十朋編《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所分蘇詩類別共七十七類，其中雜賦九十五首，所屬題材分散，難以歸類，因此其實際涉及的題材將近一百類。可以說，正是蘇詩百科全書似的内容，引起宋人「集注分類」的興趣。將傳統分類重新歸類合併，蘇詩大致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社會政治詩、山水田園詩、風土民情詩、咏物寓志詩、抒情述懷詩、詠史懷古詩、評書題畫詩、談禪說理詩、贈答酬唱詩。

對社會政治的深切關懷，在蘇詩中有很多反映，雖然專門以政治為内容的詩在其集中所占比例並不大，但關涉政治和社會民生的詩貫穿他一生的寫作。從青年時代起，他就以詩反映社會問題，寫了《荊州十首》、《和子由蠶市》等作品。熙寧

〔二〕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三〕 蘇軾《自評文》，《蘇軾文集》卷六六。

以後，他用詩來諷刺「新法」實施過程中的許多弊病，如《山村五絕》、《吳中田婦歎》、《贈孫莘老七絕》等，抨擊新法中的鹽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給人民帶來的禍害。在黃州貶所，他還是忍不住寫下《五禽言五首》、《陳季常蓄朱陳村嫁娶圖》、《魚蠻子》等，諷刺譴責橫征暴斂的「縣吏催租」。同時還寫下《聞洮西捷報》這樣反映宋軍與西夏戰爭的詩篇。甚至一直到晚年貶謫惠州、昌化軍，他仍然不忘用詩來干預政治，批評時弊，如《荔支歎》、《庚寅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等，批判勞民傷財的貢物與黃河治理的失策。山水田園詩也是蘇詩中重要的門類之一。蘇軾一生足跡遍及天下，西起峨嵋之麓，東到錢塘之濱，北至宋遼邊境，南抵海南黎村。他曾在徐州鄉村勸農，在黃州東坡躬耕，在惠州栽菜種茶，在儋州扶杖攜藜。所以他的詩集中留下許多名山大川、田園風物的畫卷，而許多山川風物也打下其詩的鮮明印記。如《飲湖上初晴後雨》之「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題西林壁》之「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初到黃州》之「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幾乎只要言及西湖、廬山、黃州，人們馬上會想起這些詩句。普通農村景物，在蘇軾筆下也變得

格外富有詩意，無論是「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的新城道中〔二〕，還是「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的黎村路上〔三〕，都蘊藏着鄉土和家園的氣息。與此相聯繫的是蘇軾的風土民情詩，比如記載蜀中每年除夕「饋歲」、「別歲」、「守歲」風俗的《歲晚三首》，描寫杭州農村婦女古老服飾與淳樸民風的《於潛女》，歌詠江南農具的《無錫道中賦水車》、《秧馬歌》，記載徐州開採煤礦的《石炭》等等，都具有了解宋代社會生活的認識價值。蘇軾詩集中有大量的詠物詩，但這些詩並非單純的詠物，而多是託物以詠志。如詠海棠不為黃州土人所貴，感歎「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三〕；詠紅梅因為「寒心未肯隨春態」，所以「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四〕；詠鶴「三尺長脰閣瘦軀，俯啄少許便有

〔二〕 蘇軾《新城道中二首》之一，《蘇軾詩集》卷九。

〔三〕 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微、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一，《蘇軾詩集》卷四二。

〔三〕 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蘇軾詩集》卷二〇。

〔四〕 蘇軾《紅梅三首》之一，《蘇軾詩集》卷二一。

餘」，而感歎「難進易退我不如」〔三〕；詠龍尾石硯「文章工點黼，忠義老研磨」〔三〕，表明自己的人生追求。蘇軾一生大起大落，遭遇坎坷，有極豐富的人生感受和複雜的精神面貌，所以抒情述懷始終佔據他詩歌創作的主流。早在青年時期，他便有「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的喟歎〔三〕。隨着政治的失意，他更增添了「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的自責〔四〕。在蘇軾詩集中，常出現「吾生如寄耳」的命運主旋律，不斷地傾訴着人生的苦難和無奈，「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五〕，「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六〕；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斷地超越人生的苦難和無奈，「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七〕，「九死南荒吾不恨，茲

〔二〕 蘇軾《鶴歎》，《蘇軾詩集》卷三七。

〔三〕 蘇軾《龍尾石硯寄猶子遠》，《蘇軾詩集》卷三九。

〔四〕 蘇軾《和子由澗池懷舊》，《蘇軾詩集》卷三。

〔五〕 蘇軾《游金山寺》，《蘇軾詩集》卷七。

〔六〕 蘇軾《送岑著作》，《蘇軾詩集》卷七。

〔七〕 蘇軾《京師哭任遵聖》，《蘇軾詩集》卷一五。

〔八〕 蘇軾《東坡》，《蘇軾詩集》卷二二。

游奇絕冠平生」<sup>〔二〕</sup>。蘇軾的詠史懷古詩可看作用詩寫成的史評，往往借古鑒今或借古諷今。如《王莽》諷刺王安石變法，《董卓》諷刺新黨相互傾軋。蘇軾的評書題畫詩也頗多佳作。論書法的如《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句句警拔」，生動勾勒出「一部書法簡史」；《石蒼舒醉墨堂》則描寫了書法藝術給人帶來的樂趣以及「我書意造本無法」的藝術個性。他的題畫詩更富於創造性，往往不再拘泥於畫面形象引起的聯想，而是借助題畫表達自己的藝術觀念或是對其他事物的看法。如《虢國夫人夜游圖》之抒發歷史感慨，《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之表現歸隱思想，《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之探討藝術規律，多有妙處。至於蘇軾的談禪說理詩，雖有不少宣揚虛幻空無的消極思想，但也有不少充滿了人生的智慧，不可一概否定。如《泗州僧伽塔》通過考察「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的現象，得出祈禱不可信的結論；《百步洪》通過描寫急流之迅疾，襯托人生之短暫，闡發了「但應此心無所住」的應對人生無常的禪宗之旨；《泛潁》通過描寫水中倒影「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的情景，不僅表達了一即萬、萬即一的華嚴思想，而且悟出「玩水之

〔二〕 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蘇軾詩集》卷四三。



好，賢於聲色臭味之好」的人生哲理<sup>〔三〕</sup>。蘇軾詩集中將近一半為贈答酬唱詩，其中有的不免出於敷衍應景，但也有很多出於真情實感，抒發了親人之情和朋友之情。此外，這些詩中有不少戲謔之作，爭新鬥巧，富有諧趣，表現了詩人優裕的智力和廣博的才學，鮮明地體現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特點。

蘇軾之詩各體皆工，但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古詩和五言古詩。相對而言，中年時期詩風豪健清雄，長於七古，受李白、杜甫、韓愈影響較多，氣勢縱橫，議論開闔，境界闊大。豪健者如《鳳翔八觀》中的《石鼓歌》、《王維吳道子畫》、《送劉攽倅海陵》、《書韓幹牧馬圖》、《送楊傑》等等；清雄者如《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定惠院海棠》、《續麗人行》、《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等。晚年時期詩風平淡自然，長於五古，傾心於陶淵明、柳宗元，推崇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sup>〔三〕</sup>、「質而實綺，臞而實腴」<sup>〔三〕</sup>。他的《和陶詩》雖然尚缺乏陶詩的天然本色，但總體上已作到不弄奇巧，不施雕琢，隨意吐屬，自然高妙。

〔一〕 蘇軾《泛穎》王注引趙次公語，《蘇軾詩集》卷三四。

〔二〕 蘇軾《評韓柳詩》，《蘇軾文集》卷六七。

〔三〕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樂城集·後集》卷二一。

蘇軾之詩在藝術上頗富有創造性。他擅長議論，善於從各種社會現象、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作出形象的、精闢的回答，啓示人們作多方面的思考。後人評價他的《送參寥師》「直涉理路而有揮灑自如之妙，遂不以理路病之」<sup>(二)</sup>，其實不少作品都有這樣的特點。蘇詩長於比喻，不僅在比喻的新穎貼切上爭勝，如《新城道中》喻雲爲「絮帽」，比日爲「銅鉦」，而且在比喻形式上有所創新：一是博喻，如《百步洪》以八種飛動的形象比喻長洪飛落，《讀孟郊詩二首》以三種空無所得的情景比喻讀孟郊詩的感受；二是曲喻，如《守歲》以無法把捉的「赴壑蛇」比喻無法挽留的舊年，《和子由澠池懷舊》以「雪泥鴻爪」比喻無常的人生。比喻的兩端建立在性質的相似上而非形象的相似上，突破了傳統類比思維的模式。蘇詩善於體物，「隨物賦形」，生動傳神。如《韓幹馬十四匹》鋪敘各馬之神態，栩栩如生；《舟中夜起》描寫「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的夜景，繪聲繪色；《聚星堂雪》摹寫「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的小雪，體物神妙；《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以「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之句刻畫荔枝，形容備至。蘇詩爲人稱道的還有用典的博洽和精深，這在贈答酬唱詩中

(二) 紀昀評語，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清同治八年韞玉山房刻本。

用得極爲普遍。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均是八句中用七個典故，多層次地揭示所寫對象的性質。如作詩送李廌下第，「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真迷日五色」(二)，用典非常貼切，傳達出自己惋惜自責的心情。

豐富多樣的藝術手法，使得蘇詩在表達各種內容題材時都能作到遊刃有餘。正如清人趙翼所說：「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三)所以儘管蘇詩從總體上沿着韓愈開闢的「以文爲詩」的道路發展，但大體能避免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出現的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弊病。

蘇詞的數量雖遠遠少於蘇文、蘇詩，但在兩宋詞壇也名列前茅，蔚爲大家。更重要的是，蘇軾率先衝破「詞爲豔科」的藩籬，有意識「以詩爲詞」，開創了詞的

(二) 蘇軾《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蘇軾詩集》卷三〇。

(三) 趙翼《甌北詩話》卷五《蘇東坡詩》，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豪放一體，對詞的「雅化」作出重要貢獻。因而，就藝術開創性而言，蘇詞的貢獻應在蘇文、蘇詩之上。晚唐五代詞的內容幾乎全部為男女豔情所佔據，由此使詞成為有別於詩的「小道」、「豔科」，而後世標舉此為詞的「本色」。蘇軾的不少詞作，卻打破了詩詞界限，擴大詞的內容題材，記游、懷古、贈答、送別、詠物、說理、談禪，「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sup>〔二〕</sup>，「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sup>〔三〕</sup>，表現出全新的面貌。晚唐五代詞風整體上境界狹小，風格纖弱，蘇軾則另辟蹊徑，創造出高遠清雄的意境和豪邁奔放的風格，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念奴嬌》「赤壁懷古」等，以「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的氣象恢弘，取代了「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的辭情蘊藉<sup>〔三〕</sup>。蘇軾還有意識地突破形式、音律的限制，讓音律服從於抒情需要，所以他的詞「非不能

〔二〕 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排印本。

〔三〕 胡寅《向薌林〈酒邊集〉後序》，《斐然集》卷一九，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三〕 俞文豹《吹劍續錄》，《吹劍錄全編》，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sup>(二)</sup>。這樣就使詞不再僅僅是音樂的附庸，而成爲獨立發展的新詩體。當然，蘇軾向來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他的詞也並非只有豪放一體，不僅還有曠達超逸，而且包括不少婉約含蓄的作品。在蘇詞中，就景物而言，既有「有情風萬里捲潮來」這樣氣勢磅礴的江濤海浪<sup>(三)</sup>，「千古龍蟠并虎踞」這樣興亡悲慨的名勝古蹟<sup>(四)</sup>，也有「松間沙路淨無泥」這樣清新恬靜的雨中美景<sup>(四)</sup>，「牛衣古柳賣黃瓜」這樣和諧古樸的田園風光<sup>(五)</sup>。就人物而言，既有「酒酣胸膽尚開張」的太守<sup>(六)</sup>，「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的英雄<sup>(七)</sup>，

(二)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三) 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東坡樂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四) 蘇軾《漁家傲》「金陵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王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郡」，《東坡樂府》卷上。

(五) 蘇軾《浣溪沙》「遊蕪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東坡樂府》卷下。

(六) 蘇軾《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東坡樂府》卷下。

(七) 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東坡樂府》卷下。

(八)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東坡樂府》卷上。

也有「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的佳人〔二〕，甚至「相排踏破菑羅裙」的村姑〔三〕。就情感而言，既有「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報國壯志〔四〕，「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的思鄉情緒〔五〕，也有「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的沉重喟歎〔六〕，「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的樂觀放達〔七〕。總之，蘇詞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詞的品質，「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八〕，他在詞史上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

此外，蘇軾的書畫藝術也值得一提。他的書法作品數量極多，也得到較好的保存、編集、整理、刻印。早在南宋，汪應辰就編集東坡法帖，刻於成都西樓，世稱《西樓帖》，另有不少紙本真跡和宋拓法帖傳世。蘇軾書法大致早年追摹晉人，字體

〔二〕 蘇軾《洞仙歌》「冰肌玉骨」，《東坡樂府》卷上。

〔三〕 蘇軾《浣溪沙》「旋抹紅粧看使君」，《東坡樂府》卷下。

〔四〕 蘇軾《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東坡樂府》卷上。

〔五〕 蘇軾《滿庭芳》「歸去來兮」，《東坡樂府》卷上。

〔六〕 蘇軾《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東坡樂府》卷上。

〔七〕 蘇軾《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東坡樂府》卷下。

〔八〕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知不足齋叢書》本。

妍麗，風神俊爽，筆劃細緻流暢。中年遍參唐人筆法，筆勢有力，用墨較豐，點畫肥厚，字體稍扁。晚年作品筆力沈著，雄勁灑脫，字體從有意構巧轉為漸近自然，以唐人筆法造晉人風韻。蘇軾的繪畫作品雖今僅存「枯木怪石」一幅真蹟，但據同時代文人黃庭堅、孔武仲、米芾、惠洪等人的記載，除畫枯木是他的拿手好戲之外，他至少還和李公麟合作過「竹石牧牛圖」，自己單獨畫過墨竹、寒林等。蘇軾曾自供「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sup>〔三〕</sup>。除了在友人家外，汴京的法雲寺、醜池寺、戒壇院的壁上都留有他的作品。他「所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sup>〔三〕</sup>。總而言之，蘇軾作畫不追求形象性，而強調畫的寫意性和抒情性，有意以枯老拗折的筆墨表達胸中蟠屈不平的情感。這種寫意的風格，對後世文人畫影響深遠，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中國古代「論畫以形似」的傳統格局。

蘇軾在文學藝術各領域表現出來的創造性，是與他自覺的文藝創作理論指導分

〔二〕 蘇軾《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蘇軾詩集》卷二  
三。

〔三〕 鄧椿《畫繼》卷三，《津逮秘書》本。

不開的。這些有關文藝創作的論述極為豐富，散見於記序、題跋、書信、詩歌等多種體裁的文字之中。除去關於某種具體文體的創作方法的言論之外，他關於一般創作原理的論述可概括為這幾方面：其一，主張「道」與「藝」的統一，即對世界的審美感知把握與傳達這種感知把握的藝術技巧的統一。一方面，他認為「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sup>〔三〕</sup>，藝術家必須做到「與造物者游」<sup>〔三〕</sup>，透徹領悟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又意識到「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sup>〔三〕</sup>，在領悟自然之美的基礎上，還應有藝術能力來表現這種美。藝術家不僅能作到「胸有成竹」，而且能將胸中之竹轉化為手中、筆下、紙上之竹。由此，蘇軾晚年提出「辭達」說，其內涵是「了然於心」與「了然於口與手」的統一<sup>〔四〕</sup>，達到創作主體和文藝本體之間的高度融合。其二，強調不同媒體或不同文體之間有共同的藝術規律，可以相互融通並相互越界，不僅從事創作時應如此，進行欣賞時同樣也應如此。蘇軾有這樣

〔二〕 蘇軾《跋秦少游書》，《蘇軾文集》卷六九。

〔三〕 蘇軾《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蘇軾文集》卷五二。

〔三〕 蘇軾《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蘇軾文集》卷七〇。

〔四〕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三句名言，一是「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sup>〔二〕</sup>，主張不同藝術形式之間有共同藝術趣味；二是「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sup>〔三〕</sup>，主張超越媒體的界限去欣賞作品的美感；三是「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sup>〔三〕</sup>，主張用看畫的眼光評詩，用評詩的眼光看畫，即站在甲媒體的立場去理解乙媒體的表現性。他批評謹守門戶界限的做法，認為「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而真正的藝術家應懂得「物一理也」的道理，只要「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sup>〔四〕</sup>。他之所以在各媒體領域中詩、詞、文、書、畫無所不能，之所以在文學領域中「以文爲詩」，「以詩爲詞」，破體出位，之所以在文章門類中以古文爲賦、雜散文於駢文、韻文，都與此思路相關。其三，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或是多種美感因素的相互滲透融合，反對由整齊劃一而造成的單調乏味。他論書法作品，批評「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認為「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

〔二〕 蘇軾《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之一，《蘇軾詩集》卷二九。

〔三〕 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蘇軾文集》卷七〇。

〔三〕 蘇軾《韓幹馬》，《蘇軾詩集》卷四八。

〔四〕 蘇軾《跋君謨飛白》，《蘇軾文集》卷六九。

燕誰敢憎」〔三〕，不同意以唯一的藝術趣味去衡量作品。論書法風格主張「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三〕，論詩歌風格主張「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三〕，提倡莊與麗、剛與柔、纖穠與簡古等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他批評王安石作文章「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四〕，指出文化專制必然造成文學的貧困，其見解相當深刻。其四，重視文藝創作中的主體性和審美特性。他指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五〕反對繪畫拘泥於「形似」，而追求「得之於象外」〔六〕，反對詩歌拘泥於「著題」，而主張「以奇趣為宗」〔七〕。

- 〔一〕 蘇軾《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蘇軾詩集》卷八。
- 〔二〕 蘇軾《次韻子由論書》，《蘇軾詩集》卷五。
- 〔三〕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蘇軾文集》卷六七。
- 〔四〕 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 〔五〕 蘇軾《書鄜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之一，《蘇軾詩集》卷二九。
- 〔六〕 蘇軾《鳳翔八觀·王維吳道子畫》，《蘇軾詩集》卷三。
- 〔七〕 惠洪《冷齋夜話》卷五《柳詩有奇趣》引蘇軾語，《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他論書法，標舉「意造無法」<sup>〔三〕</sup>；論繪畫，標舉「士人畫」的「取其意氣所到」<sup>〔三〕</sup>；論詩，標舉「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sup>〔三〕</sup>；論文，在肯定「詞理精確」的同時，更贊賞「體氣高妙」<sup>〔四〕</sup>。

總而言之，蘇軾的創作實踐和理論觀點標誌着宋代文藝各領域、甚至中國古典文藝各領域審美風尚的全面轉折，這就是以表現士大夫人格趣味為各藝術門類核心的「文人化」風尚的興起。新古文範式的確立，小品文的流行，文人畫的出現，豪放詞的發展，書法筆墨趣味的追求，以及詩畫相通的論述，「士人畫」概念的提出，以禪喻詩的發端等等，都顯示出這種審美風尚的轉折。無庸置疑，蘇軾在文藝領域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一〕 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蘇軾詩集》卷六。

〔二〕 蘇軾《又跋漢傑畫山二首》之二，《蘇軾文集》卷七〇。

〔三〕 蘇軾《送參寥師》，《蘇軾詩集》卷一七。

〔四〕 蘇軾《書子由〈超然臺賦〉後》，《蘇軾文集》卷六六。

## 三

蘇軾一生將寫作視爲最快意之事，因而足跡所到之處，總要留下各種形式的作品。早在他生前，就有大量的詩文詞作品被編輯成集，甚至刊刻印行。除了他自編或參與編輯的《南行集》（三蘇父子合著）、《岐梁唱和詩集》（蘇軾、蘇轍兄弟合著）、《東坡集》、《和陶詩》之外，更多的是他人所編輯。如王誥、陳師仲所編兩種《錢塘集》，陳師仲所編《超然集》、《黃樓集》，熙寧末年行世的《眉山集》，元祐間編輯的《汝陰唱和集》，陳慥所編《蘇尚書詩集》，劉沔所編《東坡後集》，張賓老所編並載於蜀本的《東坡詞》，契丹范陽書肆所印《大蘇小集》，等等。這些作品當時流傳極廣，不僅在宋王朝轄境擁有廣泛的讀者，如蘇軾的政敵王安石在熙寧末就已讀到《眉山集》，並次韻雪詩五首，而且流入鄰邦契丹、高麗的書肆，如蘇轍元祐年間出使契丹便發現「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sup>〔三〕</sup>；蘇頌更在元豐二年（一〇七九）便稱蘇軾「文章傳過帶方州」，注明「前年高麗使者過餘

〔三〕 蘇轍《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之三，《樂城集》卷一六。

杭，求市子瞻集以歸」<sup>二</sup>。

此外，蘇軾生前還撰述修訂了《易傳》、《論語說》、《書傳》、《志林》、《艾子雜說》等專著和雜著。據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記載：「先君（蘇洵）……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蘇軾）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南海，作《書傳》，推明上古之學，多先儒所未達。……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若加上《志林》和《艾子雜說》，總數在一百卷以上，可見其著述之宏富。而且，這還並非蘇軾寫作的全部。

蘇軾去世後，儘管宋徽宗和蔡京曾嚴禁他的著述，甚至在崇寧二年（一一〇三）詔毀蘇集印版，但民間對其作品的熱情絲毫不減，至遲在宣和元年（一一一九），「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到了南宋，在朝廷排斥王安石「新

（二）蘇頌《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聞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以爲異日相遇一噓之資耳》，《全宋詩》卷五二八，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學」，推崇元祐學術的背景下，蘇軾的著述尤其是文學作品更得到空前的傳播，具體表現為文集、詩集、詞集的收集整理、編輯注釋和刊刻印行的全面勃興，出現了「家有眉山之書」的盛況。此後歷元、明、清各代，蘇軾著述的整理刊行一直長盛不衰。

關於詩文合集的編纂，據《墓誌銘》所載，蘇軾生前編定「東坡六集」，即《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而據晁公武在成書於孝宗之世的《郡齋讀書志》中著錄，在南宋初就有人在「東坡六集」的基礎上補入《應詔集》十卷，變成了「東坡七集」。詩文合編的蘇軾全集在宋代有多種版本，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東坡別集》，便提及杭本、蜀本、建安本、麻沙書坊本、吉州本等。其中杭本又稱臨安本，為「六集」本。蜀本為「七集」本，即洪邁所說「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sup>〔三〕</sup>。建安本為蘇軾曾孫蘇嶠所刊家集《東坡別集》，雖無《應詔集》，但與杭本編法不同，「是取前、後集及《內制》、《外制》、《奏議》、《和陶》諸集中

〔三〕 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九《擒鬼章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詩文編次爲一，以別於『六集』之各自爲書也」<sup>(二)</sup>，可視爲最早的蘇集分類合編本。麻沙書坊本即《東坡大全集》，兼收六集之外的詩文及《志林》、《雜說》之類。吉州本是建安蘇嶠家集《別集》本的補遺本，即《續別集》。此外，還有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本，所傳前、後集六十卷，編次有倫且少舛謬，爲時人所推重。南宋前期傳世的《東坡外集》也屬分類編纂系統，專收《東坡集》、《後集》遺漏的詩文。據明焦竑所說：「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各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sup>(三)</sup>總之，在南宋時期，世上流行的各種蘇集有二十多種。據明刻本《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首原序說：「《南行集》、《岐梁集》、《錢塘集》、《超然集》、《黃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黃岡小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真一集》、《岷精集》、《揆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東坡前集》、《後集》、《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東坡遺編》。右文忠蘇先生文集

(二)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三) 焦竑《刻蘇長公外集序》，《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首，明刻本。

之傳世者蓋如此。」<sup>(三)</sup>

元人對蘇集的主要貢獻在於收藏了宋本「東坡七集」，而明人則不僅收藏宋本，更於成化四年（一四六八）由吉安知府程宗刊刻了新版的「東坡七集」。成化本的特點是「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sup>(三)</sup>，以《續集》取代了宋本「東坡七集」中的《和陶集》，另收錄了包括南行詩、東坡書簡在內的《前集》和《後集》未收的詩文。明成化本《續集》有重收、漏收、互見的詩文，但比宋本「東坡七集」更全，是今人所見刊刻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東坡七集」。成化本廣爲流傳，明、清兩代一刻再刻。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江西布政司重刊「東坡七集」，有所修訂，《續集》比成化本少收詩文九十三首。明萬曆間有《東坡全集》一百一十二卷刊行，「大抵合七集本而重加類次者」。其後又有據萬曆本改編重印的《東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流行。此外，南宋郎晡所見《東坡外集》，元、明兩代有抄本流傳。萬曆年間，康丕揚得到兩種《外集》抄本，交毛九苞校訂，刊刻於揚州。今存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康丕揚刻本《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另

(二) 《東坡先生外集序》，《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首。

(三) 李紹《成化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蘇軾文集》附錄。



有明刻《蘇文忠公集》一百一十四卷，前兩卷爲賦，卷三至卷三十一爲詩，其餘皆爲文。

清代詩文合集本主要有兩種，一是康熙中蔡士英刊《東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乃據萬曆改編本舊刻重訂，爲類編全集本，《四庫全書》即據該本著錄。二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寶華齋影刊成化本，經繆荃孫校跋，改正了原刊本許多疏漏。中華書局據繆校本「東坡七集」排印，收入《四部備要》。

蘇軾之文，自南宋起，就成爲士人學習模仿、尤其是科場考試的典範，以至於有「蘇文生，吃菜羹；蘇文熟，吃羊肉」的俗諺流傳<sup>〔三〕</sup>。正因爲人們重視蘇文的範文價值，所以在詩文合集之外，南宋沒有單獨的蘇軾文集全刻本，只有《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三蘇先生文粹》兩種選本行世。《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爲郎曄所作蘇文選注，書成於孝宗之世，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以表進呈。此書原爲三蘇文選注中的蘇軾文選注，共六十卷，選注蘇文四百九十八篇，「鉤稽事實，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頡頏」<sup>〔三〕</sup>。此書雖進呈乙覽，但並未頒

〔二〕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三〕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行，所以流傳不廣，今存宋刊本均為殘本。直到民國年間《四部叢刊》用烏程張氏、南海潘氏所藏宋刊殘本拼合影印後，此書才大量流行。《三蘇先生文粹》是南宋坊間刻本，編者不詳。其中老泉（蘇洵）文十一卷，東坡文三十二卷，穎濱（蘇轍）文二十七卷。此書為備科場考試模仿，所以非常流行，當時就有多種刊本，據各種書目記載，有宋紹興初蜀大字本、宋刊巾箱本、宋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巾箱本，而宋紹興饒州董氏集古堂刊本今尚殘存三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明代曾多次翻刻，有明劉氏安正書堂刊本、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歸仁齋刊本、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眉州刊本等。

明萬曆年間，茅維刊刻《蘇文忠公全集》問世，這是宋、元以來第一次彙集全書蘇文並單獨刊行的文集。此書對照焦竑所藏閣本《外集》，「參之《志林》、《仇池筆記》等書，增益者十之二三」<sup>〔三〕</sup>，總共七十五卷（其中第七十四、七十五兩卷收蘇詞）。由於此書搜羅蘇文甚為齊備，雖有脫誤，且印製不精，但仍有相當價值，所以明、清兩代曾多次刊印，今中華書局版《蘇軾文集》也以此書為底本。

與蘇文相比，蘇詩的注釋刊刻本則顯然多得多。據宋人所說：「今人之文，今

〔三〕 茅維《宋蘇文忠公全集敘》，《蘇軾文集》附錄。

人乃隨而注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三〕這種當代人注當代詩的現象，與蘇軾、黃庭堅「以才學爲詩」的作風有關。不過，在宋代，黃詩僅有任淵、史容、史季溫三家注，而蘇詩則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各種名目，注釋者近百家，刊行的注本至少有趙夔《注東坡詩集》、吳興沈氏注、漳州黃學皋補注、宋刊五家注、宋刊五注與十注合併本、舊題王十朋注、施顧注、廖羣玉瑩中注，凡八種。今存宋人注蘇詩僅三種，其形式分別爲集注、類注和編年注，代表了詩集的三種編纂方式。類注在南宋、金、元、明倍受歡迎，而編年注則是清人各注本的主臬。

集注本爲五注、十注合併本《集注東坡詩前集》宋刻殘帙，今存四卷，不知纂輯人。據考證，注釋者有趙夔、趙次公、師尹、傅藻、程續、宋援、孫倬、林子仁、胡氏等。此書對北宋諸帝、南宋高宗趙構名皆避諱，而對孝宗趙昚嫌名則不避，可證此書刊行於高宗朝。

類注本爲《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舊題王十朋纂集，今存二十五卷，附《東坡紀年錄》一卷。此書以分類編次，其最大功績在於彙集了此前的蘇詩

〔三〕 錢文子《山谷外集詩注序》，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卷首，《四部叢刊續編》本。

舊注，使諸如「八注」、「十注」等賴以局部保存至今。此書於南宋中葉問世後，「風行一時，流播四出，閩中坊肆遂爭先鐫雕，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標名以動聽，期於廣銷射利，故同時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於文字初無所更訂也」<sup>(三)</sup>。今存宋刻本以建安黃善夫家塾本爲最古，凡二十五卷，分五十類。此書宋刻本還有泉州市舶司東吳阿老書籍鋪本、建安萬卷堂家塾本、建安魏忠卿家塾本、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宋刊元修本等。另外，北方金也有刻本，今尚有金刻蝴蝶裝本殘葉存世。宋末元初，又有《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詩》問世，二十五卷，分七十八類。除仍署「王十朋龜齡纂集」外，增署「東萊呂公祖謙分類、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此書借王十朋、呂祖謙、劉辰翁的大名，得以在元、明兩代廣爲流傳，朝鮮、日本也有翻刻，存世的版本很多。宋元刻本有宋刻劉辰翁批點本、元建安熊氏本、元廬陵某氏書堂本。明代類注本有兩個系統，一爲「元版重翻」，如成化間汪氏誠意齋集書堂新刊本、嘉靖五年劉氏安正書堂本，皆據元廬陵本翻刻；一爲「新王本」，乃萬曆間茅維改編的類注本，題《東坡先生詩集注》，將原有七十八類併爲三十門。

(三) 傅增湘《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蘇詩跋》，《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崇禎時，王永積重印。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朱從延據茅維本、王永積本重刊，將「酬和」與「酬答」併爲一類，共二十九類。

編年注本爲施元之、顧禧、施宿《注東坡先生詩》，凡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爲編年詩，第四十卷收翰林帖子及遺詩，不編年，最後兩卷爲《和陶詩》。據陸游所作《施司諫注東坡詩序》推斷，施顧注蘇詩成書於孝宗淳熙年間，而據施宿序及跋，則當刊行於寧宗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即淮東倉司刊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著錄此書：「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藩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此書的編排體例比類注合理，有利於知人論世。其注文「援引必著書名，詮詁不乖本事，又於注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征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sup>〔三〕</sup>。施宿刊本傳世很少，到理宗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鄭羽在嘉定原版基礎上修補印行。施顧注蘇詩嘉定原刊本今存有毛晉原藏本三十卷，黃丕烈原藏本《和陶詩》二卷，繆荃孫原藏本四卷，均爲殘帙。景定補刊本僅存翁同龢家藏本三十四卷。以上四部殘帙合計，去其重複，仍缺卷一、二、五、六、八、九共六卷。

〔三〕 張榕端《施注蘇詩序》，《施注蘇詩訂補》卷首，清康熙三十八年緯蕭草堂刻本。

施顧注蘇詩元、明兩代無重刊本，清初宋犖購得毛晉原藏本，先後請邵長蘅、李必恒作補注，又摭拾施顧注未收的遺詩四百餘首，讓馮景作注，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重爲刊版。此書刊題爲《施注蘇詩》，凡四十二卷，俗稱「清施本」，有宋氏宛委堂刊本、乾隆內府刊古香齋袖珍十種本、同治、光緒間南海孔氏翻刻本等。但由於邵長蘅的補注自稱「芟蕪省複」〔三〕，破壞了宋本原貌，因此頗受後人譏評。查慎行因不滿宋犖新刻本，於是自著《蘇東坡先生編年詩補注》五十卷，俗稱「查注蘇詩」。其編著體例，「凡爲正集四十五卷，又補錄帖子詞、致語、口號一卷，遺詩補編二卷，他集互見詩二卷，別以年譜冠前，而以同時唱和散附各詩之後」〔三〕。此書是南宋以來最重要的蘇詩注本，開清人蘇詩編年注之風，以後諸注均承其衣鉢。此書有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香雨齋刻本，今僅有幾部見於著錄；又有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香雨齋刻本，今存藏本尚多，且收入《四庫全書》。後來翁方綱仍不滿於「查注蘇詩」，作《蘇詩補注》八卷，凡補原注二百七

〔二〕 邵長蘅《題舊本施注蘇詩》，《施注蘇詩訂補》卷首。

〔三〕 紀昀《補注東坡編年詩五十卷》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四，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影印本。

十五條，皆收拾施注之殘墜，新補九十三條，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刊入《蘇齋叢書》。沈欽韓又撰《蘇詩查注補正》四卷，主要在於訂正查注紕繆，補其闕遺。此書有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心矩齋叢書本，後有廣雅書局叢書本。

鑒於查氏、翁氏的補注仍有缺失，馮應榴廣採宋刊五家注殘本、元刊王氏類注本、宋刊施顧注本、查氏蘇詩補注本，融諸本之優長，「合而訂之，刪其複，正其誤」〔三〕，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著成《蘇文忠公詩合注》五十卷。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馮氏息踵齋刻本問世，以其材料翔實、考證精密、體例嚴謹、編次審慎而備受好評。此書在清代一再刊行，計有息踵齋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印本、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兩廣節署刻朱墨套印本、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補刊本、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眉山三蘇祠本、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粵東文英閣重刻本等。然而，馮氏《合注》的缺點在於注文徵引過分繁瑣。於是，王文誥撰成《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四十六卷，《集成總案》四十五卷，於嘉慶二十四年刊行。《編注集成》主要依據《合注》而剪裁移易，刪其繁文約十之二，而增補紀昀評語；調整查注、《合注》中某些篇目次第；刪去《合注》卷四十七、四十八他

〔三〕 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凡例》，《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乾隆間息踵齋刻本。

集互見詩及卷四十九、五十補編詩中的大部。注文雖較簡明，但刪詩體例不够嚴謹，有刪略失當之處。《集成總案》是東坡年譜的擴編，多可考究，也有謬說。王氏《集成》和馮氏《合注》各有所長，代表了清人蘇詩注的最高成就。《編注集成》有嘉慶二十四年韻山堂本、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韻山堂本、道光三年（一八二三）揚州阮氏刻本、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浙江書局刻本等。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出版孔凡禮校點本《蘇軾詩集》，即以王文誥《編注集成》為底本，校以宋刊本集、施顧注、百家類注本各殘帙、明刊「東坡七集」及《外集》、查氏《補注》、馮氏《合注》以及金石碑帖、清人、近人校勘批語、校勘記等等。又將查注、合注中被王氏所刪未及編入《集成》的補編詩、他集互見詩，移編為第四十七至五十卷。

蘇詞的編纂始於兩宋之際。據宋鈔本《東坡拾遺詞》錄曾慥跋語可知，北宋末曾有一「張賓老所編並載於蜀本」的《東坡詞》。自南宋以來，蘇詞多為集外單行，有多種單刻本流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東坡詞》二卷，《宋史·藝文志》著錄《蘇軾詞》一卷，均屬集外單行，因原書失傳，不知其內容體例。蘇詞最早的輯本為曾慥所輯《東坡先生長短句》二卷、《拾遺》一卷，刊於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而今存最早的是明人吳訥輯《唐



宋名賢百家詞》鈔本。蘇詞的另一重要單刻本是元延祐七年（一三二〇）葉曾的雲間南阜草堂刊刻本《東坡樂府》二卷，世稱元延祐本或雲間本，爲今存蘇軾詞集的最早刻本。葉曾號稱「用家藏善本，再三校正一新，刻梓以永流布」。全書按詞調編次，同調彙刻，上卷凡四十一調，收詞一百一十五首；下卷二十七調，收詞一百六十六首。總共六十八調，收詞二百八十一首。比曾慥輯《東坡長短句》多十首。此書原刊本先後爲顧廣圻、黃丕烈、汪士鍾、楊紹和、周叔弢等著名藏書家收藏，頗受清人推重。清光緒十四年王鵬運輯四印齋刻本《東坡樂府》即用元延祐刻本。明代另有《東坡樂府》二卷鈔本，或有書目著錄爲「影宋鈔本」，其實是影鈔元延祐刊本，其內容、編次、行款、版式、誤字、缺字皆同元刊。

明人所刻蘇詞，多附於蘇軾文集或其他總集、叢書中。如萬曆年間茅維編《蘇文忠公全集》，收文不收詩，卻收詞兩卷（卷七十四、七十五）。茅本蘇詞係改編曾慥輯本而成，共七十三調，三百一十六首。原刊本附有曾慥跋語，明末陳仁錫閱文盛堂翻刻本，內容與茅維原刊本相同，但刪去曾慥跋語。此本較通行，是明代收集蘇文、蘇詞最全的本子。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徐氏曼山館刊行《蘇長公二妙集》二十二卷，題爲焦竑批點，許自昌等校訂，徐象樞梓。所謂「二妙」是指東坡尺牘與詩餘，收《東坡先生尺牘》二十卷，《東坡先生詩餘》二卷。其《詩餘》係

增補茅本而成，而來源於曾本。元延祐刊本中有八首詞，《二妙集》本未收。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毛晉汲古閣家塾刊《宋六十名家詞》中收《東坡詞》一卷，凡七十二調，三百二十八首詞，按詞調編排，小令在前，長調在後。由於此書體例嚴密，編排合理，並多種版本參互校正，質量可信，因此在清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並收入《四庫全書》。光緒十四年，錢塘汪氏重刻汲古閣原刊本《宋六十名家詞》，《東坡詞》也在其中，為蘇詞通行本。明代末年還有黃嘉惠校刊《蘇黃小品》本，收《東坡小詞》二卷，與山谷詞合刊。上卷五十三首，下卷亦五十三首，共收詞一百零六首。各首詞有黃氏評語，詞題多數同毛本，正文出自茅維《蘇文忠公全集》本，按調編次，刊行於崇禎年間毛本之後不久。

早在南宋初年，就出現幾種蘇詞注本，但多已失傳。今存最早的蘇詞注本為傅幹《注坡詞》十二卷，紹興初年鏤版於杭州，收蘇詞凡六十七調，二百七十二首。其體例是按調名編次，同調詞彙編在一起，自第二首以下，以「二」、「三」、「四」等等代替調名。傅幹編纂此書前，曾對當時世上流傳的東坡詞全面進行整理，「削其附會者數十」，「益之以遺軼者百餘首」，「敷陳演析，指摘源流」<sup>〔三〕</sup>。傅幹的箋注

〔三〕 傅幹《注坡詞序》，劉尚榮校證《傅幹注坡詞》卷首，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版。

雖然在標出處方面稍有粗疏，但材料翔實，頗有參考價值。此書《直齋書錄解題》已著錄，誤爲二卷。杭本《注坡詞》在元、明兩代未見翻刻，惟仗鈔本得以流傳。明范氏天一閣曾藏有一部，晚清失傳，賴沈德壽再次傳抄得以保存。清末沈本歸南陵徐乃昌積學齋。徐氏藏本曾先後爲詞學名家朱祖謀、羅子經、龍榆生、趙萬里等人所親見，並有多人再據之轉抄。據陳鵠《耆舊續聞》卷二記載，南宋還有顧禧的《補注東坡長短句》，但此書久已失傳，是否爲補傅幹《注坡詞》而作，已不可知。

金人孫鎮《東坡樂府注》「刪去他人所作」，「坡詞遂爲完本」<sup>(二)</sup>，應當是《注坡詞》後另一重要蘇詞注本，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二曾著錄此書，其後未再見流傳。金人元好問從孫鎮注本中錄取七十五首爲《東坡樂府集選》，成書於金哀宗天興五年（一二三六），可惜其書也失傳。元、明、清三代無人注蘇詞，直到清末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纔有朱祖謀編年箋注的《東坡樂府》三卷問世。此書前兩卷爲編年本，末卷未編年，仍依元刻本分調編纂。其底本爲明毛晉編《宋六名家詞》所收《東坡詞》和王鵬運四印齋所刻本《東坡樂府》，並經過訂訛、補闕和編年、箋注。此書重點在編年，不在箋注，是蘇詞最早的編年本。清代還有

(二)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引》，《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本。

《蘇辛詞合刻》，是元延祐本《東坡樂府》和元大德信州本《稼軒長短句》二種的合刻。

二十世紀以來，蘇軾著述的整理有了更大的進展。除了上述宋、元、明、清各種舊本的大量重新刊印以外，也出現了不少新的整理成果。蘇詩方面如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以王文誥注為底本的《蘇軾詩集》，由孔凡禮校點、劉尚榮任責任編輯。此書在校勘和輯佚方面頗有成就，它「使用了今所知見的（包括美國、日本公私藏書在內）十餘種極珍貴的蘇詩宋、元刻本及有參考價值的部分明、清刻本，作為主要校本；又參考了存有蘇軾真蹟的金石碑帖與著錄金石詩文的專著，還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訂蘇詩的成果。全書採用彙校方式，整理出四千餘條校勘記，分載各卷之後。這些校勘記忠實錄存下種種蘇詩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異文資料（惟缺臺灣獨存的宋刻蘇詩殘卷的異文）」<sup>〔三〕</sup>。此書除了恢復被王文誥刪去的補編古今體詩，他集互見詩四卷外，還新收了輯佚詩二十九首。

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孔凡禮校點、劉尚榮任責任編輯的《蘇軾文集》。此書以明茅維刊本《蘇文忠公文集》為底本，其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輯佚方面。此

〔三〕 劉尚榮《評新版〈蘇軾詩集〉》，《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版。

書的校勘「除採用九種主要校本通校外，還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別集、年譜、筆記等多方面資料以解決個別篇目的疑難問題。文集中的制、奏議、尺牘、題跋、雜記各類，又尋覓了各自的參考校本如《宋大詔令集》、《歷代名臣奏議》、《蘇長公二妙集》、《東坡志林》等等」(一)。此書輯得蘇軾佚文四百餘篇，編成《蘇軾佚文彙編》附於全書之後，頗有參考價值。不過，此書校勘記體例不統一，異文去取不盡恰當，對墨蹟刻石資料缺乏辨析；輯佚則顯得過濫，考辨不精，甚至有《文集》正文已收入者，標點斷句也頗有值得商榷之處。一九九〇年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吳雪濤著《蘇文繫年考略》，以清光緒、宣統年間覆刻明成化七集本為準，對蘇文作了全面系統的編年。除去《外制集》、《內制集》已標明寫作時間的詔令類外，此書爲一千六百九十九篇蘇文作了繫年，約占《外制集》、《內制集》外二千零三十篇蘇文的百分之八十四。此書實爲蘇文的首次編年，有開創之功。

蘇詞的整理成果最豐，在編集和箋注方面都不乏佳作。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出版簡體字橫排增補本《全宋詞》，由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其第一冊收《蘇軾詞》三百六十餘首。在按調名編次的各種東坡詞集中，此本收蘇詞最

(二) 劉尚榮《新版〈蘇軾文集〉書後》，《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版。

多。注本方面，整理舊注以劉尚榮校點的《傅幹注坡詞》成就最高。該書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為底本，以北京大學、中華書局所藏傅注鈔本及有代表性的六種蘇詞及其他版本為校本，凡重要異文皆出校記，同時區別蘇軾自撰詞題、詞引和傅幹補添的題解、校注，校訂傅注所引經史子集的文句，補標傅注引文出處。書後附有附錄三種，一是《注坡詞補佚》，二是《歷代題跋選錄》，三是《蘇詞版本綜述》。新注本最著名的是龍榆生的《東坡樂府箋》，一九三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五八年重印，是流傳最廣的蘇詞注本。一九七四年臺灣華正書局、一九七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都曾刊行。商務印書館重印本各詞之後，首列校記，後為箋注，部分箋注後列有評、本事附考或附錄，分別收錄諸家有關蘇詞本事的記載或考證、評論資料。在龍箋後數十年，一九六八年香港萬有圖書公司出版了曹樹銘校注的《蘇東坡詞》，一九八〇年曹氏對全書作了修訂，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兩次印行。一九七七年，臺北學藝出版社出版了鄭向恒的《東坡樂府校訂箋注》。一九九〇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石聲淮、唐玲玲的《東坡樂府編年箋注》。一九九八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學薛瑞生的《東坡詞編年箋證》，代表了蘇詞新注本的當代水平。此書收蘇詞三百六十首，在編年上頗下功夫，訂證前人編年之誤者十首，新編年者一百零三首，共編年三百一十七首，幾占蘇詞十分之九。但是

此書少部分編年詞仍有穿鑿附會之嫌，尤其是處理互見詞、可疑詞不够審慎。二〇〇二年九月，中華書局出版了鄒同慶、王宗堂的《蘇軾詞編年校注》，含編年詞二百九十二首，未編年詞三十九首；附編他集互見詞八首，存疑詞十一首，誤入蘇集詞五十三首。在詞語注釋、編年審訂，特別是在某些詞章收錄流傳的文獻軌跡上用功夫極深，也是目前蘇詞新注中成就頗高者。雖然此書後出轉精，然而校書、注書，皆如掃落葉，所以值得商榷處也有不少。

蘇軾留下來的各種著述，不光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屬於全世界的文化遺產。早在北宋神宗時期，蘇軾的作品就已流傳到高麗，其後影響高麗、朝鮮直至現代韓國的文壇。高麗高宗二十三年（一二三六），著名文學家李奎報的門人崔君址將從中國買來的蘇軾著作重新刊刻為《東坡文集》，可惜這一高麗雕刻本今已失傳。近世朝鮮更出現了好幾種《東坡源流》，是蘇軾學術淵源和作品選錄的彙編本。正如韓國學者洪瑀欽教授所說：「蘇軾在韓、中比較文學史上佔有的地位和意義，可以說比陶淵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廣大。」<sup>〔二〕</sup>在南宋，蘇軾的著述傳播

〔二〕 洪瑀欽《「擬把漢江當赤壁」——韓國蘇軾研究述略》，曾棗莊主編《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到日本。鎌倉、室町時代的五山禪僧，開始抄錄、注釋、講述蘇軾的詩作，到一五三四年，日本出現蘇詩的講義錄集《四河入海》，全書二十五卷，由五山禪僧笑雲清三抄集北禪和尚《脞說》、慧林和尚《翰苑遺芳》、一韓《翁聽書》、萬里居士《天下白》四部講義組成，其底本是傳到日本的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在《翰苑遺芳》中，收集有《施注蘇詩》的注釋，可作為宋刊施注本的輯佚。此外，在日本刊行的蘇軾別集版本極多，不勝枚舉。蘇軾的著述傳到歐美，引起西方漢學界的興趣。除了研究著作外，也出現了一些蘇軾作品的英、德、法和其他歐美語言的譯本、選本，內容包括蘇軾的詩、賦、古文等等。總而言之，蘇軾在文學上的影響遠遠超出國界，他的作品不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並已成為國際性的比較文學研究的範本。

## 四

歷代學者對於蘇軾著述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績。不過，迄今為止，尚無一部蘇軾文集的校注本，更遑論合蘇文、詩、詞於一體的全集校注本。究其原因，乃在於蘇軾著述過於龐大，以個人之精力很難完成全集的校注工作。正因如此，地處蘇軾



故鄉的四川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承擔起這一艱巨任務。

一九七九年，邱俊鵬、張志烈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宋文選》書稿，時任該社古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杜維沫先生正在籌組十五位古代大作家集的校注工作。由邱俊鵬、張志烈代表教研室主任楊明照先生與杜維沫達成了意向性協定。

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確定《蘇軾全集校注》由四川大學中文系承擔。接著，系裏開始建立工作小組。到一九九一年時，已有十二人參加此項工作。在此期間，曾棗莊、成善楷、項楚、吳朝義等先生先後擔任過工作小組的負責人。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一年底，由成善楷、曾棗莊、馬德富、周裕鍇、金諍、何江南、江裕斌等人完成《蘇詩蘇文人名索引》、《蘇詩蘇文地名索引》、《蘇詩語詞索引》、《蘇詩詩句索引》、《蘇詩版本目錄對照表》等資料索引的編寫工作，並完成蘇文校注初稿十二卷，蘇詩校注初稿十二卷。同時，四川大學中文系十多位老師參加了有關蘇軾生平及評價的各種資料的輯錄，最後由成善楷、曾棗莊、項楚、邱俊鵬、張志烈、周裕鍇等人分別通讀刪訂，編成了《蘇軾資料彙編》，一九九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由張志烈、吳朝義並列任《蘇軾全集校注》編寫組組長。張志烈為項目負責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校注小組在原來實行的《蘇軾文

集注釋工作細則》、《蘇軾詩集注釋工作細則》的基礎上，又制定了《蘇軾全集校注編寫細則補充規定》，進一步統一體例。一九九三年九月，由張志烈、周裕鍇赴廣東省惠州市，與市委宣傳部簽訂合作協議，惠州方面馮肇怡、曾鐵元、鍾錦才、祝基棠等人參加編輯工作委員會工作，並提供編輯經費。

一九九五年二月，四川大學及下屬文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研究所共同加強對《蘇軾全集校注》工作的領導，調整機構，增加人員，明確分工，確定由張志烈教授擔任編寫組組長，馬德富教授、周裕鍇教授協助工作，分別負責蘇詩組和蘇文組工作。同年十月，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准《蘇軾全集校注》為「九五」立項規劃項目，以張志烈為項目承擔人。

從一九九四年起，《蘇軾全集校注》全體人員分工落實，任務明確，並陸續邀請了幾位兄弟院校的老師參加校注，大大提高了工作進度。蘇詩校注方面，由馬德富負責，參加人員有曾棗莊、陳應鸞、王克讓、李昌陟、羅國威、劉文剛、王興平、虎維鐸（西南師範大學）、吳明賢、趙曉蘭、王春淑（四川師範大學）；蘇文校注方面，由周裕鍇負責，參加人員有金誥、江裕斌、劉黎明、何江南、謝謙、潘慈光、楊勝寬（四川樂山師範學院）、王文龍（江蘇鹽城師範專科學校）；張志烈全面負責，並獨自承擔蘇詞校注。同時，校注組建立了嚴格的「兩審」編寫制度：

初注者完成後，送交一審，一審提出修改意見，返還初注者。經修改後，送交二審，二審再提修改意見，再經修改，纔算完成初稿。審訂工作主要由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三位主編承擔，經本植、陳應鸞等先生曾參加部分書稿審訂工作。劉黎明、何江南在統收整理稿件方面做了大量事務性工作。全集各卷的校注者及審訂者署名每卷卷末。

經過二十餘年幾代人的努力，《蘇軾全集校注》終於在二〇〇四年全部脫稿，並於二〇〇五年五月與河北人民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其中蘇詩、蘇詞是在舊注的基礎上另作新注，補罅刪蕪，訂訛糾謬，釋詞解義。蘇文除了略參考《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注釋外，大多為首次自作新注，考訂編年，探究本事，解釋詞義，都有所創獲。蘇詩、蘇文校注以孔凡禮先生點校、中華書局出版《蘇軾詩集》、《蘇軾文集》為底本，並得到孔凡禮先生和中華書局的授權。由於蘇軾全集內容龐雜，涉及的知識面極廣，因而校注工作的難度相當高。鑒於我們的學識水平有限，同時因書稿成於衆手，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一直得到楊明照先生的重視和關懷，歷任中文系主任唐正序、龔翰熊，文學院院長曹順慶、吳茂楠等先生也對編寫工作給予了充分支持。惠州市委宣傳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河北人民出版社對本書的出版投

人极大熱情，特別是王書華博士數次南下四川，在本書的編輯出版方面付出辛勤的勞動，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四川大學「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學與俗文化重點建設學科項目也給予我們應有的支持。在此一併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四川大學中文系《蘇軾全集校注》小組

執筆者 周裕鍇

二〇〇六年三月

附注：前言的撰寫參考了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王水照、朱剛著《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曾棗莊等著《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祝尚書著《宋人別集敘錄》（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劉尚榮著《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劉尚榮校證《傅幹注坡詞》（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等著作中的觀點和資料，特此說明。

蘇軾詩集校注



## 蘇軾詩集校注凡例

蘇軾詩早期有趙次公、程續等的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現僅存五注、十注殘帙四卷），南宋中期有署名王十朋的分類集注本和施元之、顧禧的編年注本，清代復有查慎行的補注、馮應榴的合注、王文誥的編注集成，等等。這些注家在箋注蘇詩方面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於蘇詩的流佈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於蘇詩「援據闕博，指趣深遠」，情況復雜，舊注各家雖各有成就，但仍然存在疏誤不當、未愜人意之處。本編在充分參考吸收前人及時賢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注。新注以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孔凡禮校點的《蘇軾詩集》為底本，對蘇詩進行編集、校勘、繫年、注釋、辨偽、集評等工作。

### 一、關於編集

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起自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一月蘇軾赴鳳翔詩，南行詩不載，和陶詩匯編於卷四一、四二。清施本（清邵長蘅等刪補之施本）除正集四十二卷外，復從《東坡外集》、七集續集等採摭包括南行詩

在內的不見於正集的詩四百餘首，編爲續補遺二卷。查慎行不滿意此本對施、顧注任意增刪，「失施氏面目」，復爲《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亦名《蘇詩補注》），對全部詩重新編排。查注共五十卷，其卷四七、四八收補編詩，卷四九、五十收他集互見詩。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大體踵查氏之舊，只補編與他集互見卷次互易（卷四七、四八爲他集互見詩，卷四九、五十爲補編詩）。王文誥注本以「嚴潔」爲宗旨，對這四卷詩作了大刀闊斧的處理。其《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刪去了他集互見詩兩卷，對補編詩兩卷亦認爲大部均非蘇軾作，除將少數移編於正集外，其餘亦徑行刪去，故他編的詩集總共只四十六卷。此外，他還刪去了卷一至卷四五的詩六十多首，以爲過去編集者以此等入集「太濫」。王文誥總共刪詩三百三十餘首。

中華書局所出孔凡禮校點的《蘇軾詩集》，以爲王文誥任意刪詩不够謹嚴，爲使讀者看到蘇詩全貌，掌握有關蘇詩的比較完備的資料，將卷一至卷四五見於馮應榴注本而被王文誥刪去的詩重新收錄，編爲卷四七，又將被王文誥刪去的補編詩據馮注本重收合編爲一卷，即卷四八，他集互見詩兩卷亦據馮注本重新入錄，編爲卷四九、五十。王文誥在根據不充分或並無根據的情況下任意刪詩，實不可取。爲了給讀者提供一個更完善、更合理的讀本，本編在底本的基礎上，參考查慎行注本、

馮應榴注本，對集末四卷作了如下調整：

(一) 底本卷四七，如校點者所說：「本卷諸詩確為東坡作者，仍居大多數。」王文誥刪去未免草率。經我們研究，其中《謝曹子方惠新茶》、《秋晚客興》等十首又見於他人文集，或疑非軾作，其餘五十餘首並無確鑿根據證明非軾所作，對這五十餘首詩，本集參考查注、馮應榴注本，移編於正集中相應位置。

(二) 底本卷四八，收補編詩一七五首，大體是馮應榴注本補編詩兩卷的合併。一卷收一七五首，數量嫌多，與其他各卷不侔。今仍按查注、馮應榴注本析為兩卷，即卷四七、四八。

(三) 底本卷四九，五十為他集互見詩，但蘇軾詩集中他集互見、疑譌待考之作並不止于此，如卷一九的《吳江岸》，又見於《蘇舜欽集》卷八；卷四四的《書堂嶼》，又見於沈遼《雲巢編》卷三。查注、馮應榴注繫於編年正集而底本收於卷四七的《謝曹子方惠新茶》，又見於劉貢父《彭城集》卷一四。《龐公》、《戲書》、《散郎亭》等又見於《雲巢編》卷三。如此之類共十首。另外，底本卷四八補編詩中亦有三十七首見於他人文集或疑非軾作者，如《顏闔》又見於《山谷外集》卷一二，《題王維畫》又見於蘇轍《樂城集》卷一六，等等。他集互見之作散見於幾卷，似不合理。本編本着以類相從的原則，將上述四十九首詩與卷四九他集



互見詩合編爲一卷。

(四) 底本卷四八補編詩之後，附有蘇詩斷句若干；又卷五十之後又附有孔凡禮所輯斷句若干。兩部分性質相同而分見於兩處，亦欠合理。本編將其中大體可以肯定爲蘇詩斷句者合編於卷五十之後。另外，底本卷五十之後原附有孔凡禮所輯佚詩二十九首，今亦剔除其非蘇軾之作者，附錄於卷五十之後，供進一步研究。

## 二、關於繫年

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是現存最早且比較完備的編年注本，其編次總的來說是比較恰當的，不過其中仍有不少舛誤。查注調整了施、顧注的一些篇次，王文誥對編年作了更大調整。王氏於蘇軾一生之立身行實下過很大功夫，他所調整的篇次總的來說是可信的，然其中仍有欠審確之處。本書在王文誥編次的基礎上，參考前人和時賢的相關著述，如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錄》、王文誥《蘇詩總案》、孔凡禮《蘇軾年譜》等，對蘇詩繫年作了進一步考訂，根據考訂的結果相應地對一些詩的編次作了調整。

(一) 各詩第一條注，首先注明寫作時地。若有繫年改變、篇次調整者，一般均援據資料說明理由。

(二) 有的詩難以判斷年代，或難以指實作於某年（某月），則暫依王文誥的

編次，或標出大的時段，視具體情況具體處理。

(三) 舊注編年有異說，而有參考價值者，則在暫依王編的同時，引錄以供參考，有的亦扼要加以申說辨正。

### 三、關於注釋

注釋爲本編致力之重點。蘇詩「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注釋要做到準確精當，殊非易事。舊注各家用力深勤，援據該博，功不可沒，但仍然還存在疏漏舛訛之處。大量純語源性注釋和關於地理沿革的繁瑣徵引考證，與詩意無關，實爲累贅；引文不規範，不標卷次，有的甚至不標書名、篇名；所引資料有的只是撮述大意，而不注明出處，或隨意增刪原文；一些深奧的詩句，雖引出典故，但用此典表示何種意思，一般無交待；有時一些釋義還存在不準確甚至錯誤的地方；等等。本書博採各家之善，復參互考訂，補其缺而匡其誤，徵典釋義，力求詳明，以取便讀者爲指歸。

(一) 注文徵引之文獻資料，均標出作者、書名、卷次、篇名。一般史書標書名和篇名，詩話、筆記、雜著與此略同，前加作者名。無篇名而有卷次者，標作者、書名、卷次。前人單篇詩文只標作者、篇名。如此等等，均視具體情況而定。

(二) 舊注所引古書，若擇取，一般均核對原書，標明出處，並視注釋需要而

有所增刪。為避免敘述繁瑣，仿仇兆鰲《杜詩詳注》等例，不一一標明據某注。但舊注個人關於繫年或詮釋詩旨之意見，若採用，均標明所自。

(三) 舊注所引若非最早最確切資料，則以更早更確切資料取代或增補。舊注疏漏之處，加以補注。舊注有誤，則徑行改注，一般不一一駁正，比較重要的間亦作簡要辨正。

(四) 舊注拘泥於古人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多有與詩意無關的純語源性注釋，今一般不取。但確屬化用前人詩文者，或與詩意相關，對理解詩意、領會詩藝有助者，則出注。舊注中繁瑣的地理沿革之考證，如與詩意無關，亦不取，只徑注今地名，或今所屬省（市）。

(五) 較為生僻的詞語均簡要釋義。深奧隱曲、不易理解的句子，除引出典故外，一般亦簡切解釋詩意，以便讀者。

(六) 本書採取校注合一的形式。一般一句一注，但兩句（或數句）用一典故，表達一個意思者，則合為一條注。

(七) 注條重出，一般採取參見前注的方式。但如果該處須改換角度注或補充另外的內容，則適當重注。如果注文不長，也可徑行重注，以省讀者前後翻檢之勞。

#### 四、關於校

底本校勘審慎細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編在底本校勘之基礎上，側重對蘇詩文字之歧異作進一步考訂，辨其正誤；同時對某些篇目的真偽以及與此相關的各本錄載情況進行考辨和清理。承用底本校語處，均加以說明，視其情況或有所刪補。校本基本上沿用底本的簡稱，只是底本所列集丁和集戊乃分藏兩地的同版書，施甲和施丙都屬於宋嘉定刊《施願注蘇詩》（參見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本書作了歸併。校本簡稱如下：

（一）集甲：宋孝宗時刊《東坡集》、《東坡後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殘存《東坡集》三十卷）、日本京都大學影印本（《東坡集》卷一至一八、《後集》卷一至七）。

（二）集乙：宋刊小字本《東坡集》（存卷六至一五）、《東坡後集》（存卷一至三、卷五至七）。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集甲、集乙合稱集本。

（三）集丙：宋眉山刊《蘇文忠公文集》（殘存詩不足二卷，分見卷一七、一八）。傅增湘、章鈺曾用以校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底本從傅、章校錄本過錄。

(四) 集丁：宋黃州刊《東坡先生後集》（殘存詩三卷，分見第四、五、六卷），《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此二書為宋黃州刊本《東坡全集》中的兩種。

(五) 集注：宋刊趙夔等撰《集注東坡先生詩前集》（殘存四卷，卷一至卷三為十注，卷四為五注）。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六) 施甲：宋嘉定刊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存卷一一、一二、二五、二六，中間有缺損；又卷四一、四二為和陶詩）。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七) 施乙：宋景定補刊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存三十四卷），一九七八年汎美公司影印本。

施甲、施乙合稱施本。

(八) 類甲：宋黃善夫家塾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九) 類乙：宋泉州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存卷一至一四）。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〇) 類丙：四部叢刊影印元務本書堂《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類甲、類乙、類丙合稱類本。

(一一) 類丁：元熊氏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一二) 七集：明成化刊《東坡七集》。

(一三) 外集：明萬曆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

(一四) 查注：清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

(一五) 馮應榴注：清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

(一六) 王文誥注：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校勘中有時提到新王本和清施本。新王本指明萬曆間茅維刊、崇禎間王永積翻刻、清康熙間朱從延重刊之分類《東坡先生詩集注》。清施本指清康熙時邵長蘅等刪補之《施注蘇詩》。

校勘中有時還用到《西樓帖》、《金石萃編》等金石碑刻資料，以及相關的總集、別集、史書、方志、詩話、筆記等，這些均直錄書名、卷次。

底本校勘中引錄的何焯校語（何焯校清施本）、盧文弨校語（盧文弨校清乾隆刊查注本）、繆荃孫校語（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的校勘記）、章鈺校語（章鈺校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凡有參考意義的亦酌情收採。

## 五、關於集評和附錄

爲便於讀者更好地理解蘇詩的思想內容，把握其藝術特點，本書蒐集歷代名家對蘇詩的評論資料附於各詩之後，以省讀者的翻檢之勞。

所錄資料，一般以有確實見解、可予人啓發爲標準，浮泛贊美之詞或重複前人意見者不錄。各條資料均注明所自。

凡注、評中不使用而又有一定參考價值的資料，如背景資料或有關傳聞等，則作附錄處理。

蘇軾次他人之韻，他人原詩對了解蘇詩創作的緣起和詩旨有幫助者，亦附錄（尤其是集子不存的人）。

# 蘇軾詩集校注目錄

## 卷一 古今體詩四十二首

郭綸	……	(一)
初發嘉州	……	(五)
健爲王氏書樓	……	(七)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	(九)
夜泊牛口	……	(一二)
牛口見月	……	(一四)
戎州	……	(一六)
舟中聽大人彈琴	……	(一九)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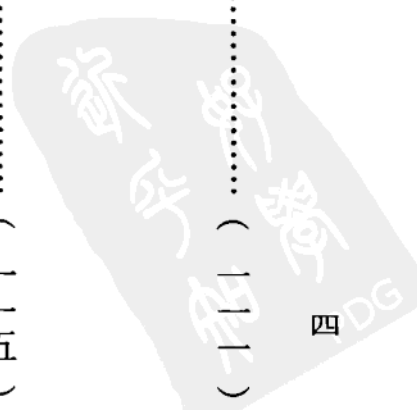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二五）
渝州寄王道矩	（二八）
江上看山	（三〇）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三一）
仙都山鹿	（三三）
留題仙都觀	（三五）
嚴顏碑	（三九）
屈原塔	（四一）
望夫臺	（四三）
竹枝歌并引	（四四）
過木樨觀	（五〇）
八陣磧	（五三）
諸葛鹽井	（五七）
白帝廟	（五九）
永安宮	（六二）
人峽	（六四）
巫山	（七〇）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	(七六)
神女廟	……	(七七)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	(八二)
昭君村	……	(八四)
新灘	……	(八六)
新灘阻風	……	(八八)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次子由韻	……	(九〇)
黃牛廟	……	(九四)
蝦蟆培	……	(九六)
出峽	……	(九八)
遊三游洞	……	(一〇一)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詩授之	……	(一〇三)
寄題清溪寺	……	(一〇六)
留題峽州甘泉寺	……	(一〇九)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 卷二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息壤詩并敘	……	(一一五)
渚宮	……	(一一八)
荊州十首	……	(一二四)
荊門惠泉	……	(一三六)
次韻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	(一三八)
涇陽早發	……	(一四〇)
夜行觀星	……	(一四二)
漢水	……	(一四四)
襄陽古樂府三首	野鷹來 上堵吟 襄陽樂	(一四五)
峴山	……	(一五一)
萬山	……	(一五三)
隆中	……	(一五五)
竹葉酒	……	(一五七)



鱸魚	.....	(一五八)
食雉	.....	(一五九)
新渠詩并敘	.....	(一六〇)
雙鳧觀	.....	(一六四)
穎大夫廟	.....	(一六五)
許州西湖	.....	(一六七)
阮籍嘯臺	.....	(一六九)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人驛，呼與飲，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	(一七〇)
朱亥墓	.....	(一七一)
次韻水官詩并引	.....	(一七四)

### 卷三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	(一八一)
和子由澠池懷舊	.....	(一八六)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	(一八九)
次韻子由除日見寄	.....	(一九三)

- 新葺小園二首 ..... (一九七)
-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郿、整屋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 (一九九)
-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 (二一二)
-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 (二一四)
-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 (二一五)
- 樓觀 ..... (二一七)
- 郿塢 ..... (二一九)
- 礪溪石 ..... (二二〇)
- 石鼻城 ..... (二二一)
- 題寶雞縣斯飛閣 ..... (二二三)
- 次韻子由岐下詩并引 北亭 橫池 短橋 軒窗 曲檻 雙池 荷葉 魚 牡丹
- 桃花 李 杏 梨 棗 櫻桃 石榴 檣 槐 檜 松 柳 ..... (二二四)
- 真興寺閣禱雨 ..... (二二九)

太白詞并敘	……	(二四〇)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	(二四五)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	(二四八)
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	……	(二五一)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	(二五二)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	(二五七)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	……	
三詩以寄子由 饋歲 別歲 守歲	……	(二六二)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	(二六六)

## 卷四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和子由踏青	……	(二七三)
和子由蠶市	……	(二七六)
次韻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	(二七八)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	(二七九)

- 中隱堂詩并敘……………(二八二)
-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二八八)
- 和子由寒食……………(二九〇)
-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二九二)
- 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二九五)
- 鳳翔八觀并敘 石鼓歌 詛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 東湖 真興寺閣 李氏園 秦穆公墓……………(二九七)
- 客位假寐……………(三四二)
- 送號令趙薦……………(三四五)
-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
- 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
- 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三四七)
-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礮溪，天未明……………(三四九)
- 是日自礮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三五〇)
-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三五二)
-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
- 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三五四)

-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三五八)
-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三七五)
-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三七九)
-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三八一)
- 扶風天和寺……………(三八三)
- 扶風驛舍聞歌者……………(三八五)
- 讀道藏……………(三八八)
-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向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制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三九一)
-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茅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三九五)
- 妒佳月……………(三九六)
- 攬雲篇并引……………(三九八)
-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四〇〇)
- 溪堂留題……………(四〇一)



## 卷五 古今體詩三十六首

-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  
子由同作 樓觀 五郡 授經臺 大秦寺 仙遊潭 南寺 北寺 馬融石室 玉  
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  
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  
愛，復憇其上 ..... (四〇三)
-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  
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 ..... (四一八)
- 大老寺竹間閣子 ..... (四二〇)
-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 (四二一)
-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 ..... (四二三)
- 次韻子由論書 ..... (四二六)
-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 ..... (四三一)
-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 (四三四)
- 竹飀 ..... (四三七)



漢陂魚	.....	(四三九)
凌虛臺	.....	(四四一)
和子由苦寒見寄	.....	(四四四)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	(四四六)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	.....	(四五〇)
戲作賈梁道詩并引	.....	(四五四)
和董傳留別	.....	(四五八)
驪山三絕句	.....	(四六一)
華陰寄子由	.....	(四六五)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	(四六六)
謝蘇自之惠酒	.....	(四六九)
入館	.....	(四七三)
贈蔡茂先	.....	(四七四)

## 卷六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次韻柳子玉見寄	.....	(四七七)
---------	-------	-------

-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 (四七九)
- 石蒼舒醉墨堂 ..... (四八一)
- 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 (四八五)
-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 (四八八)
- 次韻楊褒早春 ..... (四九一)
-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 (四九四)
-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 (四九七)
-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 ..... (五〇一)
- 送劉攽倅海陵 ..... (五〇五)
- 綠筠亭 ..... (五〇八)
-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 (五〇九)
- 送呂希道知和州 ..... (五一二)
- 次韻王誨夜坐 ..... (五一四)
- 送蔡冠卿知饒州 ..... (五一五)
-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 (五一八)
- 宋叔達家聽琵琶 ..... (五二〇)
- 送岑著作 ..... (五二三)

-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 (五二六)
-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  
以詩賀之 ..... (五三一)
-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  
之 ..... (五三七)
-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 (五四二)
-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 (五四五)
-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 (五五二)
- 傅堯俞濟源草堂 ..... (五五五)
- 陸龍圖詵挽詞 ..... (五五六)
-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 (五五八)
-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 (五六〇)
- 陪歐陽公燕西湖 ..... (五六三)
-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 (五六六)
-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 (五六八)
-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 (五七二)
-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 (五七四)

-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 (五七七)  
濠州七絕 塗山 彭祖廟 逍遙臺 觀魚臺 虞姬墓 四望亭 浮山洞 …… (五七九)  
泗州僧伽塔 …… (五八七)  
龜山 …… (五九二)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 (五九四)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 (五九六)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孫巨源 劉莘老 …… (五九八)

## 卷七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 遊金山寺 …… (六〇七)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 (六一一)  
甘露寺 …… (六一四)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 (六二二)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紙帳 …… (六二四)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 (六二七)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 (六三一)

再和	.....	(六三五)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	(六三九)
戲子由	.....	(六四二)
嘲子由	.....	(六四八)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	(六五〇)
姚屯田挽詞	.....	(六五三)
雨中明慶賞牡丹	.....	(六五四)
吉祥寺賞牡丹	.....	(六五五)
吉祥寺僧求闍名	.....	(六五六)
和劉道原見寄	.....	(六五七)
和劉道原詠史	.....	(六六〇)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	(六六二)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	(六六四)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	(六六六)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	(六七〇)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	(六七二)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	(六七五)

-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 (六七九)  
題永叔會老堂 ..... (六八二)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 (六八三)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 (六八八)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 (六八九)  
宿臨安淨土寺 ..... (六九三)  
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 ..... (六九五)  
遊徑山 ..... (六九九)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 (七〇四)  
宿望湖樓再和 ..... (七〇六)  
夜泛西湖五絕 ..... (七〇八)

## 卷八 古今體詩六十四首

- 求焦千之惠山泉詩 ..... (七一三)  
答任師中次韻 ..... (七一六)  
沈諫議召游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

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	(七一八)
聽賢師琴	.....	(七二〇)
哭歐陽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	(七二二)
監試呈諸試官	.....	(七二三)
望海樓晚景五絕	.....	(七三一)
試院煎茶	.....	(七三四)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	(七三八)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	(七四三)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並崔度賢良	.....	(七四五)
催試官考較戲作	.....	(七四七)
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	.....	(七五〇)
五首	.....	(七五〇)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	(七五四)
和陳述古拒霜花	.....	(七五六)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	.....	(七五七)
秋懷二首	.....	(七五九)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	(七六二)



- 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 ..... (七六六)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 (七六九)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 (七七二)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北寺悟空禪師塔 塔前古檜 僧爽白雞 ..... (七七四)  
六和寺沖師開山溪爲水軒 ..... (七七九)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 (七八〇)  
後十餘日復至 ..... (七八一)  
和人求筆迹 ..... (七八二)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 (七八三)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 (七八六)  
再用前韻寄莘老 ..... (七八八)  
畫魚歌 ..... (七九〇)  
鴉種麥行 ..... (七九二)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 (七九四)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 (七九七)  
吳中田婦歎 ..... (八〇四)  
遊道場山何山 ..... (八〇七)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八〇九）
贈孫莘老七絕	（八一—）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並寄其弟惠山山人	（八一—）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八一—）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八二三）

## 卷九 古今體詩六十三首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八二七）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	（八二七）
鮮于子駿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	（八三一）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八三三）
法惠寺橫翠閣	（八三九）
祥符寺九曲觀燈	（八四二）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八四四）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八四五）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八四六）

-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 (八四八)
-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 (八五一)
-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 (八五三)
- 獨遊富陽普照寺 ..... (八五六)
- 自普照遊二庵 ..... (八五八)
-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  
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 (八六〇)
- 新城道中二首 ..... (八六二)
- 山村五絕 ..... (八六七)
- 癸丑春分後雪 ..... (八七一)
- 湖上夜歸 ..... (八七三)
- 同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 (八七六)
-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 (八七八)
-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 (八七八)
- 戲贈 ..... (八八〇)
- 贈別 ..... (八八一)
- 次韻代留別 ..... (八八三)

- 月兔茶 ..... (八八四)
- 薄命佳人 ..... (八八六)
-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 (八八八)
- 述古聞之，明日即至，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 (八八八)
- 李鈐轄座上分題戴花 ..... (八八九)
-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 (八九一)
- 於潛僧綠筠軒 ..... (八九三)
- 於潛女 ..... (八九四)
-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 (八九七)
-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 (九〇〇)
- 寶山晝睡 ..... (九〇三)
-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 (九〇四)
-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
- 同泛湖游北山 ..... (九〇八)
-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
- 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 (九一〇)
-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 (九一四)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

震也

留題徐氏花園二首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九首

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三首

贈上天竺辯才師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

韓子華石淙莊

(九一六)

(九一七)

(九二〇)

(九三五)

(九三五)

## 卷一〇 古今體詩五十首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病中遊祖塔院

虎跑泉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孤山二咏并引 柏堂 竹閣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九三九)

(九四一)

(九四三)

(九四五)

(九四七)

(九四九)

(九五三)

(九五八)

有美堂暴雨	.....	(九六〇)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	(九六四)
東陽水樂亭	.....	(九六八)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	(九七一)
臨安三絕 將軍樹 錦溪 石鏡	.....	(九七五)
登玲瓏山	.....	(九七九)
宿九仙山	.....	(九八一)
陌上花三首并引	.....	(九八三)
遊東西巖	.....	(九八六)
宿海會寺	.....	(九九〇)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	(九九二)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	(九九七)
再遊徑山	.....	(九九八)
洞霄宮	.....	(一〇〇二)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	(一〇〇四)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	(一〇〇六)
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	(一〇〇七)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之，二首……………(二〇一一)

遊諸佛舍，一日飲醞茶七盞，戲書勤師壁……………(二〇一三)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二〇一五)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二〇一七)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貺。歎味不已，次韻

奉和……………(二〇一九)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二〇二〇)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二〇二二)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二〇二四)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

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二〇二六)

## 卷一一 古今體詩七十八首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二〇二九)

贈治《易》僧智周……………(二〇三二)

-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 (一〇三四)
- 寶山新開徑 ..... (一〇三五)
-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 (一〇三七)
-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 (一〇四一)
-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 (一〇四四)
- 觀子玉郎中草書 ..... (一〇四五)
-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 (一〇四七)
-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烈 ..... (一〇四八)
-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 (一〇五〇)
-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 (一〇五一)
-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 (一〇五六)
-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 (一〇五八)
-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 (一〇六〇)
-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 (一〇六二)
-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 (一〇六五)
- 古纏頭曲 ..... (一〇六七)
- 刁同年草堂 ..... (一〇七一)



-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一〇七二)
-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一〇七四)
-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一〇七六)
-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一〇七九)
-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一〇八一)
-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一〇八三)
-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一〇八七)
-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一〇八九)
-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一〇九〇)
-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一〇九二)
- 送柳子玉赴靈仙……………(一〇九四)
-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逸堂 遜軒 遠樓……………(一〇九五)
- 遊鶴林、招隱二首……………(一〇九九)
- 書普慈長老壁……………(一一〇〇)
-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一一〇二)
-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

及赴此會，二首	.....	(一一〇五)
書焦山綸長老壁	.....	(一一〇八)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	(一一一〇)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	(一一一二)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	.....	
赴闕	.....	(一一二〇)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	(一一二二)
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小詩	.....	(一一二四)
無錫道中賦水車	.....	(一一二五)
虎丘寺	.....	(一一二七)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	(一一三一)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	(一一三四)
次韻沈長官三首	.....	(一一三七)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	(一一四〇)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	(一一四四)
安平泉	.....	(一一四六)
贈張、刁二老	.....	(一一四七)

## 卷一一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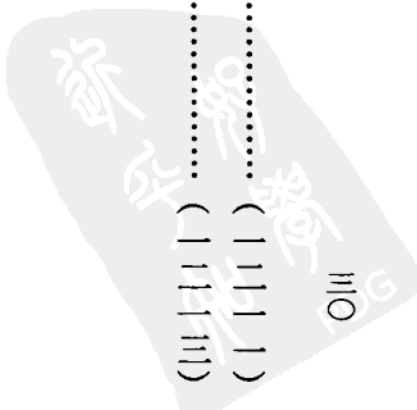
-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闐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一一四九）
- 聽僧昭素琴……（一一五一）
-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一一五二）
- 僧惠勤初罷僧職……（一一五六）
- 遊靈隱高峯塔……（一一五七）
-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一一五九）
- 海會寺清心堂……（一一六二）
-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弟二首……（一一六四）
-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一一六六）
-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一一六八）
- 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一一七〇）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	.....	(一一七三)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	.....	(一一七七)
贈寫真何充秀才	.....	(一一八〇)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	.....	
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	.....	
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	.....	
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	(一一八三)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	(一一八七)
潤州甘露寺彈箏	.....	(一一九〇)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	(一一九二)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	.....	(一一九四)
次韻陳海州書懷	.....	(一二〇一)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	(一二〇二)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	(一二〇四)
王莽	.....	(一二〇六)
董卓	.....	(一二〇七)
虎兒	.....	(一二〇九)

蘇州姚氏三瑞堂 ..... (一一一一)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 (一一一三)

### 卷一三 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 (一一一七)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 (一一二一)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 (一一二四)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 (一一三二)  
鐵溝行贈喬太博 ..... (一一三五)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 ..... (一一三八)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 (一二三九)  
和段屯田荆林館 ..... (一二四二)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 (一二四三)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 (一二四五)  
廬山五詠 廬敖洞 飲酒臺 聖燈巖 三泉 障日峯 ..... (一二四七)  
次韻章傳道喜雨 ..... (一二五二)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	(一二五七)
惜花	……	(一二五九)
和頓教授見寄	……	(一二六一)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遊太山 送春 首夏官舍即事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一二六五)
西齋	……	(一二七二)
小兒	……	(一二七四)
寄劉孝叔	……	(一二七五)
孔長源挽詞二首	……	(一二八五)
寄呂穆仲寺丞	……	(一二八九)
余主簿母挽詞	……	(一二九一)
答陳述古二首	……	(一二九三)
張安道樂全堂	……	(一二九五)
張文裕挽詞	……	(一二九九)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	(一三〇一)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	(一三〇四)
祭常山回小獵	……	(一三〇八)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	(一三一〇)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一三二二)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一三二四)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過舊遊 見題壁 竹閣見憶……………(一三一九)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一三二二)

和蔣夔寄茶……………(一三二三)

光祿庵二首……………(一三二七)

### 卷一四 古今體詩六十九首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  
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二首……………(一三三一)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詩。謹依元韻，以當一  
笑……………(一三三五)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人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  
求數酌而已……………(一三三八)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一三四〇)

答李邦直……………(一三四一)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橫湖	書軒	冰池	竹塢	荻蒲	蓼嶼	望雲樓
天漢臺	待月臺	二樂榭	灑泉亭	吏隱亭	霜筠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光亭	過溪亭	披錦亭	楔亭	菡萏軒	茶蘼洞	篔簹谷	寒蘆港	野人廬
金橙徑	南園	北園						此君庵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玉盤盃并引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寄黎眉州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薄薄酒二首并引								
同年王中甫挽詞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七月五日二首								



-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二四一四)
- 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并引……………(二四一六)
-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二四一九)
-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二四二一)
-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二四二四)
- 蘇潛聖挽詞……………(二四二六)
-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二四二七)
- 送喬施州……………(二四二九)
-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二四三一)
- 雪夜獨宿柏仙庵……………(二四三五)
-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二四三七)
- 別東武流杯……………(二四三九)
- 留別雩泉……………(二四四一)
-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二四四二)
-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  
詩屋壁……………(二四四四)

# 卷一五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一四四七)
-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一四四九)
-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一四五三)
-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一四五六)
- 送范景仁游洛中……………(一四五八)
- 次韻景仁留別……………(一四六四)
- 書韓幹《牧馬圖》……………(一四六六)
- 京師哭任遵聖……………(一四七二)
-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一四七六)
-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一四八〇)
- 宿州次韻劉涇……………(一四八三)
- 徐州送交代仲達少卿……………(一四八六)
- 和孔密州五絕 見邸家園留題 春步西園見寄 東欄梨花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 堂後白牡丹……………(一四八八)

-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 (一四九五)
- 司馬君實獨樂園 ..... (一四九七)
-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 (一五〇三)
- 次韻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 (一五〇七)
-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 (一五一〇)
- 次韻李邦直感舊 ..... (一五一三)
- 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 ..... (一五一六)
- 送顏復兼寄王鞏 ..... (一五二六)
- 蝸虎 ..... (一五三一)
-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 (一五三三)
- 留題石經院三首 ..... (一五三七)
-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 (一五四〇)
- 贈王仲素寺丞 ..... (一五四四)
- 陽關詞三首 贈張繼愿 答李公擇 中秋月 ..... (一五四九)

和孔周翰二絕	再觀邸園留題	觀靜觀堂效韋蘇州詩	.....	(一五五〇)
答任師中、家漢公	.....	.....	.....	(一五五三)
初別子由	.....	.....	.....	(一五六三)
次韻呂梁仲屯田	.....	.....	.....	(一五六七)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	.....	.....	.....	.....
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	.....	.....	(一五六九)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其韻	.....	.....	.....	(一五七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	.....	.....	(一五七四)
代書答梁先	.....	.....	.....	(一五七八)
送楊奉禮	.....	.....	.....	(一五八二)
河復并敘	.....	.....	.....	(一五八三)
登望嶺亭	.....	.....	.....	(一五八九)
韓幹馬十四匹	.....	.....	.....	(一五八九)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	.....	.....	.....	.....
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	.....	.....	.....	.....
魑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	.....	.....	(一五九四)
贈寫御容妙善師	.....	.....	.....	(一五九七)

哭刁景純	……	(一六〇三)
答呂梁仲屯田	……	(一六〇八)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	……	(一六一三)
顏樂亭詩并敘	……	(一六一五)

## 卷一六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送李公恕赴闕	……	(一六一九)
張寺丞益齋	……	(一六二三)
春菜	……	(一六二六)
送鄭戶曹	……	(一六二九)
《虔州八境圖》八首并引	……	(一六三一)
讀孟郊詩二首	……	(一六四三)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	(一六四九)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	(一六五三)
送孔郎中赴陝郊	……	(一六五六)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	(一六五九)

- 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 ..... (一六六一)
-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 (一六六四)
-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 (一六六八)
- 夜飲次韻畢推官 ..... (一六六九)
- 芙蓉城并敘 ..... (一六七一)
- 續麗人行并引 ..... (一六八〇)
-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 (一六八三)
- 傅子美召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 (一六八六)
- 觀子美病中作，嗟歎不足，因次韻 ..... (一六八七)
- 起伏龍行并敘 ..... (一六八八)
-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 (一六九二)
- 送李公擇 ..... (一六九四)
-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 (一六九九)
- 和孫莘老次韻 ..... (一七〇二)
- 遊張山人園 ..... (一七〇四)
- 杜介熙熙堂 ..... (一七〇五)
- 次韻答劉涇 ..... (一七〇七)

-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 (一七二二)
- 種德亭并敘 ..... (一七一四)
-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 (一七一七)
-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 (一七一八)
-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 (一七二一)
-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 (一七二六)
-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  
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 (一七三二)
- 雨中過舒教授 ..... (一七三七)
-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 (一七四〇)
- 送鄭戶曹 ..... (一七四三)
-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 (一七四八)
-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 (一七五三)
- 送胡掾 ..... (一七五六)
-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 (一七五七)
- 答范淳甫 ..... (一七六一)
- 次韻答王定國 ..... (一七六三)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	(一七六五)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	(一七六九)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	(一七七三)

## 卷一七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答仲屯田次韻	.....	(一七七九)
次韻子由送趙屺歸觀錢塘，遂赴永嘉	.....	(一七八一)
中秋月寄子由三首	.....	(一七八四)
中秋見月和子由	.....	(一七九一)
答王鞏	.....	(一七九五)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	(一七九八)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	(一八〇〇)
次韻答頓起二首	.....	(一八〇二)
九日黃樓作	.....	(一八〇五)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	(一八〇八)
九日次韻王鞏	.....	(一八〇九)



- 送頓起 ..... (一八一—)
- 送孫勉 ..... (一八一—)
-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 (一八一—)
- 張安道見示近詩 ..... (一八一—)
-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 (一八一—)
-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 (一八一—)
- 次韻王鞏獨眠 ..... (一八一—)
- 登雲龍山 ..... (一八一—)
- 題雲龍草堂石磬 ..... (一八一—)
- 次韻王鞏留別 ..... (一八一—)
- 次韻僧潛見贈 ..... (一八一—)
- 次韻潛師放魚 ..... (一八一—)
- 滕縣時同年西園 ..... (一八一—)
-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二首 ..... (一八一—)
- 鹿鳴宴 ..... (一八一—)
-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 ..... (一八一—)
- 夜過舒堯文戲作 ..... (一八一—)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一八五四）
答王定民	（一八五五）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	（一八五七）
百步洪二首并敘	（一八五八）
次韻顏長道送傅倅	（一八六七）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一八六九）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一八七三）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豬泉	（一八七五）
和田國博喜雪	（一八七九）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一八八〇）
贈狄崇班季子	（一八八三）
石炭并引	（一八八六）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一八八八）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一八八九）
送參寥師	（一八九二）

## 卷一八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 …… (一八九七)
-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 (一九〇一)
- 和參寥見寄 …… (一九〇三)
-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 (一九〇六)
- 臺頭寺送宋希元 …… (一九〇八)
- 種松得徠字 …… (一九一〇)
- 遊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爲韻，得澤字 …… (一九一二)
-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 (一九一六)
-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 (一九一九)
-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 (一九二四)
-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 (一九二六)
- 雪齋 …… (一九二八)
-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 (一九三〇)
-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走筆爲此詩 …… (一九三五)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	(一九三八)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	(一九四〇)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	(一九四二)
答郡中同僚賀雨	.....	(一九四四)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	(一九四八)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	(一九五一)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	(一九六一)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	(一九六二)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	(一九六四)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	(一九六五)
舟中夜起	.....	(一九六九)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	(一九七一)
大風留金山兩日	.....	(一九七二)
遊惠山并敘	.....	(一九七五)
贈惠山僧惠表	.....	(一九八〇)
贈錢道人	.....	(一九八二)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	(一九八四)

- 次韻答王鞏 ..... (一九八七)  
次韻關令送魚 ..... (一九九〇)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 (一九九一)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 (一九九五)  
送劉寺丞赴餘姚 ..... (一九九八)

## 卷一九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 雪上訪道人不遇 ..... (二〇〇三)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饋筍  
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擇云 ..... (二〇〇四)  
王鞏清虛堂 ..... (二〇〇一)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 (二〇一三)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 (二〇一六)  
次韻孫秘丞見贈 ..... (二〇二〇)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 (二〇二二)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飢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

- 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二〇二五)
-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并引……………(二〇二七)
- 舶趕風并引……………(二〇三〇)
- 丁公默送蝻蚌……………(二〇三二)
-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二〇三四)
-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二〇三六)
- 與王郎夜飲井水……………(二〇四二)
- 次韻李公擇梅花……………(二〇四三)
- 送淵師歸徑山……………(二〇四八)
-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二〇五〇)
-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歿，追和其韻……………(二〇五七)
-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字……………(二〇六一)
-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二〇六七)
-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二〇六八)
-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二〇七〇)
-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二〇七四)

- 趙閱道高齋 ..... (二〇七七)
- 送俞節推 ..... (二〇八一)
- 次韻答孫侔 ..... (二〇八二)
- 重寄 ..... (二〇八四)
-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並寄子由二首 ..... (二〇八七)
-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 (二〇九二)
-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 (二〇九六)
- 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 (二〇九八)
-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 榆 槐 竹 柏 ..... (二一〇三)
-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 ..... (二一〇八)

## 卷二〇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 (二一一三)

-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二二一五)
-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二二一九)
-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二二二三)
- 過淮……………(二二二六)
- 書磨公詩後并引……………(二二二八)
- 游淨居寺并敘……………(二二三一)
- 梅花二首……………(二二三六)
- 萬松亭并敘……………(二一三八)
- 戲作種松……………(二一四〇)
- 張先生并敘……………(二一四四)
-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二一四六)
-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  
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  
作一絕……………(二一四九)
- 初到黃州……………(二一五〇)
-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一五二)
- 次韻前篇……………(二一五四)



- 安國寺浴 ..... (二一五八)
- 安國寺尋春 ..... (二一六〇)
-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 (二一六二)
- 次韻樂著作野步 ..... (二一六六)
-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 (二一六九)
-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 (二一七二)
-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 (二一七三)
- 雨中看牡丹三首 ..... (二一七五)
- 次韻樂著作送酒 ..... (二一七九)
-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 (二一八〇)
-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 (二一八二)
- 五禽言五首并敘 ..... (二一八五)
- 石芝并引 ..... (二一九〇)
-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 (二一九三)
- 武昌銅劍歌并引 ..... (二一九七)
-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 (二二〇〇)
-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 (二二〇二)

遷居臨臯亭	……	(二二〇五)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	(二二〇七)
次韻答子由	……	(二二一一)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	(二二一一)
定惠院願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	(二二一六)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	(二二一九)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	(二二二三)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	(二二二六)
鐵拄杖并敘	……	(二二三〇)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	(二二三四)

## 卷二一 古今體詩九十五首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	(二二三七)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	(二二四〇)
東坡八首并敘	……	(二二四二)
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	……	(二二五八)

- 次韻回文三首 ..... (二二六六)
-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 (二二六四)
- 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 (二二六四)
- 任師中挽詞 ..... (二二六五)
-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 (二二六七)
- 琴詩 ..... (二二六九)
-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二首 ..... (二二七一)
-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 (二二七五)
- 聞捷 ..... (二二七七)
- 聞洮西捷報 ..... (二二八〇)
-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 (二二八二)
- 四時詞四首 ..... (二二八五)
-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 (二二九一)
-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 (二二九五)
- 冬至日贈安節 ..... (二二九七)
-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人靈關穩跨驢。」  
安節將去，爲誦此句，因以爲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 (二三〇〇)

-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 ..... (二三三二二)
-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 (二三三二四)
-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 ..... (二三三一五)
- 三朵花并敘 ..... (二三三一八)
-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  
和前韻 ..... (二三三二〇)
-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  
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  
仍用前韻 ..... (二三三二二)
- 浚井 ..... (二三三二三)
- 紅梅三首 ..... (二三三二六)
- 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 ..... (二三三三〇)
- 二蟲 ..... (二三三三三)
- 陳季常見過三首 ..... (二三三三四)
- 謝人惠雲巾方烏二首 ..... (二三三七)
- 寒食雨二首 ..... (二三四一)
- 徐使君分新火 ..... (二三四五)

次韻答元素并引	(二三四七)
蜜酒歌并敘	(二三五〇)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二三五二)
謝陳季常惠一措巾	(二三五五)
贈黃山人	(二三五七)
贈人	(二三五八)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二三六〇)
寄子由	(二三六三)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二三六四)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二三六八)
魚蠻子	(二三七九)
夜坐與邁聯句	(二三八二)
次韻和王鞏六首	(二三八四)
弔李臺卿并敘	(二三九六)
曹既見和復次韻	(二四〇〇)
弔徐德占并引	(二四〇三)
李委吹笛并引	(二四〇六)

蜀僧明操思歸書龍丘子壁

(二四〇九)

## 卷二二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 正月三日點燈會客 ..... (二四一一)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 (二四一三)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 (二四一六)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 (二四二四)  
元修菜并敘 ..... (二四二七)  
日日出東門 ..... (二四三一)  
寄周安孺茶 ..... (二四三三)  
南堂五首 ..... (二四四三)  
次韻子由種杉竹 ..... (二四四七)  
孔毅夫妻挽詞 ..... (二四四八)  
初秋寄子由 ..... (二四五二)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 (二四五四)  
聞子由爲郡僚所掎，恐當去官 ..... (二四五八)

-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 (二四六一)
-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 (二四六六)
-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脇不  
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 (二四六八)
- 鄧忠臣母周氏挽詞 ..... (二四七〇)
-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 (二四七四)
-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 (二四八一)
- 食甘 ..... (二四八三)
- 洗兒戲作 ..... (二四八五)
- 徐君猷挽詞 ..... (二四八六)
- 橄欖 ..... (二四八八)
- 東坡 ..... (二四九〇)
-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 (二四九一)
- 和秦太虛梅花 ..... (二四九五)
- 再和潛師 ..... (二五〇〇)
- 海棠 ..... (二五〇三)
- 次韻曹九章見贈 ..... (二五〇五)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辭無倫

次……………(二五〇七)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

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五一三)

### 卷二三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別黃州……………(二五一五)

和參寥……………(二五一七)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二五一九)

岐亭五首并敘……………(二五二一)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二五三八)

初入廬山三首……………(二五三九)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

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

一絕……………(二五四二)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



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二五四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婿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余，一以答慎。

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

(二五四七)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二五四九)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二五五二)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二五五五)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二五五七)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二五六一)

白塔鋪歇馬……

(二五六三)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

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二五六五)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二五六七)

廬山二勝并敘

開先漱玉亭

棲賢三峽橋……

(二五六九)

贈東林總長老 ..... (二五七五)

題西林壁 ..... (二五七八)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歸真亭 ..... (二五七九)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 (二五八三)

和李太白并敘 ..... (二五八七)

次韻道潛留別 ..... (二五九〇)

贈江州景德長老 ..... (二五九二)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 ..... (二五九三)

龍尾硯歌并引 ..... (二五九五)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 (二五九九)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 (二六〇二)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

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 (二六〇五)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 (二六〇七)

## 卷二四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次荆公韻四絕 ..... (二六一三)

- 半山亭 ..... (二六一九)
- 張庖民挽詞 ..... (二六二〇)
- 次韻葉致遠見贈 ..... (二六二二)
- 次韻致遠 ..... (二六二四)
- 次韻段縫見贈 ..... (二六二五)
- 次韻杭人裴維甫 ..... (二六二七)
- 題孫思邈真 ..... (二六二九)
- 戲作鮑魚一絕 ..... (二六三一)
- 次韻答寶覺 ..... (二六三二)
- 同王勝之遊蔣山 ..... (二六三三)
- 至真州再和二首 ..... (二六三七)
- 眉子石硯歌贈胡閻 ..... (二六四三)
- 贈袁陟 ..... (二六四六)
- 次韻蔣穎叔 ..... (二六四九)
-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 (二六五一)
-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 ..... (二六五四)
-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 (二六五七)

送沈達赴廣南	.....	(二六五九)
豆粥	.....	(二六六二)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	(二六六五)
金山夢中作	.....	(二六七〇)
次韻周種惠石鈔	.....	(二六七一)
贈潘谷	.....	(二六七三)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	(二六七六)
王中甫哀辭并敘	.....	(二六七九)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	(二六八五)
廣陵後園題扇子	.....	(二六八九)
徐大正閑軒	.....	(二六九一)
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徐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	(二六九六)
別擇公	.....	(二六九七)
邵伯梵行寺山茶	.....	(二六九九)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	(二七〇〇)

- 蔡景繁官舍小閣 ..... (二七〇三)  
和王旂二首 ..... (二七〇八)  
和田仲宣見贈 ..... (二七一三)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 (二七一五)  
贈梁道人 ..... (二七二〇)  
龜山辯才師 ..... (二七二三)  
次韻張琬 ..... (二七二六)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 (二七二八)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蟬 蝦蟇 蛻蝦 天水牛 蝎虎 蝸牛 鬼蝶 ..... (二七三二)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 (二七三九)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 (二七四四)

## 卷二五 古今體詩五十一首

-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 (二七四九)  
書劉君射堂 ..... (二七五一)  
孫莘老寄墨四首 ..... (二七五四)

留題蘭皋亭	……	(二七六三)
和人見贈	……	(二七六五)
和王勝之三首	……	(二七六六)
南都妙峯亭	……	(二七七〇)
記夢并敘	……	(二七七四)
寄蘄簞與蒲傳正	……	(二七七七)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	(二七八二)
漁父四首	……	(二七八四)
春日	……	(二七八六)
贈眼醫王彥若	……	(二七八七)
李憲仲哀詞并敘	……	(二七九二)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梅花 黃葵 芙蓉 山茶	(二七九七)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	(二八〇四)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	(二八〇九)
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	……	(二八一—)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	(二八一四)
題王逸少帖	……	(二八一九)

書林逋詩後	……	(二八二二)
和仲伯達	……	(二八二七)
過文覺顯公房	……	(二八二九)
雲師無著自金陵來，見余廣陵，且遺余《支遁鷹馬圖》。將歸，以詩送之，且還其畫	……	(二八三〇)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	(二八三一)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	……	(二八三七)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蒼筤亭醉題	……	(二八三九)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	(二八四〇)
次韻答賈耘老	……	(二八四三)
墨花并敘	……	(二八四七)
送竹几與謝秀才	……	(二八四九)
贈章默并敘	……	(二八五一)

卷二六 古今體詩五十首

次韻許遵	……	(二八五五)
------	----	--------

溪陰堂	.....	(二八五八)
送穆越州	.....	(二八五九)
小飲公瑾舟中	.....	(二八六〇)
金山妙高臺	.....	(二八六二)
贈杜介并敘	.....	(二八六六)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	(二八七〇)
贈葛葦	.....	(二八七二)
贈王寂	.....	(二八七三)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	(二八七四)
送楊傑并敘	.....	(二八七七)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	(二八八一)
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	(二八八五)
次韻送徐大正	.....	(二八八七)
次韻徐積	.....	(二八八九)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	(二八九二)
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	.....	(二八九三)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	(二八九六)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	(二八九八)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	(二八九九)
常山贈劉鎡	……	(二九〇二)
雜詩	……	(二九〇四)
遺直坊并敘	……	(二九〇五)
鰈魚行	……	(二九〇八)
登州孫氏萬松堂	……	(二九一四)
登州海市并敘	……	(二九一五)
奉和陳賢良	……	(二九二〇)
留別登州舉人	……	(二九二二)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	(二九二四)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	……	(二九二六)
次韻趙令鑠	……	(二九二七)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	(二九二九)
次韻趙令鑠惠酒	……	(二九三二)
送范純粹守慶州	……	(二九三四)

送范德孺	.....	(二九三七)
次韻王震	.....	(二九三八)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	(二九四〇)
次韻馬元賓	.....	(二九四四)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	(二九四六)
次韻周邠	.....	(二九四九)
次韻胡完夫	.....	(二九五一)
次韻錢穆父	.....	(二九五三)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	(二九五六)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	.....	(二九五八)
次韻答李端叔	.....	(二九六〇)
次韻答滿思復	.....	(二九六二)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	(二九六三)

## 卷二七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	.....	(二九六九)
-----------	-------	--------

- 和王晉卿并引……………(二九七一)
-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二九七六)
-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  
作小詩一絕……………(二九七九)
- 送陳睦知潭州……………(二九八一)
-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二九八四)
-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二九八九)
- 和蔣發運……………(二九九一)
-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二九九二)
- 和人假山……………(二九九六)
- 送王伯敷守虢……………(二九九七)
- 道者院池上作……………(三〇〇〇)
-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三〇〇一)
-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三〇〇三)
- 次韻錢舍人病起……………(三〇〇六)
- 次韻和王鞏……………(三〇〇八)
- 用王鞏韻贈其姪震……………(三〇一一)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	(三〇一四)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	(三〇一六)
次韻朱光庭初夏	……	(三〇二一)
次韻朱光庭喜雨	……	(三〇二四)
奉勅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	(三〇二五)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	(三〇二八)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	(三〇三一)
送賈訥悴眉二首	……	(三〇三五)
送程建用	……	(三〇三九)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	……	(三〇四三)
次韻黃魯直赤目	……	(三〇四七)
武昌西山并敘	……	(三〇四九)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爲謝	……	(三〇五四)
狄詠石屏	……	(三〇五八)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	(三〇五九)
號國夫人夜游圖	……	(三〇六〇)

卷二八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 (三〇六五)
- 戲周正孺二絕 ..... (三〇六七)
-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 (三〇六九)
-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 (三〇七一)
- 杜介送魚 ..... (三〇七三)
- 送杜介歸揚州 ..... (三〇七四)
- 和黄魯直燒香二首 ..... (三〇七六)
- 再和二首 ..... (三〇七七)
- 送楊孟容 ..... (三〇七九)
-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  
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 (三〇八二)
- 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爲謝 ..... (三〇八六)
-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 (三〇八八)
-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 (三〇九一)



- 次韻三舍人省上 …………… (三〇九三)
-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 (三〇九七)
-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 (三〇九九)
-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 (三一〇四)
- 再和二首 …………… (三一〇七)
- 次韻劉貢父省上 …………… (三一一一)
- 再和 …………… (三一一三)
-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 (三一一五)
-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 (三一一八)
-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 (三一二〇)
-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 (三一二二)
- 和張昌言喜雨 …………… (三一二四)
-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 (三一二五)
-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
- 答之 …………… (三一二七)
-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 (三一二九)
-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 (三一三三)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

述所懷

…… (三一三六)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 (三一四一)

郭熙畫秋山平遠

…… (三一四四)

次韻張昌言喜雨

…… (三一四七)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惟演、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 (三一四八)

## 卷二九 古今體詩四十二首

和穆父新涼

…… (三一五五)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 (三一六〇)

戲用晁補之韻

…… (三一六五)

書皇親畫扇

…… (三一六六)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 (三一六七)

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 (三一七〇)

和張耒高麗松扇

…… (三一七六)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 (三一七九)

-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三一八五)
- 送張天覺得山字……………(三一八七)
- 贈李道士并敘……………(三一九一)
-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三一九五)
-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三一九七)
-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三一九九)
-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三二〇四)
-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三二〇六)
-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三二〇八)
-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三二一〇)
-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三二一七)
-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三二二〇)
-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三二二二)
- 上韓持國……………(三二二七)



-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 (三三三〇)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 (三三三二)  
獲鬼章二十韻 ..... (三三三四)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 (三三四一)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敘 ..... (三三四三)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 (三三五一)

### 卷三〇 古今體詩六十七首

-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 (三二五九)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一首 ..... (三二六三)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 (三二六五)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 (三二六八)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 (三二七一)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 (三二七五)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  
詩，次韻爲答 ..... (三二七七)

韓康公挽詞三首	……	(三二七九)
次韻子由題《憩寂圖》後	……	(三二八三)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黃精鹿 杏花白鷗 蓮龜	(三二八六)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	(三二九〇)
柏石圖詩并敘	……	(三二九四)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	(三二九六)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華	……	(三二九八)
次韻許沖元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	(三三〇二)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	(三三〇四)
送周正孺知東川	……	(三三〇八)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	(三三一二)
虛飄飄	……	(三三一六)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	(三三一八)
喝石庵戲贈湛庵主	……	(三三二〇)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	(三三二二)

-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 (三三二二四)
- 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 (三三二二七)
-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 (三三二二八)
-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 (三三三三一)
- 送曹輔赴閩漕 ..... (三三三三四)
-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 (三三三三七)
-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 (三三三四一)
- 書《黃庭內景經》尾并敘 ..... (三三三四三)
- 送蹇道士歸廬山 ..... (三三三四六)
- 次韻黃魯直戲贈 ..... (三三三四七)
-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 (三三三四九)
- 次韻黃夷仲茶磨 ..... (三三三五一)
-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
- 法酒，書呈同院 ..... (三三三五三)
- 送周朝議守漢州 ..... (三三三五六)
- 木山并敘 ..... (三三三六〇)

-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 (三三六三)
-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 (三三六八)
-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 (三三七一)
-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 (三三七三)
-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 (三三七五)
-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 (三三七九)
-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 (三三八三)
- 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 歲寒知松柏 款塞來享 …………… (三三八六)
-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 (三三八九)
-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 (三三九一)
- 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 (三三九三)
-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 (三三九六)
-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 (三四〇二)

再和	……	(三四〇三)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	(三四〇五)
再和	……	(三四〇七)

### 卷三一 古今體詩四十三首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	(三四一一)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	……	(三四一三)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	(三四一四)
王鄭州挽詞	……	(三四一六)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	(三四一八)
呈定國	……	(三四二一)
寄傲軒	……	(三四二二)
送呂昌朝知嘉州	……	(三四二五)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二首	……	(三四二七)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	(三四三一)
次韻錢越州	……	(三四三四)

-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三四三六)
-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三四三七)
-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三四三九)
- 送子由使契丹……………(三四四一)
-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三四四三)
-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三四四五)
- 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  
明學士。子明有詩，次韻……………(三四四七)
- 次韻錢越州見寄……………(三四四九)
-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  
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三四五一)
-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三四五五)
- 送鄧宗古還鄉……………(三四六〇)
-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軾得心字……………(三四六三)
-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三四六五)
- 異鵲并敘……………(三四七〇)
-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三四七三)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	(三四七五)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	……	(三四七八)
和錢四寄其弟穌	……	(三四八一)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	……	(三四八三)
次周燾韻并敘	……	(三四八七)
送南屏謙師并引	……	(三四八九)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	(三四九一)

### 卷三二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	(三四九七)
寄蔡子華	……	(三四九九)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闈黎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	(三五〇一)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闈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	(三五〇三)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	(三五〇五)
病後醉中	……	(三五〇九)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	(三五二〇)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	(三五二二)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	(三五一五)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	(三五一八)
壽星院寒碧軒	……	(三五二〇)
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	……	(三五二三)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	(三五二四)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	(三五二六)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	(三五二八)
又和景文韻	……	(三五二九)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	(三五三〇)
此君軒	……	(三五三一)
觀臺	……	(三五三三)
遊中峯杯泉	……	(三五三五)
贈善相程傑	……	(三五三六)
參寥惠楊梅	……	(三五三七)



-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 (三五三九)
- 再和并答楊次公 ..... (三五四一)
-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 (三五四二)
-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 (三五四五)
- 寒具 ..... (三五四七)
- 題楊次公春蘭 ..... (三五四八)
- 題楊次公蕙 ..... (三五五〇)
-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 (三五五一)
-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 ..... (三五五四)
- 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 (三五五六)
-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 (三五五八)
-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 (三五六一)
-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 (三五六六)
- 介亭餞楊傑次公 ..... (三五七一)
- 葉教授和澣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遊 ..... (三五七三)
- 次韻林子中見寄 ..... (三五七八)
- 安州老人食蜜歌 ..... (三五八〇)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	(三五八三)
送張嘉州	.....	(三五八五)
絕句	.....	(三五八七)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	(三五八八)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	(三五九〇)
和公濟飲湖上	.....	(三五九二)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	(三五九三)
秋興三首	.....	(三五九六)
贈劉景文	.....	(三六〇〇)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	(三六〇一)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	(三六〇三)
問淵明	.....	(三六〇六)
偶於龍井辯才處得歛硯，甚奇，作小詩	.....	(三六〇八)
書辯才白雲堂壁	.....	(三六一〇)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	(三六一一)

寄題梅宣義園亭

..... (三六一三)

滕達道挽詞二首

..... (三六一五)

觀湖二首

..... (三六一〇)

醉題信夫方丈

..... (三六二三)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蒙仲遊七寶

.....

寺，題竹上

..... (三六二四)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

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

.....

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

..... (三六二五)

詩 今詩

..... (三六二五)

### 卷三三 古今體詩六十二首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 (三六三一)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 (三六四二)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 (三六四四)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

.....

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卧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垆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

歸其書唐氏

..... (三六四七)

送江公著知吉州

..... (三六四九)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 (三六五三)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 (三六五五)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 (三六六四)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 (三六六五)

次韻參寥詠雪

..... (三六六九)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 (三六七〇)

櫻筍并敘

..... (三六七七)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 (三六七九)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 (三六八二)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 (三六八五)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 (三六八七)

次前韻答馬忠玉

..... (三六八九)

三萼牡丹

..... (三六九一)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

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

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和林子中待制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留別蹇道士拱辰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破琴詩并敘

書《破琴詩》後并敘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雪溪乘興 四明狂客 西塞風雨

題王晉卿畫後

聽武道士彈賀若

感舊詩并敘

(三六九二)  
(三六九六)  
(三六九八)  
(三七〇〇)  
(三七〇二)  
(三七〇六)  
(三七一一)  
(三七一三)  
(三七一七)  
(三七一八)  
(三七二二)  
(三七二三)  
(三七二五)

## 卷三四 古今體詩六十八首

-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
- 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三七三一)
-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三七三五)
-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三七四〇)
- 復次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三七四二)
- 泛穎……………(三七四五)
- 六觀堂老人草書……………(三七四九)
- 次韻劉景文見寄……………(三七五三)
- 贈朱遜之并引……………(三七五五)
-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三七五八)
-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三七六二)
-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三七六四)
-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三七六七)
-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三七六九)

- 贈月長老 ..... (三七七二)
- 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作詩見寄 ..... (三七七七)
-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  
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 (三七八〇)
-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 (三七八四)
-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 ..... (三七八八)
-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 (三七九一)
-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 (三七九四)
- 明日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 (三七九六)
- 和趙景貺栽檜 ..... (三七九八)
-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 (三八〇〇)
-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 ..... (三八〇四)
- 聚星堂雪并引 ..... (三八〇七)
-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 ..... (三八一三)
- 喜劉景文至 ..... (三八一六)
-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 (三八一九)
-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 ..... (三八二二)

- 西湖戲作一絕 ..... (三八二三)
-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 (三八二五)
-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 (三八二九)
- 送歐陽季默赴闕 ..... (三八三二)
-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 (三八三六)
- 和劉景文見贈 ..... (三八四〇)
- 和劉景文雪 ..... (三八四二)
- 次前韻送劉景文 ..... (三八四三)
-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 ..... (三八四七)
-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 (三八四九)
-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 (三八五五)
-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 (三八五八)
-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 ..... (三八六二)
-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 (三八六五)
- 送王竦朝散赴闕 ..... (三八六七)
-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 (三八七〇)



- 閻立本《職貢圖》……………(三八七五)
- 次韻王滁州見寄……………(三八七八)
-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三八八三)
- 洞庭春色并引……………(三八八五)
-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次韻爲謝……………(三八八九)
- 次韻陳履常雪中……………(三八九四)
-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三八九六)
- 送路都曹并引……………(三九〇〇)
-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三九〇七)
-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三九〇九)
- 閱世堂詩贈任仲微……………(三九一一)
- 新渡寺送任仲微……………(三九一五)
-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三九一七)
-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三九二〇)
-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三九二三)
-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三九二六)

## 卷三五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遊塗山、荆山，記所見……………(三九二九)
- 次韻晁無咎學士相迎……………(三九三五)
- 淮上早發……………(三九四二)
- 次韻徐仲車……………(三九四四)
-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隄書事見寄……………(三九四五)
-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三九四八)
- 送張嘉父長官……………(三九五三)
-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三九五六)
- 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三九六二)
- 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三九六三)
-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三九六七)
- 雙石并敘……………(三九七一)
- 和陶飲酒二十首并敘……………(三九七四)

- 次韻范淳甫送秦少章 ..... (四〇一七)
- 聞林夫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 ..... (四〇二二)
-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 (四〇二四)
- 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 (四〇二九)
-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留余，夜歸，書小詩賀上 ..... (四〇三三)
- 石塔寺并引 ..... (四〇三四)
- 王文玉挽詞 ..... (四〇三七)
- 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 ..... (四〇三九)
- 送芝上人遊廬山 ..... (四〇四〇)
- 送程德林赴真州 ..... (四〇四二)
- 古別離送蘇伯固 ..... (四〇四六)
- 谷林堂 ..... (四〇四七)
-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 (四〇四九)
-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 (四〇五一)
- 次韻劉景文贈傅義秀才 ..... (四〇五三)
-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

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九日次定國韻……  
(四〇五六)  
(四〇五九)

## 卷三六 古今體詩六十五首

-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四〇六五)  
次韻定國見寄…… (四〇六八)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四〇七〇)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四〇七五)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並求純父數句…… (四〇八〇)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 (四〇八三)  
次韻錢穆父會飲…… (四〇八九)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四〇九三)  
郊祀慶成詩…… (四〇九七)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四一〇三)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見和仇池 玉津

園 藉田 ..... (四一〇五)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於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

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

僕不能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 (四一一三)

余舊在錢塘，同蘇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耶？

伯固有詩，因次韻 ..... (四一一六)

次韻蔣穎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凝祥池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 (四一一七)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

然以此詩先之 ..... (四一二一)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 (四一二八)

和叔盜畫馬 ..... (四一三〇)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

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

以為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

前韻 ..... (四一三二)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	……	(四一三七)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	(四一四一)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	(四一四三)
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	……	(四一四五)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二首	……	(四一五二)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	……	(四一五六)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	(四一五九)
戲答王都尉傳柑	……	(四一六三)
送蔣穎叔帥熙河并引	……	(四一六四)
再送二首	……	(四一六八)
次韻穎叔觀燈	……	(四一七一)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	(四一七三)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	(四一七五)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	(四一七七)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	(四一八一)
送范中濟經畧侍郎，分韻賦詩，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軾得	……	

「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四一八四）

晁說之《考牧圖》後……………（四一八九）

呂與叔學士挽詞……………（四一九三）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四一九六）

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寧極齋……………（四一九八）

王仲至侍郎見惠釋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

作詩……………（四二〇二）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四二〇六）

表弟程德孺生日……………（四二〇九）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

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四二一一）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四二一五）

贈王觀……………（四二一八）

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詞二首……………（四二二〇）

### 卷三七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四二二五）

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	(四二二八)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	(四二三一)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	(四二三三)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	.....	(四二三八)
再次韻曾仲錫荔支	.....	(四二四〇)
次韻滕大夫三首 雪浪石 同前 沉香石	.....	(四二四二)
石芝并引	.....	(四二五二)
鶴歎	.....	(四二五七)
劉醜厮詩	.....	(四二六〇)
題毛女真	.....	(四二六五)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	(四二六六)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	(四二七一)
紫團參寄王定國	.....	(四二七五)
寄韶合刷瓶與子由	.....	(四二七九)
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支	.....	(四二八一)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	(四二八三)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	.....	(四二八六)



-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 (四二八九)
-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 ..... (四二九一)
-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 (四二九六)
-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進 ..... (四二九九)
-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馱《鴛鴦竹石圖》 ..... (四三〇一)
- 次韻聰上人見寄 ..... (四三〇五)
-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 (四三〇八)
-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 (四三一〇)
-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 (四三一五)
-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 (四三一八)
- 臨城道中作并引 ..... (四三二一)
-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 ..... (四三二四)
- 黃河 ..... (四三二六)
-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 (四三二九)
- 過杞贈馬夢得 ..... (四三三三)
- 過高郵寄孫君孚 ..... (四三三五)
- 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

- 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四三三八）
-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四三四二）
- 贈清涼寺和長老……（四三四五）
-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四三四七）
- 慈湖夾阻風五首……（四三四九）

## 卷三八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 壺中九華詩并引……（四三五五）
- 過廬山下并引……（四三五九）
- 南康望湖亭……（四三六三）
- 江西一首……（四三六六）
- 秧馬歌并引……（四三六八）
-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四三七五）

- 鬱孤臺 ..... (四三七八)
- 廉泉 ..... (四三八一)
- 塵外亭 ..... (四三八四)
- 天竺寺并引 ..... (四三八七)
- 過大庾嶺 ..... (四三九一)
-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 (四三九三)
- 月華寺 ..... (四三九七)
- 南華寺 ..... (四四〇一)
- 碧落洞 ..... (四四〇五)
- 峽山寺 ..... (四四〇九)
- 清遠舟中寄耘老 ..... (四四一三)
-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 (四四一八)
- 廣州蒲澗寺 ..... (四四二〇)
- 贈蒲澗信長老 ..... (四四二三)
- 發廣州 ..... (四四二五)
- 浴日亭 ..... (四四二七)
-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 (四四三〇)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	(四四四〇)
寓居合江樓	.....	(四四四二)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巖所作，題詩於其下	.....	(四四四五)
試筆	.....	(四四四六)
朝雲詩并引	.....	(四四四九)
寄虎兒	.....	(四四五三)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	(四四五四)
再用前韻	.....	(四四五八)
新釀桂酒	.....	(四四六三)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	(四四六五)
無題	.....	(四四六七)
花落復次前韻	.....	(四四六九)
白水山佛跡巖	.....	(四四七二)
詠湯泉	.....	(四四八〇)
江郊并引	.....	(四四八三)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	(四四八五)

## 卷三九 古今體詩八十四首

寄鄧道士并引……………(四四八九)

上元夜……………(四四九二)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

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四四九六)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

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裾，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

之……………(四五〇〇)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四五〇二)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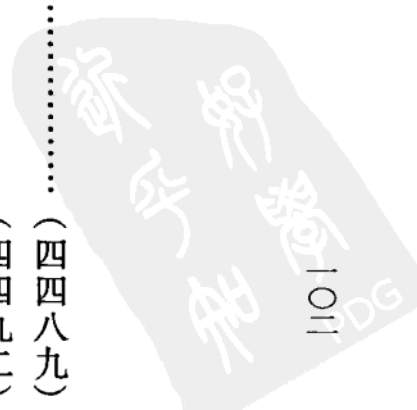
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予未嘗一

日忘湖山也……………(四五〇四)

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四五〇七)

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并引……………(四五〇九)

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四五二三)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四五二八）
再用前韻	（四五三二）
遊博羅香積寺并引	（四五三六）
戲和正輔一字韻	（四五四三）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	（四五四六）
江漲用過韻	（四五六〇）
贈王子直秀才	（四五六三）
連雨江漲二首	（四五六七）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四五七〇）
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四五七五）
真一酒并引	（四五七八）
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	（四五八〇）
荔支歎	（四五八五）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四五九三）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四五九五）
和陶貧士七首并引	（四五九八）
江月五首并引	（四六一〇）

-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四六一六)
- 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并引……………(四六二二)
- 和陶讀《山海經》并引……………(四六二六)
-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四六四六)
-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四六五二)
-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四六五七)
- 與正輔遊香積寺……………(四六六四)
- 答周循州……………(四六六六)
- 食檳榔……………(四六六八)
- 送惠州監押……………(四六七四)
-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四六七五)
-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四六七六)
-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四六七八)
- 小圃五詠 人參 地黄 枸杞 甘菊 薏苡……………(四六八三)
- 雨後行菜圃……………(四六九六)
- 殘臘獨出二首……………(四六九九)

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四七〇三)

## 卷四〇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 新年五首……………(四七〇七)
- 和陶詠二疏……………(四七一三)
- 和陶詠三良……………(四七一六)
- 和陶詠荆軻……………(四七二〇)
-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四七二五)
-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四七二六)
- 贈曇秀……………(四七三三)
- 和郭功甫韻送芝道人游隱靜……………(四七三六)
- 和陶移居二首并引……………(四七三七)
- 食荔支二首并引……………(四七四一)
- 寄高令……………(四七四五)
- 遷居并引……………(四七四六)
- 和陶桃花源并引……………(四七五〇)



-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 (四七五六)
- 兩橋詩并引 東新橋 西新橋 ..... (四七五八)
- 擷菜并引 ..... (四七六五)
- 悼朝雲并引 ..... (四七六七)
- 縱筆 ..... (四七七〇)
- 丙子重九二首 ..... (四七七二)
- 和陶乞食 ..... (四七七五)
- 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 (四七七七)
-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 (四七八〇)
- 和陶酬劉柴桑 ..... (四七八七)
- 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并引 ..... (四七八九)
-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 (四七九二)
- 贈陳守道 ..... (四七九三)
- 辨道歌 ..... (四七九七)
-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 (四八〇三)
-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 (四八〇四)
-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 (四八〇九)

和陶時運四首并引	.....	(四八一二)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	(四八一六)
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	.....	(四八一七)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	(四八一九)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	(四八二一)
和陶答龐參軍六首并引	.....	(四八二三)
種茶	.....	(四八三〇)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	(四八三二)

## 卷四一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	(四八三五)
和陶止酒并引	.....	(四八三九)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	(四八四一)
次前韻寄子由	.....	(四八四六)

- 過海得子由書 ..... (四八五〇)
- 儋耳山 ..... (四八五一)
- 和陶還舊居 ..... (四八五三)
- 夜夢并引 ..... (四八五六)
-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并引 ..... (四八五八)
- 和陶示周掾祖謝 ..... (四八六二)
- 糴米 ..... (四八六五)
- 和陶勸農六首并引 ..... (四八六六)
- 聞子由瘦 ..... (四八七四)
-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 (四八七七)
- 和陶赴假江陵夜行 ..... (四八七九)
- 和陶九日閑居并引 ..... (四八八一)
- 和陶擬古九首 ..... (四八八四)
- 和陶東方有一士 ..... (四九〇〇)
- 次韻子由三首 東亭 東樓 椰子冠 ..... (四九〇二)
- 和陶停雲四首并引 ..... (四九〇七)
- 和陶怨詩示龐鄧 ..... (四九一二)

和陶雜詩十一首	.....	(四九一四)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	(四九三一)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并引	.....	(四九三四)
和陶贈羊長史并引	.....	(四九三八)
入寺	.....	(四九四三)
獨覺	.....	(四九四五)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	(四九四六)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臥濯足	.....	(四九四八)

## 卷四二 古今體詩三十七首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	(四九五七)
次韻子由浴罷	.....	(四九五九)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	(四九六四)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	.....	(四九六七)
和陶形贈影	.....	(四九七一)

- 和陶影答形 ..... (四九七二)
- 和陶神釋 ..... (四九七四)
- 和陶使都經錢溪 ..... (四九七六)
-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 (四九七九)
- 去歲，與子野游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 (四九八三)
- 觀棋并引 ..... (四九八四)
- 和陶和劉柴桑 ..... (四九八八)
- 新居 ..... (四九九一)
-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 (四九九四)
- 宥老楮 ..... (四九九七)
- 和陶西田穫早稻并引 ..... (五〇〇一)
- 和陶下潁田舍穫 ..... (五〇〇四)
-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 (五〇〇六)
- 和陶戴主簿 ..... (五〇〇八)

和陶游斜川	.....	(五〇一一)
子由生日	.....	(五〇一四)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	.....	(五〇一六)
和陶與殷晉安別	.....	(五〇一八)
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	(五〇二一)
倦夜	.....	(五〇二五)
贈鄭清叟秀才	.....	(五〇二六)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	.....	(五〇二九)
和陶王撫軍座送客	.....	(五〇三四)
和陶答龐參軍	.....	(五〇三七)
縱筆三首	.....	(五〇四〇)
夜燒松明火	.....	(五〇四四)
貧家淨掃地	.....	(五〇四七)
過黎君郊居	.....	(五〇四九)

### 卷四三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 …… (五〇五一)

-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五〇五六）
- 追和戊寅歲上元……（五〇五九）
- 五色雀并引……（五〇六二）
-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五〇六五）
- 安期生并引……（五〇六八）
- 答海上翁……（五〇七三）
- 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五〇七四）
- 司命官楊道士息軒……（五〇七八）
- 贈李兕彥威秀才……（五〇八〇）
- 葛延之贈龜冠……（五〇八四）
-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五〇八六）
- 和陶始經曲阿……（五〇八八）
- 和陶歸去來兮辭并引……（五〇九二）
- 歸去來集字十首并引……（五〇九九）
- 真一酒歌并引……（五一一〇）
- 汲江煎茶……（五一一六）
- 別海南黎民表……（五一一九）

- 儋耳 ..... (五一二一)
- 余來儋耳，得吠狗，曰烏鬚，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  
 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 (五一二三)
-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 (五一二五)
- 洞酌亭并引 ..... (五一二七)
-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五一三〇)
-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 (五一三三)
- 雨夜宿淨行院 ..... (五一三六)
-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 (五一三七)
-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  
 詩四韻，僕和之云 ..... (五一三九)
- 歐陽晦夫惠琴枕 ..... (五一四二)
- 琴枕 ..... (五一四四)
-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岳，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  
 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 (五一四六)
-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 (五一四七)
- 留別廉守 ..... (五一五二)



瓶笙并引……………(五一五三)

## 卷四四 古今體詩三十五首

- 次韻王鬱林……………(五一五七)
-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五一五九)
-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遊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五一六二)
-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五一六五)
-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五一六七)
- 書韓幹二馬……………(五一六八)
-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五一七〇)
-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五一七三)
-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五一七五)
- 廣粹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五一七七)
-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粹蕭大夫……………(五一八〇)
- 跋王進叔所藏畫五首 徐熙杏花 趙昌四季〔芍藥 躑躅 寒菊 山茶〕……………(五一八四)
- 韋偃牧馬圖……………(五一九〇)

-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 (五一九四)
- 和黃秀才鑑空閣 ..... (五一九六)
- 題靈峯寺壁 ..... (五二〇〇)
- 何公橋 ..... (五二〇二)
- 次韻鄭介夫二首 ..... (五二〇六)
-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 (五二一一)
-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
- 今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 (五二一五)
- 追和沈遼贈南華詩 ..... (五二一八)
-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 (五二一九)
- 南華老師示四韻，事忙，姑以一偈答之 ..... (五二二一)
-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 (五二二三)
- 狄韶州煮蔓菁蘆菹羹 ..... (五二二八)
-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 (五二二九)
- 李伯時畫其弟亮工《舊隱宅圖》 ..... (五二三二)

## 卷四五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五二三五）
- 贈嶺上老人……………（五二三七）
- 贈嶺上梅……………（五二三九）
- 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五二三九）
- 過嶺二首……………（五二四一）
- 留題顯聖寺……………（五二四四）
-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俚人謂之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過之，戲留一絕……………（五二四六）
- 鬱孤臺……………（五二四八）
-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前韻……………（五二五一）
-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五二五三）
-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五二五五）
- 次韻陽行先……………（五二五七）

-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 (五二六〇)
-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 (五二六二)
-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 (五二六五)
-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 (五二六九)
-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 (五二七一)
-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 (五二七五)
-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 (五二七七)
-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 (五二七九)
-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  
韻賦一篇，示志舉 ..... (五二八三)
- 畫車二首 ..... (五二八八)
- 寄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 (五二九〇)
- 次韻江海叔二首 ..... (五二九二)
- 次韻江海叔兼呈器之 ..... (五二九四)
-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 (五二九七)
- 絕句 ..... (五二九九)
-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作此詩 ..... (五三〇〇)

-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五三〇二）
- 戲贈虔州慈雲寺鑑老……（五三〇三）
-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五三〇六）
-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五三〇八）
- 贈詩僧道通……（五三一〇）
-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五三一二）
-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五三一五）
- 夢中絕句……（五三一九）
-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五三二〇）
- 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五三二三）
-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五三二五）
-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五三二六）
- 戲贈孫公素……（五三二八）
-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五三二九）
- 夢中作寄朱行中……（五三三〇）
- 答徑山琳長老……（五三三三）

## 卷四六 帖子詞口號六十五首

- 春帖子詞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 (五三三七)
- 端午帖子詞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 (五三六五)
-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三九〇)
-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三九七)
-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四〇二)
-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四〇七)
-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四一二)
-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 (五四一六)
- 齋日致語口號 …… (五四二一)
-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 (五四二六)
-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 (五四三〇)
- 黃樓致語口號 …… (五四三三)
- 王氏生日致語口號 …… (五四三六)

卷四七 補編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五四四二)
- 送別……………(五四四四)
- 夢雪……………(五四四六)
- 戲贈田辨之琴姬……………(五四四七)
-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五四四八)
- 寒食夜……………(五四五一)
- 陸蓮菴……………(五四五二)
- 書寄韻……………(五四五三)
-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五四五四)
- 絕句二首……………(五四五五)
- 春夜……………(五四五六)
- 醉睡者……………(五四五八)
-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五四五九)



-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五四六一)
- 題李景元畫……………(五四六二)
- 又答龜帳……………(五四六四)
- 壽陽岸下……………(五四六五)
- 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五四六六)
-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五四六七)
- 失題……………(五四七二)
- 和張均題峽山……………(五四七四)
- 謝張太原送蒲桃……………(五四七五)
- 讀《晉史》……………(五四七六)
- 讀《王衍傳》……………(五四七七)
- 讀後魏《賀狄干傳》……………(五四七八)
- 送司勳子才丈赴梓州……………(五四七九)
- 送宋君用遊輦下……………(五四八五)
- 詠怪石……………(五四九〇)
- 題西湖樓……………(五四九四)
- 題雙竹堂壁……………(五四九五)



- 風水洞聞二禽 ..... (五四九六)
- 法惠小飲以詩索周開祖所作 ..... (五四九七)
- 次韻陳時發太博雙竹 ..... (五四九八)
- 周夫人挽詞 ..... (五四九九)
- 天聖二僧皆蜀人，不見，留二絕 ..... (五五〇〇)
- 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 ..... (五五〇二)
- 和吳少卿絕句 ..... (五五〇三)
- 題沈氏天隱樓 ..... (五五〇四)
- 和人登海表亭 ..... (五五〇五)
- 會雙竹席上，奉答開祖長官 ..... (五五〇六)
- 次韻答開祖 ..... (五五〇七)
- 北山廣智大師，回自都下，過期而歸，時率開祖、無悔同訪之，因留淥淨  
堂竹鶴二絕 ..... (五五〇八)
- 欲往湖州見孫莘老，別公輔、希元、彥遠、醇之、穆仲 ..... (五五〇九)
- 富陽道中 ..... (五五一〇)
- 贈青灘將謝承制 ..... (五五一一)
- 過灘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云：「綽約新嬌生眼底，逡巡舊事上眉尖。」

春來試問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五五二三）

## 卷四八 補編古今體詩八十五首

- 黃州春日雜書四絕 ……………（五五一五）  
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 ……………（五五一八）  
和人雪晴書事 ……………（五五一九）  
奉酬仲閔食新麪湯餅，仍聞糴麥甚盛，因以戲之 ……………（五五二〇）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 ……………（五五二一）  
送酒與崔誠老 ……………（五五二二）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淒然。郭生  
言吾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 ……（五五二三）  
戲作切語竹詩 ……………（五五二四）  
山行見月四言 ……………（五五二六）  
憶黃州梅花五絕 ……………（五五二七）  
訪散老不遇 ……………（五五三〇）  
和王定國 ……………（五五三一）

- 試院觀伯時畫馬絕句 ..... (五五三二)
- 出局偶書 ..... (五五三三)
- 覓俞俊筆 ..... (五五三四)
- 琴枕 ..... (五五三四)
- 書李宗晟《水簾圖》 ..... (五五三五)
- 書《龍馬圖》 ..... (五五三六)
- 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祇言道在西方妙。還  
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向西笑。」東坡居士代答云 ..... (五五三七)
- 燈花一首贈王十六 ..... (五五三八)
-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  
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以記異夢矣，復說偈云 ..... (五五三八)
- 和芝上人竹軒 ..... (五五三九)
- 戲贈秀老 ..... (五五四〇)
- 和晁美叔老兄 ..... (五五四一)
- 待旦 ..... (五五四二)
- 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喫蕈饅頭 ..... (五五四四)
- 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 ..... (五五四五)

- 北歸度嶺寄子由 ..... (五五四六)
-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  
 圯殆盡，眉山蘇軾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 (五五四七)
- 豐年有高廩詩 ..... (五五四九)
- 萬菊軒 ..... (五五五〇)
- 韓幹馬 ..... (五五五一)
- 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 ..... (五五五二)
- 夢中賦裙帶 ..... (五五五三)
- 王定國自彭城往南都，時子由在宋幕，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句  
 與之 ..... (五五五四)
- 贈黃州官妓 ..... (五五五五)
- 六言樂語 ..... (五五五六)
- 題領巾絕句 ..... (五五五七)
- 書裙帶絕句 ..... (五五五八)
- 端硯詩 ..... (五五五九)
- 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爲守，有四侍人，姓爲孫、姜、閻、齊，適張夫人  
 攜其一往壻家，既暮復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因書絕句云 ..... (五五六三)

- 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 (五五六四)  
詠檳榔 ..... (五五六六)  
醉中題鮫綃詩 ..... (五五六七)  
無題 ..... (五五六九)  
雅安人日次舊韻二首 ..... (五五七〇)  
和代器之 ..... (五五七二)  
自題金山畫像 ..... (五五七三)  
《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 ..... (五五七四)  
黃泥坂詞 ..... (五五七六)  
清溪詞 ..... (五五七九)  
上清詞 ..... (五五八一)  
醉翁操并引 ..... (五五八五)  
次韻借觀《睢陽五老圖》 ..... (五五八八)  
題金山寺回文體 ..... (五五九〇)  
水月寺 ..... (五五九一)  
半月泉附題名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固同遊，元祐六年  
三月十一日 ..... (五五九二)

自題臨文與可畫竹	.....	(五五九三)	
瑞金東明觀	.....	(五五九四)	
題清淮樓	.....	(五五九五)	
戲答佛印	.....	(五五九六)	
來鶴亭	.....	(五五九七)	
龍山補亡并引	.....	(五五九八)	
牡丹	.....	(五六〇二)	
西湖壽星院明遠堂	.....	(五六〇三)	
牡丹和韻	.....	(五六〇四)	
慈雲四景	甘露泉 白雲居 娑羅樹 鸚鵡院	.....	(五六〇五)
過金山寺一首	.....	(五六〇七)	
戲答佛印偈	.....	(五六〇八)	
過都昌	.....	(五六〇九)	
無題七絕一首	.....	(五六一〇)	

## 卷四九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九十六首

吳江岸	.....	(五六一四)
-----	-------	--------

- 書堂嶼 ..... (五六一五)
- 謝曹子方惠新茶 ..... (五六一七)
- 秋晚客興 ..... (五六一九)
- 龐公 ..... (五六二〇)
- 戲書 ..... (五六二二)
-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 (五六二三)
-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 (五六二六)
- 散郎亭 ..... (五六二七)
- 柏家渡 ..... (五六二八)
-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 (五六二九)
- 過嶺寄子由 ..... (五六三一)
- 顏闔 ..... (五六三二)
- 和寄天選長官 ..... (五六三四)
-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 (五六三七)
- 題王維畫 ..... (五六三八)
- 題女唱驛 ..... (五六四〇)
- 鼠須筆 ..... (五六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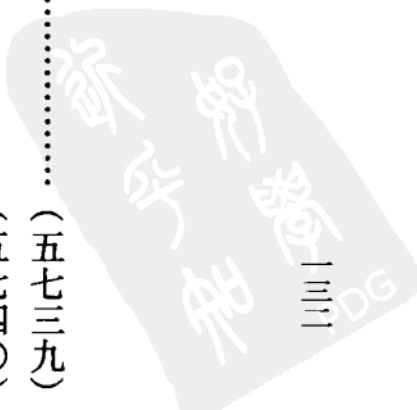
暮歸	.....	(五六四四)
沿流館中得二絕句	.....	(五六四五)
虎跑泉	.....	(五六四八)
山坡陀行	.....	(五六四九)
贈姜唐佐	.....	(五六五一)
遊何山	.....	(五六五三)
寶墨亭	.....	(五六五四)
雙井白龍	.....	(五六五五)
西湖絕句	.....	(五六五七)
失題三首	.....	(五六五七)
劉顓宮苑，退老於廬山石碑庵。顓，陝西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伎	.....	(五六五九)
蓮	.....	(五六六二)
失題二首	.....	(五六六三)
雪詩八首	.....	(五六六四)
失題二首	.....	(五六六七)
登廬山	.....	(五六六八)
送馮判官之昌國	.....	(五六六九)



- 老翁井 ..... (五六七一)  
送蜀僧去塵 ..... (五六七三)  
和人回文五首 ..... (五六七四)  
送淡公二首 ..... (五六七七)  
黃州 ..... (五六八一)  
古風 ..... (五六八二)  
無題 ..... (五六八四)  
古意 ..... (五六八六)  
雷州八首 ..... (五六八八)  
申王畫馬圖 ..... (五六九五)  
老人行 ..... (五六九九)  
又贈老謙 ..... (五七〇一)  
送公爲游淮南 ..... (五七〇二)  
池上二首 ..... (五七〇四)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 (五七〇六)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 (五七〇八)  
再過泗上二首 ..... (五七一〇)

卷五〇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 (五七三九)
-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 (五七四〇)
- 答晁以道索書 ..... (五七四二)
-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 (五七四三)
-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爲齊書此 ..... (五七四四)
- 答子勉三首 ..... (五七四五)
-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噓 ..... (五七五〇)
-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觀 ..... (五七五一)
- 東園 ..... (五七五二)
- 藏春塢 ..... (五七五三)
- 次韻參寥寄少游 ..... (五七五四)
- 贈仲勉子文 ..... (五七五五)
- 講武臺南有感 ..... (五七五六)
-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 (五七五八)



驪山	.....	(五七一)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	(五七一五)
滄州亭懷古	.....	(五七二六)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	(五七二七)
贈山谷子	.....	(五七二九)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	(五七二〇)
題盧鴻一《學士堂圖》	.....	(五七二三)
李白謫仙詩	.....	(五七二五)
飲酒四首	.....	(五七二六)
遊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	(五七三〇)
轆轤歌	.....	(五七三二)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	(五七三四)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	.....	(五七三六)

- 題懷素草帖 ..... (五七五九)
-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年，在惠州，追錄之以  
付過，二首 ..... (五七六〇)
-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 (五七六四)
- 送柳宜歸 ..... (五七六六)
- 謝都事惠米 ..... (五七六七)
- 絕句三首 ..... (五七六八)
- 睡起 ..... (五七七〇)
- 秋思寄子由 ..... (五七七一)
- 侯灘 ..... (五七七二)
- 火星巖 ..... (五七七三)
- 謝惠猫兒頭筍 ..... (五七七四)
- 題淨因壁 ..... (五七七五)
- 題淨因院 ..... (五七七六)
- 同景文詠蓮塘 ..... (五七七七)
- 竹枝詞 ..... (五七七八)
- 寄歐陽叔弼 ..... (五七七九)

和黃龍清老三首	.....	(五七八〇)
過土山寨	.....	(五七八三)
跋姜君弼課冊	.....	(五七八四)
惠崇蘆雁	.....	(五七八六)
和陶擬古九首	.....	(五七八七)
次晁無咎韻閻子常攜琴入村	.....	(五七九一)

### 蘇軾詩集校注附編

佚句	.....	(五七九三)
佚詩	.....	(五八〇五)
秋日寄友人	.....	(五八〇六)
雷巖詩	.....	(五八〇七)
治易洞	.....	(五八〇七)
次韻錢穆父還張天覺行縣詩卷	.....	(五八〇八)
甘蔗	.....	(五八〇九)
謝人送墨	.....	(五八〇九)

送竹香爐	.....	(五八一〇)
山村二首	.....	(五八一〇)
送玉面狸	.....	(五八一〇)
獻壽戲作	.....	(五八一〇)
舒嘯亭	.....	(五八一〇)
題陳公園	.....	(五八一三)
雨中邀李范庵過天竺寺作	.....	(五八一四)
安老亭詩	.....	(五八一五)
寄崔閑	.....	(五八一五)

### 蘇軾詩集校注附錄

序跋	.....	(五八一七)
趙夔序	.....	(五八一七)
王十朋序	.....	(五八一七)
陸游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	(五八一〇)
鄭羽 補刊施註本跋	.....	(五八一〇)

宋肇 施註蘇詩序	.....	(五八二一)
邵長蘅 題舊本施註蘇詩	.....	(五八二三)
查慎行 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	.....	(五八二四)
馮應榴 蘇文忠詩合註自序	.....	(五八二六)
紀昀 蘇文忠公詩集序	.....	(五八二七)
王文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自序	.....	(五八二七)
阮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序	.....	(五八三〇)

# 蘇軾詩集校注卷一

## 古今體詩四十二首

郭

綸

〔一〕綸本河西弓箭手〔二〕，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三〕，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四〕。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五〕。路人但覺驄馬瘦〔六〕，不知鐵槩大如椽〔七〕。因言西方久不戰〔八〕，截髮願作萬騎先〔九〕。我當憑軾與寓目〔一〇〕，看君飛矢集蠻貊〔一一〕。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十月蘇軾與其父洵、弟轍南行赴京，途經嘉州（今四川樂山市）時作。郭綸：河西人，在同西夏定川寨之戰及平定嶺南儂智高之亂中屢戰有功。然有功不賞，流落蜀中。其生平事迹，詳見附錄蘇轍同題詩。

〔二〕河西：《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漢武帝「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一郡，謂之河西五郡。」唐景雲初置河西節度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轄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弓箭手：宋鄉兵之一。《宋史·兵志》：「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士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砦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

〔三〕黎州：宋屬成都府路（見《宋史·地理志五》），州治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都監：官名。《宋史·職官志七》：「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資淺者為監押。」

〔四〕權：代理、攝守。監稅：官名。監管稅務徵收之事。《宋史·職官志七》：「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其征榷場務歲有定額，歲終課其額之登耗以為舉刺。」

〔五〕津亭：渡口之亭。唐項斯《杭州江亭留題登眺》：「樹間津亭密，城連塢寺遙。」

〔六〕但：祇，僅僅。驄馬：青白色馬，亦泛指馬。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輒書長句》：「將軍獨乘鐵驄馬。」

〔七〕鐵槊：鐵製長矛。蘇轍同題詩亦稱郭綸「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椽：屋上支瓦木條。《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大如椽，謂郭綸鐵槊長大。

〔八〕西方久不戰：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夏主元昊乞和，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宋王朝許和，西部烽火遂暫停。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二。

〔九〕截髮：斷髮以示決心。《晉書·陶侃傳》：「王貢復挑戰，……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騎：一人一馬之合稱。司馬相如《子虛賦》：「選徒萬騎。」

〔一〇〕憑軾與寓目：憑倚車上橫木觀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次於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案子玉之名）與寓目焉。』」

〔一一〕飛矢集蠻氍：矢：箭。《易·繫辭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文選》潘岳《馬汧督誄》：「飛矢雨集。」王文誥注：「謂矢集氍廬之上也。」《集》，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作「射」。

## 集評

紀昀：首二句寫出英雄失路之概。○頗作意態而不免淺弱，病在五句接落少力，而五句

之少力則病在「因言」二字之板滯也。（紀昀評本《蘇文忠公詩》卷一。以下簡稱《紀評蘇詩》）

翁方綱：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得之。（《七言詩三昧舉隅》）

王文誥：編南行詩以《郭綸》爲首，用子由詩之次序也。其詩詳序綸事，故論者以爲佳，予獨不然。子由詩是序事體，雖佳易辦，彼中無路數也。公詩寥寥數語，欲於其潦倒中見長，故難。此是大家作法，卻不是大家詩，以氣體未成故也。然其所以成之之故，即基於此。學者當由是以求其詩之進步，則思過半矣。（《蘇海識餘》卷一）

## 附錄

蘇轍《郭綸》：郭綸本蕃種，騎鬪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戰勝士氣振，赴敵如旋風。蚩蚩氈裘將，不信勇且忠。遙語相勸誘，一矢摧厥胸。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八尺軀，脫命萬死中。忽聞南蠻叛，羽檄行忽忽。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莽不見，人據爲築墉。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日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

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賚。已矣誰復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聞此爲斂容。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羣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樂城集》卷一）

### 初發嘉州〔二〕

朝發鼓闐闐〔三〕，西風獵畫旂〔三〕。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細不見〔四〕，蠻江清可憐〔五〕。奔騰過佛脚〔六〕，曠蕩造平川〔七〕。野市有禪客〔八〕，釣臺尋暮煙〔九〕。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是日，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十月蘇軾與其父洵、弟轍南行赴京，此詩乃由嘉州出發時作。

嘉州：即今四川樂山市。

〔二〕朝發：屈原《九章》：「朝發枉渚兮。」查注、馮應榴注：「朝」一作「初」。闐

闐：象聲詞，擊鼓之聲。《詩·小雅·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鄭玄箋：「振旅伐鼓，闐闐然。」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可見唐宋皆有打鼓發船之俗。

〔三〕獵畫旂：獵：卷拂。宋玉《風賦》：「獵蕙草。」畫旂，彩旗；旂，曲柄旗，此泛指

旗。獵畫旃，言風卷動彩旗。

〔四〕錦水：即錦江，又名濯錦江，岷江分支之一，自四川邛縣西岷江分出，至成都南與岷江會合。《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益州》：「濯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錦，錦彩鮮潤於他水，故曰濯錦江。」此處指三江匯合以前之岷江。

〔五〕蠻江：即青衣江，源出四川寶興縣北，流經洪雅、夾江，在樂山匯大渡河入岷江。《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青衣水濯衣即青。」故名。以其來自徼外，故曰蠻江。可愛：可愛。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可憐」作「更鮮」。案「可憐」義勝。

〔六〕佛：指嘉州凌雲山石刻大佛。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四六《嘉定府》：「大像閣，在凌雲寺。唐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濱，鑿石爲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

〔七〕曠蕩：空闊無邊狀。馬融《廣成賦》：「恢胎曠蕩。」造：到。

〔八〕禪客：即僧人，此指「鄉僧宗一」。宗一，不詳。

〔九〕釣臺：即釣魚臺。《嘉定府志》卷五《古迹》：「釣魚臺，凌雲山後石堂溪畔。……蘇軾初發嘉州曾期鄉僧宗一會別於釣魚臺下。」

### 集評

紀昀：氣韻灑脫，格律謹嚴，此少年未縱筆時。○【「錦水」二句】出句五仄，則對句

第三字必平，唐人定格。○【「野寺」四句】接得挺拔，仿佛孟公「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二句筆意。（《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洵《初發嘉州》：家託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國十年還。烏牛山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間。（宋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集》卷一）

蘇轍《初發嘉州》：放舟沫江濱，往意念荆楚。擊鼓樹兩旗，勢如遠征戍。紛紛上船人，櫂急不容語。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巉巖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脚見江澗。舟人盡斂容，競欲揖其拇。俄頃已不見，烏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陰，壁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箋注。區區辨虫魚，《爾雅》細分縷。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覽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櫂。至楚不復留，上馬千里去。誰能居深山，永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顧。（《樂城集》卷一）

### 韃爲王氏書樓「二」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三」。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三」。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氤「四」。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嘒嘒巖花春「五」。

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六〕，區區何者爲三墳〔七〕。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八〕。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犍爲：縣名。宋屬嘉州，今屬四川。王氏書樓：《嘉定府志》卷五《古迹》：「王氏書樓，（犍爲）縣南，甚高爽，下臨長江，王氏藏書萬卷於此。東坡於嘉祐中與子由侍老泉舟行適楚過之，有詩。」王氏：指王齊萬家。齊萬字子辯，後寓居武昌。其兄齊愈，字文甫。蘇軾在黃州作《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詩，亦言及書樓：「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柿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
- 〔二〕突兀：高聳特出貌。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又《大雲寺贊公房》詩：「夜深殿突兀。」
- 〔三〕磊落：錯雜貌。《後漢書·蔡邕傳》：「連衡者六印磊落。」
- 〔四〕綺窗：雕畫精美的窗戶。左思《蜀都賦》：「列綺窗而瞰江。」畫閣：有彩繪的樓閣。庾肩吾《詠舞曲應令詩》：「歌聲臨畫閣。」青氛氳：氛氳，盛貌。青氛氳狀書樓四圍林木青翠蔚蔚。白居易《朱陳村》：「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
- 〔五〕嚶夏：象聲詞，此指鳥鳴聲。《詩·鄭風·風雨》：「鷄鳴嚶嚶。」又軾《後赤壁賦》：

「適有孤鶴……戛然長鳴。」

〔六〕先登：率先攻上城。級：首級，人頭。《史記·樊噲傳》：「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李賢注：「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七〕三墳：傳說之古書。《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書名。」僞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八〕葛巾羽扇：《太平御覽》卷七〇二引晉裴啓《語林》：「諸葛武侯與宣王（案即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軍隊之通稱。《荀子·賦》：「城郭以固，三軍以強。」

### 集評

紀昀：亦頗淺弱，此時氣格尚未成就也。（《紀評蘇詩》卷一）

###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二〕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峯，晃蕩射峭壁〔三〕。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四〕。行人挹孤光〔四〕，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



〔五〕，高隱鍊精魄〔六〕。誰能從之游，路有豺虎跡。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宜賓：宋梓州路戎州所屬四縣之一（見《宋史·地理志五》），今屬四川。「夷中」，查注、馮應榴注本作「夷牢」。查慎行云：「《方輿勝覽》云：『夷牢山在敘州宣化縣南，夷人祭社於此，飲酒歡樂。夷語以樂爲牢，故名。』」蘇有《過宜賓見夷牢亂山》詩云云。向來諸刻本俱作「夷中」，今據此改定，以正傳刻之訛。」今案，既然《東坡集》諸刻本俱作「夷中」，蘇轍手定之《樂城集》同題詩，各本亦作「夷中」，故不當輕改。王文誥《蘇詩總案》卷一：「凡人涉歷所經，每遇群山複沓，不可指而名者，始謂之亂山。苟有一名可指，雖十峯五嶂即曰某山，不更以亂山目之。……如公已知其名，題當云『見夷牢山』，必無此『亂』字也。」王說是。

〔二〕晃蕩：閃爍不定貌。《樂府詩集》卷四四《冬歌十七首》：「晃蕩無四壁。」

〔三〕歷歷：分明貌。崔顥《黃鶴樓》：「晴川歷歷漢陽樹。」

〔四〕挹：酌。此爲仰取、迎照之意。杜甫《十六夜玩月》詩：「舊挹金波爽。」孤光：日光。沈約《詠湖中雁詩》：「單汎逐孤光。」杜甫《桔柏渡》：「孤光隱顧盼，游子悵寂寥。」句謂行人迎日光前行。

〔五〕避世士：隱士。《論語·微子》：「且而與其從辟（案同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六〕煉精魄：道家術語，謂修煉精神。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第十七：「崑山採瓊蕊，可以鍊精魄。」

### 集評

汪師韓：孤冷戍削，具緇幽鑿險之能。（《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清而未厚，峭而未堅。火候未足時，雖東坡天才，不能強造也。○起六句寫景自好。○收入俗徑。○「穠秀」句不成句法。（《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轍《過宜賓見夷中亂山》：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闊山盡平，連峯遠非漢。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暖。峯巒苦崖石，草木條幹短。遙想彼居人，狀類麕鹿竄。何時遂平定，戍卒從此返？（《樂城集》卷一）

夜泊牛口〔二〕

日落江霧生〔二〕，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飧〔四〕，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呶呶〔五〕，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六〕。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七〕。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牛口：查慎行云：「以地度之，牛口當在敘

州府（案北宋時稱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市）真溪驛北。」（《初白菴詩評》卷中）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卷一引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牛口水驛，在敘州府西北六十里。」

〔二〕「江霧」，底本原作「紅霧」，類甲、類丙、七集、外集、查注、馮應榴注本均作「江霧」，「紅」當是「江」之訛，今據改。

〔三〕「居民」，底本校：類本、外集作「民居」。案，當以「居民」爲是。

〔四〕飧：晚餐，熟食。宋戴侗《六書故·工事四》：「飧，夕食也。古者夕則餽朝膳之餘，故熟食曰飧。」「飧」，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作「飧」。

〔五〕咿嚶：語聲。韓愈《遠游聯句》：「巴語相咿嚶。」

〔六〕句謂此地人對其蠻荒生活興味盎然，不以爲陋。「不自」，底本校：類甲、類乙作「不自」。案，當以「不自」爲是。

〔七〕「今予」二句：「予」，馮應榴注：「一作子。」案作「子」意不可通，當作「予」。汲汲：急切貌。《漢書·揚雄傳》：「不汲汲於富貴。」

## 集評

汪師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於此悟出艱難中骨力。孰謂陋室荒村不可以學道？（《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喜且售」三字湊。「安識」句率。「樂且久」三字趁韻。○後半全是俗徑。凡游眺山水之詩，此意搖筆便來，切宜避之。○「甘與麋鹿友」此處可住。（《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轍《夜泊牛口》：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疏樹。見我各無言，

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飢卧冷徹曙。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祇應長凍飢，寒暑不能苦。（《樂城集》卷一）

### 牛口見月〔二〕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二〕，飛露灑我裳〔三〕。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四〕。幽懷耿不寐〔五〕，四顧獨徬徨。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霧〔六〕。蔡河中夜決〔七〕，橫浸國南方〔八〕。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楫郎〔九〕。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一〇〕。龍津觀夜市〔一一〕，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疏星弄寒芒〔一二〕。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牛口，見前詩注〔一〕。

〔二〕周覽：環視四周。司馬相如《長門賦》：「下蘭臺而周覽兮。」

〔三〕「飛露」，外集「飛」作「霏」。曹丕《雜詩》：「白露沾我裳。」

〔四〕「山川」二句：蕭衍《臨高臺》：「山河同一色。」浩：廣大貌。涉：到，經歷。

陶潛《歸去來兮辭》：「園日涉以成趣。」大荒：曠野。《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城上高樓接大荒。」

〔五〕《詩·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六〕「忽憶」二句：丙申年：嘉祐元年（一〇五六）。是年蘇洵携二子入京應試。蘇洵《上韓樞密書》云：「比來京師，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鑿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二，嘉祐元年六月庚午：「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棧渡人。」詩中所寫「京邑大雨」即指此。京邑：指北宋京城開封（今屬河南）。霧：大雨貌。

〔七〕蔡河：《宋史·河渠志四》：「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溲水以通舟。」中夜：半夜。《尚書·罔命》：「中夜以興。」決：堤防崩潰。《史記·河渠書》：「孝文時，河決酸棗。」

〔八〕國：都城。《國語·周語中》：「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注：「國，城邑也。」此指開封。

〔九〕棧：用以渡水之竹木排。《論語·公冶長》：「乘桴浮於海。」何晏《集解》：「馬融曰：桴，編竹木，大曰棧，小曰桴。」

〔一〇〕九陌：京城大路。賂賓王《帝京篇》：「三條九陌麗城隈。」汪洋：水無邊際貌。

《楚辭》漢王褒《九懷·蓄英》：「臨淵兮汪洋。」

〔一一〕龍津：龍津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一《河道》：「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河上有橋十一。自陳州門裏曰觀橋……次曰龍津橋。」下自注云：「正對內前。」夜市：即州橋夜市。同上書卷六《州橋夜市》：「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直至三更。」

〔一二〕弄寒芒：閃射寒光。《晏子春秋》卷一：「變星有芒。」

### 集評

譚元春：氣格渾蒼，無咿嚶之病。且無故思及丙申河決事，便遠。（明刻《東坡詩選》卷

一一）

紀昀：起八句極佳，以下殊乏鎔鍊。○【「京邑」句】「霧」字懸脚。（《紀評蘇詩》卷

二）

## 戎州〔二〕

亂山圍古郡〔二〕，市易帶羣蠻〔三〕。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四〕。往時邊有

警「五」，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六」，年來亦款關「七」。頗能貪漢布「八」，但未脫金環「九」。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一〇」。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市附近。

「二」古郡：《太平寰宇記》卷七九《戎州》：「梁大同六年於此置六同郡，以六合所同爲郡之名。尋又置戎州，以鎮撫戎夷也。隋初郡廢而州存。」唐「天寶元年，改爲南溪郡，依舊都督羈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縣，並荒梗無戶口。乾元元年復爲戎州。」

「三」市易：買賣交易。《新五代史·馮暉傳》：「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帶群蠻：《太平寰宇記》卷七九《戎州》：「其土有四族：黎、蒯、虞、牟。夷夏雜居，風俗各異。其蠻獠之類，不識文字，不知禮教，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脚，鑿齒穿耳，衣緋布、羊皮、莎草。」

「四」漏：古代計時器。《說文》：「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引申爲時間，在晝謂之晝漏，入夜謂之夜漏。韋應物《驪山行》：「離宮積翠夜漏長。」閑：安閑清寂之意。嵇康《贈秀才人軍詩》：「閑夜肅清。」

「五」警：烽警。《宋史·蠻夷傳四》：「大中祥符元年，瀘州言江安縣夷人殺傷內屬戶，害巡檢任賽。既不自安，遂爲亂。」此後一段時間，戰爭幾未間斷。



〔六〕頃：近來。從化：順從歸化。《漢書·匡衡傳》：「百姓從化。」皇祐元年（一〇四九）知益州田況平定涪井監夷人之亂後，烽火暫停。《宋史·蠻夷傳四》云：「皇祐元年二月，夷衆萬餘人復圍涪井監，水陸不通者甚久。……詔知益州田況發旁郡士卒，命梓夔路兵馬鈐轄宋定往援之。於是兩路合官軍泊白芳子弟幾二萬人與戰，兵死者甚衆，饑死又千餘人，數月然後平。」

〔七〕款關：叩關通好。《史記·商君傳》：「款關請見。」裴駟《集解》引韋昭曰：「款，叩也。」

〔八〕布：馮景注引《漢書·食貨志第四下》解爲錢幣：「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原布、幼布、……是爲布貨十品。」顏師古注：「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佈流行也。」案，此處「漢布」與下句「金鑲」對舉，上句言「群蠻」酷喜漢人布帛，下句言「群蠻」仍戴其特有耳飾。蘇轍同題詩云：「漢虜更成市，羅紈靳不還。」軾詩之「漢布」即轍詩之「羅紈」，故此處之「布」當指布帛，非錢幣。

〔九〕金鑲：耳飾。《南史·夷貊傳上》：「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王及貴臣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鑲貫耳。」蘇轍同題詩亦云：「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鑲。」

〔一〇〕玉顏：紀昀曰：「對獠人之獐陋言之，故曰玉顏。」（《紀評蘇詩》卷一）馮應榴曰：「玉顏似指文秀之義。言昔之爲邊警者，今亦知向化。可見強弱不必爭，小民無不可革俗尚文也。」（《蘇文忠詩合注》卷一）

## 集評

紀昀：順筆寫出，有揮洒自如之意。○【「玉顏」】二字究是強押。（《紀評蘇詩》卷一）  
趙克宜：排律一氣流轉，頗爲可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附錄

蘇轍《戎州》：江水通三峽，州城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靜禁軍閑。漢虜更成市，羅紉靳不還。投甌揀精密，換馬瘦孱顏。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環。夷聲不可會，爭利苦間關。（《樂城集》卷一）

## 舟中聽大人彈琴〔二〕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三〕。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珮聲琅璫〔三〕。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四〕。千年寥落獨琴在〔五〕，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六〕。無情枯木今尚爾〔七〕，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

王》「八」。

校注

「二」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大人：對長輩之敬稱。《史記·高祖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此指蘇洵。

「二」「彈琴」二句：江浦：江邊。夜漏水：古以銅壺滴漏記時，夜漏則言夜間時刻。

永，長。韋應物《驪山行》：「離宮積翠夜漏長。」斂衽：整衣以示敬意。衽，衣襟。《戰國策·楚策一》：「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獨激昂：紀昀曰：「三字不似聽琴，且與下文不貫。」（《紀評蘇詩》卷一）王文誥譏云：「此不懂琴者之言也。古之琴聲，酒後耳熱歌呼嗚嗚者，此即激昂也。今之秦腔北調，皆其遺意。」（《蘇軾詩集》卷一）案，「獨激昂」三字非狀蘇洵之琴聲，乃寫由琴聲引起的內心情感，謂己感觸良深，內心激昂而不能平。此三字總挈全詩，為一篇關鍵。

「三」「風松」二句：杜甫《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風松肅泠泠。」又，古琴曲有《風入松》。《樂府詩集》卷六〇《琴曲歌辭》載《風入松歌》，注引《琴集》云：「《風入松》，晉嵇康作也。」白居易《和微之〈順之琴者〉》詩：「清泠石泉引，澹澹風松曲。」瀑布：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小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



處，正對一屋柱，……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玉珮：琴曲有《清風搖玉珮》，宋僧居月《琴曲譜錄》載此曲，標爲下古琴弄名。琅璫：金屬或玉器相碰擊聲，此形容琴聲清圓悅耳。

〔四〕「自從」二句：鄭衛，指先秦鄭衛兩國之樂，儒家視爲淫靡之樂。《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雅樂：用於郊廟朝會之正樂，儒家以爲中正和平、典雅純正。《論語·陽貨》：「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蘇軾《延和殿奏新樂賦》亦云：「自昔鐘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古器：指古代樂器。「殘缺」，外集作「殘破」。案，「殘破」不妥。

〔五〕「千年」，底本原作「千家」，據類丙、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改。寥落：寂寞冷落。句謂千年以來，古樂器多殘缺寥落，唯琴樂累代不絕。《舊唐書·音樂志》：周、隋以來，「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瑟調」。宋何遠《春渚紀聞》卷八：「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亦近此意。

〔六〕「微音」二句：微音：琴聲細弱。淡弄：輕彈，琴聲平薄而不醇厚。浮脆：浮薄枯燥。陸昞蒙《襲美先輩以昞蒙所獻五百言……再抒鄙懷用伸酬謝》：「哀音但浮脆，豈望分雄雌。」如笙簧：笙，管樂器名；簧乃笙中振動發聲之簧片。《詩·小雅·鹿

鳴》：「吹笙鼓簧。」孔穎達疏：「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笙，古人多認爲不如琴之深醇。桓譚《新論》：「八音之中，唯絃爲最，而琴爲之首。」嵇康《琴賦》亦云：「衆器之中，琴德最優。」並將琴與笙比較：「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蘇軾此處即用此意。如笙簧，言世人強操新曲，將琴聲彈作笙簧之浮脆，足見其曲其技之劣。「浮脆」，查注云：「脆」，「一作泡」。並引《翻譯名義》「受想行起似浮泡」作解。不知所云何義，顯然與詩意無涉。王文誥不同意查氏之說，以爲「此二句專指泛音」，並云：「凡琴曲起結人慢，多用泛音，或爲緩急之變，或爲跌蕩之終，或因實以間虛，或以其流走不定，而夾人破之，所用至廣，即「數聲浮脆」是也。」（《蘇軾詩集》卷一）今案，王說二句專指泛音，其意不外以爲二句乃贊揚蘇洵彈琴之妙，理解亦不確。細味詩意，二句非贊揚蘇洵琴技之妙，而是譏評時下強操新曲者技法之拙，曲調之浮淺也。

〔七〕 枯木：指琴。沈括《夢溪筆談》卷五：「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今尚爾：今尚且如此。

〔八〕 夜闌：夜將盡。杜甫《羌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文王》：即《文王操》，古琴曲名，相傳爲周文王所作。《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郭茂倩《樂府詩集·文王操》

## 集評

引《琴操》：「紂爲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郊，文王乃作此歌。」

譚元春：纔是子聽父彈琴詩，古穆莊重，無一毫褻怠、歡暢之氣。（明刻《東坡詩選》卷

一）

紀昀：通篇不脫舊人習徑，句法亦多淺弱。漁洋《古詩選》取之，是所未喻。○「獨激昂」三字不似聽琴，且與下文不貫。○《文王操》，無所取義，即是趁韻。（《紀評蘇詩》卷

一）

翁方綱：《舟中聽大人彈琴》一篇，對世人愛新曲說，必當時坐間或有所指，因感觸而云然。故一篇俱是「激昂」意，直到末句，始轉出正意也。○此篇阮亭亦第以韻格之高選之，其實在蘇詩，正是平正之作耳。（《石洲詩話》卷三）

方東樹：高韻。意境可比陶公。詞意韻格，超詣人妙，而筆勢又奇縱恣肆。六一尚不脫退之窠臼，此獨如飛天僊人，下視塵壒，俱凡骨矣。（《昭昧詹言》卷一二）

## 附錄

蘇轍《舟中聽琴》：江流浩浩羣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遠，仰視斗牛皆從橫。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留置絕島不復迎。終年見怪心自

感，海水震掉魚龍驚。翻回蕩漾有遺韻，琴意忽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囂囂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絕，擺耳大笑不肯聽。（《樂城集》卷一）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二」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二」。崎嶇欲取別「三」，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校注

「二」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南井口：《元豐九域志》卷七：「南井，（瀘州西七十里。）《輿地紀勝》卷一五三：「南井鹽，歲計四十一萬斤。」《蜀中名勝記》卷一六：「瀘州江安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縣市，有井市。」「南井監在縣東北。」任遵聖（？——一〇七七）：《東都事畧·任伯雨傳》：「任孜，字遵聖，眉山人。以學問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時任簡州平泉（今四川簡陽西南）令（蘇軾《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平泉老令更可悲」）。蘇軾父子南行赴京，特來會別。「南井口」，類丙、七集本作「南井口」，「牛」當是「井」字之訛。

〔二〕榛：叢木。《廣雅·釋木》：「木叢生曰榛。」上二句謂江邊小徑爲荆榛煙雨所埋。  
〔三〕崎嶇：道路險阻不平。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 集評

王文誥：伯淳創爲明道之論，天下驚疑。公此類詩，正如北宋道學變而未化之時，非具體也。（《蘇軾詩集》卷一）

### 附錄

蘇轍《泊南井口期任遵聖》：期君荒江濱，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極。繫舟重相邀，雨冷塗路濕。（《樂城集》卷一）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  
道陵所寓二首〔二〕

### 其一

天師化去知何在〔二〕，玉印相傳世共珍〔三〕。故國子孫今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安樂山：在瀘州合江縣（今屬四川）東。《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瀘州》：「合江縣，本漢符縣地，晉穆帝於此置安樂縣，梁改置安樂戍，周改爲合江縣。安樂山在縣東八十三里，縣取名焉。」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輿地紀勝》卷一五三《瀘州》：「天符葉，初生安樂山，一夕大風雨拔去，不知所在，後得於容子山，俗以爲神所遷。如荔枝葉而長，上有文如蟲蝕，或密或疎，宛類符篆。」陸游《入蜀記》第六：「（黃牛）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安樂山木葉或與此似。張道陵：原名陵，東漢人。葛洪《神仙傳》：「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故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太平廣記》卷八）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蜀州》，鶴（古人鶴、鶴通用）鳴山在蜀州晉原縣（今四川崇州市）：「鶴鳴山在縣西七十九里，絕壁千尋，張道陵天師學道於此。」而合江安樂山或爲其所經之地，忠州酆都亦有張道陵遺跡。查注以爲張道陵寓鶴鳴山，不在安樂山，其云：「王象之《碑目》：『安樂山有唐高宗時劉真人藏經碑。』黃山谷云：『劉真人名珍字善慶，安樂山乃真人飛昇之

所。」鄧綰《吏隱閣記》亦謂：「安樂山，世傳隋開皇中劉珍先生登真之地。」曹學佺《名勝志》：「山有天符葉樹……，葉如荔枝而長，上有文如蟲篆，或以爲劉真人仙跡。」（案以上數則詳見《蜀中名勝記》卷一六）據此數說，則安樂山仙跡乃劉善慶，非天師也。先生（軾）舟行過山下，一時所聞，出長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蘇詩補注》卷一）王文誥注謂：張道陵遺跡「蜀中所在皆是」，「道陵自蜀州晉原縣鵠鳴山能至忠州，獨不過瀘州安樂山乎？」「方外之事，此牽彼附，並無一定。」（《蘇詩總案》卷一）二說可參。類丙、外集只收「天師」一首，題無「二首」二字。新王本仙釋類收第二首，題作《重過安樂山》。《輿地紀勝》卷一五三《瀘州》載其二，謂是蘇轍詩。

〔二〕天師：即張道陵。化去：《孟子·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朱熹注：「化者，死者也。」佛家稱死爲坐化，道家稱羽化。此處指飛升成仙之意。「何在」之「在」，馮應榴注引外集毛九苞語：疑是「處」字。

〔三〕馮景注引《張真人傳》：張道陵「所遺經訣、符章、印劍，授子孫世守之。」《錦綉萬花谷》前集卷三〇：「張天師子孫惟信州有族甚盛，世世有一人類天師，襲其號，傳其印。」

## 其 一

真人已不死〔一〕，外慕墮空虛〔二〕。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三〕。

校注

〔一〕真人：道家指修煉得道或成仙之人。《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二〕外慕：道家視名利爲身外物，圖名即爲外慕。《後漢書·許劭傳》：「外慕聲名，內非真正。」江淹《殷東陽仲文興臚》：「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三〕天書：天上神仙所寫之字，非人間文字。此指「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宋史·真宗紀二》：（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

集評

趙克宜：論雖透而乏詩人氣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渝州寄王道矩〔一〕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二〕。惟有夢魂長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三〕。  
舟經故國歲時改〔四〕，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五〕，厭聞船上報更

籌「六」。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 渝州：宋屬夔州路，今重慶市。 王道矩，眉州青神（今屬四川）人。黃庭堅有《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蘇洵此文已佚。蘇軾《與楊濟甫書》亦提及此人。七集本「王道矩」作「王道祖」。
- 〔二〕長亭：秦漢十里置亭，供行人休息或親友餞別，謂之長亭。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又《白孔六帖》卷九：「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砌：台階。
- 〔三〕綢繆：纏綿，情意深厚。盧湛《贈劉琨詩》：「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 〔四〕「舟經」，外集作「舟維」。案，「舟經」義勝。
- 〔五〕永：深長。晉曹毗《夜聽擣衣詩》：「冬夜清且永。」又《詠冬詩》：「縣邈冬夕永。」
- 〔六〕更籌：古代夜間計時報更之竹筴。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詩》：「燒香知夜漏，刻燭驗更籌。」

### 集評

紀昀：「唐史」太不對。（《紀評蘇詩》卷一）

## 江上看山〔二〕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二〕。前山槎牙忽變態〔三〕，後嶺雜沓如驚奔〔四〕。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五〕。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六〕。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

〔二〕倏忽：轉瞬之間。杜甫《前出塞九首》：「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

〔三〕槎牙：參差不齊貌。陸旼蒙《太湖石》：「槎牙真不材。」

〔四〕雜沓：雜亂衆多貌。揚雄《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驚奔：驚駭奔走。《南史·宗慤傳》：「象果驚奔，遂克林邑。」

〔五〕縹緲：若隱若現貌。杜甫《鐵堂峽》：「山風吹游子，縹緲兩俱絕。」

〔六〕獨孤及《送盧秀才擢第歸長沙》：「海運若鵬化，風帆若鳥飛。」



## 集評

紀昀：起勢雄悍。後四句撐拄不起。（《紀評蘇詩》卷一）

###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一〕山胡善鳴，出黔中〔二〕。

終日鎖筠籠〔三〕，回頭惜翠茸〔四〕。誰知聲嘒嘒〔五〕，亦自意重重〔六〕。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峯〔七〕。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八〕。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涪州：宋屬夔州路，今重慶涪陵。「涪州」，查注作「黔中」。馮應榴注：「舟過涪州而得，故題云然。查氏以巴之南鄙即秦黔中地，遂改題目『涪州』二字爲『黔中』，不知自注乃言出處也。今仍改正。」馮說是。「次子由韻」，七集無此四字。山胡：鳥名。蘇轍《山胡》對其外貌、產地、習性均有所述：「山胡擁蒼髯，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三七：「山胡，一名山呼，一名

珊瑚，出嶺南。」

〔三〕「山胡善鳴」，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無「山胡」二字。底本據類本加。黔中：秦郡名，轄境包括今貴州東北部、湖南西部。唐改爲道，轄境包括今四川東南部、湖北西南部、貴州北部，治黔州（今重慶市彭水縣）。

〔三〕筠籠：竹籠。杜甫《野人送朱櫻》：「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

〔四〕翠茸：馮景注：「《左傳·僖公五年》：狐裘尨茸。註：亂貌。此云翠茸，蓋翠羽也。」案，馮景以爲「翠茸」指鳥羽，此說不確。二字乃指山林，因其青翠蒙茸。元結《演興四首·閔嶺中》：「殊闕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茸。」姚合《餞西蜀相公詩》：「嫩葉抽蘋蕊，新苔長翠茸。」均以「翠茸」指草木或草木茂盛之貌。二句謂山胡被鎖籠中，不得自由飛翔于青翠之山林，故頻回望而感惋惜。

〔五〕嘑嘑：象聲詞。揚雄《法言·問神》：「通諸人之嘑嘑者莫如言。」

〔六〕重重：深貌。隋煬帝《望江南》：「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七〕「朝鳴」，底本校：類本作「朝吟」。案，此句寫鳥，當以「鳴」爲是。

〔八〕隼：猛禽。《漢書·孫寶傳》：「立秋之日，鷹隼乃擊。」

### 集評

紀昀：純是古法。○【三四兩句】強無爲有，亦自有味。○結乃慰之之詞。東坡此時尚

無世途之感，非有托也。（《紀評蘇詩》卷一）

## 仙都山鹿〔一〕

日月何促促〔二〕，塵世苦局束〔三〕。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四〕。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五〕。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六〕。長松千樹風蕭瑟〔七〕，仙宮去人無咫尺〔八〕。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九〕。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仙都：觀名，在忠州酆都縣（今屬重慶）平都山上。《輿地紀勝》云：「仙都觀在平都山，唐建，宋改景德，又名白鶴觀。」（《蜀中名勝記》卷一九引）《方輿勝覽》卷六一：「平都山在酆都縣東北一里。」「景德宮在平都山，舊名仙都觀，即白鶴觀也。」「鹿鹿時出沒林間，皆與人狎甚。」相傳此山爲漢王方平、陰長生飛昇處。段文昌《修平都觀記》：「平都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蘇洵《題仙都山鹿并敘》云：「至酆都縣，將游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游，鹿輒放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乃爲作詩：客來未到何嘗見，昨夜數聲高出雲。」



應是先君老童僕，當時掌客意猶勤。」（宋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集》卷二）蘇軾此詩各舊注本（包括底本）俱編在《留題仙都觀》後。據蘇洵「將游仙都觀」云云，當編在《留題仙都觀》前。

〔二〕 促促：匆促。曹丕《蒼舒誄》：「促促百年。」（見《藝文類聚》卷四五）

〔三〕 局束：即拘束。柳宗元《與裴墳書》：「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

〔四〕 白鹿：任昉《述異記》卷上：「鹿千年化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平都山西去一里，有白鹿山。

〔五〕 層城：傳說乃神仙所居之地，在崑崙山。張衡《思玄賦》：「瞻崑崙之巍巍，……登閭風之層城。」又《水經注》卷一：「崑崙之山三級，……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爲大帝之居。」

〔六〕 平沙：此指江邊沙灘。何遜《慈姥磯詩》：「野岸平沙合。」上二句即蘇洵《紋》所云「有客來游，鹿輒放鳴」之意。

〔七〕 蕭瑟：風吹草木之聲。宋玉《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八〕 仙宮：指仙都觀。咫尺：周制八寸曰咫，咫尺喻相距頗近。《左傳·僖公九年》：「天威不遠，顏咫尺。」

〔九〕 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 集評

紀昀：詩亦清拔，但乏深警。○「至今」二句太率易。（《紀評蘇詩》卷一）  
趙克宜：只末二句雅音。無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 留題仙都觀〔一〕

山前江水流浩浩〔二〕，山上蒼蒼松柏老〔三〕。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  
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四〕。飛符御氣朝百靈〔五〕，悟道不復誦《黃庭》〔六〕。龍車虎駕來下迎〔七〕，去如旋風搏紫清〔八〕。真人厭世不回顧〔九〕，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一〇〕，餐霞絕粒長苦辛〔一一〕。安得獨從逍遙君〔一二〕，冷然乘風駕浮雲〔一三〕，超世無有我獨行〔一四〕。

### 校注

- 〔一〕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仙都觀，見前首詩注〔一〕。  
〔二〕 浩浩：江水盛大貌。屈原《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三〕蘇軾《書鮑靜傳》：「予嘗游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方輿勝覽》卷六一：「自豐都縣東行二里許，始登（平都）山。石徑縈迴，可一二里，平瑩如掃，林木邃茂，夾徑皆翠柏，殆數萬株。有老柏十數，云皆千年物也。」

〔四〕王遠：葛洪《神仙傳》卷二：「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之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陰長生：《神仙傳》卷二：「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聞馬鳴生得度世之法，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

〔五〕飛符：揮筆畫符。符，道家召神驅鬼之符籙。顧況《步虛詞》：「飛符超羽翼。」御氣：御風而行。《莊子·逍遙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百靈：百神。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朝百靈即百神來朝之意。

〔六〕《黃庭》：道教經書。指《太上黃庭內景經》、《太上黃庭外景經》，以七言歌訣言道家養生修煉之道。

〔七〕傳說仙人往來多乘龍駕虎。據《神仙傳》載，陰長生「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有

「超跡蒼霄，乘龍駕浮」語；王方平至蔡經家，「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  
〔八〕搏：盤旋而上。《莊子·逍遙游》：「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七集作「搏」。似誤。紫清：指雲霄。李白《春日行》：「深宮高樓入紫清。」又《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五雲垂暉耀紫清。」王琦注：「紫清似謂紫微清都之所，天帝之所居也。」

〔九〕厭世：厭倦塵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外集「厭世」作「厭色」。案，當以「厭世」爲是。

〔一〇〕度世：出世，脫離塵世。《楚辭·遠游》：「欲度世以忘歸兮。」洪興祖補注：「度世，謂仙去也。」

〔一一〕餐霞絕粒：謂服食日霞，不進五穀。此爲道家修煉之術。《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大人賦》：「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注引應劭曰：「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苦辛」，七集本作「辛苦」。

〔一二〕逍遙君：《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一三〕泠然：輕舉貌。《莊子·逍遙游》：「夫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郭象注：「泠然，輕妙之貌。」

「一四」超世：超脫塵世。阮脩《大鵬贊》：「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獨行」，底本據外集改爲「獨存」。案上文有乘風駕雲語，當以「行」字義勝。今據類丙、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改。

### 集評

紀昀：氣味道逸，但乏精意。（《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洵《題仙都觀》：「飄蕭古仙子，寂寞蒼山上。觀世眇無言，無人獨惆悵。深巖聳蒿木，古觀靄遺像。超超不可揖，真意誰復亮？蜿蜒乘長龍，倏忽變萬狀。朝食白雲英，暮飲石髓鬯。心肝化瓊玉，千歲已無恙。世人安能知，服藥本虛妄。嗟哉世無人，江水空蕩漾。（宋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集》卷一）

蘇轍《題仙都觀》：「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空。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案，此詩《樂城集》不載，見舊題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五蘇軾同題詩注）

嚴顏碑「二」在忠州「二」。顏即巴郡太守，事見《蜀志·張飛傳》。

先主反劉璋「三」，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四」？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五」？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碓几「六」！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悸「七」。

校注

「二」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嚴顏：東漢末巴東郡太守。《三國志·蜀書·張飛傳》：「先主人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蜀中名勝志》卷一九《忠州》：「州西五十里，江中高阜，名塘土州，有嚴顏墓碑及祠。」此詩類本載古迹類，外集編於南行詩中，查注、馮應榴注編於卷一。王文誥注本刪去未收，底本收於卷四七補編中。今案，王文誥刪此詩缺乏根據，今從外集、查、馮注本移編於此。

〔二〕忠州：後漢屬巴東郡，宋屬夔州路，今重慶忠縣。七集無題下自注，外集僅有「在忠州」三字。

〔三〕先主：即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屬河北）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三國蜀漢建立者。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劉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潛江市西北）人。繼其父劉炎為益州牧。建安十六年迎劉備入蜀擊張魯，劉備回兵圍攻成都，劉璋出降。見《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

〔四〕「孔明」二句：孔明即諸葛亮，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隱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西），後助劉備西占荆、益，東聯孫吳，北抗曹魏。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蘇軾《諸葛亮論》：「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

〔五〕不二：無有二心。《左傳·僖公十五年》：「必報德，有死無二。」

〔六〕傲碓几：傲視酷刑。碓几：殺人刑具，伏其上以受斧。歐陽修《憎蠅賦》：「碓几餘腥。」

〔七〕《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悸。」顏師古注：「悸，心動也。」

### 集評

王文誥：公少作《孔明論》，主老蘇之說。其南行之《嚴顏碑》、《永安宮》詩皆同，故

持論多未當。其後即無復此等語矣。（《蘇海識餘》卷一）

## 屈原塔

「一」在忠州「二」。原不當有碑塔於此「三」，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四」。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五」。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六」。南賓舊屬楚「七」，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八」。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九」。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一〇」，所以持死節「一一」。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屈原：名平，戰國時楚人。楚懷王時任左徒、三閭大夫。力主革新朝政，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後遭讒去職，放逐沅湘。楚都郢爲秦攻占後，投汨羅江而死。著有《離騷》、《天問》、《九章》等。事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方輿勝覽》卷六一：「屈原塔，在臨江縣（忠州）東。」《蜀中名勝記》卷一九《忠州》：「《九域志》云：『臨江郡有古屈原碑。』王象之《碑目》亦引之。」然據史傳



及屈原詩篇，屈原未曾至忠州。

〔二〕忠州：見前《嚴顏碑》注〔二〕。

〔三〕「碑塔」，類丙、七集無「碑」字。

〔四〕「千載」，七集作「千歲」。

〔五〕「至今」四句：宗懷《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吳均《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哀叫」，馮應榴注：「哀」字諸本作「猿」，然以後詩（案指《竹枝歌》）「滿船哀唱」證之，作「猿」訛。

〔六〕眷眷：依戀貌。張衡《思玄賦》：「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轡而徘徊。」決：通訣，訣別。《漢書·蘇武傳》：「（李陵）因泣下露巾，與（蘇）武決去。」顏師古注：「決，別也。」

〔七〕南賓：即忠州。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忠州》：「天寶元年改爲南賓郡。乾元元年復爲忠州。」又云：「忠州按其所屬，自秦漢之代與夔州同。」同上書卷一四八《夔州》：「春秋時爲夔子國，其後爲楚滅，其地歸楚。」故此云「南賓舊屬楚」。



〔八〕淪滅：沉淪消逝。《後漢書·馬融傳》：「淪滅潭淵。」

〔九〕句謂何必計較年壽之長短。考爲壽考，折即夭折。《尚書·洪範》：「五福：……五日

考終命。」舊題孔安國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又：「六極：一曰凶

短折。」傳云：「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一〇〕大夫：即屈原，因其曾任三閭大夫。

〔一一〕死節：爲節義而死。《漢書·鄧都傳》：「奉職死節官下。」

### 集評

紀昀：「〔投飯救饑渴〕」〔渴〕字添出趁韻。「遺風」二句亦不自然。○結四句將屈原

說作好名，語病不小。若節去「至今」四句及此四句，轉覺完美。（《紀評蘇詩》卷一）

王文誥：「〔南賓舊屬楚〕四句」完出證據，若實有其事者然。公凡隨手起波，必於隨手

抹，到處敲進一層。此終其身用筆如一轍者，而其法初見於此。亦猶曲工必送足五六上而後回

至四合，工中有天籟存焉，不可強也。（《蘇軾詩集》卷一）

### 望夫臺「一」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二」，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

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三〕？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望夫臺：或名望夫山、望夫石，所在多有。忠州望夫臺在忠州城南翠屏山上。《蜀中名勝志》卷一九《忠州》：「南山即翠屏也，在對岸二里。山中有禹廟、陸宣公墓、玉虛觀、朝真洞、望夫臺、仙履迹諸勝。」類本無題下自注。

〔二〕亭亭：高聳貌。孔稚珪《北山移文》：「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劉義慶《幽明錄》：「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携弱子餞送北山，立望夫而化爲立石。」

〔三〕伶俜：孤子貌。潘岳《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李善注：「伶俜，單子貌。」

竹枝歌 〔一〕并引 〔二〕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與〔三〕？夫傷二妃而哀屈原〔四〕，思懷王而憐項羽〔五〕，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

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六」。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七」，中原北望度千岑「八」。帝子南游飄不返「九」，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一〇」，草木無情空寄泣「一一」。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一二」。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糧安可人？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一三」？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憐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蕭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鈇「一四」。三戶亡秦信不虛「一五」，一朝兵起盡譁呼。當時項羽年最少「一六」，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一七」。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一八」。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惟有冢嵯峨「一九」。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竹枝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一《近代

曲辭三》：「《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此後各代詩人多有仿作，內容多歌詠三峽風物及男女戀情，形式皆七言絕句。蘇軾此詩「一篇九章」，實由九首內容前後聯貫之絕句組成。一二兩章「傷二妃」，三四兩章「哀屈原」，五六兩章「思懷王」，七八兩章「憐項羽」，末章總收全詩。

〔二〕引：馮應榴注：「諸本皆作『序』，今從外集。」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六：「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王文誥注：「官師已作引。」案官師指蘇洵，有《史論引》。

〔三〕「往者」，馮應榴注：「者」一作「昔」。

〔四〕二妃：指娥皇、女英，相傳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舜出巡死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漢書·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五〕懷王：熊氏，名槐，戰國時楚國國君，公元前三二八—前二九九年在位，入秦被留，死於秦國。見《史記·楚世家》。項羽：名籍，下相（今江蘇宿遷市西）人。秦二世初，陳涉兵起，項羽亦起兵吳中，在鉅鹿之戰中摧毀秦軍主力。秦亡，自立爲西楚霸王。後爲劉邦擊敗，自刎于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見《史記·項羽本紀》。

〔六〕今子由之詩：類丙本無「今」字。子由詩指蘇轍《竹枝歌》，見附錄。轍詩以傷今（寫当地人「鄙野勤苦之態」）爲主要内容，與軾詩懷古者不同。

〔七〕蒼梧山：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裴駟《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蒼梧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湘水：又名湘江，與灘水同發源於廣西興安縣海隅山，流貫湖南東部，入洞庭湖。相傳娥皇、女英死於湘水之濱。

〔八〕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諸葛亮《出師表》：「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岑：小而高之山，此泛指山。唐張喬《送韓處士歸少室山》：「江外歷千岑。」

〔九〕帝子：指娥皇、女英。《楚辭·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子，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參見本詩注〔四〕。

〔一〇〕乘龍上天：《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此指舜之死。

〔一一〕徐堅等《初學記》卷二八《竹》引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

〔一二〕「水濱」四句：擊鼓扣水求屈原事，見本卷《屈原塔》注〔五〕。喧闐：喧鬧嘈雜。王維《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靜者季》：「香車寶馬共喧闐。」相將：相

與，共同。孟浩然《春情》：「相將游戲繞池臺。」

〔一三〕「海濱」四句：馮應榴注：「此數句即用《招魂》意。」《楚辭·招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

〔一四〕「吁嗟忠直」八句：《史記·楚世家》：「（懷王）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楚懷王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王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可憐」，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作「可惜」。案，「憐」字義勝。章華：楚離宮名。《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車軸折：《漢書·臨江閔王榮傳》：「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此以劉榮事喻懷王一去不返。南公：楚國南方老人，見下條注。彈長鋏：《史記·孟嘗君傳》：「馮灌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緌（以蒯繩纏劍把）。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此以「彈長鋏」狀楚人欲復仇。「南公」，外集

作「南宮」，似誤。

〔二五〕三戶亡秦：《史記·項羽本紀》：「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信：確實。

〔二六〕《史記·項羽本紀》：「初起時，年二十四。」

〔二七〕棄馬烏江：《項羽本紀》：「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

〔二八〕「項王」二句：《項羽本紀》：「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裴駘《集解》引如諄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委：委棄。《莊子·養生主》：「如土委地。」

〔二九〕冢：墳墓。嵯峨：高峻貌。「惟有」，類丙本作「猶有」。

## 集評

紀昀：每段八句，過接處若斷若連，章法甚妙。○【末四句】勢須有一總收。音節酷似《汾陰行》，其聲哀曼動人。（《紀評蘇詩》卷一）



趙克宜：依序中傷二妃、哀屈原、思懷王、憐項羽，平列四段，下三段事本相因，惟此處（案指「水濱擊鼓何喧闐」句）是突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附錄

蘇轍《竹枝歌》：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語啁晰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四家。連春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鬢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苦艱。上山採薪多荆棘，負水人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眈，水重還家脚無力。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麋與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悽急。不知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樂城集》卷一）

### 過木樨觀〔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二〕，出劍門東，望上，寺字彷彿可見。古柏似仙都〔三〕。許子嘗高遯，行舟悔不迂〔四〕。斬蛟聞猛烈〔五〕，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

在「六」，修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七」。洞府煙霞遠「八」，人間爪髮枯「八」。飄飄乘倒景「九」，誰復顧遺軀。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木樨觀：木樨山之寺觀。《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木樨山，在縣（案，指萬州武陵縣，今稱武寧關）東南十三里。」傳說此觀乃許遜得道之所。《輿地紀勝》卷一七七：「許旌陽舊宅，即今之白鶴寺也。」「白鶴觀，在武陵縣，唐乾符元年有白鶴降而賜額。」《圖經》云：昔大禹治水過此，見象山漂沒，惟此山木樨不動，因以爲名。」蘇軾僅行舟遠望，未親自登臨，故但以《過木樨觀》名之。

〔二〕飛簷：屋簷上翻，如飛舉之勢。張衡《西京賦》：「飛檐轆轤。」檐、簷同。劍寺：劍門山（在今四川省劍閣縣北）之寺。《輿地紀勝》卷一九二：「劍門山巔有一寺，曰梁山寺。」蘇軾嘉祐元年（一〇五六）赴京應試時經此。

〔三〕仙都：即仙都觀，見前《仙都山鹿》注「一」。仙都觀多古柏。參見《留題仙都觀》「山上蒼蒼松柏老」及其注。

〔四〕「許子」二句：許子：許遜，字敬之，家南昌。晉永嘉中，爲蜀旌陽令。從吳猛得神方，棄官歸，周游江湖，以道術爲民除害。太康初拔宅飛昇。世稱許真君，或稱許旌

陽。（《太平廣記》卷一四《許真君》）悔不迂：悔未親自繞道登覽。迂，迂道遊覽。蘇洵《過木樨觀》敘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即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宋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集》卷二）

[五] 斬蛟聞猛烈：唐張鷟《朝野僉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爲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太平廣記》卷二三一《許遜》）又《十二真君傳》載：許遜於豫章遇一少年，自稱慎郎。真君與語，知非人類，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持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彼。」俄龍沙洲一黑牛奔赴黃牛而來。門人以劍揮之，中其左股。蜃精投於井，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賈至女。於是許遜見賈曰：「聞君有貴婿，略請見之。」少年怖畏。許遜厲聲曰：「此是江湖害物。」少年遂變原形，爲吏所殺。（《太平廣記》卷一四《許真君》）

[六] 寂寞棺猶在：棺指許遜棺槨。蘇洵《過木樨觀》敘：「縣人云：『許旌陽棺槨，猶在山上。』」

[七] 化去：死而仙去之意，見前《過安樂山》注「二」。吁：驚嘆。《說文》：「吁，驚也。」

[八] 「洞府」二句：洞府：仙居之地。隋煬帝《步虛詞》：「洞府凝玄液，靈山體自然。」

人間爪髮：指許遜遺留於人世之軀體。

「九」倒景：道家指天上最高之處。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注：「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漢書·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注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庾信《道士步虛詞》：「飄飄人倒景。」故乘倒景即昇天之意。

## 集評

紀昀：「『行舟』句、『提劍』句、『修崇』句等」語多疵累。（《紀評蘇詩》卷一）

## 八陣磧「二」

平沙何茫茫，仿佛見石蕪「二」。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三」。孔明死已久「四」，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五」，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六」。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七」，殺盡如沃雪「八」。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九」。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一〇」，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一一」。六師

紛未整「二二」，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二三」。

校注

- 「二」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八陣磧：即八陣圖。類丙本即題作《八陣圖》。磧，本指淺水中沙石，此專指石。八陣圖在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傳說爲諸葛亮練兵遺址。《水經注》卷三三《江水》：「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荊州圖記》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迴四百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所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蘇軾《諸葛亮八陣》云：「諸葛亮造八陣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絕。絕正圍，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 「三」石蕝：《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意謂演習朝會禮儀時，束茅列之以表位次。《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此處石蕝，蘇軾借用其意，言八陣磧以石表位，如茅蕝然。

〔三〕齧：咬，引申爲浸蝕之意。《戰國策·魏策二》：「樂水齧其墓。」

〔四〕孔明：即諸葛亮，見前《嚴顏碑》注〔四〕。

〔五〕至人：道德修養達極高境界之人。《莊子·逍遙遊》：「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己心悟」，底本校：類甲本作「心已悟」。

〔六〕蜂起：羣蜂並飛，比喻衆多。《史記·項羽本紀》太史公曰：「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

〔七〕擲：擲骰。賭一擲：即一擲而定輸贏。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萬人賭一擲，意謂不惜以萬人性命作賭注，以博一勝。

〔八〕沃雪：以沸水澆雪，迅即融化。枚乘《七發》：「小飯大歎，如湯沃雪。」《梁書·侯景傳》：「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此處以沃雪形容殺人之多、之易。

〔九〕無法：無有法度。《三國志·蜀書·廖立傳》：「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

〔一〇〕崎嶇：本指道路險阻不平，此謂處境困難艱險。《後漢書·楊震傳》附楊彪：「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節制：控制約束。事節制即整率三軍之意。《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

〔一一〕 瞥：《說文》：「過目也。」此句言歲月流駛之速，如目光之一瞥。

〔一二〕 六師：即六軍。周制，天子有六軍。《詩·大雅·常武》：「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後用以統稱軍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爰整六師，無歲不征。」

〔一三〕 夔峽：即瞿塘峽。在夔州（今重慶奉節縣）東南。

### 集評

汪師韓：後幅評論孔明數語，惜之至、服之至也。八陣圖壘，人所共知，其箕張翼舒之形，無煩鋪敘。放懷今古，思歷千年，氣成虹霓，詞出金石，意豈獨爲武侯嘆絕！（《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解以不解，用筆巧妙，善於擊虛。「自從」以下十句，尚可簡括其詞。○【末八句】收得完密，住得簡潔。（《紀評蘇詩》卷一）

王文誥：公少作《孔明論》，主老蘇之說。其南行之《嚴顏碑》、《永安宮》詩，皆同，故持論多未當。其後即無復此等語矣。其《八陣磧》後半云：……其中「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二句，頗覺疵累。有此闕筆，則「壯」字全失，結不下也。刪此二句，則「夔峽」句叫起矣。曉嵐於《神女廟》詩，謂「飄蕭駕風馭」四句可刪，乃其看失眠者。此詩專取後半，以爲「收得完密，住得簡潔」者，亦看失眠也。（《蘇海識餘》卷一）

趙克宜：【「神兵」二句】先作斷語，語意簡要。○【「自從」句】以下入議論。

○【「不爲」二句】反頓語，勢足。○【「志大」句以下】括一篇大文於三韻中，結語一筆醒題，純是神力。（《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附錄

蘇轍《八陣碛》詩：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棋，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樂城集》卷一）

### 諸葛鹽井

「一」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二」，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三」？如何不相入「四」，此意誰復省「五」。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六」。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諸葛鹽井：在夔州奉節縣（今屬重慶）。《太



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八陣圖下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嘗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又《奉節縣志》卷二引唐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城之左五里得鹽泉十四，居民得而利焉。」又西而稍南三四里，得八陣圖。」

〔二〕「每盛夏」，七集本無「每」字。迤邐：同迤邐，旁行連延之意。

〔三〕「五行」二句：意謂水性本鹹，江水井水當無別。古人以水、火、木、金、土爲五行，認爲水性鹹。《尚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四〕不相入：即不相合，此指江漲則鹽泉上遷，去於江水所不及之處，二者不相混合。

〔五〕「誰復省」，七集本作「復誰省」。省：曉悟，明察。《列子·楊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張湛註：「省，猶察也。」誰復省即誰知其究竟。

〔六〕綆：從井中汲水之繩。《莊子·至樂》：「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無閑綆，言汲水忙碌無空閑也。

## 集評

紀昀：「『物理偶相暹』『暹』字不甚穩。（《紀評蘇詩》卷一）

## 白帝廟〔一〕

朔風催人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二〕，淒涼蜀客悲〔三〕。遲回問風俗〔四〕，涕泗憫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旂〔五〕。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當時〔六〕。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七〕。荆邯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九〕。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一〇〕。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白帝廟：在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縣城東瞿塘峽口）。白帝城原名魚復，東漢公孫述至此始改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引《郡國志》：「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爲白帝城。」《方輿勝覽》卷五七：「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白帝廟所祀爲公孫述，宋時猶然。陸游《人瞿塘登白帝廟》：「參差層巔屋，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廟貌尊。」又，陸游《入蜀記》：「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

〔二〕荆江：此指長江。白帝古屬楚地，楚亦稱荆，故長江在楚地一段嘗稱爲楚江或荆江。鮑照《吳歌三首》：「人言荆江狹，荆江定自闊。」杜甫《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疏簾看弈棋。」

〔三〕蜀客：蘇軾自謂。蘇軾家眉山，故云。

〔四〕遲回：徐行徘徊之意。李白《相逢行》：「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

〔五〕「一方」二句：天子出入，於所經行之處，嚴加警戒，稱警蹕。「蹕」或作「趨」。《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人言趨。」顏師古注云：「警者，戒肅也；趨者，止行人也。」萬乘即天子。此二句言公孫述當年稱帝之情形。《後漢書·公孫述傳》：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又，述「出人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闈」。

〔六〕閔默：傷念無言。吳均《送歸曲》：「攬衣空閔默。」「當時」，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作「常時」，底本據類本改。

〔七〕「破甑」二句：破甑見《後漢書·郭林宗傳》。孟敏荷擔至市賣甑，甑墮地，孟敏徑去不顧。郭泰見而異之，問其意。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竹枝》：即《竹枝歌》，見前《竹枝歌》注〔一〕。二句寫當地生活、風俗。

〔八〕「荆邯」二句：《後漢書·公孫述傳》：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而不能用。二句贊荆邯之胆識，譏吳柱泥古不化。

〔九〕「失計」二句：失計，言公孫述未用荆邯之策。無及，追悔莫及。圖王，圖謀稱王。《漢書·徐樂傳》：「臣聞圖王不成。」公孫述更始二年自立爲蜀王，後又稱帝。

〔一〇〕「皎皎」：光亮貌。《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門楣：門上橫木。白居易《陽城驛》：「改爲避賢驛，大署於門楣。」

### 集評

紀昀：通篇老健。○【「淒涼」句】對句烘託得好。○【「浩蕩」以下四句】四句一篇眼目。○結不作謾罵語，亦脫蹊徑。（《紀評蘇詩》卷一）

趙克宜：「蜀客」，自謂也，領起下文。○「閔默」句，謂當時不能用荆邯之言而爲之愧

也。○後三韻筆筆轉動，結語自在眼前，而未經人道。（《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永安宮「二」今夔之永安門「二」，即宮之遺址也。

千古陵谷變「三」，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四」，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五」。不見重樓好，誰知昔人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六」。祇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七」。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永安宮：三國時蜀主劉備建，故址在今重慶奉節縣境。《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引《郡國志》：「劉先主改魚復爲永安，仍於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陸游《入蜀記》：「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蜀章武二年，劉備伐吳失敗，於此病亡。此詩類本載宮殿類，外集編南行詩中，查注、馮應榴注編卷一。王文誥注本刪去未收，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中。今案，王文誥刪此詩實無根據，今據外集、查注、馮應榴注移編於此。
- 「二」永安門：查注：「永安門，無可考。以地理揆之，當是夔之西門。」「夔之」，外集作「夔州」。

- 〔三〕陵谷變：喻世事變遷巨大。《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 〔四〕耆老：即老人。古稱六十歲爲耆。《禮記·曲禮上》：「六十曰耆。」《孟子·梁惠王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耆」，查注作「遺」。
- 〔五〕喧喧：喧鬧聲。徐陵《長安道》詩：「喧喧擁車騎。」
- 〔六〕「吁嗟」二句：蜀先主即劉備。亡魂，失魂，此指死。《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章武元年，劉備帥軍伐吳。二年與吳軍相拒於夷陵。旋大敗，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三年四月殂于永安宮。
- 〔七〕「祇應」二句：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縣（今陝西省眉縣）人。漢末入蜀依劉璋，仕益州別駕。後依劉備，任蜀郡太守，贊備取漢中。備自立爲漢中王，以法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卒時年四十五。《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往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燔：燒。《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劉備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吳將陸遜「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餘營。」

## 集評

紀昀：後四句凡鄙之至，殊不似坡公手筆。（《紀評蘇詩》卷一）

人 峽〔二〕

自昔懷幽賞〔二〕，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三〕。合水來如電〔四〕，  
黔波綠似藍〔五〕。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六〕。人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七〕。  
縈紆收浩渺〔八〕，蹙縮作淵潭〔九〕。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一〇〕。墜崖鳴窄  
窄〔一一〕，垂蔓綠毵毵〔一二〕。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一三〕。飛泉飄亂雪，怪  
石走驚驂〔一四〕。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一五〕。人煙偶逢郭〔一六〕，沙岸可乘  
籃〔一七〕。野戍荒州縣〔一八〕，邦君古子男〔一九〕。放衙鳴晚鼓〔二〇〕，留客薦霜  
柑〔二一〕。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二二〕。氣候冬猶  
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二三〕，孟昶從此人覲，王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蠶〔二四〕。  
板屋漫無瓦〔二五〕，巖居窄似菴〔二六〕。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甌〔二七〕。歎息生  
何陋，劬勞不自慚〔二八〕。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二九〕。矍鑠空相視，嘔啞莫  
與談〔三〇〕。蠻荒安可住，幽邃信難尠〔三一〕。獨愛孤棲鶻〔三二〕，高超百尺  
嵐〔三三〕。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三四〕。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鷁〔三五〕。塵  
勞世方病〔三六〕，局促我何堪〔三七〕。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

遁此心甘。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 峽：指瞿塘峽。瞿塘峽爲長江三峽之一，西起重慶奉節縣白帝城，東至巫山縣大寧河口，兩岸皆懸崖絕壁，山勢險峻，江面狹窄，水流湍急。《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夔州》：「瞿塘峽在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犇牛電激，舟人爲之恐懼。」此詩查注據《吳船錄》「發泥碛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編於渝州詩後。然蘇轍同題詩自編於《巫山廟》詩之前，首句是「舟行瞿塘口」，顯見「入峽」之「峽」乃瞿塘。查注編誤，今從王文誥編於此。

〔二〕幽賞：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幽賞未已。」「幽」，底本校：類本作「清」。

〔三〕派：江河支流。唐李建勳《春水》：「萬派爭流雨過時。」

〔四〕合水：指嘉陵江。嘉陵江在合州（今重慶合川市）與涪江、渠江匯合，南流入長江。《水經注》卷三四：「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如電：喻流水之速。李白《望廬山瀑布》詩：「欸如飛電來。」

〔五〕黔波：黔江之波。黔江又名烏江，流經貴州北部和四川東南部，在涪陵入長江。范成大《吳船錄》卷上：「此江自黔州來，合大江。大江怒漲，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



- 〔六〕競相參：杜甫《朝二首》：「雲木曉相參。」杜詩指雲木參天，軾詩言萬派匯湧。
- 〔七〕龕：神龕，供神之櫃。此言山陡如龕。庾信《麥積崖佛龕銘》：「禮花首於山龕。」又沈佺期《九真山淨居寺謁無礙上人》：「危峯石作龕。」
- 〔八〕縈紆：縈迴曲折。班固《西都賦》：「步甬道以縈紆。」此指長江。「紆」，馮應榴注：一作「迂」。浩渺：茫茫無際貌。宋之問《江亭晚望》：「浩渺浸雲根，煙嵐出遠村。」
- 〔九〕蹙縮：收縮。劉禹錫《踏潮歌》：「驚湍蹙縮悍而驕。」
- 〔一〇〕吐含：吞吐。王褒《洞簫賦》：「并包吐含。」
- 〔一一〕窅窅：象聲詞，折裂磨擦之聲。杜荀鶴《寄溫州崔博士》：「窅窅陰風有鬼聽。」
- 〔一二〕毵毵：枝蔓細長貌。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綠岸毵毵楊柳垂。」
- 〔一三〕石楠：花名。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九：「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楠同柟。
- 〔一四〕驂：駕車時位於兩旁的馬。《詩·鄭風·大叔于田》：「兩驂如舞。」鄭箋：「在旁曰驂。」驚驂即驚駭狂奔的馬。
- 〔一五〕「樵童」，底本校：類本、七集本作「樵僮」。
- 〔一六〕郭：外城，城外加築之城牆。《孟子·公孫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泛指城郭。
- 〔一七〕籃：籃輿，竹轎。《晉書·孫晷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

行乘籃輿。」

〔二八〕野戍：郊野間的戍樓營壘。庾信《至老子廟應詔詩》：「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

〔一九〕邦君：古代諸侯封國之君。子男：古代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第四、五兩等。

荆楚及夔，皆古子男國。《華陽國志》卷一《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

〔二〇〕放衙：散衙，官署公務結束，官吏散放還家。白居易《北亭招客》：「太守知慵放晚衙。」

〔二一〕薦：進奉。《論語·鄉黨》：「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二二〕「聞道」四句：謂此地黄精叢生，食之頗多，却不見長壽之人。黃精草：嵇康

《與山巨源絕交書》：「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多壽。」 簪：同簪。 彭：

彭祖。葛洪《神仙傳》：「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

聃：老聃。《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二三〕昶：孟昶，字保元，孟知祥第三子。後蜀主，在位十三年，爲宋所滅。據《宋史·西蜀孟氏傳》載，孟昶降宋後，「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赴宋都开封。 衍：王

衍，字化源，王建之子。前蜀主，在位八年，爲後唐所滅。見《舊五代史·僭偽列傳》。「昶、衍」後之小字注「王衍亦蜀主」，底本原作「王注」；孟昶、王衍皆蜀主」。今據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改。

〔二四〕魚：魚鳧。蠶：蠶叢。相傳皆爲古代蜀國之君主。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栢濩、魚鳧、蒲澤、開明。」（《文選》左思《蜀都賦》劉逵注引）李白《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二五〕板屋：木板建造之屋。《詩·秦風·小戎》：「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二六〕菴：小草舍。《後漢書·皇甫規傳》：「親人菴廬。」

〔二七〕「伐薪」二句：「常」，外集作「嘗」。甌：口小腹大之瓦器。陸龜蒙《京口與友生話別》：「國計徒盈策，家儲不滿甌。」

〔二八〕劬勞：辛勞。《詩·小雅·鴻雁》：「之子于征，劬勞在野。」

〔二九〕諳：熟悉。王建《新嫁娘》：「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三〇〕「嬰鑠」二句：嬰鑠：此指目光閃鑠。《後漢書·馬援傳》：「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鑠哉，是翁也！』」嘔啞：聲音雜亂難懂。白居易《琵琶行》：「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啾難爲聽。」二句謂與峽中人目光對視，但言語不通，無法與之交談。

〔三一〕「蠻荒」二句：「住」，底本校：類本、七集作「駐」。案，當作「住」。幽邃：幽

靜深邃。孫綽《游天台山賦》：「幽邃窈窕。」 妣：樂，見《爾雅·釋詁》。

〔三二〕 鵲：鸞鳥。一說即隼，能俯擊鳩鵲而食之。杜甫《義鵲行》：「斯須領健鵲，痛憤寄所宣。」《畫鵲行》：「長翻如刀劍，人寰可超越。」

〔三三〕 超：越過。《孟子·梁惠王上》：「挾泰山以超北海。」 嵐：此指霧氣繚繞的山峰。

〔三四〕 颺：飛舉。《後漢書·呂布傳》：「飽則颺去。」

〔三五〕 「振翻」二句：振翻：振翅高飛。無名氏《古詩十九首》：「高舉振六翻。」 霄漢：霄指雲霄，漢指天河，連用謂高空。《後漢書·仲長統傳》：「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鷦：同鷦，即鷦鷯，鳥名，形似鷄而小。

〔三六〕 塵勞：塵世之勞苦。《維摩詰經·佛道品》：「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 病：苦，困。《左傳》襄公四年：「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

〔三七〕 局促：窘迫，不自由。《後漢書·仲長統傳》：「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促」，七集本作「束」。 何堪：怎能忍受。李白《惜餘春賦》：「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

## 集評

汪師韓：用險韻作長律，盡如其意之所出，固稱體大，亦由思精。首二句虛籠以作起局，「長江」六句，又作總挈；其「入峽」十二句，峽中之景物也；「絕澗」十二句，峽中

之人事也；「氣候」八句，則言人居峽之陋；「歎息」八句，則言人峽之勞；至「獨愛孤棲鶴」以下十二句，前六句就孤鶴寫其高超自得之樂，後以我之局促與鳥之飛颺兩相對照，作開合之勢，知高超之樂則知高遁之甘矣。章法明燿，如觀遠岫，列秀青青。（《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刻意鍛鍊，語皆警峭，氣局亦寬然有餘。○「餘流」句總括得好，二句亦不冗不漏。○「聞道」四句，百忙中忽插一波，筆墨閒逸之至。○字（案指「大浪」）不雅。○結亦常意，而忽借一鳥（「獨愛孤棲鶴」數句）生波，即覺咏嘆淫佚，意味深長，故詩家當爭用筆。（《紀評蘇詩》卷一）

王文誥：通幅整暇，自能入妙。（《蘇軾詩集》卷一）

趙克宜：敘形勢起，次入本題，歷敘所見。○「舊俗」句以下敘民俗。○「飛泉」句精彩。○結尾一段及中幅數語皆以用筆別致取勝。（《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巫 山〔一〕

瞿塘迤邐盡〔二〕，巫峽崢嶸起〔三〕。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峽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四〕。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五〕。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六〕，俊爽凌顛氣〔七〕。晃蕩天宇高〔八〕，奔騰江水

沸。孤超兀不讓「九」，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一〇」。巉巖隔江波「一一」，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一二」。俯首見斜鬢，拖霞弄修帔「一三」。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我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獠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穉。楚賦亦虛傳「一四」，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一五」，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婆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峯背，採斫黃楊子「一六」。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緹「一七」。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溟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一八」。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一九」。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卅年，衰老筋力憊「二〇」。當時伐殘木，牙蘗已如臂「二一」。忽聞老人說，終日爲歎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二二」。嗟爾若無還，絕糧應不死「二三」。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巫山：在夔州巫山縣（今屬重慶）東，乃巴山山脈特起處。山東江而爲巫峽。《水經注》卷三四：「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

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竝槩青雲。……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二〕瞿塘：峽名。在重慶奉節縣東，又名廣溪峽、夔峽，乃長江三峽之首。《方輿勝覽》卷五七《夔州》：「瞿塘峽在州東一里，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參見前《人峽》詩注〔一〕。迤邐：連綿曲折之狀。梁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詩》：「迤邐登道懸。」

〔三〕巫峽：長江三峽之一，西起重慶巫山縣，東至湖北省巴東縣。因巫山而得名。參見本詩注〔一〕。崢嶸：高峻貌。左思《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岬之蹇澹。」

〔四〕「塊軋」二句：塊軋，浩莽瀰漫之意。《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塊兮軋，山曲岬。」結構：連結構架。《抱朴子·勗學》：「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

〔五〕「旁觀」二句：瞬，眨眼。《列子·湯問》：「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幽邃：見前《人峽》注〔三一〕。

〔六〕八九頂：陸游《入蜀記》：「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爲纖麗奇峭。」

〔七〕顯氣：瀰漫浩瀚之氣。班固《西都賦》：「鮮顯氣之清英。」凌顯氣，謂衆峰秀出於雲氣之上。底本校：「顯」，類乙、類丙、外集作「浩」。

〔八〕晃蕩：空曠貌。《樂府詩集·子夜四時歌》：「晃蕩無四壁。」

〔九〕言山峰孤高突兀，互不相下。孤超：挺拔奇崛。兀，高聳。《說文》：「兀，高而上平也。」兀，七集本作「死」，外集作「亢」。

〔一〇〕「攀緣」二句：攀緣，攀登而上。韋應物《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神宇：神廟。指神女廟。憩，休息。

〔一一〕巉巖：山峰高峭險峻貌。岑參《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詩：「凜凜三伏寒，巉巖五丁迹。」

〔一二〕「遙觀」二句：神女石，神女峰頂之山石，遠望如仙女玉立。神女峰乃巫山十二峰之一。十二峰爲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來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其中望霞即神女峰（一說來鶴峰爲神女峰，見陸游《入蜀記》）。綽約，柔美貌。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東漢傅毅《舞賦》：「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有以：有緣故。《詩·邶風·旌丘》：「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一三〕修帔：帔，披肩。《釋名·釋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修，長。一說帔爲裙。

〔一四〕楚賦：即《高唐賦》、《神女賦》，戰國楚宋玉作。《高唐賦》序言楚懷王遊高唐夢與神女遇合事。《神女賦》序言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宋玉夜夢與神女遇，寤而白王，



王令玉言其狀，玉遂作是賦，極言神女之美。

〔一五〕掃壇竹：《集仙錄》：雲華夫人「有祠在（巫）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有神女石，即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簷。有槁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污。楚人世祀焉。」（《太平廣記》卷五六）

〔一六〕黃楊：植物名，屬黃楊科，常綠灌木，生長極慢，木材色黃，質極堅緻，木紋細。

〔一七〕千尋繩：一尋八尺，千尋，極言其深。繩：懸繩而下。

〔一八〕「溟濛」二句：溟濛，幽暗迷茫。葱蒨，鮮明貌。江淹《雜體詩三十首》：「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

〔一九〕「石寶」二句：石寶，石洞。流髓：葛洪《神仙傳》：王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又《神仙經》：「神山五百歲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太平廣記》卷九）

〔二〇〕「不到」二句：卅年，三十年。王文誥云：「原作十年（案查注、馮應榴注本均作十年），當是卅字之訛。」「衰老」，底本校：類本作「衰疾」。

〔二一〕牙蘗：牙同芽，蘗亦萌芽。此處指旁出嫩枝也。《淮南子·俶真》：「萌兆牙蘗。」

〔二二〕脱屣：屣，鞋。脱屣比喻看得極輕，不足介意。《漢書·郊祀志上》：「嗟乎！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顏師古注：「脫屣者，言其便宜，無所顧也。」  
「二三」「絕糧」，底本校：類乙、類丙作「絕粒」。道家以不進五穀爲修煉之法，稱絕粒。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此處「絕糧」即絕粒之意。

### 集評

查慎行：「「野老」句」以下皆述野老之言，結處又爲野老進一解。（《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帶阜纓巒，屯雲積氣，析之則句鍊字琢，合之則悠悠乎與顥氣以俱，而莫得其涯。（《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波瀾壯闊，繁而不沓。○「「野老笑我旁」」寫景入神，即隨手帶出野老二句，天然無迹。○「「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少年纔過十年，不應衰老。此亦偶不檢點，不以詞害意可也。○「「忽聞老人說」」一篇大文如何收束？趁勢以野老作結，極完密又極脫灑。查初白謂又爲野老進一辭，淺矣。（《紀評蘇詩》卷一）

王文誥：「「神仙安有是」」以上借野老口中述舊游，洗滌穢，賦爲後《神女廟》詩章本。其下入掃壇竹，至游歸，寫得在有意無意間，高貴之甚。（《蘇軾詩集》卷一）

趙克宜：「「晃蕩」以下數句」昌黎句法。○「「遙觀」數句」前後皆巫山實境，斷無逐

節挨寫之理，借神女石小作頓挫。託之野老口中，遂有「次問」一層，生出後半篇來。實處皆虛，篇法不板。○「忽聞」句以下於無情處尋出議論作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二」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二」？

校注

「二」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巫山廟即神女廟。蘇轍《巫山廟》詩即寫神女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廟（案即神女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之外，或直至縣下，船過亦送數里。人以餅餌擲空，鴉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謂之神鴉。」陸游《入蜀記》第六：「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群烏幸胙餘」矣。「烏鳶：烏，烏鴉。鳶，鷂鷹。《周禮·射鳥氏》：「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烏鳶。」

「二」頻頻：成羣貌。揚雄《法言·學行》：「頻頻之黨，甚於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 集評

紀昀：「得食」句不自然。（《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轍《巫山廟烏》：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玉爐煙。飢烏巧會行人意，來去紛紛噪客船。（《樂城集》卷一）

## 神女廟〔二〕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二〕。深淵鼉鼉橫〔三〕，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滄灣〔四〕。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鑲〔五〕。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六〕。上帝降瑤姬〔七〕，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八〕。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九〕。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一〇〕。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一一〕。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一二〕。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神女廟：在今重慶巫山縣東，峽之北岸。《巫山縣志》卷三一：「神女廟即凝真觀，在縣東四十里，十二峯南，飛鳳峯之麓。元《一統志》：唐儀鳳元年置，宋宣和四年改曰凝真觀。」陸游《入蜀記》：「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人霄漢，山脚直插江中。」神女名瑤姬，傳說為赤帝女，死葬巫山。宋玉《高唐賦》謂楚懷王遊高唐夢與神女遇，後世附會其事，因建神女廟以祀之。一說瑤姬為西王母女，助禹理水，有功于世，後人立祠紀念。蘇軾詩主後說。
- 〔二〕恢詭：離奇怪誕。詭通愧。《莊子·齊物論》：「恢愧橘怪，道通為一。」神姦：鬼神作怪為害。《左傳》宣公三年：「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 〔三〕鼉鼈：鼉，一名鼉龍或猪婆龍，鱷魚之一種。鼈，形似龜，亦名甲魚或團魚。
- 〔四〕「旌陽」二句：旌陽，即許遜，見前《過木樨觀》注〔四〕。其斬長蛟事見同題詩注
- 〔五〕「滄灣」，底本校：類本、七集作「蒼灣」。
- 〔五〕「蜀守」二句：蜀守即李冰，戰國秦昭王時為蜀郡太守，曾率民鑿離堆，修都江堰，清除水患。王十朋集注引胡仔曰：「《神異記》：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於江上，水害遂息。」《范石湖集》卷一八《離堆行》題下自注：「沿江有兩崖中斷，相傳秦李太守

鑿此以分江水；又傳李鎖孽龍於潭中，今有伏龍觀在潭上。」

〔六〕蕩逸：放蕩無拘之意。《後漢書·馮衍傳》：「蕩逸人間之事。」注：「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七〕瑶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集仙錄》：「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斲石疏波，決塞導扼，以循其流。」（《太平廣記》卷五六）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下巫山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瑶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斲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

〔八〕玉座：此指神女寶座。「玉座」，底本校：類本作「玉堂」。

〔九〕「飄蕭」二句：飄蕭：輕舉飛翔貌。駕風馭：即馭風而行。庾信《周祀園丘歌十二首·雍樂》：「風爲馭，雷爲車。」弭節：按節徐行。屈原《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弭節」，底本校：類甲、類乙本作「持節」。天關：天上宮闕。李白《飛龍引》之二：「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

〔一〇〕「古粧」二句：法服：仙道之法衣。邃殿：幽深之神殿。此指神女廟。煙鬢：

女子鬢髮。韓愈《題炭谷湫祠堂》：「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鬢。」

「一一」雜沓：衆盛貌。《漢書·揚雄傳》：「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杜甫《麗人行》：

「竇從雜選實要津。」

「一二」「茫茫」四句：想像夜深月明時，神女應來，聽流水之聲。陸游《入蜀記》第六：

「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峰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 搖玉

佩：宋玉《神女賦》：「於是搖珮飾，鳴玉鸞。」

### 集評

汪師韓：徘徊神境，仿佛仙踪，不襲用「玉色」、「頰顏」及「望帷」、「褰幃」一切猥瑣漫褻之語。范成大《巫山圖》及《巫山高》二詩，疊疊力辨，何不緣軾詩《巫山》、《神女》二作為證耶？（《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神女詩不作艷詞，亦不作莊論，是本領過人處。○「深淵鼉鼈橫，巨壑蛇龍頑」橫字頑字俱鍊得穩。○「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十字精警。○「飄蕭」以下四句「飄蕭四句可刪。○「茫茫」以下四句」結得恍惚杳冥，極為灑脫，無所取義之題只可如此取姿。（《紀評蘇詩》卷一）

王文誥：「大江」以下四句」起四句，從江山入手，領起治水。○「自「深淵」至「人寰」以二句比代本事，跡不露而神自到。○「上帝降瑤姬」五字棒喝，喚醒多少癡兒偵

女。○【「神仙豈在猛」】此句明翻治水以自，蓋不敘本事之跡，實乃坐實前比一節，究竟是治水也。落墨高潔之甚。○【「玉座幽且閑」】此句掃除凡穢，出落清楚。○【自「上帝」至「道里艱」】敘神女在不即不離之間，意有所避就也。○【「古粧具法服，遼殿羅煙鬢」】此二句始敘入廟所見。曉嵐謂「飄蕭」四句可刪，欲以「古粧」接「玉座」句，乃全不知作者意也。公乃特意下「幽閑」二字，又不欲着跡，故以「玉座」二字架空，乃敘事，非敘游也。「飄蕭」四句，全包助禹在內，特蓄此氣，納人前比一節，刪去則格法亂矣。○【「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此二句結「神女」一節，完他治水本事。妙在下一「自」字，作想像之辭，收入眼界。○【「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此二句結前比一節，妙在忽聚忽散，以有爲無，仍是公口吻中。以上自「古粧」至此一節，敘入游廟中。○【「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湲」】結有遠神，通篇藏「水」字不露，至末句出落「水」字，點明詩旨。（《蘇軾詩集》卷一）

趙克宜：【「江山」二句】次聯老重有力，領起下文。○【「神仙」二句】扼要語，不在多。○【「飄蕭」四句】四語與「上帝」一聯相應，刪不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附錄

蘇轍《巫山廟》：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娑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吹，舉手睚眦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糜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遊九



州，揭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飄飄薄煙霧。泊然沖虛眇無營，朝飡屑玉嚙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湍崖激作相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州，石隕山墜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爲殮蕙爲肴，玉缶薦芝香飄蕭。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沈寥。神君聰明無我責，爲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泝巴蜀，瀆旋深惡秋水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勞。（《樂城集》卷一）

###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一〕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二〕。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三〕。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四〕。執板迎官長，趨塵拜下風〔五〕。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六〕。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巴東縣：《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巴東縣在歸州西六十里，「因在巴之東，因以爲名」。北宋屬荆湖北路歸州，今屬湖北省。萊公即

寇準（九六一—一〇二三），字平仲，宋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縣東北）人。北宋政治家。太平興國四年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官至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入侵，寇準任同平章事，力排衆議，促使真宗親征，進駐澶州督戰。後爲王欽若等所讒罷相。天禧四年封太子太傅、萊國公。復遭丁謂等排擠，貶死雷州。準歿後十一年，贈中書令，復太子太傅、萊國公，後又賜謚忠愍。《宋史》有傳。

〔二〕王偁《東都事略·寇準傳》：準「舉進士爲巴東令，……在巴東五年不得代。」故詩有寂寞巴東之句。

〔三〕「聞道」二句：《輿地紀勝》卷七四：巴東有寇萊公祠，「祠有萊公柏二株，在縣庭。民以比甘棠。」陸游《入蜀記》第六：「謁寇萊公祠堂，……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此詩所謂「手種松」，或爲韻所限，或傳聞不同之故。

〔四〕禮數：禮儀之等級。《左傳·莊公十八年》：「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杜甫《八哀詩·張公九齡》：「向時禮數隔。」

〔五〕執版：古時官吏上朝或謁見上司時須執手版，備記事用。《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下風：風向之下方，喻下位。《左傳·僖公十五年》：「羣臣敢在下風。」紀昀曰：「二句即承『禮數』句。」（《紀評蘇詩》卷一）

〔六〕刺史：官名，爲一州（或郡）之長官。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一：「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爲郡。」三公：周代太師、太傅、太保稱三

公。寇準後曾封太子太傅，故云。

### 集評

紀昀：一往駿爽。五韻律詩唐人多有，此又不以二句爲聯、四句爲解律之。○「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一結隱然自負，非咏萊公也。（《紀評蘇詩》卷一）

### 昭君村〔二〕

昭君本楚人〔二〕，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三〕。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四〕。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五〕。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昭君：即王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

「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人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

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昭君人匈奴，號寧胡閼氏，卒葬匈奴。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今屬湖北省）。白居易《過昭君村》自注云：「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歸州·興山縣》：「王昭君宅：王嬙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縣。村連巫峽。」又，《輿地紀勝》卷七四：「昭君村，在州（案，歸州）東北四十里。」一說巫山亦有昭君村。王十朋《昭君村》詩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處村。至今粗醜女，灼面亦成痕。」自注云：「按《圖經》，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峰之南神女廟下，未知孰是？」杜少陵詩云：「若道巫山女粗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回。」則在巫山者是。」據《漢書·元帝紀》：「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注：「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注：「本南郡秭歸人也。」考漢南郡秭歸縣唐時置歸州，治所即今秭歸縣，與巫山顯是二處，當以前說為近正，後說或為民間傳說。

〔二〕楚：古國名。秭歸古屬楚地，故稱昭君為楚人。

〔三〕「漢妃子」，外集作「漢家子」。案，「家」當作「妃」。

〔四〕胡鬼：古稱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族為胡。昭君歿于匈奴，故此云「胡鬼」。王十朋集注引白居易《昭君》詩：「生為漢宮妃，死作胡地鬼。」（案，今《白居易集》無此二句）

〔五〕「人言」二句：「門楣，門上橫木。「作門楣」，意爲光耀門庭。陳鴻《長恨歌傳》：楊貴妃方寵幸，「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憂色衰，憂慮容顏衰老而被上所棄。《韓非子·說難》：「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

### 集評

紀昀：不免凡近。（《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轍《昭君村》：峽女王嬙繼屈須，人宮曾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去，遙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桅橫江筋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夜從東舍嫁西家。（《樂城集》卷一）

### 新灘〔二〕

扁舟轉山曲〔二〕，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三〕。番番從高來〔四〕，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鬣灘下橫〔五〕。小魚散復合，滂澗如遭烹〔六〕。鷓鴣不

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敲傾〔七〕。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八〕。只應灘頭廟〔九〕，賴此牛酒盈。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新灘：在今湖北省秭歸縣東三十余里，亦稱青灘。《輿地紀勝》卷七四《歸州》：「新灘，天聖丙寅贊唐山摧，遂成新灘。」范成大《吳船錄》卷下載，歸州下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陸游《入蜀記》第六：「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

〔二〕轉山曲：山勢曲折，船隨山轉。

〔三〕槎牙：錯雜不齊貌。此處形容白浪翻飛狀。

〔四〕番番：番有輪、次之義。番番與下「一一」互文，表一輪一輪之意。

〔五〕「暴鬣」，類甲、類丙作「暴腮」。鬣：魚領旁之小鬣，在腮部。故暴鬣即暴腮之意。《藝文類聚》卷六九引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腮龍門。」

〔六〕澗澗：本指出沒貌。潘岳《閑居賦》：「游鱗澗澗。」李善注：「澗澗，出沒貌。」此處形容小魚之驚荒亂竄。

〔七〕 敝傾：站立不穩而傾斜。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傍敝傾兮。」

〔八〕 薄技：小技。《漢書·司馬遷傳》：「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九〕 灘頭廟：陸游《入蜀記》第六：「游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灘頭廟似指此兩廟。末二句謂，水急灘險，乘舟者多求神保佑，故灘頭廟香火甚盛。

### 集評

紀昀：純是香山門徑。○「白浪橫江起」至「插脚還敝傾」以四層襯起舟人，未免太排。香山詩格不高，亦坐此。以爲奇恣，非也。○結二句拙。「盈」字亦押得牽強。（《紀評蘇詩》卷一）

### 新灘阻風〔二〕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舞雪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前叟〔二〕。孤舟倦鴉軋〔三〕，短纜困牽揉。嘗聞不終朝〔四〕，今此獨何久〔五〕。祇應留遠人〔六〕，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新灘：見前《新灘》詩注〔一〕。
- 〔二〕「灘前叟」，底本校：類本作「山前叟」。
- 〔三〕鴉軋：器物相擠擦聲。此指大風吹船發出之聲。杜牧《登九峰樓》詩：「歸棹何時聞鴉軋。」陸龜蒙《連昌宮詞·門》：「不聞鴉軋閉春風。」
- 〔四〕不終朝：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終朝」，類本、外集作「終日」。案，此詩寫風，當以「終朝」爲是。
- 〔五〕「獨何久」，七集作「何其久」。
- 〔六〕「祇應」，外集作「應爲」。

## 集評

紀昀：第三句欠精切。○【「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不作感憤，身分特高。（《紀評蘇詩》卷一）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次子由韻〔一〕

縮頸夜眠如凍龜〔二〕，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三〕。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四〕。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人戶但覺輕絲絲〔五〕。沾裳細看巧刻鏤〔六〕，豈有一一天工爲〔七〕？霍然一揮遍九野〔八〕，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祇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九〕。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一〇〕，飄拂巾帽真仙姿〔一一〕。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灑袍人袖濕靴底，亦有執板趨堦墀〔一二〕。舟中行客何所愛〔一三〕，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一四〕，孤隼下擊千夫馳〔一五〕。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一六〕。楚人自古好弋獵〔一七〕，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一八〕，馬上操筆爲賦之。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 值：遇。 歐陽：指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官至參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學家。《宋史》有傳。歐陽體：指歐陽修《雪》詩。該詩題下自注云：「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次子由韻：蘇轍原唱已佚。七集本無此四字。此詩底本編於忠州詩前（各編年注本多如此），似不妥。蘇轍《次韻子瞻病中大雪》憶及此次唱和云：「空憶乘峽船，行意被摧剝。溟濛覆洲渚，冷冽光翻坐。我唱君實酬，馳騁不遑卧。……詩詞禁推類，令肅安敢破？」「我唱君實酬」，即蘇轍原唱，蘇軾次韻。「詩詞禁推類」，即軾詩題中所云禁以咏雪常用字入詩。「空憶乘峽船」，可見此次唱和在入峽以後，而忠州尚未入峽。「行意被摧剝」三句，指行程爲風雪所阻；而蘇軾父子忠州以前詩均未言及風雪。爲風雪所阻，三日不得行，在秭歸以下四十里之新灘，有蘇軾《新灘阻風》詩爲證。故此詩當作于新灘阻風之時，今移編於此。
- 〔二〕《史記·龜策列傳》：「神龜縮頸而却。」
- 〔三〕「青山」二句：皮日休《七愛詩·元魯山》：「青山生白髭。」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以爲軾詩蓋用其意。
- 〔四〕漸：解凍時流動之冰。屈原《九歌·河伯》：「流澌紛兮將來下。」《後漢書·王霸

傳》：「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

〔五〕絲絲：細微貌。李餘《寒食》：「玉輪江上雨絲絲。」

〔六〕刻鏤：雕刻。雪花六出，故云巧刻鏤。《淮南子·齊俗》：「雕琢刻鏤。」「巧刻鏤」之

「巧」，查注、馮應榴注本作「若」。

〔七〕天工：此指造物者、造化，猶天公。《尚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黃庭堅《蠟梅》：「天工戲剪百花房。」

〔八〕霍然：突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九野：九州之地。《呂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

〔九〕「天王」二句：謂雪兆豐年。《宋書·符瑞志下》：「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天王：即天子。《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軒：殿前長廊，外周以欄。獻壽：慶壽，獻物以祝壽。嘉：贊美。

〔一〇〕高人：志行高尚之士，指隱士。屐：鞋之一種，多爲木底，有齒。《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冷冽：寒冷，此指雪。

〔一一〕《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巾帽，馮應榴注：「巾」一作「襟」。

〔一二〕板：笏板，大臣上朝用以記事之手板。《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每進見，孫權

常親迎，執板交拜。」 堦墀：宮殿臺階。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呂向注：

「丹墀，階也，以丹漆塗之。」堦同階。

〔一三〕舟中行客：蘇軾自謂。

〔一四〕咻咻：呼吸聲。高適《宋中送族侄式顏》：「旅雁悲咻咻。」

〔一五〕隼：猛禽。《漢書·孫寶傳》：「今日鷹隼始擊。」

〔一六〕卮：盛酒器。《史記·項羽本紀》：「賜之卮酒。」

〔一七〕弋獵：射獵。弋：以繩繫箭射。《漢書·賈山傳》：「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一八〕從：聽任。杜甫《屏跡》：「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從、任對舉，從猶任也。

## 集評

汪師韓：巖壑高卑，人物錯雜，大處浩渺，細處纖微，無所不盡，可敵一幅王維《江干初雪圖》。（《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張謙宜：全是設想，映襯好。（《硯齋詩談》卷五）

紀昀：「青山」二句自佳。「豈知」句不妥。「斫路」二字不妥。「寒液滿鼻」

太俚。「濕鞋底」亦俚。結太率。（《紀評蘇詩》卷一）

趙翼：後幅全從遇雪之人鋪敘，難在簡勁。末專以弋獵作結，似覺無謂。（批沈德潛《宋

金元三家詩選》卷上)

王文誥：「世間」至此（「孤隼下擊千夫馳」）一段，妙在拉雜而前後過脈。（《蘇軾詩集》卷一）

張道：人但知東坡《聚星堂雪》詩效歐陽「禁體物語」，不知其二十四歲適楚時，已有《江上值雪效歐陽體》詩。雖不及潁州作之遒緊，然如「江邊曉起浩無際，……豈有一一天公爲」，亦善繪神色者。夫所云「禁體物語」，言以鹽、玉、鶴、鷺比似爲體物也。今人以「禁體」句，公然書集云「效禁體」，殊不覺其誤，則試思「體」字截斷，「物語」二字將作何解耶？（《蘇亭詩話》卷一）

陳衍：二雪詩（此首及《聚星堂雪》詩）結束皆能避熟。（《宋詩精華錄》卷二）

附錄

歐陽修：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六一詩話》）

黃牛廟〔二〕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二〕。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

耕牛苦磽确〔三〕，兩角磨崖四蹄濕〔四〕。青芻半束長苦飢〔五〕，仰看黃牛安可及。

### 校注

〔一〕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黃牛廟：在湖北省宜昌市西北八十里黃牛峽。

《水經注》卷三四：「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迂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三十里至新灘，……以虛舟過之，……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沼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陸游《入蜀記》第六：「晚次黃牛廟，……廟曰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

〔二〕 服箱：負車箱，即駕車。《詩·小雅·大東》：「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三〕 磽确：土地瘠薄多石。《韓詩外傳》卷三：「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

〔四〕 「四蹄濕」，底本校：類本、外集作「四蹄脫」。案，當以「濕」是。「濕」與末句「及」押韻。

〔五〕 青芻：芻，餵牲畜之草。杜甫《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與奴白飯馬青芻。」

### 集評

紀昀：比興太淺。○【「擊鼓吹簫屠白羊」】「白」字太坐煞。（《紀評蘇詩》卷一）

## 蝦蟆培〔一〕

蟄背似覆盂〔二〕，蟄頤似偃月〔三〕。謂是月中蟄，開口吐月液〔四〕。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五〕，釀酒應無敵。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蝦蟆培：在湖北宜昌市西北三十里石鼻山下。《峽州志》：「扇子峽石中突，而洩水獨清冷。石狀如圭頭，俗謂蝦蟆石。」黃庭堅《黔南道中行記》：「日中乃至蝦蟆碛，從舟中望之，頤頤口吻，甚類蝦蟆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蟄」同「蟆」。「培」，底本作「背」。孔凡禮校云：「《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附宋丁朝佐校記云：『《蝦蟆碛》詩，諸本皆作碛。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案，《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樂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外集作「蝦蟆背」，今從。」今案，蘇軾《壬寅二月決囚經歷》有「忽憶尋蟆

「培」句，自注：「昔與子由游蝦蟆培」云云。又《寄周安孺茶》詩有「蠃培頃曾嘗」句，均作「培」。爲統一起見，仍以作「培」爲好。馮應榴注本、王文誥注本亦作「培」。今據改。

〔二〕覆孟：孟，盛湯漿或食物之器皿。覆孟，孟倒扣狀。《漢書·東方朔傳》：「安於覆孟。」

〔三〕頤：下頤。偃月：半弦月。

〔四〕「謂是」二句：月中蟄：傳說月中有蟾蜍（即蝦蟆）。《後漢書·天文志上》注：「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吐月液：此指泉水從蝦蟆石上瀉出。陸游《入蜀記》第六：「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帘入江。」

〔五〕唐張又新《煎茶水記》引陸羽云：「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蟆石。」陸游《入蜀記》：「登蝦蟆碛，《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輿地紀勝》卷七三：「蝦蟆碛在夷陵縣，凡出蜀者必酌水以淪茗。」

## 集評

查慎行：結稍率。（《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率易。（《紀評蘇詩》卷一）



## 出 峽〔二〕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一〕，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三〕。忽驚巫峽尾，巖腹有穿壙〔四〕。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向。宣尼古廟宇〔五〕，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六〕，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困〔七〕，瓦棺悲古葬〔八〕。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茅屋沽村釀〔九〕。玉虛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一〇〕。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一一〕。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范成大《吳船錄》卷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橫泊，相慶如更生。」

〔二〕巫廟：巫山廟，即神女廟。見前《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注〔一〕。

〔三〕盎：《說文》：「盎，盆也。」

〔四〕「忽驚」二句：巫峽：見前《巫山》注〔三〕。巖腹：山巖中部。王維《燕子龕禪師》詩：「巖腹乍旁穿。」穿壙：穿石壁作墓穴。《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亦如之。」賈公彥疏：「『甫窆』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爲壙。」

〔五〕宣尼：即孔丘，字仲尼。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故此稱宣尼。宣尼廟即孔子廟。陸游《入蜀記》第六：「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仿佛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又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一一有詩，題云：「巴東之西近江，有夫子洞，亦曰聖洞。巫山縣有孔子泉，說者謂早而祈則應。泉傍之民，雖童子皆能書。夫子胡爲洞於此，且有泉耶？」

〔六〕鐵楯：楯，欄杆之橫木。此乃以鐵爲之。

〔七〕石竇：即石洞。天困：《晉書·天文志》：「天困十三星在胃南。困，倉廩之屬也。」

〔八〕瓦棺：燒土爲棺，即陶棺。《禮記·檀弓上》：「有虞氏瓦棺。」《邵氏聞見後錄》卷三〇：「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猿不可及之處，有洞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之『仙人棺槨』云。」

〔九〕「新灘」四句：新灘，見前《新灘》注〔一〕。龍馬溪：馮景注：「《寰宇記》：『馬鳴溪在夔州府，俗稱龍馬溪。昔土人牧馬於溪上，產龍駒，四蹄利爪，朱駿赭尾，高

可七尺。州將聞，以貢行在所，載至溪口，攘鬣長鳴，躍於江。溪以名。」查注：「《太平寰宇記》：『龍洞溪在夔州西一百里。』《輿地志》云：『永安宮西有南鄉峽，峽西八十里有溪，溪中有靈壽木。』此即是龍洞溪，即善釀酒之村也。據此與詩語正相合，但《記》作『龍洞』，詩作『龍馬』，必有一訛。」查氏又云：「《水經注》：『魚復戍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案：馮景謂夔州府之馬鳴溪即龍馬溪，查氏謂永安宮西之龍洞溪即詩中龍馬溪，並以爲魚復附近之巴鄉村即蘇軾「沽村釀」之村。二注均誤。細審詩意，蘇軾是「新灘阻風雪」後方去龍馬溪沽村釀，則此溪必在新灘附近，而不在尚未入峽之白帝城附近。《宜昌府志》卷二《疆域》、《歸州志》卷一《山川》均載：「龍馬溪在新灘北。」此新灘北之龍馬溪方爲軾所到之溪。

〔一〇〕「玉虛」四句：玉虛，洞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歸州·興山縣》：「玉虛洞在縣南五十里，唐天寶五載，其洞忽開，可容千人。」陸游《入蜀記》第六：「泊舟興山口，肩輿游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過溪，又里餘，洞門小才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人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

〔一一〕行意王：王，通旺，盛也。《莊子·養生主》：「神雖王，不善也。」

## 集評

汪師韓：險境發以雄詞，須看其意思閒暇蕭散處。（《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出峽詩却寫未出峽事，一到本題，戛然竟住，灑洄掩映，運意玲瓏。○「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得此一虛，實處皆活。且前逐一鋪敘，難免挂漏，得此一補，方滿足無罅，凡不盡處皆到。（《紀評蘇詩》卷一）

趙克宜：【首二句】以賓形主，雙起總頓。○【「東西」四句】四語虛領下文。○【「憶從句」以下追敘。○【「玉虛」以下八句】以未至之處反托所已至，用筆已妙矣，又以所不知名者多於所知，將前文一齊托空，兩重裹結，運掉自如。○【「今朝」句以下】此方人題，篇幅已畢，格意絕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遊三游洞〔一〕

凍雨霏霏半成雪〔二〕，游人履冷蒼苔滑〔三〕。不辭攜被巖底眠，洞口雲深夜無月。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三游洞：在峽州（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約

二十里長江北岸，西陵峽之口。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三月，白居易、其弟白行簡、元稹三人相會於夷陵，同游此洞，各賦詩一首題壁，並名此洞爲三游洞。白居易《三游洞序》：「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案，即白行簡）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各賦古調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游，故目爲三游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廡間。」

〔二〕凍雨：此指寒雨。屈原《九歌·大司命》：「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劉孝綽《餞張惠紹應令詩》：「凍雨晦初陽。」霏霏：雨雪密貌。《詩·小雅·采薇》：「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三〕「屢冷」，底本原作「屢凍」。然首句已有「凍」字，未免重復，今據類本、外集、查注本改。

## 附錄

蘇洵詩：洞中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吾欲居之亦不能。

蘇轍詩：昔年有遷客，攜手過嵌巖。去我歲三百，游人忽復三。（案：上二詩，《嘉祐集》、《樂城集》不載，今從類本卷一《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題下林子仁注中摘出）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詩授之〔一〕

一徑繞山翠，縈紆去似蛇〔二〕。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三〕。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四〕。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五〕。歎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煖無風雪，山深富鹿豕〔六〕。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髻〔七〕。竈突依巖黑〔八〕，樽壘就石窪〔九〕。洪荒無傳記〔一〇〕，想像在羲媧〔一一〕。此事今安有，遺踪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一二〕。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三絕句：蘇洵、蘇軾、蘇轍各一首，見前《遊三游洞》詩及附錄。峽州：治今湖北省宜昌市。

〔二〕縈紆：盤旋曲折貌。去似蛇：山路蜿蜒如蛇行。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去似蛇」，底本校：類甲、類乙作「似去蛇」。

〔三〕呀：《說文》：「呀，張口貌。」《玉篇》：「大空貌。」班固《兩都賦》：「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

〔四〕「滑磴」二句：磴：石級。古槎：此指古木倒卧所成之橋。南朝陳江總《山庭春日詩》：「古槎橫近澗。」

〔五〕「三扉」二句：此寫洞之概貌。陸游《入蜀記》：「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蹬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僕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鐘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

〔六〕猥：豬。類丙本自「洞煖無風雪」句起，以下作為第二首。紀昀云：「洪荒」二句即繳足「古俗」句，確是一首，王氏本誤也。」（《紀評蘇詩》卷一）

〔七〕「相逢」二句：衣盡草：盡以草為衣。《後漢書·崔寔傳》：「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髻：髮髻，挽髮而束之於頂。髻：本指婦人服喪期以麻束髮，髻露於外。《禮記·檀弓上》：「魯婦人之髻而弔也。」鄭玄注：「去纚而紒曰髻。」纚，包髮之帛。紒，髮髻。意謂去包髮之帛而露髮髻。孔穎達疏：「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緦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此處非指喪期髮式，乃借以形容遠古山民挽髮之隨便，不用帛包，髻露於外。

〔八〕竈：炊物之處。突：煙囪。《淮南子·脩務》：「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即黑之意。

〔九〕樽、壘：均盛酒器。石窪：唐開元中湖州別駕李適之登峴山，以山上有石竇如酒樽，可注斗酒，遂建亭名曰窪罇。後顏真卿爲郡守，曾登亭與僚友宴集，有《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尊。」

〔一〇〕洪荒：混沌蒙昧之遠古時代。謝靈運《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詳觀記牒，洪荒莫傳。」

〔一一〕義：伏羲，古代傳說中部落酋長，即太昊。風姓。又名庖犧、包犧、宓義。相傳始畫八卦，教民捕魚畜牧，以充庖厨。媧：女媧，神話人物。相傳爲伏羲之妹，或伏羲之婦。

〔一二〕「山翁」二句：「山翁」，外集作「田翁」。槎牙：錯雜不齊貌。陸龜蒙《奉和襲美古杉三十韻》：「擁腫煩莊辯，槎牙費庾詞。」

## 集評

紀昀：一氣呵成，語特道拔，但無深味耳。○【「爭看洞門呀」「呀」字懸脚。】（《紀評蘇詩》卷一）



附錄

蘇轍《三遊洞》：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硤兀起成柱，亂石散列如驚塵。清溪百丈下無路，水滿沙土如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唇。沉沉深黑若大屋，野老篝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亂爲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鳥鳴噪孤熊蹲。三人一去無復見，至今冠蓋長滿門。（《樂城集》卷二）

寄題清溪寺

〔一〕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二〕。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三〕。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姦。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四〕。秦、儀固新學〔五〕，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六〕，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頷首然吾言〔七〕。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清溪：在峽州（今湖北省宜昌市）。《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峽州·遠安縣》：「清溪在縣南六十五里，源出清溪山下，冬夏無

增。」清溪寺當在此。

〔二〕鬼谷子之故居：鬼谷子，古代高士，名不詳。其生平事迹傳說不一。《史記·蘇秦列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裴駟《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司馬貞《索隱》云：「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峽州遠安縣清溪亦有鬼谷子故居。《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峽州·遠安縣》條引《鬼谷先生傳》：「楚有清溪，下深千仞，其水靈異。」郭璞《遊仙詩十九首》：「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蘇軾詩從此說。

〔三〕韓非：戰國後期韓國人。與李斯同爲荀卿學生。因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用。乃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而悅之，發兵攻韓，韓遣非使秦。後遭李斯等讒毀，下吏治罪。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難：《韓非子》卷四有《說難》篇，言游說帝王之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四〕「遺書」二句：世傳有《鬼谷子》一書。此書《漢書·藝文志》未著錄。《隋書·經籍志》列入縱橫家，三卷。柳宗元《辯鬼谷子》：「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學者宜其不道。」後人多以此書爲魏晉時人僞託。小數：小道、

小術之意。

〔五〕秦：蘇秦，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人，縱橫家。曾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趙、齊等六國，兼佩六國相印，為從約長。後客于齊，被刺而亡（一說為燕王從事反間活動於齊，陰謀敗露，被車裂而死）。（見《史記·蘇秦列傳》）儀：張儀，戰國時魏人，縱橫家。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使六國背縱約而事秦。後不為秦武王所信任，離秦去魏，為魏相一年而卒。秦、儀二人俱學於鬼谷子。《史記·張儀列傳》：「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新學：初學，一般帶有貶意。《漢書·張禹傳》：「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文心雕龍·定勢》：「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秦儀」，類甲、類丙作「儀秦」。

〔六〕桓：齊桓公，名小白。文：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五霸之一。

〔七〕領首：《說文》：「領，低頭也。」然吾言：以吾言為是。

### 集評

紀昀：意好而語未工。○【「鬼谷乃真姦」未雅。○【「使彼二子顛」未穩。（《紀評蘇詩》卷一）

### 附錄

蘇轍《寄題清溪寺》：清溪鬼谷子，雄辯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默。蘇、張何為

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賴，遂爲世所惑。顛倒賣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客齊目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溪魚爲朝餐，老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樂城集》卷一）

### 留題峽州甘泉寺〔一〕姜詩故居〔二〕。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三〕。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四〕。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五〕。古人飄何之，唯有風竹鬧。行行翫村落，戶戶懸網罩〔六〕。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七〕。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毋乃姜子教。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 峽州：見前《寄題清溪寺》詩注〔一〕。甘泉寺：歐陽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自注：「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廡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爲姜詩泉，亦有姜詩祠。」陸游《入蜀記》第六：「以小舟游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疏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

〔二〕姜詩故居：姜詩，東漢廣漢人，奉母至孝。後拜郎中，除江陰令，卒于官。其故居似不應在峽州。歐陽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自注云：「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

〔三〕純孝：至孝。《左傳·隱公元年》：「穎考叔，純孝也。」《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四〕「逶迤」二句：逶迤，曲折而延續不斷貌。此言路之修長、曲折。婉變：美好貌。《詩·齊風·甫田》：「婉兮變兮，總角卬兮。」

〔五〕「清泉」二句：挹：舀，酌取。查注、馮應榴注：「『挹』一作『掬』。似誤。」  
窖：《禮記·月令》：仲秋之月，「穿寶窖，修囷倉。」鄭玄注：「穿寶窖者，人地隋曰寶，方曰窖。」

〔六〕「行行」二句：行行：且行且止。《後漢書·桓典傳》：「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翫：通玩，遊玩。網：魚網。李商隱《異俗二首》：「戶盡縣秦網。」罩：捕魚之籠。《爾雅》：「筐謂之罩。」注：「罩，捕魚籠也。」

〔七〕鈔：強取，搶掠。《後漢書·公孫瓚傳》：「攻鈔郡縣。」

### 集評

紀昀：糾纏姜詩，牽強無味。○【「開戶夜無鈔」】趁韻，不穩。（《紀評蘇詩》卷一）

###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一〕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二〕。形勝今無用〔三〕，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四〕。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五〕，感歎亦憐朱〔六〕。時朱太守為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七〕。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游洞有詩，夷陵圖經後有公題處〔八〕。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九〕。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一〇〕。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一一〕。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南行途中作。夷陵縣：故城在今湖北省宜昌市附近。歐陽永叔，即歐陽修。景祐三年，歐陽修貶為夷陵令，太守朱慶基為作堂。歐陽修《夷

陵縣至喜堂記》云：「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陸游《入蜀記》第六：「廳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嘆！廳事前一井，相傳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柵，合抱，亦傳爲公手植。」

〔二〕荆吳：荆，楚國。吳，吳國。此泛指長江中下游之地。

〔三〕「形勝」，底本原作「形勢」，此據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改。

〔四〕「誰知」二句：文伯，文章宗伯。唐張說《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吟咏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此指歐陽修。《宋史·歐陽修傳》：「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宗之。」又：「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

〔五〕呂：呂夷簡（九七八—一〇四三），字坦夫，壽州人。呂蒙正之姪。真宗咸平三年進士，仁宗時官至同平章事，授昭文殿大學士。後封許國公，卒謚文靖。《宋史·范仲淹傳》：時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責其不公。後又上四論，譏

切時政。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坐貶。」又，韓琦《歐陽公墓誌銘》云：「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追思歐陽修貶責之初因，實由于呂夷簡，故此云「咎呂」。

〔六〕朱：朱慶基，時爲峽州太守。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

〔七〕「舊種」二句：孤楠，乃歐陽修手植。歐陽修《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爲憐碧砌宜佳樹，自鬪蒼苔選綠叢。」橘樹，亦歐陽修在時物。歐陽修《戲答元珍》：「殘雪壓枝猶有橘。」又《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

〔八〕三游洞有詩：三游洞見前《遊三游洞》注「一」。歐陽修景祐四年春游洞，有《三游洞》詩（見《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夷陵圖經」之「經」字，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無。

〔九〕「故老」二句：故老，指當地百姓。行客，蘇軾自謂。長官，指歐陽修。



〔一〇〕許國：爲國效命。隋煬帝《白馬篇》：「持身許國。」杜甫《前出塞》：「丈夫誓許國。」

〔一一〕數倒壺：數：頻、多次。倒壺：傾壺暢飲。末四句轉述當地故老之語，希歐公多保重。

### 集評

紀昀：純以氣機勝。○【「追思猶咎呂，感嘆亦憐朱」】用同時人作對偶人詩，此長慶法也。（《紀評蘇詩》卷一）

馬德富

校注

曾棗莊

# 蘇軾詩集校注卷二

##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 息壤詩〔二〕并敘

《淮南子》曰：鯀湮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於羽淵〔二〕。今荆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三〕。傍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四〕。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辭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五〕。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六〕。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



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七」。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八」。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於民「九」。無是墳者，誰取誰干「一〇」。惟其的之，是以射之「一一」。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十二月蘇軾至江陵驛，五年正月五日離江陵北上，在江陵約居留一月。此詩及以下《渚宮》、《荊州十首》即作於此時。息壤：古傳說能生長不已的土壤。《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二〕《淮南子》四句：《淮南子·脩務》：「（堯）殛鯀於羽山。」鯀：人名，禹之父。

湮：壅塞。帝：此指上帝、天帝。蘇轍《息壤》詩「傳言夏鯀塞洪水，上帝愛此無敢偷」，徑作「上帝」，可爲一證。祝融：顓頊之後，高辛氏（帝嚳，堯之父）之火正，死後爲火神。羽淵：池潭名。《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杜預注：「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又，《太平寰宇記》卷二二《海州·朐山縣》：「羽山在縣西北九十里。案《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南。所殛羽潭在縣西九十里，去羽山一百步，一名羽池。」

〔三〕「今荊州南門外」四句：荊州：即唐、宋江陵府所在，治今湖北荊州市。宋張世南

《遊宦紀聞》卷六：「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六：「江陵南門之外，甕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三尺許。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

〔四〕「畚鍤」以下五句：畚：用草繩或竹篾編織之盛物器具。鍤：鍬。張世南《遊宦紀聞》卷六：「唐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霽霽之雨，遂爲故事。」蘇轍《息壤》詩亦云：「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不收。」此即「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之情形。發，發掘。

〔五〕藩：遮蔽、護守。幽臺：地下的樓臺。上二句意謂，上帝以此息壤遮蔽地下樓臺。蘇轍《息壤》詩亦云：「當中屋背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謂息壤下有百尺石樓。

〔六〕培：增益。《禮記·中庸》：「故栽者培之。」注：「培，益也。」隨取而培即隨取隨長之意。

〔七〕幸：希冀。「幸帝之怒」即希冀上帝怒而致雨之意。「怒」，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作「恕」。查注云：「恕」字似當作「怒」。案，作「怒」是。若作「恕」，意難理解。集甲、七集本即作「怒」。

〔八〕「誰敢以告」：查注云：「告字叶韻，似當作訴。諸刻本恐訛，存疑再考。」

〔九〕役於民：被民所役使。上二句意謂人民知道掘息壤即可致雨，故干旱時就採用此法，如張世南《遊宦紀聞》所云：「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霧霏之雨。」如此，上帝亦為民所役使也。

〔一〇〕「無是墳者」二句：墳：高起。墳者即高起之地，亦即息壤。干：干犯。《說文》：「干，犯也。」《左傳·文公四年》：「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干」，查注本作「予」，馮應榴注本作「于」。

〔一一〕「惟其的之」二句：的，箭靶。《荀子·勸學》：「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二句謂箭靶既立，則人皆射之。言下之意是因為有息壤，掘之又可獲雨，故難以禁民不掘。

### 集評

紀昀：四言詩可以不作。（《紀評蘇詩》卷二）

## 渚 宮〔一〕

渚宮寂莫依古郢〔二〕，楚地荒茫非故基〔三〕。一王臺閣已鹵莽〔四〕，湘東王、高氏。  
何況遠問縱橫時〔五〕。楚王獵罷擊靈鼓〔六〕，猛士操舟張水嬉〔七〕。釣魚不復數魚

鼈，大鼎千石烹蛟螭「八」。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倕「九」。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蛾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辭「一〇」。秦兵西來取鐘簾「一一」，故宮禾黍秋離離「一二」。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一三」，臺下野水浮清漪「一四」。綠窗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彈朱絲「一五」。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一六」。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颼颼。陳公踪迹最未遠「一七」，七瑞寥落今何之「一八」？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一九」。誰能爲我訪遺迹，草間應有湘東碑「二〇」。

### 校注

-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十二月初至次年正月五日之間作於江陵。渚宮：春秋時楚之別宮，故址在今湖北荆州市。《左傳·文公十年》：「（子西）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孔穎達疏：「渚宮，當郢都之南。」
- 「二」古郢：春秋時楚都，楚文王十年自丹陽遷此。故址在今湖北荆州市西北。《水經注》卷二八：「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
- 《輿地紀勝》卷六五《江陵府》下引《元和郡縣志》：「故郢城在江陵三里，即楚舊都。」

也。子囊臨終遺言「必城郢」，即此也。」

〔三〕 茫茫：荒遠渺茫。查注本作「蒼茫」。

〔四〕 二王：即南朝梁湘東王蕭繹、五代南平王高從誨。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曾爲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後爲梁元帝。《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荊州》引唐余知古《渚宮故事》：「湘東王（繹）於（江陵）子城中穿溝池，長數百丈。植蓮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楔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堦堞、馬柵。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柵，可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高山，山有石洞，潛行二百餘步。苑中山有石，上有陽雲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高從誨，字遵聖。高季興長子。初仕梁。季興死，奉表歸唐明宗，授荆南節度使。順應中，封南平王。《輿地紀勝》卷六四引《皇朝郡縣志》：「後唐長興三年，高從誨鑿城西南隅，爲池起亭，曰「渚宮」，規模甚壯。」 鹵莽：《文選》揚雄《長楊賦》：「夷阮谷，拔鹵莽。」李善注：「鹵莽，中生草莽也。」此處「已鹵莽」即已荒蕪非舊之意。

〔五〕 縱橫時：戰國時蘇秦主合縱以抗秦，張儀主連橫而說六國以奉秦。此處縱橫時概言春秋戰國之時。

〔六〕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寫楚王獵於雲夢，獵罷，「擊靈鼓，起烽燧」。李善注引文穎曰：「靈鼓，六面鼓。」清俞樾以爲畫龍紋之鼓，見《茶香室經說》卷五。

〔七〕張水嬉：張，施設、表演之意。水嬉：水上遊樂、雜耍之類。《文選》張協《七命》：

「乘鳧舟兮爲水嬉。」唐趙璘《因話錄》卷六：洪州仇胡曹贊者「善爲水嬉，百尺橋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鞦韆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於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

〔八〕千石：石，量詞。十斗爲石。千石言其容量之大。蛟螭：蛟龍。

〔九〕「絕妙」，底本校：類本、外集作「妙絕」。般與倕：般，公輸般，春秋時魯國人，又稱魯班。曾爲楚造雲梯等攻城之械。事見《墨子·公輸》。倕，人名。傳說爲堯時巧工（一說爲黃帝時人）。《莊子·胠篋》：「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一〇〕「臨風」二句：《史記·管晏列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戰國楚鄢人，曾爲楚頃襄王大夫。《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一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人之。」鐘簾：鐘，樂器。簾，懸鐘磬之木架。橫曰簾，豎曰簾。

〔一二〕離離，紛披繁茂貌。《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



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一三〕祝穆《方輿勝覽》卷二七《江陵府》：「絳帳臺，東漢馬融教授弟子于此。今鼓角樓之西是其處。」《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馬融曾爲南郡（即荊州）太守。

〔一四〕「野水」，底本校：類本作「野鴨」。漪：微波。

〔一五〕朱絲：即朱絃，樂器上的紅色絲絃。《文選》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李善注：「朱絲，朱絃也。」

〔一六〕孔、姬：孔子、周公。周公姓姬名旦。唐唐彥謙《送樊瑄司業歸朝》詩：「聖域探姬孔。」

〔一七〕陳公：即陳堯咨，字嘉謨，閩州閩中人。咸平三年舉進士第一，曾任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擢右正言、知制誥。據《北宋經撫年表》卷五，陳堯咨於大中祥符四年知荆南。

〔一八〕七瑞：馮景注謂七瑞指湘東王蕭繹，因繹小字七瑞。然檢《南史》卷八、《梁書》卷五，蕭繹字七符，不字七瑞，此注誤。姚範、方東樹以爲「七瑞系亭名，爲太守陳堯咨所建」。（參見《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昭昧詹言》卷一二）又「七瑞」，查注本作「士瑞」。沈欽韓以爲當作「士瑞」，其云：「案《宋史·朱昂傳》：（昂）拜工部侍郎，致仕歸江陵，詔賦詩餞行，搢紳榮之。弟協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

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詩所指陳公即堯咨，士瑞謂昂兄弟也。」（《蘇詩查注補正》卷一）案，此說亦未允，何以用「士瑞」代指朱昂兄弟，究無確鑿根據。今考劉摯在江陵有《七瑞堂》詩。堂乃陳堯咨建。詩云：「草木生成亦偶然，誰將枝幹驗祥編。如何併作當時瑞，寂寞如今五十年。」（《忠肅集》卷二〇）所說七瑞當與軾同。七瑞者，七種草木之祥瑞也。《宋史·五行志二》：大中祥符三年八月，「江陵縣民張仲家竹自根上分幹，其一幹又分三莖。九月，江陵府永泰寺竹出地七節，分爲兩莖，長丈餘。知府陳堯咨以聞。」似即所謂七瑞事。

「一九」空陂：空池。杜甫《南池》：「不應空陂上。」「成」，外集作「如」。

「二〇」「草間」，底本校：類本、七集作「草中」。

### 集評

紀昀：乏深湛之思，亦乏老健之氣。蓋七言本難於五言，故此時尚風骨未成。（《紀評蘇詩》卷二）

方東樹：重複不妙。「故宮」、「千年壯觀不可復」、「池」、「樓閣」、「臺」、「綠窗朱戶」、「草堂」、「破窗」、「百年人事」等字，俱擲。費力蹇頓，必非坡作，與《驪山》同。（《昭昧詹言》卷一一）

姚範：余疑此詩亦非東坡作。（《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渚宮》）

趙克宜：此聯（案指「綠窗」一聯）吐屬佳妙，但絳帳非渚宮正文，安用多衍？篇中敘述雜沓，故紀氏以爲「風骨未成」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 荊州十首〔二〕

### 其一

游人出三峽〔三〕，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三〕。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四〕。

###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十二月初至次年正月五日之間陸續作。翁方綱云：「查氏以此十首皆爲嘉祐五年春作（案王文誥《蘇詩總案》亦云），愚謂第七首有『殘臘多風雪』之句，蓋四年冬盡時即到荊州，於此度歲，乘春乃北行耳。十首各自即事言之，蓋非一時所作。如望沙之樓，沙頭之市，遊客之攜龜，故人之贈雁，亦非一二日間事也。來時則

風捲白沙，去時則風動綠芒，時序既更，景事非一，故總題曰《荊州十首》。」（《蘇詩補注》卷一） 荊州，治今湖北荊州市。

〔二〕三峽：歷代所說不一。《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五以巫峽、巴峽、明月峽爲三峽，卷一四八以西峽、巫峽、歸峽爲三峽（《方輿勝覽》卷五七與此同）。杜甫《詠懷古跡》宋郭知達注：「三峽：瞿唐、巫山、黄牛也。」足見宋人所說亦不一。今據軾《巫山》詩「瞿唐迤邐盡，巫峽崢嶸起」，知軾所云三峽，前二峽指瞿唐峽、巫峽，後一峽或爲歸峽，相當於今所謂西陵峽。

〔三〕「間」，類丙、外集作「問」。案，「問」似爲「間」之訛。上二句言荊州商業之盛，交通之繁。

〔四〕重城：指荊州。《輿地紀勝》卷六四引《元和郡縣圖志》：「荊州爲上流重鎮。」《資治通鑑》卷一二八：「晉氏東遷，……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

### 集評

紀昀：此首總起。○「楚地盡平川」、「江浸平野斷」複「平川」。（《紀評蘇詩》卷二）

### 其 二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二」。慷慨因劉表「三」，淒涼爲屈原「三」。廢城猶帶井，

古姓聚成村「四」。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

校注

〔一〕「南方」二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語劉備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又《資治通鑑》卷二七六：「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杜甫《喜晴》：「干戈雖橫放，慘澹鬪龍蛇。」

〔二〕慷慨：此為感慨激昂之意。司馬相如《長門賦》：「意慷慨而自叩。」劉表：字景升。獻帝初平元年任荊州刺史，據有今湖南、湖北大部地區。後病卒，其子琮降曹操。《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表「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

〔三〕屈原，見卷一《屈原塔》注〔一〕。其被放逐後，作《哀郢》等以見志，中云：「發郢都而去閭兮，怆荒忽其焉極，」「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四〕古姓：據《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荊州有漢以前楚地大姓之遺族，即吳、伍、程、史、龍、郢、卞、龔諸氏。

集評

紀昀：結即高常侍「豈無安邊策，諸將已承恩」意。（《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結二句】抱負語，不傷粗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其 三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二」。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三」，那得怨凶年。

### 校注

「二」捐：捨棄。上一句謂當時荆楚之人，有牛而不耕，播種後很少管理。蘇轍《涇陽早發》亦云：「楚人信稀少，田畝任蕪蕪。」

「三」《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荆）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後，流傭爭食者衆，五方雜居，風俗大變。然五月五日，競渡戲船，楚俗最尚，廢業耗民，莫甚於此。」

### 集評

紀昀：三四太拙，後四句亦太直。十首中如明月之累。（《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第三句及後半首，尚是少陵門徑中語，獨第四句拙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其 四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一〕。江山非一國〔二〕，烽火畏三巴〔三〕。戰骨淪秋草〔四〕，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五〕。

校注

〔一〕高王：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後梁開平元年爲荆南節度使，割據荊州。末帝時封渤海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南平王。子從誨，嗣封父爵。（見《新五代史·南平世家》）望沙：《輿地紀勝》卷六五引《皇朝郡縣志》：「望沙樓在府（江陵）城東南隅，後梁時高季興建，以望沙津，即其下造戰船。陳堯咨更名仲宣樓。」

〔二〕五代時，高季興先仕於後梁，任荆南節度使；後受封於後唐，爲南平王。其子從誨嗣位，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故云「江山非一國」。

〔三〕三巴：指巴郡、巴東、巴西。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劉）璋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據《資治通鑑》卷二六九、二七三、二七五及《十國春秋》卷一〇〇載：後梁乾化四年高季興以蜀之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縱火船焚蜀浮橋，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興易小舟而遁。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

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又大敗而歸。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夔州刺史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是荆南高氏屢出兵巴蜀，屢被挫敗，故云「烽火畏三巴」。

〔四〕「淪秋草」，外集作「埋秋草」。

〔五〕「百年」二句：馮應榴注云：「乾德元年，高繼冲奉表來歸。自先生作此詩時，上溯至高季興封渤海王，蓋百三十餘年矣。」案，此說將宋朝建立後的一百年都包括進去，顯非詩人之意。「百年」不必拘泥於高氏，而是對唐末五代戰亂的概稱。自朱温封吳興郡王（八八六）前後起，至宋滅北漢（九七九）結束紛爭割據，近一百年，故此云「百年」。

擾擾：紛亂貌。查慎行云：「此詩因南平而致慨於五季也。……一時豪傑自命者，細瑣么麼，無足比數。『魚蝦擾擾』一語，說得五代君臣及僭號諸國可憐、可憫、可鄙、可羞，又無論孱弱之高氏也。」（《蘇詩補注》卷二）趙克宜云：「結言百年以來，昔時豪傑都已同歸於盡，而斯時樓頭所見，惟有沙津之魚蝦擾擾而已。此即從樓名生情也。以魚蝦與豪傑相形，自然成趣。查氏謂魚蝦比五季之君臣，夫既謂之豪傑矣，何得又以魚蝦比之？且句中『盡』字『見』字，分明有既往、見存之別。若如查說，句意難通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今案，趙說不確，當以查說爲得詩旨。

## 其 五

沙頭煙漠漠〔一〕，來往厭喧卑〔二〕。野市分麇鬧，官船過渡遲〔三〕。遊人多問卜，



僧叟盡攜龜「四」。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辭「五」。

校注

「一」沙頭：《輿地紀勝》卷六四《江陵府》：「去（江陵）城十五里，四方之商賈輻輳，舟

車駢集，謂之沙頭市。」

「二」喧卑：喧鬧。鮑照《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三」官船，底本校：類本、外集作「官帆」。

「四」僧叟：粗鄙之老叟。攜龜：龜用以占卜吉凶。上二句譏楚人之迷信習俗。

「五」紀昀曰：此句「譏古風之不存也。」（《紀評蘇詩》卷二）

集評

趙克宜：結有遠致。（《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其 六

太守王夫子「二」，山東老俊髦「三」。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三」。食雁君應厭「四」，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五」。



## 校注

〔一〕王夫子：蘇軾《上王兵部書》云：「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王兵部即王夫子。蘇洵《王荊州畫像贊》謂此人爲齊人，生於辛丑，餘不詳。

〔二〕俊髦：才能出衆之人。髦，毛中長毫。

〔三〕「見雄豪」，底本校：類本、外集作「更雄豪」。

〔四〕食雁：《後漢書·王符傳》：「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此處食雁指作太守。

〔五〕「中書」二句：中書即中書省，官署名，總掌國家政事。設有令、侍郎、舍人等官。

安石：謝安，字安石，東晉名臣。曾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管中書省事。此以謝安喻當時執政大臣。《史記·屈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王注子仁曰：二句「指時相有如謝安，則王守不當如屈原放逐而作《離騷》也。」紀昀曰：「綰結得好。」

（《紀評蘇詩》卷二）

集評

紀昀：夾此一首，章法生動，從杜公《遊何氏山林》「萬里戎王子」一首化出。（《紀評蘇詩》卷二）

其 七

殘臘多風雪「二」，荆人重歲時「三」。客心何草草「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鄰鬼「四」，驅儼聚小兒「五」。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校注

- 「一」殘臘：十二月底，臨近除夕。「多」，底本校：類甲、類乙作「方」。案，當作「多」。
- 「二」重歲時：以時節爲重。此特指年節。南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款，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 「三」草草：憂貌。《詩·小雅·巷伯》：「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
- 「四」爆竹：古時以火燃竹，畢剝有聲，以驅鬼邪。《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劉禹錫《畚田行》：「爆竹驚山鬼。」
- 「五」驅儼：古時臘月驅除疫鬼之儀式，亦稱大儼。《後漢書·禮儀志中》：「先臘一日，大

## 集評

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以逐惡鬼于禁中。」又《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紀昀：【末二句】一結不脫自己，方不是泛陳風土。（《紀評蘇詩》卷二）

## 其 八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一〕。上客舉雕俎，佳人搖翠篋〔二〕。登庖更作器〔三〕，何以免屠劫〔四〕。

## 校注

〔一〕老枕：魚頭骨，亦名魚枕。《爾雅·釋魚》：「魚枕謂之丁。」注：「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玻璃：此指天然水晶石之類。

〔二〕「上客」二句：謂魚肉用以待上客，魚骨用以作佳人之篋。雕俎：雕飾有花紋之盛肉器。篋：梳髮用具。

〔三〕「更」，查注、馮應榴注謂一作「兼」。

〔四〕卦：割。

集評

紀昀：寓多材爲累之感。（《紀評蘇詩》卷二）

其 九

北雁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沾巾。平日誰能挹〔二〕，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爲珍〔二〕。

校注

〔一〕挹：執。郭璞《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此處引申爲捕獲之意。

〔二〕三嗅：《論語·鄉黨》：「（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邢昺疏：「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嗅謂鼻歆其氣。」「孔子行于山梁，見雌雉飲

啄得所，故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句用此典，意謂故人贈雁，己不忍食也。若爲，怎堪。（據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一）若爲珍即不堪以爲珍羞。



## 集評

紀昀：此首意格特高。○【前四句】有意無意，映帶生情。○【「平日」句】接得好。  
(《紀評蘇詩》卷二)

## 其十

柳門京國道「二」，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三」。北行連許鄧「三」，南去極衡湘「四」。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五」。

## 校注

「二」柳門：荊州城門之一。唐吳融《赴闕次留獻荆南成相公三十韻》：「行行柳門路。」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八：江陵「小北門舊名維城，大北門舊名柳城。」據此，柳門即大北門。出此門往北，通向汴京，故云京國道。「柳」，查注、馮應榴注謂：一作「脩」。

「三」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上二句意本此。綠芒：綠色之草尖。蘇轍《辛丑除日寄子瞻》云：「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合二詩觀之，三蘇父子一行乃正月五日自荊州出發北行也。

- 〔三〕許：許州，治今河南許昌市。鄧：鄧州，治今河南鄧州市。
- 〔四〕衡湘：衡山、湘水，均在今湖南省境。「衡湘」，外集作「瀟湘」。案，當作「衡湘」。
- 〔五〕懷王：楚懷王。名熊槐。信任靳尚、鄭袖，疏遠屈原，國政腐敗，先後爲秦、齊所敗。後死於秦國。見《史記》卷四〇《楚世家》。信：真。紀昀曰：「此首總收。」「結寓自負之意，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黃州後無此議論也。」（《紀評蘇詩》卷二）

### 集評

汪師韓：《荊州十首》，俯仰陳跡，懷古者所同；悲壯慷慨，則唐賢得意筆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篇章字句，都合古法，此東坡摹杜之作，純是《秦州雜詩》。（《紀評蘇詩》卷二）

### 荊門惠泉〔二〕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二〕。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坼〔三〕。縈回成曲沼〔四〕，清澈見肝膈〔五〕。溌瀉爲長溪〔六〕，奔駛蕩蛙蠍〔七〕。初開不容碗，漸去已如帛〔八〕。傳聞此山中，神物懶遭謫〔九〕。不能致雷雨，灑灑吐寒碧〔一〇〕。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 校注

-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赴京途中。荆門：荆門軍，五代時始置。治今湖北荆門市。惠泉：源出荆門西之蒙山（一名硤石山）。《輿地紀勝》卷七八《荆門軍》：「蒙泉在軍城西，出于硤石山之麓，即蒙山也。南曰蒙，西北曰惠泉。」蘇洵《荆門惠泉》詩：「古郡帶荒山，寒泉出西郭。」
- 〔二〕石脈：山石之脈理。韋應物《龍門遠眺》：「淙流散石脈。」
- 〔三〕隱隱：象聲詞。司馬相如《上林賦》：「沈沈隱隱，砰磅訇磕。」坼：裂開。
- 〔四〕「縈回」，底本校：類本作「灣回」，外集作「彎回」。曲沼：彎曲之沼池。
- 〔五〕膈：隔膜。照見肝膈，極言其清澈。
- 〔六〕濼：小水流入大水。《詩·大雅·鳧鷖》：「鳧鷖在濼。」毛傳：「濼，水會也。」
- 〔七〕「駛」，外集作「決」。蛙蝮：即蛙。《周禮·秋官·蝮氏》：「蝮氏，掌去鼃（蛙）黽。」注：「齊魯之間謂鼃爲蝮。」
- 〔八〕「初開」二句：碗：盛食物之器皿，同碗。如帛：言泉水光潔如帛練。
- 〔九〕神物：指龍之類。「懶」，底本校：類本作「頗」。七集本原校：一作「頻」。
- 〔一〇〕灩灩：水光波動貌。何遜《望新月示同羈詩》：「灩灩逐波輕。」寒碧：指泉水。



集評

紀昀：「容梳」用濫觴意，「如帛」用飛練意；意皆可通，而語皆不工。結亦少力。  
（《紀評蘇詩》卷二）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二〕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空若有所折〔三〕。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三〕，終古耻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四〕。泉傍地平衍，泉上山嵒嶮〔五〕。君子慎所居〔六〕，此義安可缺。古人貴言贈〔七〕，敢用況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八〕，海遠要當徹〔九〕。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赴京途中。荆門、惠泉見前詩注〔一〕。張維，不詳。馮應榴注云：「《續資治通鑑長編》熙寧十年正月，有前原州臨涇縣令張維除名送康州編管事。此事在後十八年，未知即先生答詩之張維否也？」都官：官署名。屬刑

部，掌徒流、配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張維供職都官，具體官名不詳。「次韻答」，類甲、類丙無「答」字。今案，此詩乃次蘇轍詩之韻，蘇轍詩題爲《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故應有「答」字。

〔二〕 空：空涌之意。底本校：類本作「溢」。此句言泉水空涌，故地氣稍得疏洩減損。

〔三〕 貪泉：在廣東南海縣西北石門口。《晉書·吳隱之傳》：「未至州（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又，湖南郴縣境內之橫流溪亦名貪泉。愚溪：在湖南零陵縣西南。本名冉溪，柳宗元謫居於此，改名愚溪。柳宗元《愚溪詩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故更之爲愚溪。」

〔四〕 「別」，底本校：類本、外集作「月」。案，作「月」似誤。紀昀曰：語異別，「三字未妥。」（《紀評蘇詩》卷二）

〔五〕 嶓嶠：高峻貌。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嶓嶠。」

〔六〕 「慎」，類本作「謹」。《荀子·勸學》：「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七〕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八〕 泠泠：水流聲。陸機《招隱詩》：「山溜何泠泠。」「不已」，底本校：類本作「不

足」。案，「已」字義勝。

「九」徹：《說文》：「徹，通也。」《廣韻》：「徹，達也。」《國語·魯語上》：「焚，煙徹於上。」韋昭注：「徹，達也。」

### 集評

紀昀：頗參理語，遂入論宗。由其明而未融，故未能縱橫無礙。（《紀評蘇詩》卷二）

### 附錄

蘇轍《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荒涼荆門西，泉水誰爲洩？發源雖甚微，來勢不可折。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甘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還，青嶂空嶮嶮。泉上白髮翁，來飲杯饌闕。酌水自獻酬，箕踞無禮節。區區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憂重城，賞玩安能徹。（《樂城集》卷一）

### 涑陽早發「二」

富貴本無定「二」，世人自榮枯。囂囂好名心「三」，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四」。我行念西國「五」，已分田園蕪「六」。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



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七〕。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八〕。永懷江陽叟〔九〕，種藕春滿湖。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赴京途中。 涇陽：驛名。在郢州（今湖北鍾祥市）涇河口附近。

〔二〕「無定」，七集作「先定」。案，「無」字義勝。

〔三〕囂囂：喧鬧。《詩·小雅·車攻》：「選徒囂囂。」此引申為喧競、不甘寂寞之意。

〔四〕「不能」二句：便：即刻。少：同稍。二句謂，縱不能做到即刻退歸，也應徐徐而進，勿求快捷。

〔五〕西國：指軾之家鄉眉山。

〔六〕已分：已料。分讀去聲。（參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四） 田園燕：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田園將蕪，胡不歸。」

〔七〕蘇轍《涇陽早發》詩云：「楚人信稀少，田畝任榛蕪。空有道路人，擾擾不留車。悲傷彼何懶，歎息此亦愚。今我何為爾，豈亦愚者徒。」軾此句承子由詩意而來，謂己苟自進而無補於世，則與懶且愚者無有不同。

〔八〕出處：即進退。《易·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徒：徒然、空無所成之

意。

〔九〕江陽：指眉州。《晉書·地理志上》：蜀章武元年，「分犍爲立江陽郡。」《蜀中名勝記》卷一二：彭山漢時爲犍爲郡理，「晉永和中於此置西江陽郡。」查注引《名勝志》：「晉曾置江陽郡於眉州。」

### 集評

紀昀：途中感懷，適在涪陽，遂以命篇，不爲涪陽作也，故不及山川地理。○〔囂囂〕四句〕真語轉高。（《紀評蘇詩》卷二）

### 夜行觀星〔一〕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二〕。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三〕。天人不相干〔四〕，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五〕，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六〕。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七〕。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

〔二〕列宿：衆星宿。森就位：森，繁密貌。就位，言星宿各居己位而不亂。

〔三〕鬧若沸：喧鬧之聲若湯之沸。《詩·大雅·蕩》：「如沸如羹。」孔穎達疏：「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噂沓無節也。」此想象之辭，以「小星鬧若沸」狀小星之繁密。構思新異。

〔四〕天人：天上、人間。「人」，馮應榴注：一作「文」。案作「人」義勝。

〔五〕箕、斗，均星宿名。《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六〕「天亦」二句：言星象本無名稱，世人以其形似而強爲立名。

〔七〕「有似」，七集作「有以」。

### 集評

汪師韓：搔首問天，通以玄解，是即「道不可名，強名曰道」之旨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首四句】語特奇恣。（《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起語沈著，以下意之所觸，信筆寫出，達意而已，不以詩論。（《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漢水〔一〕

捨棹忽逾月〔二〕，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三〕，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四〕，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五〕。洲中浣紗子，環珮鏘鏘鳴〔六〕。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不敢慢〔七〕，佇立整冠纓〔八〕。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在襄陽渡漢水時作。漢水：源出陝西寧強縣北蟠冢山，東南流經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中部，至武漢入長江。

〔二〕蘇軾父子於嘉祐四年十二月初乘舟至江陵，第二年正月五日陸行北上，故此云「忽逾月」。捨棹：捨舟登陸。

〔三〕襄陽：縣名，在漢水南岸，今湖北襄樊市。《水經注》卷二八：「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

〔四〕「漢水」句：《詩·周南·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五〕「文王」二句：《詩·周南·漢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毛詩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二句化用其意，言漢水一帶風俗之淳。儼：莊重矜持貌。如卿：如卿士大夫。馮應榴云：「似言女子而有士大夫之行耳。」紀昀謂「儼如卿」句拙滯。（《紀評蘇詩》卷二）

〔六〕「鏘鏘鳴」，外集作「鏘以鳴」。《詩·大雅·烝民》：「八鸞鏘鏘。」

〔七〕「過之」，外集作「遇之」。案，當作「過」，形近而訛。慢：輕慢、怠慢。

〔八〕「佇」，馮應榴注：一作「停」。案，當作「佇」。

### 集評

紀昀：起四句全入律，究不合格。○無所取義而支綴成篇，宜其語皆牽湊。（《紀評蘇詩》卷二）

## 襄陽古樂府三首〔二〕

### 野鷹來〔三〕

野鷹來，萬山下〔三〕。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



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四」，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巍「五」。臺中公子著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嘯。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襄陽。襄陽，見前詩注「三」。七集、外集無「古」字，「首」作「篇」。

「二」野鷹來：《水經注》卷二八：「（漢）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

「三」萬山：《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萬山，一名漢臯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

「四」「擊」，七集本作「繫」。案，當作「擊」。

「五」「東」，馮應榴注：一作「中」。今案「中」似誤。《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呼鷹臺，在縣（襄州鄧城縣）東南一里，劉表所築。表往登之，鼓琴作樂，有鷹來集，故名。」據此知呼鷹臺不在城中。

集評

賀裳：二蘇《野鷹來》，大蘇尤俊邁，如「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然子由

「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借以誚劉琮兄弟，猶覺有意。蓋此題本爲襄陽樂府也，而坡公坦率，穎濱幹略，亦具見矣。（《載酒園詩話》）

紀昀：此首摹古有痕，故爲姿致，都非天然。（《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此亦未見其爲摹古，何爲有痕？一結氣骨頗似少陵。（《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上堵吟「二」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人空「二」。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三」。白馬爲塞鳳爲關「四」，山川無人空自閑「五」。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鱖魚冷難捕「六」。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 校注

「一」上堵吟：《水經注》卷二九：「（沔水）又東過堵陽縣（故城在今湖北鄖縣西南），堵水出焉。」「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二」「空」，七集作「宮」。案當以「空」爲是。

〔三〕金城：喻城之堅。《史記·留侯世家》：「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兩稚子：據《水經注》，乃指劉封、申耽。《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載：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遣孟達攻房陵（今湖北房縣），下之。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與達會上庸（今湖北竹山縣，在堵水中上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劉備封耽爲上庸太守，遷劉封爲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城、襄陽，呼封、達發兵相助，封、達未應。會羽覆敗，劉備恨之。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降魏。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與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封敗走成都，賜死。申耽降魏。《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孟達爲新城太守，登此山（案指白馬塞山）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也。』」

〔四〕白馬塞：《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白馬塞山，在縣（竹山縣，後漢時於此立上庸郡）西南三十五里。」《輿地紀勝》卷八二：「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十里，以白馬泉名。……又《類要》引王佑集云：在鳳林關。」《鳳林關》、《類要》在襄陽縣。」

〔五〕「自」，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作「且」。案「且」當爲「自」之訛。

〔六〕鰱魚：又名縮項鰱，弓背，大腹，色青，味美，襄陽特產。孟浩然《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別業》：「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鰱。」皮日休《送從弟歸復州》：「慇懃莫笑襄陽住，爲愛南溪縮項鰱。」

## 集評

紀昀：此首有太白之意。（《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我悲」數句】絕妙，古樂府詞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延君壽：黃仲則詩，……真能直闖太白堂奧，東坡而後，罕有其匹。今試略舉東坡之學太白數句，可以頓悟矣。《上堵吟》云：「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學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老生常談》）

## 襄陽樂「二」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裏氈裘「三」。自從氈裘南渡沔「四」，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四」。使君朱旆來翻翻「五」，人道使君似羊、杜「六」。道邊逢人問洛陽「七」，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八」。

## 校注

「二」襄陽樂：《南史·劉道產傳》：宋文帝元嘉三年，道產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後爲雍

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二〕「使君」二句：使君，州郡長官。此指劉道產。提戈入市：喻粗暴凶橫。裹氈裘：指少數民族之穿著。氈裘，用毛氈製成之衣服。《後漢書·鄭興傳》附鄭衆：「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

〔三〕沔：沔水，漢水上游。《南史·夷貊傳下》：「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

〔四〕峴山：《元和郡縣志》卷二一：「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山東臨漢水。」

〔五〕朱旆：旆，旗幟之總稱。翻翻：飄揚貌。

〔六〕羊、杜：羊祜字叔子，晉南城人。都督荊州諸軍事，長達十年。在任開屯田，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之心。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據《晉書·羊祜傳》）杜預字元頤，京兆杜陵人。羊祜卒後，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徵發民工興修水利，灌田萬餘頃。江漢懷德，化被萬里，被尊稱爲杜父。太康元年率兵滅吳，以功封當陽縣侯（據《晉書·杜預傳》）。

〔七〕洛陽：今屬河南。劉道產爲襄陽太守時，洛陽一帶連年征戰不絕。宋少帝景平元年北魏攻陷洛陽；宋文帝元嘉七年命到彥之、檀道濟等北伐，力圖恢復。中原陷于戰火。

〔八〕《文選》嵇康《贈秀才人軍》詩之四：「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此處目送飛鴻乃心隨飛

鴻南去之意。「飛鴻」，底本校：類本作「征鴻」。

### 集評

紀昀：似張（籍）、王（建）不著意作。（《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氣息遜前二首，以爲似張、王者，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峴山〔二〕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三〕。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三〕。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四〕。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五〕。大才固已殊〔六〕，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留〔七〕。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八〕。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赴京途中。峴山，見前詩注〔四〕。

〔二〕游塵：浮游之塵埃。昏：昏暗。此用爲遮蔽之意。峴首：即峴山。襄陽有三峴：

紫蓋山、萬山、峴山。（見《輿地紀勝》卷八二）宋時稱紫蓋山爲中峴，以峴山爲峴首。曠蕩：空闊無邊貌。馬融《廣成頌》：「徒觀其垆場區宇，恢胎曠蕩。」楚藪：楚地原野。此句意謂襄陽一帶廣闊原野盡收眼底。

〔四〕《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佳，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意有偶即謂心意與羊祜偶合，亦即有同感。羊祜晉人，距蘇軾約八百年，千載乃舉其成數，概略言之。

〔五〕「團團」二句：團團：樹冠之形。檜：木名，形似柏，又名圓柏。峴山有柏。《輿地紀勝》卷八二：「晉柏，在峴山上，下有小碑，題曰『晉柏』。柯幹如鐵石。」又查注引《名勝志》云：「晉柏在峴山下，相傳羊叔子手植。」二句言山上檜樹，近千年來，閱盡榆柳的榮枯生滅，亦即閱盡人世興衰。紀昀曰：「借喻便蘊藉。」（《紀評蘇詩》卷二）

〔六〕大才：杜甫《古柏行》：「古來材大難爲用。」「大才」，類本作「天才」。案，「天才」似訛，此處「大才」指檜。

〔七〕星過罾：罾，捕魚工具，即筍，以竹編成，其形如籠，編繩爲底，魚入而不能出。《詩·小雅·苕之華》：「三星在罾。」鄭玄注：「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筍之中，其去須

與也。「留」，類丙、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作「雷」，似誤。

「八」自剖：自己剖析、體味。

### 集評

紀昀：「登高」四句四句寫出遠懷，自是有心人語。【末二句】十字深警。（《紀評蘇詩》卷二）

萬山「二」時獨不游，問轍而作「三」。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三」。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四」。下有仲宣欄「五」，綆刻深容指「六」。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七」，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八」，山上見洲尾「九」。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一〇」。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筆「一一」。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赴京途中。萬山，見前《襄陽古樂府三首》注「三」。



〔二〕類丙本「時」上有「坡」字。七集本無此自注。

〔三〕漢水，見前《漢水》注「一」。

〔四〕甃：井壁。古甃即古井之意。清泚：清澈之水。

〔五〕仲宣欄：王粲字仲宣，三國魏山陽高平人。博學多才，為蔡邕所重。獻帝初避地荊州，往依劉表十五年，後歸曹操。《三國志·魏書》有傳。仲宣欄即王粲井欄。《輿地紀勝》卷八二：「王粲井，在襄陽縣西萬山，前有石欄。」王粲宅，在襄陽縣西一十里萬山東坡下，又有王粲井。」杜甫《一室》：「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六〕縷：繩。此指井繩。井繩與石欄磨擦，年深日久，遂成深痕，至可容指。

〔七〕隆中：《輿地紀勝》卷八二引《漢晉春秋》：「諸葛亮家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八〕「月炯」，外集作「月出」。炯：明亮。

〔九〕洲尾：水中沙洲，或叫沙尾。杜甫《春水》：「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

〔一〇〕「綠水」二句：帶：繞。盤盤：迴環貌。珥：《說文》：「珥，瑱也。」瑱即玉名。故抱珥即抱玉。一說抱珥乃日旁的光暈。《漢書·天文志》：「抱珥虹蜺。」注引孟康曰：「日旁氣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氣）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

〔一一〕簪：插定髮髻或冠之長針。箠：馬鞭。末二句言以簪箠畫地，終難以說明山川位

置形勝。

### 集評

紀昀：「『不到懶成恥』『成』字未妥。（《紀評蘇詩》卷二）

### 隆中〔一〕

諸葛來西國〔二〕，千年愛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三〕，生此萬乘師〔四〕。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五〕。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六〕，使我寒涕垂。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自江陵赴京途中。隆中，見前詩注〔七〕。諸葛亮故宅在此，劉備三顧茅廬即此處。

〔二〕西國：指蜀。

〔三〕襄陽，見《漢水》注〔三〕。



〔四〕萬乘師：天子之師。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以萬乘稱天子。《孟子·梁惠王上》：「萬乘之國。」注：「萬乘，謂天子也。」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五〕矯矯：武勇出衆貌。《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故此云「龍之姿」。

〔六〕蜿蜒迹：龍蛇所行之迹。此指隆中諸葛亮遺迹。《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諸葛亮宅，……今有井，深四丈，廣尺五寸，迄今壘砌如初。」《襄陽府志》卷四：「隆中山，縣西三十里，有諸葛武侯祠。……山有十景，曰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父巖、抱膝石。」又卷九：隆中諸葛亮故宅，「堂前二間屋，地高爽，云是孔明避暑臺。」如此之類，即「蜿蜒迹」也。

### 集評

紀昀：起四句全入律。○「龍蟠」以下四句，意亦猶人，而寫來脫灑。（《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借卧龍二字生情。○「龍蟠」四句，數語澄淡有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

卷一）

## 竹葉酒「二」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二」。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三」。耆舊人何在「四」，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五」，留此千古情。

### 校注

-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自江陵赴京途中。竹葉酒：宜城特產。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醑。」梁昭明太子《將進酒》：「宜城溢渠盤，中山浮羽卮。」足見宜城醞酒古已有名。
- 「二」宜城：宋襄州屬縣，今湖北宜城市。《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宜城，在襄州南九十五里。本楚之鄢都，其地出美酒，「俗號宜城美酒爲竹葉杯。」《輿地紀勝》卷八二：「漢宜城故城，《元和郡縣志》云在今宜城縣南九里，本楚鄢縣，其地出美酒。」查注引《名勝志》：「宜城有金沙泉，在縣東二里。其泉造酒甘美，世稱宜城醞，又名竹葉春。」
- 「三」「猶似」，類丙作「尤似」。
- 「四」耆舊：故老，年高而夙負德望者。此指襄陽之先賢。晉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
- 「五」「在」，底本校：類本、外集作「麴」。查注作「酒」。

集評

紀昀：頗有風調，然是空腔。若以此種爲超妙，則終身在窠臼中。（《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次聯情思自佳，後半率甚。（《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鰕魚「二」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項「二」，貪餌每遭烹「三」。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四」。吾今又悲子「五」，輟筋涕縱橫。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鰕魚：見前《上堵吟》注「六」。

「二」鰕魚又名縮項鰕，縮項本言其頸短。蘇軾由縮項二字致疑，言其並不解退縮知足而得全，反因貪餌而遭禍。「縮項」，底本校：類本作「縮頸」。案，當作「項」。

「三」《晉書·翟莊傳》：「（莊）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

貪餌吞鈎，豈我哉？」上二句以鱸魚貪餌遭烹，隱喻人事。紀昀曰：「點綴警切。」（《紀評蘇詩》卷二）

〔四〕「杜老」二句：杜老，杜甫。孟生，孟浩然。杜甫《解悶十二首》之六：「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鱸。」孟浩然《峴潭作》：「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

〔五〕子：指鱸魚。

## 食 雉〔二〕

雄雉曳修尾〔二〕，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誰復嗟〔三〕。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四〕。烹煎雜鷄鶩〔五〕，爪距漫槎牙〔六〕。誰知化爲蜃〔七〕，海上落飛鴉〔八〕。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雉：野雞。

〔二〕曳：拖。修尾：長尾。

〔三〕「誰復」，底本校：類本、七集作「復誰」。

- 〔四〕時所佳：爲時人所稱美。「所」，底本校：類甲、類乙作「在」。案，作「在」似訛。
- 〔五〕鶩：鴨。《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
- 〔六〕爪距：腳爪。槎牙：參差不齊貌。
- 〔七〕蜃：大蛤蜊。《禮記·月令》：「雉人大水爲蜃。」鄭玄注：「大水，淮也。」又《國語·晉語九》：「雉入於淮爲蜃。」《搜神記》卷一二：「千歲之雉，入海爲蜃。」
- 〔八〕句言海上飛鴉復爲蜃所吞。《埤雅》卷二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中。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

## 集評

譚元春：甚古。（明刻《東坡詩選》卷一一）

## 新渠詩「二」并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二」。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三」，招懷遠人，散耕於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四」，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五〕。溢流於野，至於通衢〔六〕。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

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七〕。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八〕。嗟唐之人，始識秔稌〔九〕。

新渠之民，自淮及潭〔一〇〕。挈其婦姑，或走而顛〔一一〕。王命趙侯，宥我新民〔一二〕。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一三〕。

侯謂新民，爾既來止〔一四〕。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

築室於唐，孔碩且堅〔一五〕。生爲唐民，飽粥與饘〔一六〕。死葬於唐，祭有雞豚〔一七〕。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正月作於自江陵赴京途中。「詩」字後集甲有「一首」二字。

〔二〕唐州：宋屬京西南路，治今河南唐河縣。

〔三〕「太守趙侯」二句：侯，士大夫之間的尊稱，猶言君。趙侯即趙尚寬，字濟之，河南



人。《宋史·趙尚寬傳》：「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趙）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蓋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嘉祐五年七月，三司使包拯等奏留再任，詔從之。後積官至司農卿。三陂：陂，塘堰。三陂似指馬仁陂、湖陽陂、唐子陂。（見《水經注》卷二九《泚水》，三陂均在宋之唐州）召渠：在唐州泌陽縣西，西漢召信臣任南陽太守時所修。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漢書》有傳。

〔四〕「不得」二句：簞，盛飯竹器。《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勸：勉勵。逆：迎接。

〔五〕舒舒：徐緩貌。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淮之水舒舒。」

〔六〕通衢：四通八達之大道。此指唐州府。

〔七〕「渠來」二句：奕奕：悠閒貌。湊：奔赴。

〔八〕「如雲」二句：斯：語氣辭。溜：指屋簷流水。上句言田中之水，如白雲積聚；下句言支渠灌田，水流如溜。

〔九〕秔稌：稷稻。

〔一〇〕淮：指淮水流域。潭：潭州，治今湖南長沙市。此句言人民來自淮水流域以及湖

南。嘉祐五年包拯奏言：「知州趙尚寬，興復召信臣渠并境內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南、湖北之民至者萬餘戶。」（《宋會要輯稿》第六册第五九二二頁）王安石《新田詩序》：「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糶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

〔一一〕顛：《詩·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句化用其意，言來唐之民奔走急促，惟恐落後。

〔一二〕宥：寬免。

〔一三〕「無與」二句：無與，不担負。王事，指賦役。以訖七年，至嘉祐七年。《宋大詔令集》卷一八二《募民耕曠土詔》：「應諸道州府軍監，管內曠土，并許民請佃，便爲永業，仍與免三年租稅，三年外輸稅十之三。」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二：「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閑民。自天聖初下赦書，即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自嘉祐五年寫此詩，至嘉祐七年，正爲三年。

〔一四〕止：助詞。《詩·齊風·南山》：「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又《詩·小雅·甫田》：「曾孫來止。」

〔一五〕孔碩：孔，甚。碩，大。《詩·秦風·駟鐵》：「辰牡孔碩。」

〔一六〕饘：稠粥。

「二七」「雞豚」，集甲作「雉豚」。

### 雙鳧觀 「二」 在葉縣 「二」。

王喬古仙子「三」，時出觀人寰。常爲漢郎吏「四」，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五」。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作。此詩及下首《穎大夫廟》原編於《許州西湖》詩後，然考蘇軾由江陵北上赴汴京路綫，當先汝州而後許州。此詩及《穎大夫廟》均作於汝州，故應編於《許州西湖》之前。今移編於此。

「二」葉縣：北宋時屬汝州，今屬河南省。

「三」《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

〔四〕《太平寰宇記》卷八引《風俗通》：「孝明帝時，尚書郎王喬遷葉令。」故此云「常爲漢郎吏」。

〔五〕銅印：《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又《宋史·輿服志》：「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紆：繫佩。青綸：青色絲帶，此指印綬。漢制，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銅印紆青綸，泛指爲宦作官。

### 集評

紀昀：【「雙鳧偶爲戲」四句】解說得妙。○結太淺直。（《紀評蘇詩》卷二）

### 穎大夫廟

〔一〕穎考叔也〔二〕，廟在汝州穎橋〔三〕。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四〕。荒祠傍孤冢〔五〕，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六〕。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作於汝州。時軾自江陵赴汴京。

〔二〕穎考叔：春秋鄭人，鄭大夫。

〔三〕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穎橋：鎮名。在汝州襄城縣（今屬河南）東北四十里。七集無以上自注。外集題下原注：「汝州」。

〔四〕「大夫」二句：《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言」，類丙原校：一作「語」。

〔五〕荒祠，即穎考叔廟。「傍」，底本校：類本、七集作「旁」。案，「旁」通「傍」。

〔六〕「千年」四句：漢劉向《說苑·正諫》：秦嫪毐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解衣伏質而諫。始皇釋之，迎歸太后，母子如初。微言：馮應榴注：「用談言微中意。」



## 集評

紀昀：純用諫臣微諷之意，而語特明透。「荒祠」二句上下文不甚融貫，雖意在照應「廟」字，終不免於硬插。（《紀評蘇詩》卷二）

## 許州西湖〔一〕

西湖小雨晴，艷艷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轉新響〔二〕。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三〕。紛紛具畚鍤〔四〕，鬧若蟻運壤。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五〕。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六〕。游人空已集〔七〕，挈榼三且兩〔八〕。醉客卧道旁，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九〕。潁川七不登〔一〇〕，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游許州西湖作。許州：宋屬京西北路，元豐三年升爲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市。西湖：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

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其地道澗水滯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

〔二〕「轉」，底本校：類本、外集作「傳」。案，「轉」字義勝。新響：指春水流動之聲。

〔三〕千掌：掌，手。千掌言民夫之多。

〔四〕畚鍤：挖運泥土的工具。

〔五〕快：悵然不悅。此句言天桃因寒冷尚未盡現其生氣，似含怨抑之態。

〔六〕標格：風範，風度。矜爽：矜持爽朗。「若」，底本校：類本作「苦」。案，作「苦」似誤。

〔七〕坌：聚集。劉禹錫《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奮行之徒坌集。」

〔八〕榼：盛酒器。《左傳·成公十六年》：「使行人執榼承飲。」劉伶《酒德頌》：「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晉書·劉伶傳》）

〔九〕愴：悲傷。

〔一〇〕潁川：郡名，秦始皇十七年始置。唐時改稱許州。七不登：七年歉收。登，穀類成熟。《孟子·滕文公上》：「五穀不登，禽獸逼人。」《漢書·文帝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 集評

紀昀：「池臺信宏麗」以下】忽歸莊論，妙非迂詞，此從杜老《觀打魚歌》化來。（《紀評蘇詩》卷二）

趙克宜：前半俊語絡繹，人後詞旨愷側，不愧風人之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阮籍嘯臺

「一」在尉氏東南城隅「二」。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三」。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四」，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作。阮籍字嗣宗，三國魏尉氏人。曾為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善彈琴，能長嘯，博覽群書，尤好《老》、《莊》。《太平寰宇記》卷一：「阮籍臺



在（尉氏）縣東南二十步。籍每追名賢，攜酌長嘯登此也。」

〔二〕尉氏：縣名。漢屬陳留郡，北宋屬開封府，北距汴京約百里。今屬河南省。七集、外

集無「東南城隅」四字。查注題下無此自注。

〔三〕「阮生」四句：《晉書·阮籍傳》：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軒軒：意態軒昂自得貌。《世說新語·容止》：「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四〕寫：宣洩。《詩·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箋云：「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人驛，呼與飲，至醉。詰旦客南去，  
竟不知其誰〔二〕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澀〔二〕。千門晝閉行路

絕「三」，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四」。

### 校注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作。尉氏，縣名，見前《阮籍嘯臺》注「二」。詰旦：

明旦，明朝。底本校：類本、七集本無「有客」以下十九字。

「二」不留澀：王文誥云：「公後有『飲酒但飲澀』句，此似蜀中語也。」（《蘇軾詩集》卷二）「不留澀」，底本校：類本作「不流濕」，七集、外集作「不留濕」。

「三」「晝閉」，類本、外集作「盡閉」。案，「晝」字義勝。

「四」策：馬鞭。

### 集評

袁宏道：倉卒逢客，情景入畫。（明刻《東坡詩選》卷一一）

譚元春：尤是雪中生客情景。（明刻《東坡詩選》卷一一）

### 朱亥墓「一」俗謂屠兒原「二」。

昔日朱公子「三」，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冢屈稱兒「四」。平日輕公相，千金

棄若遺。梁人不好事「五」，名姓寄當時「六」。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七」。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八」。

校注

- 「一」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二月作。朱亥：戰國時魏人。《史記·信陵君列傳》：侯生謂信陵君：「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信陵君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朱亥墓：《太平寰宇記》卷一：「朱亥墓在（封丘）縣（汴京以北五十里）西三十里。」《塵史》卷下《風俗》：「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汴京遺蹟志》卷九云：「朱亥墓，在開封西南朱仙鎮。」今案，蘇軾自江陵經唐、汝、許州赴京，不會行至汴京以北，故當以開封西南朱仙鎮爲是。
- 「二」底本校：類本「原」作「墓」。七集、外集無此自注。
- 「三」朱公子：指朱亥。紀昀謂：「此稱未詳所出。」（《紀評蘇詩》卷二）
- 「四」冢：墓。屈稱兒：言呼朱亥爲屠兒，未免委曲而不敬。

〔五〕梁人：即魏人。魏惠王於公元前三六二年徙都大梁，故稱魏爲梁。

〔六〕「名姓」，底本校：類本、七集、外集作「名字」。

〔七〕「魯史」二句：魯史：此指《春秋》，傳爲孔子所著，用字深含褒貶。盜齊豹：稱

齊豹爲盜，而不稱其名。齊豹，衛國司寇。《春秋·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此處「盜」即指齊豹。孔穎達云：「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說《春秋》褒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而不義，其書爲『盜』。」

〔八〕「慎無」二句：查注云：「信陵既誘竊兵符，復使朱亥椎殺晉鄙，而奪其軍，所報者私恩，所負者大義，史遷不美晉鄙之死節，而多朱亥之豪俠，取予似乎失當。故公詩意謂以《春秋》之義責之，則必曰盜殺晉鄙矣。幸而不遭孔子，獲免盜名。然則世俗呼爲屠兒，猶未爲辱也。」

### 集評

紀昀：東坡何忽鈍拙乃爾？（《紀評蘇詩》卷二）

次韻水官詩「二」并引「三」

淨因大覺禪師「三」，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四」。公既報之以詩，謂軾：「汝亦作。」軾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爲一卷獻之「五」。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六」。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七」。閻子本縫掖「八」，疇昔慕雲淵「九」。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鼈「一〇」。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貞觀中，左衽解椎髻「一一」。南夷羞白雉「一二」，佛國貢青蓮「一三」。詔令擬《王會》「一四」，別殿寫戎蠻。態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旛「一五」。傳人應門內「一六」，俯伏脫劍券「一七」。天姿儼龍鳳「一八」，雜沓朝鵬鱣「一九」。神功與絕迹「二〇」，後世兩莫扳「二一」。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東出關「二二」。三官豈容獨「二三」，得此今已偏「二四」。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二五」。惟應一篇詩「二六」，皎若畫在前。

## 校注

- 〔一〕嘉祐六年（一〇六一）秋作於汴京。水官：道家所奉之神，又稱下元解厄水官大帝。《三官應感妙經》：「下元水官，爲暘谷洞元三品，居青華宮中，部四十二曹，主管江河淮海水域萬靈，掌死魂鬼神之籍，錄衆生功過之條。」
- 〔二〕「并引」，七集無此二字。案，當有此二字，七集脫。
- 〔三〕淨因：禪院名，又名十方淨因禪院，在汴京，宋仁宗皇祐初建。大覺璉師：即懷璉師，漳州龍溪陳氏子。……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外集以詩引爲題，首有「京師」二字，「因」下有「院」字，「璉」下有「禪」字。
- 〔四〕閻立本，唐萬年人。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寫真，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又作《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圖，時人咸稱其妙。曾任工部尚書，總章元年拜右相。（見《舊唐書·閻立本傳》） 編禮公：即蘇洵。嘉祐六年七月，蘇洵被命修纂禮書。
- 〔五〕七集「軾」作「某」，「獻之」作「以獻」。
- 〔六〕天：此指天性，天然具有才能。

〔七〕「譬如」二句：《莊子·達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

〔八〕縫掖：寬袖單衣，古代儒生所服。同逢掖。《禮記·儒行》：「（孔）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後漢書·王符傳》：「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本縫掖即本儒生。

〔九〕疇昔：往昔。雲淵：指揚雄（字子雲）、王褒（字子淵），均漢代文學家，以賦著稱。江淹《別賦》：「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即以王褒、揚雄並舉。《新唐書·嚴立本傳》：「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

〔一〇〕染指初嘗鼈：《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鼈（大鼈）於鄭靈公，公子宋（字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處指繪畫乃偶爾爲之，非以此立身也。「初」，外集作「聊」。

〔一一〕「傳聞」二句：貞觀：唐太宗年號。左衽：古代少數民族之服裝前襟向左，因以代指少數民族。《書·畢命》：「四夷左衽。」椎鬢：即椎髻，髮髻如椎形。也作椎結，古時少數民族髮式。劉向《說苑·善說》：「西戎左衽而椎結。」又《新唐書·南蠻傳下》：東謝蠻「俗椎髻」。解椎髻，即解散椎髻，仿唐髮式。二句意謂傳聞貞觀中四方諸國紛紛前來歸附和朝貢。

〔一二〕羞：進獻。《左傳·隱公三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白雉：白羽之雉雞，古代以此爲祥瑞。《春秋感精符》：「王者德流四表，則白雉見。」（《太平御覽》卷九一七引）《抱朴子》：「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

〔一三〕佛國：佛的出生地，指天竺，即古印度。青蓮：多產于天竺，梵語名優鉢羅花。

〔一四〕《王會》：《逸周書》篇名。周公以王城洛邑既成，大會諸侯，創莫朝儀、貢禮，史因作《王會》篇以紀之。《舊唐書·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東謝蠻首領）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於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爲《王會圖》。」從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時天下初定，異國來朝，詔立本書外國圖。」《宣和畫譜》卷一載立本所畫《職貢圖》二幅、《西域圖》二幅。

〔一五〕「熊冠」二句：《舊唐書·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髦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氍。」豹袖：以豹皮飾袖口。《詩·唐風·羔裘》：「羔裘豹祛。」祛即袖口。又《詩·鄭風·羔裘》：「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孔穎達疏：「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旛：旛，赤色曲柄之旗。二句寫四方諸國來朝者的穿戴儀仗。

〔一六〕應門：王宮之正門。《詩·大雅·緜》：「迺立應門。」毛傳：「王之正門曰應門。」



外集此句作「傳呼入應門。」

〔二七〕 卷：弩弓。

〔二八〕 《舊唐書·太宗紀上》：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二九〕 雜沓：衆多紛雜貌。 鵬鱣：大鳥大魚，此喻各國使臣。

〔二〇〕 神功：神奇之功績。此指唐太宗之文治武功。杜甫《行次昭陵（太宗之陵）》：「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 絕迹：卓絕之業迹。此指閻立本之畫。

〔二一〕 扳：通攀。後世兩莫扳，謂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和閻立本的畫，兩者後世皆不能及。

〔二二〕 關指函谷關，在長安東。「東出關」，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作「出東關」。孔凡禮校引袁文《甕牖閑評》：「夫『東出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語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

〔二三〕 三官：即天、地、水三官。道家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爲三官大帝。

〔三〕，外集作「二」。案，梅堯臣有《觀楊之美畫》詩，所觀即楊之美所藏閻立本畫天、地、水三官圖，三幅已佚地官一幅。又《宣和畫譜》卷三載唐末朱繇之畫有《天地水三官象三》。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四有《畫記》一篇，分別敘朱繇所畫天、地、水三官之圖。由此知閻立本所畫當有三幅，故外集作「二」誤，此應作「三」。

〔二四〕「今已偏」，外集作「固已偏」，七集本、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作「今已編」。案，「偏」字義勝。《國語·晉語六》：「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昭注：「偏，偏有一。」又，偏字有多、好等義，如岑參《敦煌太守後庭歌》：「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客散高齋晚，東園景象偏。」偏作謂詞，表示多、好等義。蘇軾此處似即此種句式，意謂三官圖豈容只此一幅，但得此一幅已不錯。

〔二五〕「贈以」二句：玉如意：玉器名。和尚宣講佛經時常持如意。高禪：道行高深的禪僧，此指懷璉。

〔二六〕「惟應」，七集本作「信應」。案，當作「惟」。

## 集評

韓駒：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皆累數句也。（《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

袁宏道：不及老泉。（明刻《東坡詩選》卷一一）

查慎行：畫中光景，（蘇洵詩）已曲折寫盡。有此原唱，殊難繼和，況次韻乎？（《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起四句透脫，以下語多率易。（《紀評蘇詩》卷二）

戴第元：坡詩較老泉作似遜，而語意穩愜，亦極和韻之能事。（《唐宋詩本》卷五二）  
張道：老蘇《水官詩》，描繪畫中神物詭怪之態，如現紙上，讀詩，不必見畫也。東坡和作，但敍閭立本善畫，妙跡後經喪亂，諸跡就湮，而此畫獨存。又嗟閭畫共有三官，尚冀天官地官二圖或者會合。末乃言權貴欲以玉如意易畫，而大覺不爲動，却以遺老蘇。其結二句云：「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亦以老蘇詩已極寫畫之致，故絕不再敍一字。讀此可知和詩變化脫換之法。（《蘇亭詩話》卷一）

## 附錄

蘇洵《水官詩》：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鼃。矍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鬢。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壇。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鱣。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煙。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閩子，于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七集續集》卷一附錄）

# 蘇軾詩集校注卷三

##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二〕

不飲胡爲醉兀兀〔三〕，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三〕，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壠隔，但見烏帽出復沒〔四〕。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五〕。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惻〔六〕。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七〕。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八〕。嘗有夜雨對牀之言〔九〕，故云爾。



## 校注

〔二〕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一月十九日作。時蘇軾赴簽書鳳翔府判官任，蘇轍送至鄭州，軾作此詩。「鄭州西門」，集注本目錄作「鄭門」。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卷一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鄭門本俗呼，正名曰順天門」，認爲「鄭州西門」誤，當以汴京之「鄭門」爲是。案，細審詩意，沈注非確。詩有「登高回首坡壠隔」句。蘇轍若從汴京鄭門返家，開封城內何來坡壠？且蘇軾《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有「鄭西分馬涕垂膺」句，蘇轍《懷澠池寄子瞻兄》有「相携話別鄭原上」句。所謂「鄭西」、「鄭原」，顯指鄭州而言，而非指汴京之鄭門。

〔二〕兀兀：昏沉貌。白居易《對酒》：「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

〔三〕歸人：指子由。庭闈：《文選》束皙《補亡詩·南陔》：「眷戀庭闈。」李善注：「庭闈，親之所居。」後用以指父母。此指蘇洵，時居汴京。蘇轍《穎濱遺老傳》：「轍年二十三，舉直言。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鳳翔判官，旁無侍子，因奏乞養親。」

〔四〕烏帽：唐宋時士庶之便帽，色黑。杜甫《從事行贈嚴二別駕》：「烏帽拂塵青騾粟。」《九日五首》之四：「爲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又《宋史·杜衍傳》：「衍退寓南都，

「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二句寫臨歧執別，回首遙望戀戀不忍遽去之情。「但見」，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惟見」。

〔五〕「苦寒」二句：白居易《別舍弟後月夜》：「如何爲不念，馬瘦衣裳單。」又《答張籍因以代書》：「嗟君馬瘦衣裳薄。」

〔六〕「童僕」，集甲、類丙本作「僮僕」。

〔七〕飄忽：迅疾貌。陸機《歎逝賦》：「時飄忽而不載。」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歲月飄忽，性靈不居。」

〔八〕「寒燈」四句：疇昔，往昔。《左傳·宣公二年》：「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杜預注：「疇昔，猶前日也。」蕭瑟：風吹樹木所發之聲。蘇轍《逍遙堂會宿二首》敘云：「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案見韋應物《示全真元常》），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蘇軾《感舊詩》敘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又《初秋寄子由》：「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

期。」後蘇軾兄弟憶及對牀夜雨之詩甚多，除以上所引外，尚有蘇軾《予以事繫御史臺獄》、《東府雨中別子由》、蘇轍《舟次磁湖》、《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神水館寄子瞻兄》等。

「九」「夜雨對牀」，馮應榴注本作「夜牀對雨」。案，韋應物《示全真元常》中有「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蘇軾《東府雨中別子由》有「對牀空悠悠，夜雨今蕭瑟。」《滿江紅·懷子由作》有「對牀夜雨聽蕭瑟。」故當以「夜雨對牀」爲是。

### 集評

許顛：「燕燕於飛，差池其羽。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案，此《詩·邶風·燕燕》中句）此真可泣鬼神也。……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彥周詩話》）

吳師道：東坡送別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模寫甚工。異時記凌虛臺，謂「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然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蓋同一機軸。（《吳禮部詩話》）

汪師韓：起句突兀有意味。前敘既別之深情，後憶昔年之舊約。「亦知人生要有別」，轉進一層，曲折迭宕。軾是時年甫二十六，而詩格老成如是。（《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鳴盛：東坡用韻，雜亂無章，隨意約略，隨手填寫，其于聲韻實一無所解。而後人因

其名高，爭附會，以爲不可及。即如開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起用「兀」字、「發」字，是人聲六月矣。原注：姑就今韻言之，取其易曉。而其下忽入「寔」字，則在十藥。藥與月不相通也。其下又入「惻」字、「職」字，則在十三職。職與月亦不相通也。夫職與質、物、月、曷、黠、屑六韻不相通，此其顯然者也。今并十藥及陌、錫、職而通之，則人聲一部幾幾乎盡通，所存不過三韻而已，蕩然無復隄防界限。前人可以不作韻書，今人可以憑臆用韻，成何紀律乎？平上去入，至東坡時，行之已千餘年矣，東坡亦不能不遵用。既遵用之，又重違之，可乎？且此詩只十六句，除第三句、第十五句用平聲、無韻，置勿論外，其第五句用「隔」字，第十三句用「昔」字，皆在十一陌；第七句用「薄」字，第九句用「樂」字，皆在十藥。則句句用韻，似柏梁體矣。而其實卻又非柏梁體。進退無據，不可爲訓。東坡用韻之謬，摘之不勝摘，姑就首篇論之。鶴壽案：古韻分五支、六脂、七之爲三部，古音絕不相通。以《三百篇》證之（證從略）。東坡此詩，除第三句、第十五句外，以今韻言之，「兀」、「發」、「沒」、「月」、「忽」五字在六月韻，「寔」、「薄」、「樂」三字在十藥韻，「隔」、「昔」二字在十一陌韻，「惻」、「職」二字在十三職韻，「別」字在九屑韻，「瑟」字在四質韻。若以古音而論，則六月、十藥、十一陌、十三職各自爲部，惟九屑與四質可通。今蘇氏用十四韻而跨其五部，雜亂無章，誠有如先生所譏者。（《蛾術編》卷七八）

紀昀：【「不飲」句】起得飄忽。○【「歸人」句】加一倍法。○【「登高」二句】寫難狀之景。○【「亦知」二句】作一頓挫，便不直瀉；直瀉是七古第一病。○【「君知」二句】收處又繞一波，高手總不使一直筆。（《紀評蘇詩》卷三）



王文誥：自「不飲何爲醉兀兀」起，至「獨騎瘦馬踏殘月」止，雖寓意高妙，只是「馬上兀殘夢」一句景象耳。其下突云「路人行歌居人樂」，忽然拓開，不可思議。又接云「童僕怪我苦悽惻」，意謂路人當歌，居人當樂，故童僕以爲怪耳。上句縱放甚遠，下句自爲注解，却將上句注入童僕意中，故能立地收轉也。以下「亦知人生」四句皆承，明所以「苦悽惻」之故，有非童僕所知而惟子由知之。此意透，則寄詩之意不必更道，故結二句反以誠勉子由。於通透之中，即又透過一層也。（《蘇海識餘》卷一）

陳衍：可當「陟岵」、「陟岡」詩（案指《詩·魏風·陟岵》）讀。（《宋詩精華錄》卷二）

吳汝綸：「亦知」句頓挫。筆筆突兀而起，此奇氣也。（《唐宋詩舉要》卷三引）

## 和子由澠池懷舊〔二〕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二〕。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三〕。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四〕。往歲馬死於二陵〔五〕，騎驢至澠池。

### 校注

〔一〕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一月作。軾、轍鄭州分手後，轍有《懷澠池寄子瞻兄》詩（見

《樂城集》卷一，此爲和作。 澗池：縣名，今屬河南省。

〔二〕「人生」四句：查注引《傳燈錄》：「天衣義懷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謂此四句暗用此語。馮應榴正之云：「此條見《五燈會元》，非《傳燈錄》也。」王文誥駁云：「查注引《傳燈錄》義懷語，謂此四句本諸義懷，誣罔已極。凡此類詩，皆性靈所發，實以禪語，則詩爲糟粕。句非語錄，況公是時並未聞語錄乎？……《合注》不知刪駁，反謂義懷語出《五燈會元》，不出《傳燈錄》，可謂以五十步笑百步矣。」案，查氏引禪語以實四句未免拘泥。蘇轍原詩前二句云：「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和詩由「雪泥」二字觸發，感慨人生之飄忽，遂生出奇妙之想象，原不必有賴於佛典也。四句以鴻爪偶然留跡於雪泥，爪痕頃刻滅沒，鴻亦東西飄忽，喻人生之無定，際遇之偶然。

〔三〕「老僧」二句：蘇轍原詩云：「舊宿僧房壁共題。」自注云：「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蘇軾至澗池時，奉閑已死，骨灰藏入新塔，寺壁已壞，無由重睹舊日所題，故云。

〔四〕「往日」二句：往日指嘉祐元年（一〇五六）蘇洵率軾、轍由蜀赴京經殺、澗之時。蹇：跛足。

〔五〕二陵：即殺之南北兩山，相距三十五里，又稱二殺，在澗池縣西，乃陝豫要道。《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往歲馬死」，類丙本作「往日死馬」。

### 集評

韓駒：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皆累數句。（《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

劉壎：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概疏直欠工。然「鴻泥」之諭，甚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隱居通議》卷一〇）

袁宏道：後四句傷韻。（明刻《東坡詩選》卷一）

紀昀：前四句單行人律，唐人舊格；而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渾灑不及崔司勛《黃鶴樓》詩，而撒手游行之妙，則不減義山《杜司勛》一首。（《紀評蘇詩》卷三）

王文誥：曉嵐謂前四句單行人律，唐人舊格，意指崔顥《黃鶴》。顥句乃粗才耳，又其法全仿《龍池》篇，非創制手也。若此四句，孰敢以粗才目之？且公詩律句甚多，而通集不再見，亦見其得之之不易矣。故自爲此詩，而崔顥《黃鶴》可以無取。（《蘇海識餘》卷一）

方東樹：此詩人所共賞，然余不甚喜，以其流易。（《昭昧詹言》卷二〇）

吳汝綸：起超雋，後半率。（《唐宋詩舉要》卷六引）

### 附錄

蘇轍《懷澗池寄子瞻兄》：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

渡古峭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轍嘗爲此縣簿，未赴而中第。舊宿僧房壁共題。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遙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驢馬但鳴嘶。（《樂城集》卷一）

###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二」

都城日荒廢「二」，往事不可還。惟餘故苑石，漂散尚人間「三」。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忽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四」。瘦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五」。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鏤紛紛斑「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七」。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八」。況此百株石，鴻毛於泰山「九」。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 校注

「二」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二月作。劉京兆即劉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字原父，號公是，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慶曆進士。歷官吏部南曹、知制誥等。奉使契丹，使還出知揚州，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旋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及修玉牒，後以議論與衆忤，嘉祐五年自請出知永興軍。永興軍治所在長安。據《太平寰宇記》卷二

五，長安隋時爲京兆郡，唐開元中爲京兆府，「漢乾祐初改爲永興軍，其京兆府仍舊」。宋時亦爲京兆府。故蘇軾稱之劉京兆。歐陽修《六一題跋》卷一：「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讀古文銘識，考之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四：「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甌、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石林亭在麟游縣（宋屬鳳翔府，今屬陝西）治東。「韻」後，集甲多「和」字。

〔二〕都城：即長安。《文獻通考》卷三三二：「永興軍，周之舊都，……開元三年改爲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唐，並爲帝都。」

〔三〕「惟餘」二句：「故苑」，底本原作「古苑」，據集甲、集注、類本及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五此詩石刻改。「尚」，馮應榴注：「一作向。」

〔四〕「忽從」二句：「忽」，集甲、類丙及王昶《金石萃編》此詩石刻作「盡」。冰雪顏：顏如冰雪，一般指仙人或修煉得道之人。《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又杜甫《丈人山》：「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白居易《遊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抖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此處冰雪顏似狀石之瑩潔。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云：「先生（軾）自言其從塵埃中，來對此石之清如冰雪矣。」

〔五〕「瘦骨」二句：瘦骨、蒼根，皆言石也。瘦骨，狀石之嶙峋；凜凜，狀石之峻峭不可犯；蒼根，言石下部近水處之青潤；漱潺潺，則有溪水自石下流過也。劉敞原詩有

「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潺」二句，知園中溪水乃實景，非虛擬之辭。

〔六〕「唐人惟奇章」四句：奇章，即牛僧孺。唐貞元元年進士，曾任御史中丞、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白居易《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公又待之如賓友，視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七〕「人失」二句：《孔子家語·好生》：「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區寰：人間世。唐錢起《裴僕射東亭》詩：「則知真隱逸，未必謝區寰。」

〔八〕「君看」二句：劉指漢，李指唐。河關：河流、關隘。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今先生詩句正言漢唐之失天下，雖要害之大，猶不能保守，況若今日湖石之小小哉！」

〔九〕鴻毛於泰山：司馬遷《報任安書》：「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 集評

王鳴盛：《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

不出區寰。」……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爲。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於同紐字另作一圈，以爲識別，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圈，混而爲一？蓋在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爲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爲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案：古人作詩，不避重韻，況同紐乎？……同字尚連用之，況同紐乎？……然古人不以爲意，今人則嫌其重復矣。東坡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未可以用同紐韻少之。（《蛾術編》卷七八）

紀昀：「唐人惟奇章」以下】意境開拓，而理趣亦極融徹。（《紀評蘇詩》卷三）

趙克宜：「「嗟此」句以下】持論通達。（《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附錄

劉敞《石林亭》詩：朝廷人忘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間。築基做崔巍，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孱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潺。隅活歛在眼，崑閬若可攀。自我搜世網，邇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聞見，曠若遠塵寰。豈願同避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固懷魏，謝傅悲徂山。茲焉可娛老，詎厭終歲閒。（此據《公是集》卷一一，文字與王昶《金石萃編》所錄小異，然以集勝）

## 次韻子由除日見寄〔一〕

薄宦驅我西〔二〕，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三〕，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四〕。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讎〔五〕，雙鑠驚遠客〔六〕。愁來豈有魔，煩汝爲攘磔〔七〕。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蕊何時拆〔八〕？不憂春艷晚，行見棄夏馥〔九〕。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一〇〕。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一一〕。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一二〕。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一三〕。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一四〕。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一五〕。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一六〕。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一七〕，憂愁何足擲。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一月作於鳳翔。此詩集本、施本不載，類本載卷一六，七集載續集卷一，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清施本載續補遺卷上。查注本編於《次韻子由岐下詩》



後，王文誥始移編於此。外集「除日」前有「辛丑」二字，蘇轍原作亦題爲《辛丑除日寄子瞻》。

〔二〕薄宦：卑微的官職，此指鳳翔府簽判。《宋書·陶潛傳》：「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

〔三〕「雖」，外集作「須」。案聯系下句，「雖」字義勝。言雖有酒，但異鄉獨處，終冷酌而不成席也。

〔四〕「秦烹」二句：秦、隴，泛指鳳翔府一帶，因鳳翔府古爲秦地，又旁隴州故也。羊羹：羊肉羹。熊腊：乾熊肉。二句言鳳翔飲食之單調。因子由來詩言除夕家宴：「盤殮雜梁楚，羊炙錯魚腊。庖人饌鷄兔，家味宛如昔。」故有感而云。

〔五〕驅儼：古時臘月驅除疫鬼之儀式，亦稱大儼。見卷二《荊州十首》第七首注〔五〕。

〔六〕鬢鑠：《後漢書·馬援傳》：「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鬢鑠哉，是翁也！』」注：「鬢鑠，勇貌也。」此指驅儼人裝扮之令人驚怖。《周禮·夏官·司馬下》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儼），以索室毆疫。」鳳翔府卒之驅儼即類此。遠客：蘇軾自謂。紀昀評上二句：「小作點綴，却有致。」（《紀評蘇詩》卷三）

〔七〕「愁來」二句：《楞嚴經》：「常憂愁魔入其心腑。」又曹植《釋愁文》：「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

去來無方，亂我精爽。」攘礫：即礫攘。《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讎），九門礫攘，以畢春氣。」鄭玄注：「礫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

〔八〕玉蕊：指梅杏之花。拆：開放，通坼。《紀評蘇詩》即作坼。《易·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拆」，底本原作「折」，據類丙本、七集本、馮應榴注本及蘇轍原作改。

〔九〕覈，通核。《周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覈物。」鄭玄注：「核物，李梅之屬。」梅杏之類夏季果熟，夏覈指梅杏之果核。「不憂春艷晚，行見棄夏覈」者，歎時光流逝之速也。紀昀曰：「行見句太晦。」（《紀評蘇詩》卷三）

〔一〇〕「人生」二句：《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聲名籍：聲名甚盛。《漢書·陸賈傳》：「名聲籍甚。」「聲名籍」，外集作「聲籍籍」。

〔一一〕膏自炙：《莊子·人間世》：「膏火自煎也。」成玄英疏：「膏能明照以充鐙炬，為其有用，故被煎燒。」

〔一二〕射：猜測。古有射覆之遊戲，即覆物令猜。「子」，類本作「予」。案，當作「子」。紀昀曰：「句用射覆意，押字不妥。」（《紀評蘇詩》卷三）

〔一三〕忝：自謙之詞。方伯：地方長官。《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鄭玄注：「殷之州長曰伯。」此處指宋選，時任鳳翔知府。

〔一四〕沂水：渭水支流。有二源，其一發源於小隴山，其一發源於南山西側。東南流經隴州

及鳳翔府西。

〔一五〕永日：長日。《詩·唐風·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孔穎達疏：「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

〔一六〕鬪健：比賽之意。 馘：截耳。戰爭中割取敵人左耳以計功曰馘。《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鄭玄箋：「馘所格者之左耳。」「未免馘」即未免敗北之意。紀昀評「馘」字曰：「強押不妥。」（《紀評蘇詩》卷三）

〔一七〕「月」，外集作「日」。

## 附錄

蘇轍《辛丑除日寄子瞻》：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殮雜梁楚，羊炙錯魚腊。庖人饌雞兔，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念同去閭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雁賤宜客。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糠覈。城南庠齋靜，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謂言從明年，此會可懸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濁醪幸分季，新筍可餉伯。嶺嶺嵩山美，漾漾洛水碧。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羣子並遭馘。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樂城集》卷一）

## 新葺小園二首〔二〕

### 其一

短竹蕭蕭倚北牆，  
斬茅披棘見幽芳。  
使君尚許分池綠，  
鄰舍何妨借樹涼〔三〕。  
亦有杏花充窈窕，  
更煩鶯舌奏鏗鏘。  
身閑酒美誰來勸，  
坐看花光照水光。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二月作於鳳翔。其葺小園之情形參見後《次韻子由岐下詩》并引。此二詩集本、類本、施本、七集不載，外集載卷三，查注本收入卷四七補編，王文誥始移編於此。

〔二〕「使君」二句：使君，對地方長官之尊稱，此指鳳翔知府宋選。池綠：池水。「綠」，外集作「淥」。《次韻子由除日見寄》云：「北池近所鑿，中有泝水碧。」泝水必是經宋選府廡引入，故云「使君尚許分池綠」也。鄰舍指東鄰。《軒窗》詩云：「東鄰多白楊。」



其二

三年輒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暫賞不須心汲汲，〔一〕再來惟恐鬢蒼蒼。應成庾信吟枯柳〔二〕，誰記山公醉夕陽〔三〕。去後莫憂人剪伐，西鄰幸許庇甘棠〔四〕。

校注

〔一〕暫賞：暫時相賞。杜甫《曲江二首》：「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汲汲：急切貌。《漢書·揚雄傳》：「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

〔二〕庾信：字子山，北周南陽新野人。著名文學家。初仕南朝梁，奉使西魏，被留不還。西魏亡，仕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枯樹賦》云：「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燕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吟枯柳》之「柳」，馮應榴注：「一作樹」。

〔三〕山公：即山簡。《晉書·山簡傳》：「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

〔四〕「去後」二句：《詩·周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周武王時，召伯（奭）巡行南國，決訟於甘棠樹下。國人被其德，敬其樹，因作此詩美之。軾詩西

鄰指宋選，因簽判廨宇在宋選府第之東，其高柯喬木，蔭森其旁。二句化用《甘棠》詩意，感宋選待遇之厚，兼美其政績。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一〕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二〕。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三〕。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四〕。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五〕。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六〕。煙煤已狼藉，吏卒尚呀咻〔七〕。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賣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縣有雞爪峯、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路走吾州〔八〕。欲往安能遂，將還爲少留。回趨西虢道〔九〕，却渡小河洲。聞道

磻溪石，猶存渭水頭「一〇」。蒼崖雖有迹，大釣本無鉤「一一」。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號。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一二」。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孚仇「一三」。白刃俄生肘，黃金謾似丘「一四」。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一五」。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一六」。巖崖已奇絕，冰雪更凋鏝「一七」。春早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瓶罐小容偷「一八」。是日晚，自郿起至清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致雷雨「一九」。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二〇」。近山麩麥早，臨水竹篁脩「二一」。十六日至盤屋，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二二」。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二三」。秘殿開金鎖，神人控玉虬「二四」。黑衣橫巨劍，被髮凜雙眸「二五」。十七日，寒食。自盤屋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二六」。邂逅逢佳士，相將弄彩舟「二七」。投篙披綠荇「二八」，濯足亂清溝。晚宿南溪上，森如水國秋「二九」。遠湖栽翠密，終夜響颼颼「三〇」。是日，與監官張杲之泛舟南溪，遂留宿於溪堂「三一」。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三二」。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輶「三三」。問道遺踪在，登仙往事悠「三四」。御風歸汗漫，閱世似蜉蝣「三五」。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

鞞。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呦〔三六〕。帝子傳聞李〔三七〕，巖堂髣髴像〔三八〕。輕風幃幔卷，落日髻鬟愁〔三九〕。人谷驚蒙密，登坡費挽摟〔四〇〕。亂峯巉似架〔四一〕，一水澹如油〔四二〕。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四三〕。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儵〔四四〕。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瓶雖可致，洗耳歎無由〔四五〕。是日游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四六〕，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僊游潭。潭上有寺三〔四七〕，倚峻峯，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歸至郿〔四八〕。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蟻培〔四九〕，方冬脫鹿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傍飲，無人自獻酬〔五〇〕。昔與子由游蝦蟇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五一〕。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二月作於鳳翔。寶雞、號、郿、盩厔四縣，宋時均屬鳳翔府。寶雞即今寶雞市，號縣故城在今寶雞市東，郿縣即今眉縣，盩厔今名周至，今均屬陝西省。

〔二〕「遠人」二句：罹水旱即遭水旱之災。俘囚：囚犯。《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七年



二月癸未「命官錄被水諸州繫囚。」紀昀曰：「次句俘字不妥。」（《紀評蘇詩》卷三）

〔三〕「循」，底本原作「尋」，集甲、集注、類丙、七集本均作「循」。案「循」字義勝，今據改。勝遊：快意之遊覽。韓愈《秋字》詩：「江山多勝遊。」紀昀曰：「二句領起

一篇。」（《紀評蘇詩》卷三）

〔四〕曠蕩：空闊無邊。此指鳳翔府郊野。

〔五〕「薄暮」二句：孤鎮即武城鎮，俗謂石鼻寨。據《鳳翔府志》卷一：城在寶雞東四十里，汧水之北。相傳諸葛亮圍郝昭於陳倉，築此城以拒魏兵。又《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後主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諸葛亮曾封武鄉侯，故此處稱之為武侯。

〔六〕「曉人」二句：陳倉縣，即寶雞。《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寶雞縣，本秦陳倉縣，秦文公所築，因山以為名，屬右扶風。隋大業九年移於今理，在渭水北。乾元二年改為寶雞。」《陝西通志》卷七三：寶酒樓在「陳倉城內，自唐至宋，歷經兵燹，惟此樓獨存。」

〔七〕呀咻：喧嚷之意。

〔八〕「南山」二句：南山即終南山。宋程大昌《雍錄》卷五：「終南，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

皆此之一山也。」大散：即大散關，一名散關。《太平寰宇記》卷三〇：「大散關在（寶雞）縣西南五十二里。」此關爲秦蜀往來之要隘。吾州：指蜀。

〔九〕西號：即宋號縣。《太平寰宇記》卷三〇：號縣「古號國之地，即周文王弟號叔所封，是曰西號。」

〔一〇〕「聞道」二句：礪溪一名橫河，源出終南山，北流入渭。《水經注》卷一七：「渭水之右，礪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溪中。……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迹猶存，是有礪溪之稱也。」渭水：黃河主要支流之一，源出甘肅渭源縣，至潼關入黃河。

〔一一〕大釣本無鈎：《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張守節《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又《太平御覽》卷八三四引《六韜》：「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呂尚曰：『……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此處大釣即隱於漁釣而求大用之意。傳說太公釣魚用直鈎，且不掛餌。

〔一二〕「東去」二句：郿塢：董卓所築。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在郿縣東北十六里。《後漢書·董卓傳》：卓「封郿侯」，「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漢劉，即劉漢之倒，此指漢都長安。紀昀曰：「倒押不妥。」（《紀評蘇詩》卷三）

〔一三〕「誰言」二句：董公即董卓，字仲穎，東漢臨洮人。《後漢書·袁紹傳》：「董卓議欲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伍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後漢書·董卓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之，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

〔一四〕「白刃」二句：俄，俄頃，不久。生肘：即變生肘腋之意。《後漢書·董卓傳》：「王允、呂布等謀誅卓，（李）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卓嘗親待呂布，誓爲父子，甚愛信之，行止常以布自衛，竟死於布手，故蘇軾謂「白刃俄生肘」也。黃金謾似丘：《後漢書·董卓傳》：「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繡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謾，徒然之意。集甲、七集本作「漫」。

〔一五〕「平生」二句：太白，山名。在郿縣東南五十里。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曰太白。俗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尺。」（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太平寰宇記》卷三〇）行驪：驪，車前後之侍從，亦稱驪從。「一見駐行驪」，言一見太白山之美，而爲之停止不前。

〔一六〕「鼓角」二句：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兼至也。」（《太平御覽》卷四〇）

〔一七〕「琯鏤」：琯，治玉也。鏤亦刻鏤之意。「冰雪更琯鏤」，謂冰雪瑩潔之形狀如玉石雕琢而成。韓愈已有此形容，其《南山》詩云：「冬行雖幽黑，冰雪工琢磨。」

〔一八〕「春旱」四句：湫，深潭。蛟龍懶方睡：《莊子·列禦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瓶罐小容偷：偷謂偷湫，趁蛟龍睡時取水。唐李洞《終南山二十韻》：「偷湫雨雹腥。」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偷字，韻。蓋方言取龍水謂之偷湫也。」

〔一九〕「底本校」：以上蘇軾自注中，「是日晚」，類乙本作「是日曉」。「清秋鎮」，類乙、類丙本作「清湫鎮」。「雷雨」，集注本作「雷吼」。

〔二〇〕「一曲」二句：二曲：即整屋縣。《太平寰宇記》卷三〇《鳳翔府·整屋縣》：「山曲曰整，水曲曰屋。因山水之曲以名之。」三川：西周以涇、渭、汭爲三川。《國語·周語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注：「三川，涇、渭、汭，出於岐山也。」此處泛指長安一帶。侷：齊等。

〔二一〕「斲麥」：大麥。篁：竹。脩：長。紀昀曰：「竹篁二字不宜疊。」（《紀評蘇詩》卷三）

〔二二〕「先帝」二句：先帝：指宋太宗。膺：受。符命：天賜祥瑞與人君，以為受命之憑證。《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四引《楊文公談苑》：「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太祖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於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晉王即太宗。此事被視為上天所賜之符命，故即位後特建太平宮供神。太平興國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行宮：即太平宮。冕旒：皇帝之禮冠。《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旒：冕前所掛玉珠。此處以冕旒代指皇帝。

〔二三〕簪：戴。武弁：武冠，武官所戴。箜篌：樂器名，似瑟而小，七弦。

〔二四〕秘殿：指太平宮內供奉翊聖將軍之殿。玉虬：玉龍。

〔二五〕凜：嚴肅貌。以上四句寫翊聖將軍之塑像。《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四引《楊文公談苑》：「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

〔二六〕以上蘇軾自注，底本原繫於「先帝膺符命」句後，而集甲、類丙、施注本均在「被髮凜雙眸」句後，較合理，今據移。

〔二七〕邂逅：不期而遇。佳士：據軾自注：「是日，與監宮張杲之泛舟南溪。」則佳士似即太平宮監宮張杲之。《蘇軾文集》卷五七《與監丞事一首》：「君（張杲之）自名

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相將：相共、相隨。

〔二八〕披綠苕：披，分開。苕，水生植物，葉浮於水面，正圓，徑寸餘。

〔二九〕森：樹木叢生貌。水國：江河縱橫之地，一般指江南。孟浩然《舟中晚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劉長卿《別嚴士元》：「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

〔三〇〕颼颼：風聲。李白《明堂賦》：「颼蕭寥以颼颼。」

〔三一〕以上自注中，「泛」，集甲、類丙、七集本作「汎」。「留宿」，集甲、七集本無「留」字。

〔三二〕炳彪：指虎。《易·革》：「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說文》：「彪，虎文也。」

紀昀云：炳彪「強押不妥。」（《紀評蘇詩》卷三）

〔三三〕「尹生」二句：尹生即尹喜，周時爲函谷關令（一說散關令）。其宅即崇聖觀，又名樓觀。《元和郡縣圖志》卷二：「樓觀，在縣（蓋屋）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院，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崇）聖觀。」老氏：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曾爲周守藏室史官。道家創始人。軛：車。「老氏舊停軛」者，言老聃爲尹喜停車授經也。《三一經》載：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異人過此。』乃齋戒掃道以俟之。及

老子度關，喜先誠關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果至。吏白：「願少止。」喜帶印綬，設師事之禮。老子重辭之。喜曰：「願爲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於是著《道德經》上下二章。」（《太平御覽》卷六六一）

〔三四〕問道遺踪：尹喜問道之遺跡，即蘇軾自注之授經臺。登仙：成仙。《史記·老子列

傳》裴駟《集解》引《列仙傳》：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登仙」，集注、類本作「登山」，似誤。悠：悠邈。紀昀曰：「悠字懸脚。」

（《紀評蘇詩》卷三）

〔三五〕御風：駕風而行。《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御」，集甲、類丙、七集本作「馭」。汗漫：不著邊際，此指天空高遠處。蜉蝣：蟲名，壽命極短，傳說朝生夕死。

〔三六〕「羽客」四句：羽客：道士。據軾自注，此指太平宮道士趙宗有。瑤琴：有玉飾之琴。馬鞞：馬股後之革帶。鹿鳴呦：《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呦，鹿鳴聲。漢郭伯敬《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

〔三七〕帝子即唐玉真公主。《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

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後出家爲道士。

〔三八〕巖堂：即延生觀後玉真公主修道處。髣像緜：髣：髣髴。髣髴：髣髴貌。《文選》木華《海

賦》：「仿像其色。」李善注：「仿像，「不審之貌。」緜，緜氏山，西王母修道處。《壙

城集仙錄》：「西王母姓緜。」河南緜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見《太平廣記》

卷七〇《緜仙姑》）句謂玉真公主之巖堂髣髴西王母修道之所。

〔三九〕髣髴：髣髴。此代指玉真公主。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上四句「狀玉真遺迹之景，而追傷之也。」

〔四〇〕「入谷」二句：谷即黑水谷。蒙密：林木茂密貌。范曄《樂遊應詔詩》：「遵渚攀

蒙密。」搜：拽，牽。

〔四一〕「巖」，原作「攬」，據集甲、類丙、七集本改。巖，山峯尖削貌。槩：長矛。

〔四二〕澹如油：澹，澄深。《老子》：「澹兮其若海。」《文選》木華《海賦》：「泱泱澹

泞。」李善注：「澹泞，澄深也。」澹，集甲、類丙本作「淡」。如油：形容仙游

潭之水碧澄。白居易《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澄處一泓油。」《夜泛陽

塢人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泓澄潭水一盆油。」《杭州》：「湖號錢塘瀉綠油。」

〔四三〕「中使」二句：中使，宮廷派出的使者，多由宦者擔任。金龍自古投：自古以來，

朝廷每遣內官投金龍玉簡於潭，以禳災祈福。范鎮《東齋記事》卷一：「道家有金龍

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



僻，難齋送醮祭之具，頗爲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鳳翔府仙遊潭即其中一處）。……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

〔四四〕 儵：小白魚。沈約《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詩：「百丈見遊鱗。」

〔四五〕 洗耳歎無由：晉皇甫謐《高士傳》上：「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四六〕 「太平宮」，馮應榴、王文誥注本作「太平觀」。案，作「觀」似誤，因題目中明有「太平宮」字，卷四又有《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

〔四七〕 「潭上」，集甲、類丙、七集本無「潭」字。「有寺三」，後《仙遊潭》詩蘇軾自注：「潭上有寺二。」即北寺、南寺。

〔四八〕 「二瓶」，底本校：集注、類本作「一瓶」。

〔四九〕 尋蟆培，乃嘉祐四年十二月南行途中事，見卷一《蝦蟆培》詩及注。

〔五〇〕 「山川」四句：儔，比並。亦堪儔即亦相仿之意。自獻酬：自斟自酌。紀昀曰：「一路雜述風土，如何挽到子由？如此趁勢打合，借作總收，真心靈手敏。」（《紀評蘇詩》卷三）

〔五一〕 以上自注，底本在「方冬脫鹿裘」句下，今據集甲、類丙、七集、馮應榴注本移此。

## 集評

陳鵠：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于詩中。……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亦作仄聲。（《耆舊續聞》卷八）

王楙：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渡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粗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茫」，注並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野客叢書》卷八）

紀昀：大段似香山《東南行》，不免小小疵累。而五百字一氣相生，不見窘束，亦不見紛雜，筆力殊不可及。（《紀評蘇詩》卷三）

王文誥：純以氣勝，如水流曲折，任其所之，自成蹊徑。題云五百字，而不云五十韻者，蓋其意不欲為長律所囿。（《蘇詩編注集成》卷三）

趙克宜：逐節鋪敘，言盡而止，篇中無勝可尋。長律當宗杜陵，不應以元、白自畫。（《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一〕

馬上續殘夢〔二〕，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幃〔三〕，落月澹孤燈〔四〕。奔走煩郵吏〔五〕，安閑愧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六〕。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王文誥云：「三月旱，七日微雨而止。公赴郿，禱於太白山上清宮。」（《蘇詩總案》卷三）又云：「自此以後七篇，皆禱雨再游之作。」太白山，見前《壬寅二月……》詩注〔一五〕。崇壽院，在郿縣東五十里橫渠鎮南。

〔二〕唐劉駕《早行》詩：「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時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紀昀云：「此昌黎所謂何好何惡之詩。首句直寫劉方平之詩，當由偶合，東坡非盜句者也。」（《紀評蘇詩》卷三）

〔三〕「幃」，集甲本作「障」。查慎行云：「『亂山』二句，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初白菴詩評》卷中）

〔四〕「澹」，集甲、類丙、七集本作「淡」。

〔五〕郵吏：驛站小官。方干《漳州于使君罷郡》詩：「泊岸旗幡郵吏拜，連山風雨探人行。」

〔六〕「再遊」二句：眷眷：依戀貌。張衡《思玄賦》：「魂眷眷而屢顧兮。」記吾曾：記起吾曾經此。蘇轍《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云：「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由此知「記吾曾」乃記起嘉祐元年赴京經過此地。時與子由同行。

### 集評

黃徹：莊子文多奇變，如「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中時有此法。……坡「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碧溪詩話》卷五）

汪師韓：次聯是早行景色，妙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故佳。（《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文濡：從殘夢說起，生出「亂山」一聯，是曉行景象。末聯結到重來，是書壁本意。（《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五）

趙克宜：（劉）駕次句云「馬嘶時復驚」，與首句相足傳神，勝此（案指此詩首二句）多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二〕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三〕。不慚弄玉騎丹鳳〔三〕，應逐嫦娥駕老蟾〔四〕。澗草巖花自無主〔五〕，晚來蝴蝶入疎簾。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延生觀後山上小堂，即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跡處。見前《壬寅二月……》自注。

〔二〕上方仙子，指唐玉真公主，見《壬寅二月……》注〔三七〕

〔三〕《列仙傳》卷上：「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四〕《淮南子·覽冥》：「姮娥（案即嫦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駕」，馮應榴注本作「嫁」，誤。老蟾：蟾蜍。《淮南子·精神》：「月中有蟾蜍。」後用以代月。王注次公曰：「韓退之作《毛穎傳》，戲言兔『竊嫦娥，騎蟾蜍』。而此云『嫦娥駕老蟾』，蓋挨傍造詩，以對騎鳳實事。」

也。」

〔五〕澗草巖花：李商隱《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巖花澗草西林路。」自無主。言花草自生長，姿態自然。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桃花一簇開無主。」

### 集評

汪師韓：三句觀後之景，四句小堂之景。……玉真師事道士史崇元。此詩中二聯，較之李義山「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之句，更爲語隱而意微。（《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取其生造。（《紀評蘇詩》卷二）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一〕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二〕，秦人今在武陵溪〔三〕。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四〕。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八：「仙游潭在縣（蓋屋）南三十里，闊二丈，其水黑色。相傳號五龍潭，每歲降中使投金龍。」「玉女洞在縣南三十里，洞門崇四尺，闊三尺。」又《陝西通志》卷二八：「中興寺在縣（蓋屋）西南五（當爲三之誤）十里黑水谷仙游潭上，有馬融讀書石室。」參見前《壬寅二月……》詩自注。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東漢著名經學家。據《後漢書·馬融傳》，融青年時曾從摯恂遊學。而「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故此處有馬融讀書之石室。

〔二〕蜀客：蘇軾自謂。明月峽：在今重慶市東八十里長江上。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郡東枳（縣）有明月峽、廣德嶼（峽）。」《太平御覽》卷五三引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二埽石，石東二里至明月峽。峽前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爲名。」蘇軾嘉祐四年冬舟行赴京師時經此。

〔三〕秦人今在武陵溪：陶淵明《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至桃花源，見景色優美，風格淳朴。其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此句以武陵桃花源喻仙遊潭之景色民風。武陵，郡名，郡治在今湖南常德市一帶。

〔四〕仙姝：指玉女，即秦穆公女弄玉。蘇軾《玉女洞》詩：「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

據此知玉女洞乃因弄玉而得名。 姝：美女。 款：《文選》張衡《西京賦》：「繞黃山而款牛首。」注：「款，至也。」 石閨：仙女所居之巖洞，此指玉女洞。

## 樓

### 觀

〔一〕秦始皇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廟〔二〕。

門前古碣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三〕。丹砂久窖井水赤〔四〕，白朮誰燒廚竈香〔五〕？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六〕。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 樓觀：尹喜舊宅，在盤屋縣東三十七里。參見《壬寅二月……》注〔三三〕。

〔二〕底本校：「立老子廟」，集甲、集注、類本「立」上有「始」字。「此廟」，集甲、集注、類本作「此觀」。案，據詩中「強修遺廟學秦皇」句，當以「此廟」爲是。

〔三〕「長有」二句：晉惠即晉惠帝司馬衷，字正度。昏庸愚暗，一任皇后賈氏專政，終釀成「八王之亂」。光熙元年爲東海王司馬越毒死。（見《晉書·惠帝紀》）其修葺老子廟事，《華陽子錄記》言之較詳：「秦始皇好神仙，於尹喜先生樓南，立老子廟。晉惠帝元康五年更修，蒔木萬株，南北連亘七里，給戶三百供灑掃。」（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八）



二句謂晉惠帝雖強學秦皇，修葺遺廟，本欲求神護祐，然因昏庸愚暗，亦無濟於事，終致網紀大壞，敗國亡身，徒令後之遊人悲歎而已。「遊人」，底本原作「幽人」，據集甲、集注、七集本改。

〔四〕丹砂：硃砂。道家傳說服之可以長生。《太平御覽》卷六六九引《神農經》：「仙藥之上者，丹砂。」《抱朴子》內篇卷一一《仙藥》：「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又蘇軾作《樓觀》詩（見卷五）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堦前井水渾。」知樓觀堦前有井。

〔五〕白朮：藥名，一名山精，爲道家服食之要品。《神農經》：「必欲長生，當服山精。」《神仙傳》云：「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去。」（見《太平御覽》卷九八九）王昶《金石萃編》卷八六唐戴璇《元元靈應頌》碑：「後遇皇唐，易樓觀爲宗（崇）聖，藥井尚渌。」又云：「其始迓也，焚芝朮，避葷羶。」由此知上二句所寫丹井、白朮，乃樓觀之實事，非泛以道家故實敷衍也。

〔六〕庚桑：即庚桑楚，乃虛構的代表老莊思想之至人。《莊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上二句謂聞說有神仙來此，然亦只是傳聞而已，疑是將普通

田叟誤視爲神人。

## 郿塢〔二〕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二〕。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三〕。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郿塢，在郿縣東北十六里。見《壬寅二月……》注

〔二〕。

〔二〕「衣中」二句：衣中甲厚：《後漢書·董卓傳》：「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衷甲即甲在衣中之意。《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楚人衷甲。」注：「甲在衣中。」塢里金多：見《壬寅二月……》注〔一四〕。

〔三〕《後漢書·董卓傳》：「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集評

紀昀：「末二句」太涉輕薄，便入晚唐五代惡趣中。（《紀評蘇詩》卷三）

礧溪石「二」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煖「三」。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盃「三」。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四」。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懶「五」。

校注

「二」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王文誥云：「公前以奉王命減決，未嘗往游，見前詩中。以是知自橫渠鎮以下分詠各詩，皆重到作也。」礧溪石，在號縣東南十八里。見《壬寅二月……》注「一〇」、「一一」。

「二」「墨突」二句：墨，墨子。孔，孔子。突，煙囪。黔，黑。《淮南子·脩務》：「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注：「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班固《答賓戲》：「孔席不暝，墨突不黔。」與《淮南子》二句異。杜



甫《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則從班固語。蘇軾二句因之。

〔三〕渭上叟，即呂尚，見《壬寅二月……》注「一〇」、「一一」。 胥：脚桿。「跪石留雙

胥」言久跪石上而留下膝脚之痕跡。

〔四〕嬰：羈絆。世故：世務、變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平多難，指輔佐武王伐紂。

〔五〕《史記·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

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

## 集評

紀昀：借寫仕宦之勞，渾然無迹。（《紀評蘇詩》卷三）

趙克宜：逆旅之人謂之「旅人」，似未恰。（《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石鼻城〔一〕

平時戰國今無在〔二〕，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三〕。  
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四〕。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石鼻城：即武城鎮，在沂水北。《鳳翔府志》卷一：石鼻城在「縣（寶雞）東四十里。武侯築以攻郝昭。俗名石鼻寨。」參見《壬寅二月……》注〔五〕。

〔二〕戰國，交戰之國，此指蜀與魏。寶雞（陳倉）一帶乃蜀魏交兵之地，傳說諸葛亮曾圍郝昭於此。參見《壬寅二月……》注〔五〕。

〔三〕「北客」二句：王注次公曰：「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

〔四〕蒼茫：二字俱讀上聲。參見《壬寅二月……》詩後陳鵠、王楙評。

集評

汪師韓：揮霍如意。五六一聯，深沉雄健，景中有情。「蒼茫」二字俱讀從上聲，前人所未有，此自軾詩創用。唐人如韓詩讀「張王」爲去聲，白詩讀「矚聰」爲上聲。後人不審所出，遂謂前賢自我作古，恐不盡然耳。（《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三四天然清切。（《紀評蘇詩》卷三）

王文誥：「北客」二句此聯畫出川陝山疆水界，妙在關合蜀事。（《蘇軾詩集》卷三）

## 題寶雞縣斯飛閣〔二〕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三〕。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三〕。

###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本不載，七集載續集卷二，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清施本載續補遺下，查注從清施本編於卷三，以爲乃嘉祐七年（一〇六二）春作。馮應榴注因之。王文誥以爲非是，其云：「此詩懷宋選之去也。至以『此身無計』爲言，其慨之也至矣。詩乃春日所作，而公云從陳公弼二年，其爲八年春日所作審矣。」（《蘇軾詩集》卷四，可并參考《蘇詩總案》卷四）然斷言此詩乃因陳公弼之來，而感宋選之去作，究無確鑿證據。詳詩意，當爲思歸之作。今從查注、馮注編回七年。斯飛閣：據《鳳翔府志》卷一，在寶雞縣治西南。《詩·小雅·斯干》：「如暈斯飛。」閣名本此。

〔二〕宋玉《招魂》：「乃下招曰：魂兮歸來。」

〔三〕「愛官」，外集作「愛山」，似誤。去國：去鄉。「此身」，七集本作「此生」。

集評

紀昀：三四寫景自真，五六殊淺弱，結二句更入習徑。（《紀評蘇詩》卷三）  
方東樹：此思歸之作也。起述作詩本意。中四句闡下所望之景，奇警如見。收曲折，又應起處不得歸意。（《昭昧詹言》卷二〇）

次韻子由岐下詩〔一〕并引

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廡宇之北隙地爲亭。亭前爲橫池，長三丈。池上爲短橋，屬之堂。分堂之北廈爲軒窗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爲過廊，以屬之廳。廊之兩傍，各爲一小池。三池皆引汧水〔二〕，種蓮養魚於其中。池邊有桃、李、杏、梨、棗、櫻桃、石榴、檮、槐、松、檜、柳三十餘株。又以斗酒易牡丹一叢於亭之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和答，凡二十一首。

北 亭

誰人築短牆，橫絕擁吾堂〔三〕。不作新亭檻，幽花爲誰香。舊堂北有牆，予始去之爲亭。

## 校注

-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王文誥云：「和子由岐下各詩，查注以絃有『至岐逾月』之語，編於正月，非是。此乃自敘葺園之時，非和詩之時也。考其詩句，惟桃與牡丹盛開，其詠荷云『節節卧春水』，『平鋪亂萍葉』，亦非夏時之狀，當定爲三月作。其第一首爲北亭，得雨之後公榜爲『喜雨亭』者，即此亭也。此詩不及喜雨之事，則諸詩作於三月未雨之前，必無誤矣。」（《蘇詩總案》卷三）此詩集本、施注本不載，類本載卷二四，題作《和子由岐下二十一韻》。七集本無總題，缺《北亭》、《橫池》二首。外集載卷三，題作《次韻子由賦予岐下解宇池亭》，缺《魚》一首。
- 〔二〕「三池」，馮應榴、王文誥注本無，底本據類丙本補。
- 〔三〕「擁」，外集作「壅」。

## 橫池

明月入我池，皎皎鋪紵縞〔一〕。何日變成緇，《太玄》吾懶草〔二〕。

## 校注

〔一〕紵縞：細麻布及白色生絹。《戰國策·齊策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此以紵縞之



白，形容池上之月光。

〔二〕「何日」二句：緇，黑色。《論語·陽貨》：「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太玄》：揚雄仿《易經》而作。《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譏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詡》。」

### 短橋

誰能鋪白簟〔一〕，永日卧朱橋〔二〕。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

### 校注

〔一〕簟：竹席。

〔二〕永日：盡日。《詩·唐風·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朱橋：紅漆之橋。盧綸《送陝府王司法》：「朱橋夜掩津。」

### 軒窗

東鄰多白楊〔一〕，夜作雨聲急。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 校注

〔一〕王文誥注云：「以《新葺小園》詩合此詩敘考之，簽判廨宇在府治之東。據《凌虛臺記》，臺建於林木之間。而詩有『西鄰』、『甘棠』之句，此府治也。又，詩有『鄰舍何妨借樹涼』句，此東鄰之白楊也。但東鄰無考耳。」

## 集評

趙克宜：此首純乎唐人氣息，而紀獨不取，可怪之甚。（《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王文濡：一寫所聞，一寫所見，承上啟下，極連貫之能事。（《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三）

## 曲 檻〔一〕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二〕。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 校注

〔一〕「檻」，馮應榴注：「一作欄。」然詩敘有「爲軒窗曲檻」句，詩中有「不作新亭檻」、

「誰見檻上人」句，當以「檻」爲是。

〔二〕「青紅」，馮應榴注：「一作浮萍。」王文誥注本則據此改「青紅」爲「浮萍」，並云：「題雖曲檻，兼詠浮萍。邵、查、合三注皆作『青紅亂明鑑』。上有『朱欄』，此『青紅』之『紅』字，又是何物？今更正。」又下注「觀物泛」云：「此指浮萍。上改『青紅』，則句無著。」今案，王注太泥。「青紅亂明鑑」之「青」，非單指浮萍。池上之荷葉，池邊之槐、柳等樹，綠蔭映水，皆可言青也。而「紅」字，則朱欄之倒影，桃杏之落英，皆可言紅也。「青紅」二字極富色澤感，又極有概括力。若易「青紅」爲「浮萍」，則「亂明鑑」一句幾成死句，較之「青紅亂明鑑」相差遠甚。且「無言觀物泛」之「物」，含意深遠，若認定爲浮萍，則亦失之鑿矣。今據類丙、七集、查注、馮應榴注本改。

## 雙池

汧流入城郭〔一〕，疊疊渡千家〔二〕。不見雙池水〔三〕，長漂十里花。

### 校注

〔一〕「汧」，馮應榴注：「諸刻本作『泝』，外集作『汧』。」王文誥注云：「公詩有『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句，可証諸刻本以此句作『泝流』顯誤，自應以外集本『汧流』爲

是。」

〔二〕 疊疊：流動貌。宋玉《九辯》：「時疊疊而過中兮，蹇淹流而無成。」渡千家：渡，過。

〔三〕 「不見，外集作「不謂」。

### 荷 葉〔一〕

田田抗朝陽〔二〕，節節卧春水〔三〕。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四〕。

### 校注

〔一〕 「荷葉」，馮應榴注本、紀昀評本作「荷花」。案，就詩意看，當以「荷葉」爲是。

〔二〕 田田：葉浮水上貌。《宋書》卷三載古辭《江南可採蓮》：「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三〕 節節：指藕。

〔四〕 報：告知。句謂荷葉屢動，知下有小魚。謝朓《游東田》：「魚戲新荷動。」「報魚子」，外集作「見魚子」。紀昀謂：「報字未穩。」（《紀評蘇詩》卷二）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釣餌，欲見更無因「二」。

校注

「二」「自從」二句：紀昀云：「託意好。從《列子》狎鷗意化出。」（《紀評蘇詩》卷三）案，狎鷗事見《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此與蘇軾二句意近。

集評

王文誥：【前二句】此種極細微處，他人不留意，公必搜索出之，著落到地，自成妙文。（《蘇軾詩集》卷三）

牡丹

花好長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二」。牡丹花有四十餘枝「二」。



### 校注

〔一〕「斗」，馮應榴注：「一作許。」

〔二〕「牡丹花」，外集作「此花」。

### 桃花

爭開不待葉〔一〕，密綴欲無條〔二〕。傍沼人窺鑑〔三〕，驚魚水濺橋。

### 校注

〔一〕桃花開時，桃葉尚無，或只有很少嫩芽，故此云「不待葉」。

〔二〕句謂桃花綴滿枝條，遠看幾乎無枝。此形容桃花之盛。王文誥云：「十字（前二句）自是桃花，與梅花有別。」（《蘇軾詩集》卷三）

〔三〕鑑：鏡。此指池水，謂水清澈如鏡。前「青紅亂明鑑」之「鑑」，也指池水。

###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西園有千葉〔一〕，淡佇更纖穠〔二〕。城西有千葉李，若茶

藤〔三〕。

校注

〔一〕千葉：花瓣多而重疊。此指重瓣李花。

〔二〕淡佇：淡淡佇立。李花白，故此用「淡」字。「佇」外集作「綴」。織穠：織細繁盛。

〔三〕茶蘼：薔薇科植物，自根叢生，夏日開花，花重瓣，色黃白。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二〕。關中幸無梅，關中地不生梅。汝強充鼎和〔二〕。

校注

〔一〕新火：古代四季用不同之木鑽火。《周禮·夏官·司燿》：「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易季時所取之火稱新火。唐宋時清明日有賜百官新火之儀式。杜甫《清明》詩：「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浮客船。」趙次公注云：「按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蘇軾《徐使君分新火》詩云：「三月清明改新火。」則此處「及新火」，即及清明之意。



〔二〕汝強充鼎和：梅子味酸，古代用以調味。《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關中無梅，故杏子強充和羹之用。紀昀評此句云：「寄托兀微。」（《紀評蘇詩》卷三）

## 梨

霜降紅梨熟〔一〕，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二〕，長見助春冰〔三〕。

## 校注

〔一〕紅梨：梨有赤梨、紫梨之稱，紅梨即此類。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紅梨迥得霜。」

〔二〕蠲：減除。

〔三〕春冰：春天之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謝靈運《折楊柳行》：「未覺泮春冰。」上二句謂梨霜降時始熟，未能給人解夏日之渴，而長見助冰之冷。「春」，馮應榴注：「一作冬。」

##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一〕。棗樹至難長。



### 校注

「二」「汝長」二句：才堪軸，剛可作輪軸。才，剛。及瓜：《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言今年瓜熟時往，來歲瓜熟時使人代之。後用以指任滿。二句謂棗樹長至可為軸時，則我已任滿歸去。

### 櫻桃

獨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溥「二」。

### 校注

「二」從：任也。溥：露多貌。《詩·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 集評

紀昀：「獨遶櫻桃樹」未雅。（《紀評蘇詩》卷三）

## 石 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一〕，名隨酒盞狂。酒名有石榴〔二〕。

### 校注

〔一〕句謂榴花之色鮮紅，如婦女之紅裙。古人常稱婦女紅裙爲石榴裙。如何思敬《南苑逢美人》詩：「日照石榴裙。」又梁元帝蕭繹《烏樓曲》：「芙蓉爲帶石榴裙。」

〔二〕酒名有石榴。梁簡文帝蕭綱《執筆戲書》詩：「玉案西王母，蠶杯石榴酒。」又梁元帝《賦得詠石榴》詩：「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又《南史·夷貊傳上》：扶南國南界之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石榴」，類丙、外集作「榴花」。案，當以「石榴」爲是。

### 集評

紀昀：「狂」字不穩。（《紀評蘇詩》卷三）

### 榦〔一〕

自昔爲神樹〔二〕，空聞蜩鴟鳴〔三〕。社公煩見輟〔四〕，爲爾致羊羹〔五〕。榦，舊爲土地廟

所蔽，余始遷廟牆北。

### 校注

- 〔一〕 樗：又名臭椿，落葉喬木。
- 〔二〕 神樹：即社樹。古人立社（土地廟）植樹，稱爲神樹。《大唐開元禮》卷七一：里中祭社，「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與祭者，各清齋一宿於家之正寢，應設饌之家預修理神樹下。」此句謂樗木自昔爲社中神樹。庾信《奉和永豐殿下言志》詩：「衰社卧寒樗。」
- 〔三〕 蝸：蟬。鵲：鵲鳩，又名子規、伯勞、杜鵑。
- 〔四〕 社公：土地神。《後漢書·費長房傳》：「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 煩：煩勞，相煩。輟：止留。煩見輟即煩請留、煩望留之意。
- 〔五〕 羊羹：《宋書·毛修之傳》：「修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 致羊羹，即以羊羹饗神。

### 槐

采擷殊未厭〔一〕，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上有野鶴三四。

### 校注

〔一〕 采擷：即采摘。槐之嫩葉可食。杜甫《槐葉冷淘》：「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



## 檜〔一〕

強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二〕。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

### 校注

〔一〕「檜」，底本校：類本、七集本作「松」。查注云：「按，此首疑是檜。」下一首題目，類本、七集均作「檜」，查注謂當是「松」。合觀二詩，查注所說是。檜：松杉科常綠喬木。《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今又名圓柏。

〔二〕南山、渭水，分別見前《壬寅二月……》注〔八〕、〔一〇〕。

## 松

依依古松子〔一〕，鬱鬱綠毛身〔二〕。每長須成節〔三〕，明年漸庇人。

### 校注

〔一〕古松子：聯系末句「明年漸庇人」，知是幼松。「松」，類本、七集、外集作「仙」。

〔二〕鬱鬱：茂盛貌。綠毛身：謂松針參差披拂如綠毛。皮日休《所居首夏水木尤清，適

然有作》：「松間如見綠毛翁。」亦以綠毛譬松針。

〔三〕每長須成節：節，枝幹交接、木紋糾結處。松樹多節。《世說新語·賞譽上》：「嶠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又晉袁宏《松》詩：「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

##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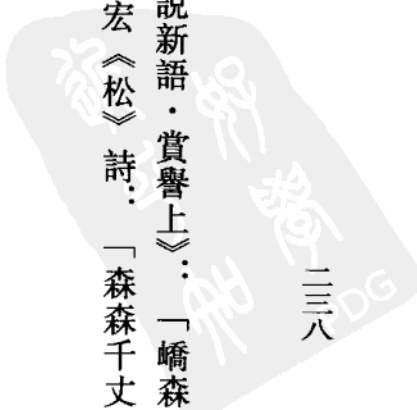
## 校注

〔一〕「他年」二句：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參見前《新葺小園二首》其二注〔二〕。「傷人意」，底本校：類本、外集作「傷人思」。案，從押韻考慮，當以「意」字爲是。

## 集評

刘辰翁：少作皆不甚得意。（明刊《蘇東坡詩集》）。

紀昀：五絕分章，模山範水，如畫家之有尺幅小景。其格倡自輞川，爾後輾轉相摹，漸



成窠臼。流連光景，作似盡不盡之詞，似解不解之語，千人可共一詩，一詩可題千處，桃花作飯，轉歸塵劫。此非創始者過，而依草附木者過也。此二十一首，要自我行我法，固知豪傑之士，必不依托門戶以炫俗也。（《紀評蘇詩》卷三）

### 真興寺閣禱雨〔二〕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二〕。雲陰黯黯將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三〕。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稞。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三月作。此詩集本、類本、施本不載，七集載續集卷二，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清施本收入續補遺下。查注據清施本編於卷四，以爲癸卯（嘉祐八年）六月與張戶曹琥同游真興寺作，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云：「詩有『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湫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蘇詩總案》卷三）又云：此詩「公從宋選禱雨作也。查注、合注均指張琥，誤甚。」（《蘇軾詩集》卷三）乃移編於此。真興寺閣：在鳳翔城中，宋節度使王彥超建，高十餘丈。

〔二〕「太守」二句：太守指宋選。神翁，太白山神。蘇軾《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又《太白山神》文亦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時宋選禱於真興寺閣，遣使往取湫水，故云「遠借一杯」也。

〔三〕「雲陰」四句：具體寫禱雨後天色之變及心情。《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又《太白山神》文云：「（湫）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亦寫天氣之變也，可參考。

## 太白詞〔二〕并敘

岐下頻年大旱〔二〕，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辭》一篇五章。

其一

雷闐闐〔三〕，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四〕，從玉虬。旱既甚，蹙往救〔五〕，道阻修兮。

校注

〔一〕此詞似爲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夏作。蘇軾《喜雨亭記》云：「是歲（嘉祐七年）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詞似爲大雨後祭太白山神之合樂歌詞。此詞集本載前集詞賦卷中，類本、施本不載，查注從全集采出，編於卷四（嘉祐八年）末，非當。王文誥注本編於《壬寅重九，不預會……》之後，以爲乃封太白山神爲明應公時作（見《蘇詩總案》卷四）。然詞中絲毫未言及封明應公之事，故亦非妥。今提前於此。太白山在郿縣，參見《壬寅二月……》注〔一五〕。柳宗元《太白山祠堂碑》序云：「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足見禱雨太白由來已久。參見《真興寺閣禱雨》注〔一〕、〔二〕。集甲、七集本「詞」後有「五首」二字。

〔二〕岐：岐山，在鳳翔府治東。岐下泛指鳳翔府。



〔三〕闐闐：象聲詞。屈原《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注：「填填，雷聲。」又宋玉《九辯》之九：「屬雷師之闐闐。」

〔四〕雲罕：天子出行時前導之旌旗。司馬相如《上林賦》：「載雲罕，揜羣雅。」

〔五〕蹶：急行貌。

## 其二

旌旂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一〕，訴閭闔〔二〕。走陰符〔三〕，行羽檄〔四〕，萬靈集兮。

### 校注

〔一〕赤篆：赤色篆書之章表，亦稱丹篆、紅篆，道士祈天時用。唐李洸《醮詞》云：「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全唐詩》卷六八八）

〔二〕閭闔：天門。屈原《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三〕陰符：道士召神驅鬼之符錄。「符」，底本校：集本、七集作「傳」。

〔四〕羽檄：《史記·韓信盧縮傳》：「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裴駟《集解》：「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其三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一〕，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二〕。百川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校注

〔一〕爛：光明貌。《詩·鄭風·女曰雞鳴》：「明星有爛。」

〔二〕錫：賜與。義同「賜」。

其四

騎裔裔，車班班〔一〕。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二〕，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三〕，千里肅兮。

校注

〔一〕裔裔：步履輕盈貌。宋玉《神女賦》：「步裔裔兮曜殿堂。」「班班」，原作「斑斑」，據集本、七集改。班班：衆多貌。杜甫《憶昔》之二：「齊紈魯綺車班班。」

〔二〕轟振凱：轟，《說文》云：「羣車聲也。」振凱：即振旅凱，意爲整頓軍旅，凱歌而返。《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振旅愷以入于晉。」「愷」通「凱」。

〔三〕獻馘，見前《次韻子由除日見寄》注「一六」。

其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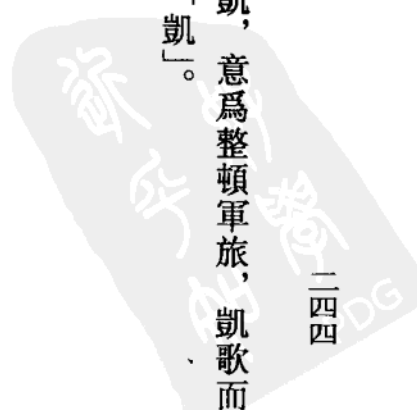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兮〔一〕。

校注

〔一〕永萬祀：永受崇祀。

集評

紀昀：欲仿漢郊祀諸歌，殊無佳處。（《紀評蘇詩》卷四）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二〕

花開酒美盍言歸〔二〕，來看南山冷翠微〔三〕。憶弟淚如雲不散〔四〕，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五〕。不向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六〕。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九月九日作於鳳翔。不預會者，不預府中太守宴也。普門寺：

據《陝西通志》卷二八：「在（鳳翔）府東一里，唐建。」此詩元祐庚午秋由天王院僧與鳳翔府天興縣尉刻於石，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五收錄，題爲《壬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題下有「趙郡蘇軾子瞻」六字。

〔二〕「盍言歸」，石刻、外集作「曷不醉」。七集本作「盍不歸」。王昶主「曷不醉」，其云：「是時文忠官府判，不預府會，故云『曷不醉』。若云『盍不歸』，則無謂矣。」（《金石萃編》卷一三五）翁方綱主「盍不歸」，其云：「第一句亦定作『盍不歸』，其作『曷不醉』，又作『盍言歸』者，皆非也。」（《復初齋文集》卷一一《答儷笙小牘》）又云：「此句起勢，實是『不』字，正未可以複字繩坡詩耳。『盍』當作『曷』，亦不必泥。」

（《蘇詩補注》卷一）今案，「盍」字本即「何不」之義，下再加「不」字似嫌重。且此詩爲七律，首句第六字應爲平聲，「不」字則於律不諧，而「言」字則合律。今仍從底本。「盍言歸」即何不歸府預會之意。

〔三〕南山：王昶謂南山「似是指府西北三十里之雍山，即《水經注》『雍水出雍山』者也。

鳳翔有山，皆在西北、東北，而南面無山。此詩云『來看南山冷翠微』者，亦借用陶詩『悠然見南山』語，非實有所指也。（《金石萃編》卷一三五）案，此說不確。蘇軾鳳翔詩中多次提及南山，如「南山得再遊」、「我歸自南山」、「道逢南山雲」、「誰知南山下」、「騎馬夜入南山谷」、「斫木南山積」等等，均指終南山。終南橫亘關中之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等地，連綿峙踞其南者，皆此一山也。（詳見《壬寅二月……》注「八」）秋日天氣清明，由普門寺或可望見，正不必以陶詩爲說也。蘇轍《次韻子瞻凌虛臺》詩自注：「扶鳳太守宅，舊不見南山，惟此臺上見之。」又《登真興寺樓賦》敘：「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均證在鳳翔高處可見南山。翠微：青蔥輕淡之山色。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四〕此句由杜甫《恨別》「憶弟看雲白日眠」化出。如雲，言淚之多。《詩·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如雲，衆多也。」淚如雲不散，言淚水多而不止。

〔五〕「明年」二句：明年縱健人應老，乃由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明年此會知誰健」化

出。昨日：往昔。昨日追歡，即追尋往昔與子由之歡好。「意已違」，底本原作「意正違」，此據石刻及外集改。「已」較「正」義勝。

〔六〕「不向」二句：《晉書·孟嘉傳》：「九月九日，（桓）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二句以龍山之會比鳳翔府之會，意謂自己不預府會，不強效秋風落帽之故實，此舉縱不令秦人所笑，亦當為楚人所譏。秦人、楚人，或有所指。翁方綱云：「其不曰『蜀人譏』而曰『楚人譏』，言楚以當蜀也。先生初自荆楚一路北來，筮仕于秦，故以楚對秦也。若云『蜀人譏』，則淺直無謂矣。」（《復初齋文集》卷一）一《答儷笙小牘》朱筠云：此「蓋譏其時鳳翔知府陳希亮之謨不知己，不若元子（桓溫）之于萬年（孟嘉）也。」（《笥河文集》卷六《東坡先生壬寅重九詩石跋尾》）「不向」，底本原作「不問」，據石刻及外集改。「秦人」，外集作「北人」。

### 集評

紀昀：五六深穩。（《紀評蘇詩》卷三）

翁方綱：「不與會」者，不預府中太守讌也。次句「冷」字、第七句「強」字，皆所謂文之心也。是時先生為鳳翔簽判，若以孟嘉為桓溫參軍之例，必與參佐同集，是強之耳。此第七句一「不」字乃是正點題中「不與會」之「不」字也。南山之冷翠正與楚人之冷笑相激射。

《復初齋文集》卷一一

趙克宜：起二句欠融。○【「明年」二句】切九日無迹。（《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一〕

其一

岐陽九月天微雪〔二〕，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三〕。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四〕。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五〕。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九月二十日作於鳳翔。類丙本題下原注：「時嘉祐壬寅」。

〔二〕岐陽：岐山之南，此指鳳翔府。鳳翔府，西魏稱岐陽郡。

〔三〕「短日」二句：短日：天氣陰暗，白天顯得短。韓愈《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詩：

「陰風攪短日。」砧杵：搗衣之石與木杵。樂府詩《子夜四時歌·秋歌》：「佳人理寒

服，萬結砧杵勞。」冷官：官小而閑。杜甫《醉時歌》：「廣文先生官獨冷。」王十朋集

注引師尹曰：「公爲鳳翔策判，太守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故用冷官事。」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亦云：「時太守陳希亮公弼也。秋，希亮命公兼府學教授。」案，此說不確。陳公弼此時尚未到鳳翔，時太守爲宋選。紀昀評「屋廬深」曰：「三字入神。」（《紀評蘇詩》卷三）

〔四〕「愁腸」二句：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酒所以消愁，而別後之腸反能消酒，則酒力不勝也。」此言愁之深，非酒所能排遣也。簪：插定髮髻或冠的長針。白髮秋來已上簪，即秋來已生白髮之意。杜甫《春望》：「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五〕乘傳：古代驛站用四匹下等馬所拉之車。《史記·田橫傳》：「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裴駟《集解》引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此處指乘車馬之意。西琛：琛，珍寶。《詩·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西琛即西方諸國之寶。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問之爲義，蓋問其不貢，乃齊責楚貢包茅不人之比，故乘傳以問之。」紀昀曰：「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爲立功邊外之思，鬱鬱時實有此想，驟看若不相屬也。」（《紀評蘇詩》卷三）

## 其 一一

江上同舟詩滿篋〔一〕，鄭西分馬涕垂膺〔二〕。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三〕。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



謗「四」。

校注

「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冬蘇軾與父洵、弟轍沿長江東下赴京師，一路覽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有觸於中，發爲吟咏，作詩滿篋。篋：小箱。

「二」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參見本卷前《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及注。

「三」「未成」二句：書劍，指文才武略。慚書劍謂空有文才武略而報國無成。孟浩然《自洛之越》詩：「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豈不懷歸畏友朋：《詩·小雅·小明》：「豈不懷歸，畏此譴怒。」孔穎達疏：「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預注：「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句出此，意謂豈不思歸，畏友朋譏責事業無成，故未能即去也。

「四」「遙知」二句：《易》學乃蘇氏父子家學。蘇轍曰：「先君（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東坡先生墓志銘》）又蘇籀云：「（洵）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軾、轍）述其志。」「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雙溪集》附錄）謗：回答。通應，讀平聲。

## 集評

趙克宜：此首氣體雅潔。（《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二」

霜乾木落愛秦川「二」，興發身輕逐鳥翩。貪看暮山忘遠近，強陪歸客更留連「三」。  
貂裘犯雪觀形勝，駿馬隨鷹搏野鮮「四」。爲問南溪李夫子「五」，壯心應未逐流年。

## 校注

「二」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十月作。此詩集本、類本、施本、七集本不載，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收入卷四七補編詩，王文誥移編於此。李彭年，名庠，時監太平宮。蘇軾《與監丞事一首》：「終南昔嘗久居，往來郿、號、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數也。當時李庠彭年監宮，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崔岐：不詳。二曲：即盩厔縣。參見本卷前《壬寅二月……》注「二〇」。

〔二〕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達於岐、雍，夾渭水南北岸，沃野千里，以秦之故國，故稱秦川。約當今陝西一帶。《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三〕「歸客」，查注本作「羽客」。「留連」，王文誥本原作「流連」。底本以爲本詩爲七律詩，末句有「流年」，當以「留連」爲是，遂據外集改。今從之。

〔四〕「搏野鮮」，底本作「搏野鮮」。「搏」字於此不妥，今從查注、馮應榴注本改。搏野鮮指狩獵。

〔五〕南溪：在盩厔縣東南太平宮附近。本年二月蘇軾曾在此泛舟。參見《壬寅二月……》詩及自注。李夫子即李彭年。

### 集評

紀昀：「翩」字懸脚。（《紀評蘇詩》卷四七）

##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二〕

### 其一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

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三〕，萬人如海一身藏。

###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十月作於鳳翔。六年八月子由與軾應制舉，入第四等，除商州軍事推官。時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攻人主，不肯撰辭，故告未即下。七年秋告方下，因父洵被命編修禮書，兄軾簽判鳳翔，旁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詔從之。此所以得告不赴也。商州：宋屬永興軍路，今屬陝西省，州治即今商州市。

〔二〕著行：排成行。杜甫《鄴城西原送李判官》詩：「官柳著行新。」旅雁成行而飛，今子由不來與鳳翔相近之商州，不知兄弟何時更能相從，故云「旅雁何時更著行」。

〔三〕王城：京城。《左傳·定公七年》：「王人于王城。」此指汴京。晉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隱朝市。」

### 其二

近從章子聞渠說〔一〕，童子惇也。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慚直道〔二〕，逋翁久沒厭凡才〔三〕。夷音僅可通名姓，瘠俗無由辨頸顛〔四〕。答策不堪宜落此〔五〕，上書求免亦何哉〔六〕。

## 校注

〔一〕章惇（一〇三五—一一〇五），字子厚，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縣）人。舉進士甲科，初調商洛令。曾慥《高齋漫錄》云：「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甚歡。」渠：他。

〔二〕說客：張儀，戰國時著名游說之士。《戰國策·秦策二》：「張儀說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曰：『止聞六里，未聞六百里。』直道：正直之道。《論語·微子》：『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句言張儀如有靈，亦當有慚於子由之正直。

〔三〕逋翁：隱居老人，此指商山四皓，即漢初隱居於商山的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句言自四皓死後，商山久無高隱之人，皆凡庸之輩，暗寓子由辭官不做，即四皓一類人物之意。故子由《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答云：「知有四翁遺跡在，山中豈信少人哉？」以上二句皆用商州故事，此種寫法在李商隱《商於》詩中已可見，其云：「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亦以張儀、四皓並舉。

〔四〕「夷音」二句：夷音，王注堯卿曰：「商山之人，語如夷人。」瘿俗：王注任曰：「商人多瘿。」瘿，生於頸部之囊狀腫瘤。歐陽修《汝瘿答仲儀》詩：「無由辨肩頸。」

〔五〕此句言子由答策忤世宜落此下場，意寓不平。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八月二十五日，仁

宗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轍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直。其策云：「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人，諫官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而胡宿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人第四等，授商州軍事推官。（見《欒城後集》卷二二《穎濱遺老傳》、《宋史·蘇轍傳》）

〔六〕上書求免：指蘇轍以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判鳳翔，旁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京師。

### 其三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一〕。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二〕。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三〕。

### 校注

〔一〕冉冉：漸漸。此句言歲月漸逝，髭鬚漸白。「霜髭」，集甲、集注、類丙本作「雙髭」。

〔二〕《易》可忘憂家有師：《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穎達疏云：「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患憂，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又《繫辭上》云：「讀《易》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樂天知命故不憂」。《易》可忘憂」本此。家有師：師即父洵。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志銘》云：「晚而好《易》，……作《易傳》，未成而卒。」

〔三〕苦參差：苦于道路參錯，無由得達。劉禹錫《泰娘歌》：「夢尋歸路多參差。」

### 集評

譚元春：【其二】起得妙。「夷音」、「瘦俗」二語笑倒人，然止可偶然。（明刻《東坡詩選》卷一）

賀裳：坡公之美不勝言，其病亦不勝摘。大率俊邁而少淵淳，瑰奇而失詳慎。故多粗豪處、滑稽處、草率處，又多以文爲詩，皆詩之病。然其才自是古今獨絕。坡詩吾第一服其氣概。《聞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如此胸襟，真天人

也。（《載酒園詩話·宋》）

紀昀：【其一】忽觸《客位假寐》之感，却說得和平無迹。○【其二】一結殊不成語。○【其三】此首亦太平直。（《紀評蘇詩》卷三）

王文誥：是時，子由爲宰執兩制躡錯之甚。自其年少釋褐，又舉直言，一鼓足氣，至是消磨盡矣。公既憐之痛之，又欲解之勉之。讀此三詩，真乃可歌可泣，非深知其故不可得其情也。○【其三】「萬事」二句，凡此等句，皆說得傷筋動骨，但看去不覺耳。（《蘇軾詩集》卷三）

趙克宜：三詩評（案，指紀評）皆未當。○【其一】意蘊藉而語氣卻快，此東坡本色也。○【其二】結二句以「上書求免」爲言，用意沉痛，觀第三首起二句便知，非真求免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二」

經旬卧齋閣，終日親劑和「三」。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三」。飄蕭窗紙鳴「四」，堆壓簷板墮。關中皆以板爲簷。風颯助凝冽，幃幔困掀簸「五」。惟思近醇醲，未敢窺璨瑳「六」。何時反炎赫，却欲躬白磨「七」。誰云坐無氈，尚有裘充貨「八」。西鄰歌吹



發，促席寒威挫「九」。崩騰踏成逕「一〇」，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飲雋瓶屢卧  
「一一」。嗟予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沍「一二」。寒更報新霽，皎  
月懸半破「一三」。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一四」。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一五」。  
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一六」。

校注

-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十一月作於鳳翔。號，縣名，見前《壬寅二月……》注「一」。  
趙薦，字寶興，邛州依政縣（今四川邛崃市東）人。舉進士，調綿州司法，遷鳳翔府虢  
縣令，後曾任安化軍節度推官、河西縣令、秘書丞、太常博士等職。「尤好爲詩，觸物感  
意，有得輒書，凡一十八卷，四千三百首。或多至數百言，雖贍不冗；或止於二韻，雖  
淺不俗。遠探近拾，率有理致。」（呂陶《淨德集》卷二四《都官員外郎趙君墓誌銘》）
- 「二」劑和：調配諸藥而成劑。《漢書·藝文志》：「醫經者，……調百藥齊和之所宜。」齊，  
劑，古今字。「和」下，集甲、類丙、七集本原注：「去聲。」
- 「三」無奈：無可奈何。底本作「無那」，此據集甲、集注、類本及蘇轍和詩（見《樂城集》  
卷一）改。
- 「四」「窗紙」，類丙本、查注本作「紙窗」。「鳴」，底本校：集注、類本作「明」。案，查注  
謂「明」字訛。是。

〔五〕「風飄」二句：凝冽：嚴寒。《素問·五運行大論》：「其變凝冽。」注：「寒甚，故致是。」掀簸：掀動簸蕩。韓愈《瀧吏》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掀」，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軒」。

〔六〕「惟思」二句：醇醴：味厚之酒。「醴」，馮應榴注：「一作釀。」璨瑳：玉色鮮白明亮。王注次公曰：「璨瑳，以玉比雪之明也。」清光聰譜云：「惟思近醇醴，未能窺璨瑳。」蓋以「璨瑳」比女，猶《詩》云「瑳兮」、「玼兮」之意，暗用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事。」（《有不為齋隨筆·蘇詩用璨瑳》）今案，光說非。「瑳兮」、「玼兮」見《詩·鄘風·君子偕老》，乃形容女子衣服之鮮潔。光氏以「瑳」字一字之同，強謂「璨瑳」比女子，又隨意引申為暗用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案見《史記·信陵君列傳》）事，純系捕風捉影之談，全失詩意。二句意極明白，詩人卧病經旬，體弱畏寒，故惟思飲酒取暖，不敢出戶賞雪，亦即題中「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之意也。

〔七〕「何時」二句：炎赫：熱盛，指夏季。李白《送族弟溧陽尉濟充》：「炎赫五月中。」躬白磨：親操白磨之勞。紀昀曰：「『却欲』句未佳。意謂操勞則汗出身暖耳，是有此理，然成何語？」（《紀評蘇詩》卷三）

〔八〕「誰云」二句：「云」，底本校：集注、類本、查注本作「言」。坐無氈：《晉書·吳隱之傳》：「隱之」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又杜甫《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裘充貨：裘，皮衣；貨，貨幣。《西京雜記》卷二：「司馬相

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

〔九〕促席：古人席地而坐，座位靠近曰促席。左思《蜀都賦》：「合樽促席」。注：「酒將

闌，故合并其樽，促近其席。」寒威挫：減輕寒冷。

〔一〇〕崩騰：紛亂之意，此形容雪。韓愈《辛卯年雪》詩：「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

〔一一〕「人歡」二句：人歡瓦先融：因人歡而瓦上之雪先融。唐章孝標《淮南李相公紳席

上賦春雪》詩：「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飲雋：雋，通儔。《左傳·

昭公十二年》：「晉侯與齊侯宴飲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

爲諸侯師。』伯瑕曰：『壺何爲焉，其以中儔也。』杜預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儔

異。」雋有雋異、出衆之意，故飲雋似即豪飲。瓶屢臥：張籍《贈姚合少府》詩：

「酒盡卧空瓶。」又歐陽修《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遂令我每飲

君家，不覺長餅卧牆曲。」以上六句言西鄰之歡飲。紀昀曰：「『西鄰』下生出一波，

便筆有起伏，不致直滯。此於無頓挫處生頓挫，不必真有其事。」（《紀評蘇詩》卷三）

〔一二〕浣：污染。韓愈《合江亭》：「勿使泥塵浣。」

〔一三〕半破：月似破碎，只留一半。韓愈《合江亭》詩：「新月憐半破。」

〔一四〕「有客」二句：客指趙薦。自課：猶自作詩不止。

〔一五〕「詩人」二句：蹇：困苦。秀句：佳句。杜甫《哭李尚書之芳》：「詩家秀句傳。」

寒餓：李商隱《樊南甲集序》：「十年京師，寒且餓。」二句謂自古以來，詩人例皆

窮困，然佳句多出於饑寒困苦之中。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蘇軾後亦多次道及此意，如《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次韻張安道讀杜詩》：「詩人例窮苦，天意遭奔逃。」

「一六」躡：緊隨於後。郊、賀：孟郊、李賀。孟郊作詩以苦寒著稱，詩中多寫冬雪苦寒情形。軾《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島瘦」之說。如其《苦寒吟》：「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飢雪吟》：「因爲飢雪吟，至曉意不平。」李賀亦以苦吟著稱。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云：「（賀）能苦吟疾書。……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

### 集評

《唐宋詩醇》卷三二：和韻詩峻拔流利，如彈丸脫手，大蘇所長。

紀昀：語自峭拔。（《紀評蘇詩》卷三）

趙克宜：「經句」句切卧病敘起。○「却欲」句謂當待暄暖時躬親勞苦耳。語本無弊，紀誤會矣。○「人歡」二句妙語。○「有客」句人趙薦寄詩。（《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寄子由〔一〕

饋 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貨〔二〕。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三〕。真盤巨鯉橫，發籠雙兔卧。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摯出春磨〔四〕。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

校注

〔一〕嘉祐七年（一〇六二）歲末作於鳳翔。「以寄子由」，集甲本作「寄子由弟」。

〔二〕「爲歡」二句：「無及」，底本校：集甲、集注作「無見」。馮應榴注：「及」一作

「具」。假物：施、顧注：「《荀子》：善假於物也。」（《蘇詩佚注》卷上）案，此注

不確。「善假於物」之「假」乃憑藉之意，與此處意思不同。此處「假」字乃給與之意。

《漢書·龔遂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顏師古注：「假謂給與。」故假物即贈物之

意。不論貨：貨，錢幣。《漢書·食貨志下》：「卒作大錢，文曰寶貨。」又《敍傳下》：「貨自龜貝，至此五銖。」不論貨即不論錢，亦即贈物不論物之貴賤之意。

〔三〕稱：讀去聲。乃相稱、相當、相符之意。《禮記·檀弓上》：「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孔穎達疏：「稱，猶隨也。」貧富稱小大，即禮物之小大輕重，各與其貧富相稱。

〔四〕微摯：摯，通贄，禮品。《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左傳·莊公二十四年》：「男贄，大者玉伯，小者禽鳥。」微摯則微薄之禮物。

### 集評

查慎行：「〔官居〕下四句」人情。（《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三首俱謹嚴有格。〔官居〕下四句〕歸思在言外。（《紀評蘇詩》卷三）

###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二〕。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三〕。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三〕。東鄰酒初熟，西舍歲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四〕。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校注

- 〔一〕遲遲：徐行依戀貌。《詩·邶風·谷風》：「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孟子·萬章下》：「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 〔二〕《文選·古詩十九首》之一：「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天一涯即天一方。
- 〔三〕「已逐」二句：謂歲月隨水東流，永無歸時。《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李白《將進酒》：「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 〔四〕窮年：終年。張衡《西京賦》：「窮年忘歸。」

集評

查慎行：「且爲一日歡」至末】一層深一層，字字警動。（《初白菴詩評》卷中）  
 《唐宋詩醇》卷三二：《別歲》即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意，而暢言之。頓挫淋漓，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慨。

紀昀：此詩氣息特古。○「勿嗟」以下四句】逼人一步，更沉著。（《紀評蘇詩》卷三）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一」。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二」。況欲繫其尾，雖勤

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謹譁〔三〕。晨鷄且勿唱，更鼓畏添過〔四〕。坐久燈燼落〔五〕，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 校注

〔一〕「欲知」二句：垂：將。二句以赴壑之蛇喻將盡之歲。施、顧注：「韋仲將賦：『念餘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蛇。』」（《蘇詩佚注》上）案，《藝文類聚》卷二六、《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三册一二三五頁載韋仲將《絃志賦》，「忽一過其如蛇」作「忽一過其如馳」。

〔二〕遮：阻遏。

〔三〕「謹譁」，集注、類丙本作「誼譁」。

〔四〕搥：擊。

〔五〕燈燼：燈心燃燒後所剩部分。「燼」，馮應榴本注：「一作花。」

### 集評

韓駒：子瞻作詩，長于譬喻。……《守歲》詩云：「欲知垂歲盡，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皆累數句也。（《詩人玉屑》卷一七引）



《陵陽室中語》

汪師韓：前六句比，中六句賦。結句「猶可誇」者非幸詞，正以見去日之苦多，而盛年之不再也。此與《別歲》一首，佳處不減魏武《短歌》。（《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文誥：全幅矯健，此爲三詩之冠。（《蘇軾詩集》卷四）  
紀昀：用古韻。「坐久」十字真景。（《紀評蘇詩》卷三）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一〕

其一

姚、宋亡來事事生〔二〕，一官銖重萬人輕〔三〕。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四〕。

校注

〔一〕此三詩集本、施注本不載，類本載卷二，外集編鳳翔詩中，七集載續集卷二。查注從外集編於卷三（嘉祐七年）末，今從之。《開元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四卷。類丙本

題爲《開元遺事三首》。

〔二〕姚、宋：姚崇，唐陝州硤石人。宋璟，唐邢州南和人。玄宗時，二人先后爲相。史稱開元之治，姚、宋之功爲多。元微之《連昌宮詞》：「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此即蘇詩「姚宋亡來事生」之意。「事生」，底本校：類本、外集作「事事新」，七集作「事事興」。

〔三〕銖：古衡制單位。二十四銖爲一兩。句謂官職本輕如銖，但有人却將之看得很重；萬人性命本重，却被看得很輕。

〔四〕「朔方」二句：老將指王忠嗣，天寶中任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舊唐書·王忠嗣傳》：「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之略。忠嗣奏云：『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忠嗣曰：『……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寧市西南，唐屬隴右道。」

其二

潭裏舟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二」。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二」。

校注

「二」「潭裏」二句：潭，即廣運潭。廣陵，郡名，郡治在今揚州市東北。越溪，越地之溪。越指唐代會稽郡。《舊唐書·韋堅傳》：「（韋堅）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澹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天寶二年三月，玄宗幸望春樓觀新潭。「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船，即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履，如吳楚之制。」陝縣尉崔成甫「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舟船」，底本校：類丙、外集作「春船」，類乙作「船車」，類丁作「車船」。

「二」「三郎」二句：三郎，玄宗。唐鄭榮《開天傳信記》：「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其詞有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玄宗兄

第六人，其一早亡，寧王、薛王，乃其兄；申王、岐王乃其弟，玄宗行三，故稱三郎。《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紇那也，紇囊得體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宗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玄宗歡悅，下詔擢韋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人等盡皆褒賞。

### 其 三

琵琶絃急索《梁州》「二」，羯鼓聲高舞臂鞦「三」。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三」。

### 校注

「一」楊貴妃善彈琵琶。唐鄭處晦《明皇雜錄》：「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出雲外。而諸王貴主，洎號國以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梁州》：樂曲名，即《涼州》。《開天傳信記》：「西涼州俗好音樂，制

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容齋隨筆》卷一四：「《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明皇雜錄》補逸：「唐玄宗自蜀回，……其夜上（玄宗）復與乘月登樓，惟（高）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制。上親御玉笛，爲之侍曲。曲罷相睹，無不掩泣。」《衮梁州》，底本校：類甲、類乙作「鞞梁州」。

〔二〕羯鼓：古羯族樂器，形如漆桶，下以小牙牀承之。擊用二杖，其聲急促高烈。唐南卓《羯鼓錄》載：玄宗洞曉音律，尤愛羯鼓，「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睹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御侍官皆呼萬歲。」臂鞞：套袖之類。

〔三〕「破費」二句：八姨，指秦國夫人。《太真外傳上》：「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玄宗）與妃子（楊貴妃）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玄宗在禁中之自稱）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纏頭：古時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後作爲賞女妓財物之通稱。

## 集評

紀昀：三詩皆有姿致，詠史小詩宜如此作。（《紀評蘇詩》卷三）

馬德富 校注



# 蘇軾詩集校注卷四

##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 和子由踏青〔一〕

東風陌上驚微塵〔二〕，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閑正好路傍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三〕。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四〕：「宜蠶使汝繭如甕〔五〕，宜畜使汝羊如麕〔六〕。」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爲買服襯新春〔七〕。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正月作於鳳翔。子由原詩題爲《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踏青》即其一，另一首爲《蠶市》。王十朋集注引子由《踏青》詩敍云：「眉之東門外十數里，有山曰墓頤，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遊嬉飲酒於其上，謂之踏青也。」案，敍中「正月八日」當爲「正月人日」之訛。蘇軾《送賈訥倅眉二首》有「人日東郊尚有梅」句。自注云：「人日出東郊，渡江，遊蟆頤山，眉之故事也。」可爲證。蘇轍此敍，今《樂城集》不載。

〔二〕「東風」，底本校：集甲、類本作「春風」。

〔三〕喧闐：闐闐聲。王維《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香車寶馬共喧闐。」

〔四〕遮道：猶攔路。「色怒嗔」，集甲、七集本作「色怒瞋」。

〔五〕繭如甕：《列仙傳》卷下：「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又陸龜蒙《雜諷》：「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甕。」

〔六〕麤：即獐。上一句乃道人吹噓其符之語。

〔七〕强，勉强。服，佩帶。襪，去邪除惡、祈求福運之意。趙抃《成都古今記》：「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門，宴學射山。……男覲女巫會於此，寫符篆以鬻人，云：宜田蠶，辟災

疫。佩者戴者，信以爲然。」此雖記成都風俗，眉山與成都相近，當亦如是。

## 集評

紀昀：首尾兩截，渺不相屬，不喻其故。（《紀評蘇詩》卷四）

王文誥：詩和《歲首鄉俗》，故有「歲華新」、「懷新春」二句。……曉嵐謂首尾兩截，渺不相屬，不喻其故，即又不知看到何處去矣。（《蘇軾詩集》卷四）

曾國藩：前八句敘踏青，後八句就道人賣符生波。（《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

陳衍：不甚高妙。景物大名大家能寫得恰如其分際，小名家則非雅事不肯落筆矣。（《宋詩精華錄》卷二）

## 附錄

蘇轍《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踏青》：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沒水不勝重，野店壓糟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嚶鳴。洞門泉脈龍睛動，觀裏丹池鴨舌生。山下瓶罌霑稚孺，峯頭鼓樂聚簪纓。縞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驂騮踏石聲。曉去爭先心蕩漾，莫歸跨後醉從橫。最憐人散西軒靜，曖曖斜陽著樹明。（《樂城集》卷一）

## 和子由蠶市〔一〕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二〕，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爲輪土爲釜，爭買不啻金與紈〔三〕。憶昔與子皆童丱〔四〕，年年廢書走市觀。市人爭誇鬪巧智〔五〕，野人暗啞遭欺謾〔六〕。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七〕。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正月作於鳳翔。王十朋集注引蘇轍詩跋云：「眉之二月望日，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案，此序今《樂城集》不載）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九：「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蒙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蒙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藥雜物。」

〔二〕《漢書·賈誼傳》：「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

〔三〕「去年」四句：「荻，似蘆而葉稍闊，其莖可編蠶箔。箔，養蠶用的篩席。瓢輪、陶釜，

均纁絲之具。鄉人急用蠶具，故爭買甚於金紬。「音」，集甲、類丙本作「翅」。案，「翅」通「音」。不音即不祇。

〔四〕童卯：卯，兒童束髮成兩角之形。《詩·齊風·甫田》：「總角卯兮。」童卯即幼小。

〔五〕「巧智」，底本校：集注、類本作「智巧」。

〔六〕啞啞：口不能言，此形容農人不善言辭。

〔七〕去國：離開故鄉。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流年：歲月流逝。鮑照《登雲陽九里埭》：「流年抱衰疾。」

## 集評

紀昀：「共忘」句未自然。「市人」二句有所託，而文義頗覺突兀。（《紀評蘇詩》卷四）

王文誥：「悲流年」句結到歲首，與前篇起句可相合。當如《樂城集》於前列總題云《和子由記歲首鄉俗二首》，則此意自見。（《蘇軾詩集》卷四）

## 附錄

蘇轍《蠶市》：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蠶可浴日清明。前年器用隨手敗，今冬衣著及春營。傾困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唯箱篚供婦女，亦有鉏耨資男耕。空巷無人鬪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亂倡優瘳。蠶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

方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樂城集》卷一）

### 次韻子由種菜久旱不生〔二〕

新春墾下筍芽生，廚里霜齏倒舊罌〔二〕。時繞麥田求野薺〔三〕，強爲僧舍煮山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欲看年華自有處，鬢間秋色兩三莖〔四〕。

#### 校注

〔一〕此詩集本、施注本不載，類本載卷十四菜類，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別本補編於卷五治平元年（一〇六四）詩中，馮應榴注、王文誥注因之。考《樂城集》，子由《種菜》原作編於《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及《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之前，當爲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春作。且子由嘉祐七年十一月所作《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中有一「春蔬新種似吾鄉」句，知子由種春蔬乃七年冬事，歎春蔬久旱不生應爲八年春作，蘇軾和詩亦當作於此後不久。查注、馮注、王注編誤，現提前於此。

〔二〕齏：細切的醃菜或醬菜。罌：陶製容器，大肚小口。

〔三〕薺：植物名，其嫩莖葉可供食用。上一句言春蔬因旱不生，醃菜已盡（倒舊罌），祇好採野薺充食。

〔四〕鬢間秋色：秋色，如秋霜之色，言其白也。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又李白《秋浦歌》：「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亦以秋霜喻鬢髮之白。

### 集評

紀昀：五太拙，六太露。（《紀評蘇詩》卷五）

### 附錄

蘇轍《種菜》：久種春蔬旱不生，園中汲水亂瓶罌。菘葵經火未出土，僮僕何朝飽食羹？強有人功趨節令，悵無甘雨困耘耕。家居閑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樂城集》卷二）

###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 周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一〕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二〕。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虬。自言酒中趣〔三〕，一斗勝涼州〔四〕。翻然拂衣去〔五〕，親愛挽不留。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六〕。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七〕。青春爲君好，白日爲君悠〔八〕。山鳥奏琴筑，野花弄閑

幽。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九」。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二〇」。誰能載美酒，往以大白浮「一一」。之子雖不識「一二」，因公可與遊。

## 校注

〔一〕王文誥云：「此詩施注原編《中隱堂詩》前，據《中隱堂詩》敘與詩，則二題同時所作，原編未誤。查注獨折此詩置之未到鳳翔任前（案，即置于嘉祐六年《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後）反誤，合注（馮應榴注）亦從誤。今改編原處。」（《蘇詩總案》卷四）案王說是。觀詩中「青春」、「野花」等詞，一派春日氣象，顯非嘉祐六年冬經長安時情形，而應為嘉祐八年二月因事至長安時作。劉長安即劉敞，見卷三《次韻劉京兆石林亭……》注「一」。薛周，河東萬全人。光祿卿薛顏之孫。至和中官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歷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據劉貢父《彭城集·薛顏神道碑》及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九）致仕：辭官歸居。宋代官員一般七十歲即致仕。《宋史·職官志十》：「咸平五年，詔文武官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景祐中，司馬池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許御史臺糾劾以聞。」薛周末七十而致仕，故為時人所稱道。「周善飲酒」，集甲本「周」下有「最」字。類丙本無「酒」字。

〔二〕薛公子即薛周。常流：常人、平常之輩。

〔三〕酒中趣：《晉書·孟嘉傳》：「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四〕一斗勝涼州：漢趙岐《三輔決錄》卷二：「孟佗字伯郎，扶風人。靈帝時，張讓專朝政，孟佗盡以家財賂讓家奴。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五〕拂衣：提衣、振衣之意，此處表示辭官不為的決絕之態。《後漢書·楊震傳》附楊彪：「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六〕「庶可求」，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乙本作「亦可求」。

〔七〕不啻酬：不祇酬報。言辭官隱居，所得超過所失。

〔八〕「青春」二句：青春，即春天。古人詩中常以青春、白日為對。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又歐陽修《青州書事》：「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為閑人長。」

〔九〕素侯：無官爵封邑，然其樂與公侯等。《史記·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張守節《正義》云：「古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素侯即素封之意。

〔一〇〕「至今」二句：歐陽修《留題鎮陽潭園》：「至今清夜夢，猶遠北潭北。」歐、蘇上句相同。尚驚冠壓頭：冠，此指官帽。二句謂至今夢中尚驚駭官帽壓於頭上，乃極言對作官之厭惡。紀昀評「冠壓頭」云：「三字未雅。」（《紀評蘇詩》卷三）此評未



允。以夢中驚冠壓頭，言對作官之厭惡，表現極為新鮮。

〔一一〕載美酒：《漢書·揚雄傳》：「（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

從遊學。」大白：大酒杯。浮：罰人飲酒。劉向《說苑·善說》：「魏文侯與大

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

〔一二〕之子：此人。《詩·周南·桃夭》：「之子于歸。」此謂薛周。下句之「公」，指劉敞。

### 集評

紀昀：「『悠』字懸脚。」（《紀評蘇詩》卷三）

### 中隱堂詩〔一〕并敘

岐山宰王君紳〔二〕，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此五篇。

### 其一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三〕。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

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二月作於長安。白居易《中隱》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中隱堂或取名于此。蘇轍次韻詩自注：「或云此即歸登（案，字冲之，曾爲唐起居舍人、工部尚書）宅。」

〔二〕岐山：縣名，在今陝西省西部岐山之下，宋屬鳳翔府。王紳（一〇二四—一〇六四），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閩中，後復以官居長安。紳少以父蔭爲太廟齋郎。後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治平間轉太子中舍，通判乾州。卒年四十一。蘇軾作詩時，紳尚官岐山。王紳「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蹇齒峯，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馬入門，登覽歎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文與可《丹淵集》卷三九《太子中舍王君墓誌》）

〔三〕昔人：查注謂指歸登。紀昀曰：「『昔人』承起二句，指王之祖。」（《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云：「《樂城集·次韻中隱堂》詩，有『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試問

歸登物，林間翠石孤」句。又自注：「或云此即歸登宅。」但公意借以言王君之祖。查注謂「昔人」指歸登，則首聯不可通矣。」（《蘇軾詩集》卷四）案，紀、王之說是。《搜神後記》卷一：「丁令威化鶴歸來曰：『城郭如故人民非。』」

其二

徑轉如修蟒，坡垂似伏鼈。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二〕，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污君袍〔三〕。

校注

〔一〕韓愈《石鼓歌》：「嗟余好古生苦晚。」句本此。

〔二〕「王孫」二句：《文選》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處以

「王孫」指王紳。塵土污君袍：古人常以塵土污衣喻奔走爲宦之勞以及官場之污濁。

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杜甫《狄明府》詩：「早歸來，黃土汗衣眼易眯。」又白居易《約心》詩：「青袍塵土漉。」

其三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一〕。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

徂〔二〕。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三〕。

### 校注

〔一〕「依依」二句：遠客：蘇軾自謂。吳姝：吳地美女。紀昀曰：二句「對法生動。」

（《紀評蘇詩》卷四）

〔二〕芳歲：美好之年歲，指青春年華。徂：去，消逝。

〔三〕羈孤：客居孤獨。蘇軾《次韻子由岐下詩》云：「關中幸無梅。」自注：「關中地不生梅。」故長安非梅之故園，故梅亦算羈旅。王注次公曰：「此篇專詠梅花也。落句『汝』者，指梅花也。」王注堯卿曰：「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正當桃杏亂時，則梅之羈孤可知矣。」以上四句既詠梅，又以梅喻己，寓意深長。

### 其四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堧〔一〕。貢隨南使遠〔二〕，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三〕。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潛然〔四〕？

### 校注

〔一〕海堧：海邊。

〔三〕「貢隨」，底本校：「集注、類本作「莫隨」。然聯係上下句，當以「貢隨」爲是。句謂翠石隨南國使者進貢遠來。」

〔三〕「已伴」二句：王注次公曰：「意者，此石乃漢唐故苑中物，所以云耳。」

〔四〕「金人」二句：漢武帝在長安建章宮前造神明臺，上鑄銅仙人，手托承露盤以儲露水。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命宮官徒銅人於洛陽，相傳銅人拆時流淚。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據《魏略》爲景初元年），詔宮官牽車西取漢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王注次公曰：「此篇專詠石也。」紀昀曰：「分明是『萬里戎王子』（案，爲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三中句）一首。」

## 其五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一〕。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二〕。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三〕。岫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四〕。

### 校注

〔一〕「都城」二句，都城即長安。《文獻通考》卷三三二：「永興軍，周之舊都。……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唐，並爲帝都。」故云「更幾姓」也。王文誥云：

「此二句故作開筆，實乃挽到王氏得園也。」（《蘇軾詩集》卷四）

〔二〕古隧：古墓道。蝌蚪：古文字之一種。古人作書，以刀刻或漆書於竹簡木牘之上。用漆書寫，下筆漆多，收筆漆少，筆畫一般頭粗尾細，形似蝌蚪。伏龜：石刻之龜，用以載碑。露伏龜亦即露古碑之意。

〔三〕金貨：錢財。貨通資。

〔四〕「岫嶼」二句：岫嶼，山名，爲衡山主峯。《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岫嶼山，即衡山也，在（衡陽）縣北七十里。」山上原有禹碑，亦稱岫嶼碑，傳說爲夏禹治水紀功所刻，實後人偽造。凡七十七字，似繆篆，又似符籙。碑早佚，有摹刻存世。韓愈謁衡山，遍尋不得見，其《岫嶼山》詩云：「岫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二句意謂，何須到岫嶼山尋碑，此處古碑多矣，故韓愈徒自悲苦而無意義。浪：徒然。

## 集評

洪邁：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龜」、「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容齋續筆》卷一四）

紀昀：此亦摹杜子美《何氏山林》諸作，句句謹嚴，不失風格。○【其二】高渾。

○【其五】此首咏中隱堂所聚古石刻，「安排」、「收拾」，俱指石刻言也，於法尚須總束一首。東坡詩，間有疎於律處。○結稍弩末。（《紀評蘇詩》卷四）

王文誥：【其二前四句】有杜神韻，非尋常襲杜面目者比。○【其五「安排」以下二句】此二句歸結中隱堂，已在首聯安根，詩乃雙管並下，非專詠碑也。故其下以韓公作總收，謂韓如至此，則可悲可詠者尚多，蓋以韓自況也。曉嵐謂「安排」、「收拾」，皆指石刻，於法尚須總束一首。此乃作者手法太高，未能稍卑以就後人繩墨，且其作意收拾無餘，亦無貂可續也。（《蘇軾詩集》卷四）

###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一〕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二〕，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座〔三〕，山閣醒時月照杯。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四〕。

#### 校注

〔一〕此詩集本、施注本不載，類本載卷二三，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卷五，以爲治平元年（一〇六四）春作。王文誥非之，云：「據子由原唱云『應有新詩還寄我』，此詩答云『懶不作詩君錯料』，是明言此番至終南未有詩也。查注與清平鎮十一

首同編治平元年甲辰，其誤顯然。今考詩意爲三月作。若以屬之嘉祐七年壬寅三月，亦有遊南山各詩，與「懶不作詩」之句不合。惟八年（一〇六三）春日無遊南山詩。今改編於此。」（《蘇詩總案》卷四）王說是。又，子由原詩繫於《寒食前一日寄子瞻》詩前，當爲八年寒食前作，蘇軾和詩應在此不久。且詩中首二句「去年」、「今日」均指遊南山而言，若繫於治平元年，則「去年」無著落。今從王說編於此。外集題作《次韻子由聞予重遊終南》。

〔二〕溪即南溪，堂即溪堂。見《壬寅二月……》自注。

〔三〕王注子仁曰：「令趙宗有彈《鳴鹿》，與張杲之宿南溪堂，皆去年（案指嘉祐七年）詩中事也。」此說不確。據後《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自注：「過終南日，令道士趙宗有彈琴溪堂。」則知此句所寫乃此次遊終南之事，非去年也。去年趙彈琴乃爲送蘇軾離終南，彈琴之地在大秦寺，非在溪堂。見前卷《壬寅二月……》詩及自注。

〔四〕逋：拖欠。指所欠詩債。

## 集評

賀裳：「〔古琴〕二句」清新俊逸。（《載酒園詩話·宋》）



## 附錄

蘇轍《聞子瞻重遊南山》：終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緣崖綠似苔。谷鳥鳴呼嘲獨往，野人笑語記曾來。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取當遊陪。彈《鳴鹿》、飲溪堂，皆前遊終南時事。（《樂城集》卷二）

### 和子由寒食〔一〕

寒食今年二月晦〔二〕，樹林深翠已生煙。遶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三〕。但掛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啼鴉驚羈旅〔四〕，江上何人治廢田〔五〕。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三月作於鳳翔。寒食：節令名。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去冬節（案，即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

〔二〕晦：農曆每月最後一日。

〔三〕意盡便：可隨意觀賞遊覽。盡，儘也，任也。

〔四〕鴟：即鸛鳩，又名伯勞、子規、杜鵑、催歸。韓愈《贈同遊》：「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均屬鳥名，「催歸」即子規。因鴟名催歸，故聞其聲而驚羈旅也。

〔五〕江指流經眉山之岷江。蘇軾家鄉薄有田產。蘇洵自云：「洵有山田一頃，非兇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嘉祐集》卷一〇《上田樞密書》）蘇轍云：「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又云：「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分別見《樂城集》卷五《上已後》及卷一〇《藏書室記》）

### 集評

紀昀：此種七律，選一代之詩則可刪，選一家之詩則可存。（《紀評蘇詩》卷四）

### 附錄

蘇轍《寒食前一日寄子瞻》：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尚廚煙？桃花開盡葉初綠，燕子飛來體自便。愛客漸能陪痛飲，讀書無思懶開編。秦川雪盡南山出，思共肩輿看麥田。（《樂城集》卷二）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二〕

西方真人誰所見〔二〕？衣被七寶從雙後〔三〕。當時修道頗辛苦，柳生兩肘烏巢肩〔四〕。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五〕。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繞牀彈指性自圓〔六〕。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七〕。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霾香煙〔八〕。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縱橫固已蔑孫、鄧〔九〕，有如巨鱗吞小鮮〔一〇〕。來詩所誇孰與此〔一一〕，安得攜掛其旁觀。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春作於鳳翔。開元寺：據《鳳翔府志》卷三，寺「在（鳳翔）城北街，唐開元時建」。吳道子：名道玄，唐陽翟（今河南禹州市）人。開元中召入供奉，為內教博士。其畫擅長道釋人物及山水，筆法超妙，有畫聖之稱。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佛滅度：佛即釋迦牟尼。滅度，僧人死亡，乃梵語涅槃之義譯。《大般涅槃經》卷二九《師子吼菩薩品》：「滅生死故，名為滅

度。」開元寺吳道子畫：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八有較詳記載，其云：「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衆躡踴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略無哀戚之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畫聖」宜矣。」此詩題目各本均至「答子由」止。紀昀曰：「題不了。當云『子由以畫文殊普賢詩見寄，因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答之』。不然，末二句不知爲何語。」（《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蘇詩集注》卷四「答子由」後，補「題畫文殊普賢」六字。今案此詩記所見開元寺吳畫，以此答子由之來詩，題目明確，並無不了之處，無勞改造或增補。紀改固拖沓，王補亦嫌蛇足。今仍從集本、類本及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各本不變。

〔二〕真人：道家稱修真得道之人。《莊子·大宗師》：「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處西方真人指釋迦牟尼。《列子·仲尼篇》載商太宰問聖於孔子，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三〕七寶：說法不一，此指七種珍寶。《無量壽佛經》：七寶乃金、銀、琉璃、玻瓈、珊瑚、瑪瑙、磲磔。狻：即獅子，亦名狻猊。《穆天子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

〔四〕柳生兩肘：《莊子·至樂》：「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生兩肘」，各本作「柏生兩肘」，底本從類丙本改。鳥巢肩：

《景德傳燈錄》卷二：「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野鵲）巢於頂上。」「烏」，馮應榴注：「一作鳥。」此句言釋迦修道之專一，不為外物所擾。

〔五〕「初如」二句：濛濛：迷離狀。白居易《江夜舟行》：「煙澹月濛濛。」濯濯：明淨清新貌。《世說新語·容止》：「濯濯若春月柳。」二句狀釋迦悟道之過程。

〔六〕「道成」以下六句：寫吳道子所畫釋迦涅槃之情形。空滅：寂滅之意。就空滅，即入于一切皆空、万緣俱滅之境界，亦即涅槃。躑躅：住脚，踏步不前。龐眉：眉毛花白。龐亦作厖。《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厖眉耆考之老。」注：「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深目：眼睛內陷。「繞牀」，底本校：集注本、類本作「繞林」。彈指：彈擊手指。佛教儀，以手作拳，屈食指，以大拇指捻彈作聲，表示許諾、贊歎等意。性自圓：佛性圓融。

〔七〕「隱如」二句：王注次公曰：「月墮清晝，以譬佛之滅度；光留故躔，以譬佛之雖寂滅而猶在。蓋月之晝隱非亡故也。」躔，日月運行之軌跡。

〔八〕霾：《釋名·釋天》：「風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霾香煙，乃言壁畫久為香煙熏灼而晦暗。

〔九〕孫、鄧：孫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今屬四川）人。世本田家，賦性介潔，隱于畫，尤善佛道畫，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見《圖畫見聞志》卷三、《宣和畫譜》卷四。軾有《書蒲永升畫後》記其畫水）鄧隱，梓州（今四川三台縣）人。工雜畫與佛道鬼

神。(見《圖繪寶鑒》卷三)

「二〇」小鮮：小魚。《老子》：「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二一」來詩指子由《題畫文殊普賢》，見附錄。孰與此：與此相比孰佳。

### 集評

紀昀：筆筆圓勁，大抵東坡詩自是氣格方成就。(《紀評蘇詩》卷四)

### 附錄

蘇轍《畫文殊普賢》：誰人畫此二菩薩，趺坐花心乘象馱。弟子先後執孟缶，老僧槎牙森比肩。山林修道幾世劫，顏貌偉麗如開蓮。重崖宛轉帶林樹，野水荒蕩浮雲天。峨眉高處不可上，下有絕澗錮九泉。朝陽未出白霧起，有光升天如月圓。靈仙居中粗可識，有類白兔依清躔。遊人禮拜千萬萬，迤邐漸遠如飛煙。五臺不到想亦爾，今之畫圖誰所傳？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收明鮮。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錄代一觀。(《樂城集》卷二)

### 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二」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二」。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著痕「三」。

應有仙人依樹聽〔四〕，空教瘦鶴舞風寒〔五〕。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過終南日，令道士趙宗有彈琴溪堂〔六〕。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春作於鳳翔。編禮公即蘇洵。嘉祐六年授蘇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故稱其編禮公。雷琴：唐蜀中雷威工於製琴，世稱其所製琴爲雷琴。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雷琴爲宋人所貴重。蘇軾《家藏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蚺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此詩題目，類丙、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均作「次韻子由彈琴」。然據子由原詩題《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三四，率爾拜呈》，乃蘇洵彈琴，而非子由也。底本據外集改，是。今從之。

〔二〕「古意」，底本原作「古義」。然「古意」較「古義」勝，且蘇軾《舟中聽大人彈琴》有云「何況古意墮渺茫」句。今據類本、七集本改。

〔三〕「苦心」二句：意謂蘇洵久不彈琴，舊曲已不能完整記憶（即子由所云「十得三四」），乃信手而彈，自由創造，不全依舊曲。紀昀評下句云：「小有意。」（《紀評蘇詩》卷四）

〔四〕《靈異志》云：「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出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聲。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此人便云：『身是古人，幽沒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太平御覽》卷五七九）

〔五〕《韓非子·十過》：晉平公命師曠奏清徵，「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風寒」，底本原作「風騫」，案，子由原唱此句押「寒」字，且類丙本正作「寒」，而「風騫」于全句欠通，今據改。

〔六〕趙宗有：太平宮道士。參見前《壬寅二月……》蘇軾自注。

## 附錄

蘇轍《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三四，率爾拜呈》：久厭凡桐不復彈，偶然尋繹尚能存。倉庚鳴樹思前歲，春水生波滿舊痕。泉落空巖虛谷應，珮敲清殿百官寒。終宵竊聽不能學，庭樹無風月滿軒。（《樂城集》卷二）

## 鳳翔八觀〔一〕并敘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二〕，不遠



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三〕。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四〕，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 石鼓歌〔五〕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六〕。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七〕。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八〕。韓公好古生已遲〔九〕，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鯁貫之柳。其詞云：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一〇〕。」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一一〕。模糊半已隱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一二〕。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一三〕。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穀穀〔一四〕。憶昔周宣歌《鴻雁》〔一五〕，當時籀史變蝌蚪〔一六〕。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耇〔一七〕。東征徐虜闕虢虎，北伏犬戎隨指嗾〔一八〕。象胥雜沓貢狼鹿〔一九〕，方、召聯翩賜圭卣〔二〇〕。遂因鼓鞞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矇眊〔二二〕。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峒

嘯〔二二〕。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二三〕？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二四〕。埽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二五〕。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二六〕。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二七〕。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二八〕。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二九〕。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三〇〕。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三一〕。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 校注

〔一〕八詩寫作時間不一。王文誥以爲八詩作於嘉祐六年末至七年春（見《蘇詩總案》卷三），並將其一併編於七年正月《次韻子由除日見寄》之前。然細考八詩，《石鼓歌》或可認爲作於嘉祐六年十二月初到任之時，而《東湖》、《李氏園》則作於嘉祐八年春（見各詩題注）。其余五篇年代不詳，但並不能斷定作於七年。如依王編，則在七年正月詩前橫加幾首八年之作，殊覺欠妥。蘇軾鳳翔詩多寄子由，子由隨即賡和，和詩與原作時間一般相隔無幾。世傳爲蘇軾本人手自編定的《東坡集》（前集），乃將八詩編於嘉祐八年春《中隱堂詩》後，而蘇轍親自編定的《樂城集》，亦將《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編於八年

夏《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前，足見八詩當是八年春末始定稿彙爲一組作跋並寄子由的。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均編於八年，比較合理，今據以移編於此。鳳翔：府名，宋屬秦鳳路，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

〔二〕「昔司馬子長」二句：司馬子長即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會稽，山名，在浙江紹興東南，一名防山、棟山。禹穴即在山上，傳說爲夏禹葬地。《史記》裴駭《集解》引張晏語：「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人此穴。」一說禹穴爲禹藏書處。

〔三〕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

〔四〕跬步：半步。《大戴禮·勸學》：「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跬步可至，言其近也。

〔五〕嘉祐六年（辛丑，一〇六一）十二月蘇軾到鳳翔簽判任，十六日謁孔廟，見石鼓。詩或作於此後不久。石鼓：《元和郡縣圖志》卷二：「石鼓文，在縣（天興，鳳翔府治）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唐鄭餘慶始移於鳳翔孔子廟。歐陽修《集古錄》卷一：「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

民間，得之，十鼓乃足。」關於石鼓之年代，歷來說法紛紜，大略言之有三：一、周宣王時，二、秦時，三、北周時。唐人多主周宣王說，蘇軾此詩亦從之。近人多斷爲秦時物，然其中仍有分歧，有襄公、文公、穆公、靈公諸說（見詩後附錄）。石鼓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六〕魯叟：指孔子，因孔子魯人。陶淵明《飲酒》：「汲汲魯中叟。」李白《贈裴十七詩》：「魯叟悲匏瓜。」坡初至鳳翔，謁孔子廟，故云。

〔七〕鬱律：蜿蜒盤曲狀。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煙。」蛟蛇走：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蛟龍盤拏肉屈強。」全句形容石鼓文筆致之勁健盤曲。紀昀曰：「摹寫入微。」（《紀評蘇詩》卷四）

〔八〕「細觀」二句：以指畫肚，即用手指在腹上畫其字形，以推測是何字，因字難辨識也。張懷瓘《書斷》下：「聞虞（世南）眠布被中，恒手畫肚。」箝在口：言讀之難。韓愈《苦寒》：「口角如銜箝。」箝通鉗。歐陽修《紫石屏歌》：「有口欲說嗟如鉗。」

〔九〕韓公：即韓愈。其《石鼓歌》云：「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一〇〕「其詞云」八句：「我車既攻」二句，又見《詩·小雅·車攻》。「其魚維何」二句，《詩·小雅·采芣》作「其釣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之「貫」字，前人多謂蘇軾誤讀。參見明楊慎《升庵外集》卷八九及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一一〕「古器」二句：言衆字不可盡識，而獨識六句，若衆多古器中只識鼎，衆星錯落之夜

空僅識斗星。

〔一二〕「模糊」二句：謂石鼓文字半已漫滅缺損，如瘡疖之癥痕，手間之胼胝，模糊難辨；所余之殘餘筆畫亦如足跟臂肘而已。歐陽修《集古錄》卷一《石鼓文》：「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一三〕「娟娟」二句：謂字之見存者，如雲霧中之缺月，稂莠間之嘉禾也。濯濯：光澤明秀貌。嘉禾：生長極壯之禾，或一莖而多穗之禾。稂、莠：皆害禾之雜草。雲霧、稂莠，喻漫漶模糊之字迹。

〔一四〕「上追」二句：軒：軒轅，即黃帝。《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黃龍附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自寫以示天下。」頡：蒼頡，或寫作倉頡，相傳為黃帝史臣。許慎《說文解字》自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張懷瓘《書斷》卷一：倉頡「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迹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上追軒、頡相唯諾者，言石鼓文之古老，幾可上與軒轅、倉頡之文字並論。冰：李陽冰，唐趙郡人，字少溫，一作仲溫，李白從叔。擅長篆書，學李斯而能獨創一格，自稱「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唐國史補》卷上）斯：李斯，戰國末楚上蔡人，曾為秦丞相。舊傳曾變籀文為小篆。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五謂其作《倉頡篇》，「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穀：待哺之雛鳥。 穀：哺乳，引申為吃奶之嬰孩。下揖冰、斯同穀穀者，言下視李斯、李陽冰之篆書，乃如同雛鳥嬰孩般幼稚。

〔二五〕周宣：周宣王。《鴻雁》：《詩·小雅》篇名。《毛詩序》曰：「《鴻雁》，美宣王也。」鄭玄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紀昀曰：「歌《鴻雁》與石鼓無涉，只圖與蝌蚪作對，未免湊泊。」（《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云：「所論非是。此句特出周宣，乃提筆也。使他人爲之，必要將當時勞來還定、無不得所之意承明，此則得過便過，其捷如風。公此類大篇，大率用單行法，讀者惟當以氣勝求之。如或截出一句，求其一二字疵累，此非知詩者也。李太白不怕疵累，而杜子美最忌疵累，此天公人巧，勢不能合一者。朱彝尊七古以杜法行李筆，前人未嘗無此志，而始終不能者，正以逐句撮出似杜，而一串讀下不似李也。公詩未嘗無李杜，而妙在下筆不必定似李杜。」（《蘇軾詩集》卷三）

〔二六〕籀史：周宣王時史官，名籀。 蝌蚪：古文字之一，多頭粗尾細，形如蝌蚪。參見《中隱堂詩》其五注「二」。傳說史籀變蝌蚪文爲籀文（大篆）。虞世南《書旨述》：「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別署新意，號曰籀文。」

〔二七〕「厭亂」二句：厭亂，厭周夷王、厲王之亂。 聖賢指宣王。 耆耆：老人，此指下文之方叔、召虎等。

〔二八〕「東征」二句：周公滅奄，太公滅蒲姑，淮夷、徐夷仍不服，宣王討之。《詩·大

雅·常武》：「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朱熹《詩集傳》：「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此宣王東征徐虜之事。《常武》又云：「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闕：虎怒貌。虓虎：咆哮之虎。闕虓虎，言宣王將士之武勇。「北伐」，底本校：類本作「北伐」。犬戎：古戎族之一支，居周西北，亦名獫狁。《詩·小雅·六月》：「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嗾：以口作聲指使狗。隨指嗾，言將士隨其指揮。

〔一九〕象胥：古譯言、外交之官。《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貢狼鹿：《國語·周語上》：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韋昭注：「白狼、白鹿，犬戎所貢。」

〔二〇〕方、召：方叔、召虎，宣王之臣。方叔南征荆，召虎東征淮，均建殊勳。《詩·大雅·江漢》寫宣王命召虎平淮夷，後重賞其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此處「賜圭卣」乃簡概其文。圭，玉製禮器，上尖下方。卣，中型酒樽，亦禮器。

〔二一〕「遂因」二句：《禮記·樂記》：「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考擊：敲擊。《詩·唐風·山有樞》：「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毛傳：「考，擊也。」矇瞍：樂師，古以盲者爲之。《詩·大雅·靈臺》：「鼙鼓逢逢，矇瞍奏公。」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二句謂宣王製鼓乃爲崇尚武功，非爲作樂。

〔二二〕「何人」二句：《嵩高》：《詩·大雅》篇名。《毛詩序》：「《嵩高》，尹吉甫美宣王

也。」齊岫嶼：與岫嶼碑齊名。岫嶼碑又稱禹碑，相傳爲夏禹治水的紀功碑。參見《中隱堂詩》其五注「四」。

「二三」「欲尋」二句：言石鼓非矜伐功勞，故上無年月、姓名可考。甲乙，天干名，古人用以紀年。

「二四」「自從」二句：七國：東周末年，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并立。九有：《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紀昀評「自從周衰更七國」以下數句：「看似順次寫下，却是隨手生出波瀾，展開境界，文情如風水之相遭。」（《紀評蘇詩》卷四）

「二五」「掃除」二句：《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世。」「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俎豆：古代禮器。俎，置肉之几；豆，盛食物之器皿。柶：刑具，手銜一類。二句謂秦焚毀詩書，廢棄禮器，而以刑法治國。

「二六」「當年」二句：祖龍：指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裴駟《集解》引蘇林語：「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上蔡公子：李斯，上蔡人。《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二七〕「登山」以下四句：《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又南登琅邪，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三十三年之碣石，刻碣石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刻石頌秦德。碑文俱載《史記》。《之罘》之詞曰：「皇帝東遊，巡登之罘。……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強暴指六國，黔首指黎民。紀昀評此四句云：「妙以刻石與石鼓相關照，不是強生事端，泛作感慨。」（《紀評蘇詩》卷四）

〔二八〕「六經」二句：六經指《易》、《詩》、《書》、《禮》、《樂》、《春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從李斯議，收天下詩書百家語，除秦紀、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焚之。「遭」，底本校：集注、類本作「隨」。擊掊：擊而碎之。《莊子·逍遙遊》：「吾爲其無用而掊之。」《釋文》引司馬云：「掊，擊破也。」「掊」，底本從集甲改爲「剖」。然與「擊」字連用，當以「掊」字爲佳。今從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不變。

〔二九〕「傳聞」二句：九鼎，古代象徵國家政權之傳國寶。《史記·武帝紀》：「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又《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紀昀曰：「傳聞數語，又起一波，更爲滿足深厚。前路犀利之極，真有千尺建瓴之勢，非如此層層起伏濼洄，則收束不

住矣。」（《紀評蘇詩》卷四）

「三〇」「天公」，底本原作「天工」，此據集甲改。鬼守：韓愈《石鼓歌》：「雨淋日炙野

火燎，鬼物守護煩搗訶。」

「三一」「興亡」二句：言自周至宋，興亡百變，而石鼓却自安閑，閱盡人世滄桑；人世富貴止乎一朝，而石鼓却永存人間。

### 集評

李治：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翰，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陞杌者。如踰厠、厠踰之倒，溱沔河、蕪葦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敬齋古今註》卷八）

王士禎：《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勛敵。（《帶經堂詩話》卷二）

姚範：韓昌黎《石鼓歌》，阮亭嘗云：「杜《李潮八分歌》不及韓、蘇《石鼓歌》壯偉可喜。」余謂少陵此詩不及二百字，而往復頓挫，一出一入，竟抵煙波老境，豈他人所易到？

（《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汪師韓：《石鼓歌》雄文健筆，句奇語重，氣魄與韓退之作相埒，而研練過之。細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興亡百變」四句結。起仿《北征》詩體，結亦悠然不盡。若韓詩，起四句未免平率，結云「嗚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颯也。中間分三大段：第一段自「細觀初以指畫肚」至「下揖冰斯同轂殺」，鋪敘石鼓之文詞字蹟，實景實事，所與韓公不同者在此，故詳述於前，且正是初見時情狀。「古器縱橫」六句，詳寫石鼓之奇古，固非「文字鬱律蛟蛇走」一句所能盡。「缺月」、「嘉禾」視韓詩「鸞翔鳳翥」、「珊瑚碧樹」之詞又出一奇也。「飄流百戰」四句作轉軸，起下二段意。「憶昔周宣歌鴻雁」至「豈有名字記誰某」，推源溯委，鋪述典重。「自從周衰更七國」至「無乃天公令鬼守」，憑弔古今，却以六經九鼎作陪，瀾翻無竭。筆力馳驟中，章法乃極嚴謹，真足嗣響少陵。（《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恒仁：《池北偶談》云：「子瞻作《鳳翔八觀》詩，《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勛敵。」余謂……蘇子瞻《石鼓》詩實不及韓。阮亭之言，非確論也。（《月山詩話》）

翁方綱：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鳳翔，漢右扶風，周秦遺迹皆在焉。……所以此篇後段，忽從嬴氏刻石頌功發出感慨，不特就地生發，兼復包括無數古蹟矣，非隨手泛泛作《過秦論》也。（《石洲詩話》卷三）

翁方綱：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衆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爲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同上）

翁方綱：蘇公《石鼓歌》末一段，用秦事，亦本章左司詩，而魄力雄大，勝之遠矣。且從鳳翔覽古，意包括秦蹟，則較諸左司爲尤切實也。（同上）

翁方綱：以東坡才力之富健，于《石鼓》中間用力摹寫，亦何難直造昌黎堂室？然亦祇得「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爲昌黎未道，而已著議論矣，焉能有「快劍蛟龍」、「鸞翔鳳翥」一段光芒乎？此畫家所謂筆虛筆實二義，皆一毫勉強不得也。（《七言詩三昧舉隅》）

紀昀：精悍之氣，殆駕昌黎而上之。（《紀評蘇詩》卷四）

趙翼：形容處沉著有力。○【「遂因」句】拍到鼓字。○鋪敘秦皇一段，雖以其刻石頌德爲襯，但太冗長，氣便不捷。【結尾】氣竭。（《宋金元三家詩選》）

施補華：《石鼓歌》，退之一副筆墨，東坡一副筆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峴傭說詩》）

王文誥：自起至此（案指「下揖冰斯同穀穀」）爲第一段，敘所見之石鼓，乃撫摩其傍之詞也。○【「欲尋年歲無甲乙」二句】此二句收到見鼓，作一頓，自「憶昔周宣歌鴻雁」句至此，爲第二段，敘鼓之出於周宣也。○自「自從周衰更七國」句，至此（案指「無乃天公令鬼守」句）爲第三段，敘鼓之至今猶存也。○【末四句】雖四句煞尾，而興亡分結中二段。「物閑」收起一段，祇七字了當，故其餘意無窮。詩完而氣猶未盡，此其才局天成，不可以力爭也。起敘見鼓，極力鋪排，仍不犯實。忽用「上追」、「下揖」二句一束，乃開拓周、秦二

段之根。其必用周、秦分段者，不但鼓之盛衰得失可興可感，本意以秦之暴虐形周之忠厚。秦固有詩書之毀，而文字石刻獨盛於秦，明取此巧，以周、秦串作，一反一正之間，處處皆《石鼓文》地位矣。「歌鴻雁」句開拓中興全段，緊接史籀，其法至密。此係大篇，斷無逐句皆石鼓之理。且此句借點歌字，順手又開發作歌，並非閑筆，故通篇歌字不再見也。（《蘇軾詩集》卷三）。

梁章鉅：七古有仄韻到底者，則不妨以律句參錯其間。以用仄韻，已別于近體，故間用律句，不至落調。如昌黎《寒食日出遊》詩，凡二十韻，而律句十四見；東坡《石鼓歌》，凡三十韻，而律句十五見。……此皆唐宋大家，可據為典要者。（《退庵隨筆》）

方東樹：《石鼓》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可為典制之式。起三句敘，四句寫，「細觀」句棱。以下夾敘夾議。「古器」六句起棱，「漂流」二句伏收處，「上追」二句束。以上實敘。「憶昔」以下，追敘本事原委。「何人」四句大筆，「欲尋」二句入妙，起棱，事外遠致。「六經」句又一觀，「傳聞」句起棱，「是時」句收轉。（《昭昧詹言》卷一二）

方東樹：東坡《石鼓》，飛動奇縱，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使才，又貪使事，不及韓氣體肅穆沉重。海峯謂蘇勝韓，非篤論也。以余較之，坡《石鼓》不如韓，韓《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縱橫，高妙奇古。要之此三詩更古今天壤，如華嶽三峯矣。（同上卷二）

方東樹：往時海峯先生言：「東坡《石鼓詩》如不能勝韓，必不作。」今觀之，但奇恣

使才爲佳耳，勝韓，未也。以校杜《八分歌》，則益爲冗長。阮亭乃謂杜不及之，豈知言乎？（《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案語）

施山：《石洲詩話》謂東坡《石鼓》不如昌黎，愚案：昌黎作於強盛之年，東坡作《石鼓》時，年僅愈冠，何可較量？況詩中亦惟「牽黃狗」三字率湊，「富貴」二字尚未精，「時得一二遺八九」之下，未免多說數句，其餘足以相埒。至云「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且猶過之。（《薑露齋雜記》卷五）

吳汝綸：此蘇詩之極整練者。句句排偶，而俊逸之氣自不可掩，所以爲難。（《唐宋詩舉要》卷三引）

## 附錄

石鼓製作年代，歷來說法很多，大略有三：（一）周宣王說。唐人多主此說。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鳳翔府·天興縣》、貞觀時人蘇勗（《能改齋漫錄》卷一五、《雲谷雜記》卷三皆引）、張懷瓘《書斷》卷上《籀文》條（見《法書要錄》卷七）、寶蒙注《述書賦》（見《法書要錄》卷五）、韋應物《石鼓歌》、韓愈《石鼓歌》等皆謂周宣王時所製。蘇軾本詩亦從之。另，董道《廣川書跋》卷二《石鼓文辯》、程大昌《雍錄》卷九、韓元吉（《雲谷雜記》卷三引）等則認爲是周成王時之物。（二）秦時說。宋人任汝弼（《雲谷雜記》卷三引）、鄭樵《通志》卷七三《金石略》「石鼓文」自注、鞏豐（《升庵外集》卷八九引）、楊慎亦稱許「此

說有理」等均斷爲秦物。（三）北周時說。金馬定國主此說，見《金石萃編》卷一引《姚氏殘語》。北周說前人多駁之。如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上引北魏景明三年碑詞中即已追述岐陽石鼓，早在北周之前，駁云：「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周宣王說雖傳聞較古（唐以前古籍不見關於石鼓的著錄），但質疑者不少，如歐陽修《集古錄》卷一《石鼓文》條謂「其可疑者三四」。秦時說却成爲近代和今人一致公認的定論，但仍有襄公（郭沫若）、文公（馬敘倫）、穆公（馬衡）、靈公（唐蘭）諸說。（王水照《蘇軾選集》一五頁）

### 詛楚文

「一」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二」，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三」。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四」，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仿佛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五」。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六」。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七」。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八」。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九」。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一〇」。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一一」。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一二」。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一三」。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一四」。遼哉千載後，發我一笑粲「一五」。

## 校注

〔一〕《詛楚文》乃戰國時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文。詛：請神加殃之意。《左傳·隱公十一年》：「以詛射穎考叔者。」孔穎達疏：「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詛楚文》出土共三石，文略同而所祀之神不同。得自渭水者爲《告大沈厥湫文》，得自鳳翔者爲《告巫咸文》，得自洛水者爲《告亞駝文》。蘇軾所見乃《告巫咸文》，其文見本詩附錄。此文作於何時，舊說不一。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一云：「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據文言『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然則相之名，理不宜謬，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今案，歐陽修以楚世系計算，十八世當頃襄王，然《詛楚文》乃秦文，「倍十八世之詛盟」則應以秦世系計算，自穆公以下十八世爲惠文王，正與楚懷王同時。宋王厚之云：「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爲懷王也。」此文之作乃秦惠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古文苑》卷一《詛楚文》附錄）郭沫若認爲：「文之作當在楚懷王十七年，秦惠文王後之十三年。」《詛楚文考釋》可參考。

〔二〕開元寺：見前《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注〔一〕。



〔三〕秦穆公，嬴姓，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在位三十九年。《史記·秦本紀第五》：「三十九年繆（穆）公卒，葬雍。」裴駟《集解》引《皇覽》：「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張守節《正義》：「《廟記》云：『橐泉宮，秦孝公造。祈年觀，德公起。蓋在雍州城內。』《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雍，春秋時秦都，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橐泉，泉名。

〔四〕淮南王劉長，漢高祖少子，高祖十一年立爲王。文帝時因謀反事，謫徙蜀郡，途中不食而死，葬於雍。《史記·淮南厲王傳》張守節《正義》云：「雍，今岐州雍縣也。」故下文蘇軾謂「雍非長安」云云。

〔五〕「舊築」二句：舊築指祈年觀，掃成空言自秦至宋千餘年，舊觀已掃地一空，不復存在。惟《詛楚文》古碑埋土而未壞爛。

〔六〕字法嗟久換：言《詛楚文》石刻之古字，與後世寫法不同。如諷（敢）、麥（侈）、覘（暴）、毆（也）等等。

〔七〕秦嗣王：指秦惠文王。《詛楚文》中有「兼倍十八世之詛盟」句，自穆公下數十八世正爲惠文王。祝：男巫，祠廟中司祭禮之人。瓚：古禮器，有柄。以圭爲柄稱圭瓚，以璋爲柄稱璋瓚。統名玉瓚。二句即《詛楚文》「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檄告於丕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臯」之意。

〔八〕相捍：互相捍衛。上二句即《詛楚文》「昔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

壹，絆以婚姻，衿以齊盟」之意。

〔九〕「質之」二句：巫咸，古傳說之神巫名。一說爲黃帝時人。《太平御覽》卷七九引《歸藏》：「昔黃帝與炎帝爭鬪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一說唐堯時人。《藝文類聚》卷七引晉郭璞《巫咸山賦》：「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又有說爲殷中宗時人。屈原《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萬葉：萬世。二句即《詛楚文》「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之意。

〔一〇〕「今其」二句：後嗣王指楚懷王。構多難：構，交構、興造。構多難即《詛楚文》「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以下數句意。（文見後附錄）郭沫若認爲即懷王十一年山東六國同攻秦，懷王爲縱長及懷王十七年楚發兵西擊秦，戰於藍田之事。（見《詛楚文考釋》）

〔一一〕「剝胎」二句：剝胎：剖腹挖胎。《書·秦誓上》：「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圉：牢獄。絆：套馬足之繩。遭圉絆即被囚禁網綁。二句即《詛楚文》「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數句意。郭沫若認爲「幽刺親戚」四字應爲「幽約莘鹹」，意爲「暗中縊殺莘地之被俘者」。（見《詛楚文考釋》）與蘇軾之讀不同，可備一說。

〔一二〕桀，夏末君王，名履癸。紂，商末君王，名受。二人均暴虐荒淫。

〔一三〕面詐：當面欺詐。背不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沾

衣。」此句謂當面行詐而不感羞耻。

〔一四〕「豈惟」二句：《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杜鬼：指土地神。二句謂豈惟公子卬被欺，連鬼神亦被哄騙，言外之意是《詛楚文》不實，秦王所稱述之楚之過惡多不可信。

〔一五〕粲：露齒笑貌。《穀梁傳·昭公四年》：「軍人粲然皆笑。」

### 集評

紀昀：秦之無道，何須謾罵？【「吾聞」四句】借一小事作點綴，筆墨儵然。（《紀評蘇詩》卷四）

趙克宜：純用輕筆判斷，絕不費力。（《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附錄

《告巫咸文》：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檄告於丕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舉。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約。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真諸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厥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廢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犧牲，遂取我邊城新郢及於、長、莘。我不敢曰何。今又悉興其衆，張矜部弩，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境，將欲復其兇速。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輻輸棧輿，禮叟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拓片見《詛楚文考釋》附錄。原文乃先秦古字，此據《古文苑》卷一王厚之音釋、王注次公引文、馮應榴校語及郭沫若意見整理改易）

### 王維吳道子畫「二」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二」。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三」。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四」。中有至人談寂滅「五」，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六」。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七」。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八」。祇園弟子盡鶴骨「九」，心如死灰不復溫「一〇」。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一一」。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

論「一二」。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二三」。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一四」。

### 校注

- 「一」王維，字摩詰，唐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開元九年進士及第，天寶末為給事中，後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詩畫馳譽一時，其畫尤精於水墨山水，亦長於佛像人物。新舊《唐書》有傳。吳道子，見前《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注「一」。
- 「二」普門、開元：鳳翔二寺名。普門寺見前《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注「一」，開元寺見前《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注「一」。
- 「三」「當其下手」二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筆落驚風雨。」趙次公注云：「驚風雨，言其如風雨之快疾為可驚也。」（《九家集注杜詩》）二句即同杜詩之意，形容吳道子運筆之迅捷，氣勢之酣暢。蘇軾《畫水記》：「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可並參觀。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尚非知言者。」
- 「四」「亭亭」二句：雙林：雙娑羅樹，在天竺拘尸那國阿利羅拔提河邊，為釋迦牟尼涅槃處。彩暈：指釋迦牟尼頭上之五彩光環。扶桑：古神木名，傳說日出之處。《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暎：旭日。李白《大鵬賦》：「晞扶桑之朝

瞰。」「彩暈扶桑瞰」，以扶桑之旭日形容畫中釋迦牟尼頭上之光輪。

〔五〕至人：指釋迦牟尼。寂滅：佛家語，涅槃之意譯，意謂超脫一切境界人於不生不滅之門。《維摩詰所說經》卷中《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無量壽佛經》上：「誠諦以虛，超出世間，深樂寂滅。」此詩「亭亭雙林間」以下數句，乃寫畫中釋迦牟尼說法至滅度之情景。參見本卷前《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注〔一〕。

〔六〕「蠻君」二句：蠻君鬼伯：《釋迦譜》卷四《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記釋迦涅槃時，自「一恒河沙菩薩摩訶薩」，以至「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百億恒河沙天諸婬女，千億恒河沙地諸鬼王，十萬億恒河沙諸天王及四天王等」，紛紛前來。此即所謂「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形容聽衆擁擠狀。頭如龜，頭如龜長伸。龜，大鼈。

〔七〕芷：香草名。襲：薰染。蓀：香草名，即荃。全句化用屈原《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之意，以喻王維氣質及詩風之清醇。

〔八〕清且敦：清秀敦厚。紀昀評：「敦字義非不通，而終有嵌押之痕。凡詩有義可通而語不佳者，落筆時不得自恕。」（《紀評蘇詩》卷四）

〔九〕「祇園」二句：祇園，祇樹給孤獨園之略稱，爲釋迦牟尼去舍衛國說法時與僧徒停居之處。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祇樹，梵語也，或云祇陀，或云祇洹，或云祇園，皆一名也。」祇園弟子指釋迦牟尼之弟子，泛指僧徒。盡鶴骨，喻畫中人物清癯。釋

齊己《寄鄭谷》詩：「瘦應成鶴骨，閑想似禪心。」

〔一〇〕心如死灰：《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一一〕「交柯」二句：言枝幹交錯，葉片多而叢雜，然由葉片而細枝，而粗幹，一一可尋其脈絡。似亂而實整，形散而神不散。紀昀曰：「交柯二句，妙契微茫。」（《紀評蘇詩》

卷四）王文誥云：「本集獨不傳畫法，以上四句，即公之畫法也。」（《蘇軾詩集》卷

三）

〔一二〕畫工：指畫藝平庸、氣格不高的畫家。蘇軾後來對吳道子的此種評論有所改變。元豐八年十一月《書吳道子畫後》云：「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古今一人而已。」又元豐六年之《跋吳道子地獄變相》等亦可參觀。

〔一三〕「摩詰」二句：象外，物象之外。唐司空圖《與極浦書》：「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翻，鳥翎之莖。仙翻即仙鳥。謝籠樊：辭却樊籠。二句言王維之畫靈性獨運，不僅狀物之形，更得其精神氣韻，達於神妙之自由境界。

〔一四〕斂衽：提起衣襟夾於帶間，以示敬意。《戰國策·楚一》：「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間言：異議。紀昀評末六句云：「雙收側注，寓整齊於變化之中。」又云：「摩詰、道子，畫品未易低昂，作詩若不如此，則節節扳對，不見變化之妙耳。」

（《紀評蘇詩》卷四）

## 集評

許顛：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一公之詩各以當之。（《彥周詩話》）

汪師韓：以史遷合傳論贊之體作詩，開合離奇，音節疏古。道子下筆入神，篇中摹寫亦不遺餘力。將言吳不如王，乃先于道子極意形容，正是尊題法也。後稱王維，只云畫如其詩，而所以譽其畫筆者甚淡，顧其妙在筆墨之外者，自能使人于言下領悟，更不必如《畫斷》鑿鑿指為神品、妙品矣。若將「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二句，置之於「道子實雄放」之前，則語無分寸，並後幅之精采亦不復有。詩惟下筆鄭重，乃由有此變化跌宕。至末始以數語劃明等次，雖意言已盡，而流韻正復無窮。（《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奇氣縱橫，而句句渾成深穩。（《紀評蘇詩》卷三）

翁方綱：《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迥出。前篇尚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即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龜」，一氣六句，方是箇「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采，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蓋。而後人但舉其摠挈一句，以為得神，以下則以平敘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祇取其排場開闊，以為嗣響杜、韓，則蒙吏所訶「貽五石之瓠」者耳。（《石洲詩話》卷三）



趙翼：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試即其詩，略爲舉似。（略）七古如：「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略）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甌北詩話》卷五）

王文誥：「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此句非薄道玄也，吳、王之學實自此分支。其後荆、關、董、巨，皆宗王不宗吳也。曉嵐眼下苛深，乃輕易放過此句，殊屬疏忽。誥謂道玄雖畫聖，與文人氣息不通；摩詰非畫聖，與文人氣息通。此中極有區別。自宋、元以來，爲士大夫畫，瓣香摩詰則有之，而傳道玄衣鉢者則絕無其人也。公畫竹實始於摩詰。今讀此詩，知其不但詠之論之，並已摹之繪之矣。非久，與文同遇于岐下，自此畫日益進，而發源則此詩也。（《蘇軾詩集》卷三）

方東樹：神品妙品，筆勢奇縱；神變氣變，渾脫瀏亮。一氣奔赴中，又頓挫沉鬱。所謂「海波翻」、「氣已吞」、「一一可尋源」、「仙翻謝籠樊」等語，皆可狀此詩。（《昭昧詹言》卷一一一）

陳衍：大凡名大家古詩，每篇必有一二驚人名句，全篇方鎮壓得住。其鱗爪之間，亦不處處用全力也。（《宋詩精華錄》卷二）

###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二」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蹐鑿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三」。今觀

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嶷如枯龜〔三〕。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四〕。世人豈不碩且好〔五〕，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六〕。當其在時或問法，俯首無言心自知〔七〕。至今遺像兀不語〔八〕，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九〕。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一〇〕。

### 校注

〔一〕維摩：即維摩詰，釋迦同時人。也作毗摩羅詰，為在家之居士。然精通佛理，辯才無碍，神通廣大。曾向佛弟子舍利弗、彌勒、文殊師利等講說大乘教義。楊惠之：唐著名雕塑家，與吳道子同時。初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道子學成，惠之耻居其次，遂專意塑造，後與道子齊名。（見《五代名畫補遺》）天柱寺：在鳳翔縣東北。

〔二〕「昔者子輿」四句：《莊子·大宗師》：「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輿、子祀均莊子虚拟之人物。跼蹐：病不能行貌。「安」，底本校：集注、類本作「奚」。

〔三〕磊嶷：山石累積。此狀維摩病骨突出之貌。子由和詩云「形如病鶴竦兩肩」，「骨節支離體疎緩」，即此句意。

〔四〕至人：道德修養達到極高境界之人。外生死：置生死於度外。此身變化浮雲隨：《維摩詰經》卷上：「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化」，底本校：集注、類乙本作「作」。

〔五〕碩：此指身體豐碩健壯。《詩·衛風·碩人》：「碩人其碩。」鄭玄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

〔六〕「此叟」二句：此叟指維摩詰。神完：神氣充盈而無虧損。韓愈《記夢》：「神完骨蹻脚不掉。」熊羆：兩種猛獸。左思《詠史》：「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七〕《維摩詰經》卷中：「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人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人不二法門。』」

〔八〕兀：靜止貌。陸機《文賦》：「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九〕「田翁」二句：「里」，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俚」。野鼠銜其髭：劉禹錫《劉賓客嘉話錄》：「宋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蘇轍和此詩云：「長嗟靈運不知道，強剪美髯插兩顛。」亦明用謝靈運典。宋趙堯卿曰：「蘇公詩妙處，含蓄甚多，引用事實，亦復稱是。只此一「髭」字，不無所本。」（宋刻集注《東坡前集》殘卷）紀昀曰：「又作一觀，總不使一直筆。」（《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云：「凡似此隨手找截填補之句，奇情異想，如有證據者然。在本

集不可勝計，此其當行家風也。」（《蘇軾詩集》卷三）案，上二句主要寫寺廟之冷落，塑像之毀損，隨手點出「髭」字，乃暗用謝靈運之典。

「一〇」自失：茫無所措。《莊子·應帝王》：季咸「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詰」，集甲作「結」。案，當以「詰」爲是。無言師：指維摩詰。見前注「七」。

## 集評

紀昀：純用一掀一落之法，故單行而不直不板。（《紀評蘇詩》卷四）

梁章鉅：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略）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退庵隨筆》）

趙克宜：【首四句】借端引入。中四韻起伏控縱，筆力堅勁，蘇詩之極道鍊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東 湖 〔二〕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藍〔三〕。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慚〔三〕。有山秃如赭，有水濁如泔〔四〕。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

奧〔五〕，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六〕。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七〕。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八〕。借汝腹中過，胡爲目眈眈〔九〕。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珮簪〔一〇〕。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蚌〔一一〕。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一二〕。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瑣細安足戡〔一三〕。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一四〕。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毳毼〔一五〕。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一六〕。彩羽無復見，上有鸛搏鷁〔一七〕。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妫〔一八〕。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郟〔一九〕。《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二〇〕。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二一〕？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二二〕。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二三〕。問胡不回首，毋乃趁朝參〔二四〕。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二五〕。暮歸還倒載，鐘鼓已錯錯〔二六〕。

##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均編於癸卯（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中，觀詩中「新荷弄晚涼」句，當爲是年夏初作。王文誥獨不謂然，云：「考此詩確爲壬寅（嘉祐七年）夏後作，如人癸卯，即無『幸見函』之語矣。」（《蘇詩總案》卷三）王氏以爲陳公弼代宋選

知鳳翔在嘉祐八年正月，宋選待軾寬，公弼待軾嚴，因而此詩必是七年夏宋選在任時作，而人八年，就無「官長幸見函」語了。案王說不確。公弼代宋選爲守，非八年正月，而是八年夏。（詳見本卷後《客位假寐》注「一」），故詩中「官長幸見函」正指宋選，不勞將詩提前一年。且詩末有「行恐歲滿三」句，担心三年官限將滿，此豈是初到任時之語？「予今正疎懶」云云，亦與初到任之情形不合。「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等語，寓含失志之牢騷，也不是初人仕途之口氣。由此觀之，施注、查注、馮應榴注編於嘉祐八年，比較合理，今從之。東湖：在鳳翔城東門外，古稱飲鳳池。

〔二〕蜀江：此指岷江。藍：植物名，葉可製藍色染料。李白《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山光水色青於藍。」白居易《憶江南》：「春來江水綠如藍。」「青如藍」，底本校：集甲、集註、類本作「綠如藍」。

〔三〕岐山：在鳳翔府治東。《太平寰宇記》卷三〇《鳳翔府》：「岐山，在縣（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紀昀曰：「慚字趁韻，不妥。」（《紀評蘇詩》）

〔四〕「有山」二句：赭：赤色。秃如赭，言山石盡露而無草木。《史記·秦始皇本紀》：「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泔：淘米水。

〔五〕奧：深。《國語·周語中》：「野無奧草。」韋昭注：「奧，深也。」清奧即清深。

〔六〕「坡」，底本原作「波」，據集甲、七集本改。泉源隨波走，不通，當以「坡」爲是。涵

涵：水流動貌。

〔七〕「東去」二句：阜，丘陵。貪，此為得之意。二句言泉水東為重阜所阻，遂盡流入湖。

紀昀曰：貪字「趁韻，不妥。」（《紀評蘇詩》卷四）

〔八〕「但見」二句：螭，傳說中無角之龍。王文誥注云：「泉源從高來」句起至「目眈眈」止八句，皆敘湖之來源，下之「但見蒼石螭」四句，即指上四句內之「重阜」，其形類螭，而水源如從螭口出也。」案，子由和詩云：「蜿蜒蒼石螭，蟠拏據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為重深。」（《樂城集》卷二）則「蒼石螭」非湖外之「重阜」。據道光《重修東湖碑記》：「東湖水源自鳳凰泉，由西北東流，折之而南。過縣城東門外石橋，南流進入西渠道，從湖西北角石螭口中吐瀉入內湖。」則石螭乃湖邊石雕。

〔九〕眈眈：威視之貌。《易·頤》：「虎視眈眈。」二句言水僅借汝（石螭）腹內通過而已，何以怒目相視？此為作者戲謔想像之辭。馮應榴注引何焯曰：「似指太守陳公弼。」王文誥謂此說「誤甚」，全詩（包括此二句）「並無寓憤之辭」（詳見《蘇詩編注集成》卷三、《蘇詩總案》卷三）。今案，二句非定指陳公弼，因當時公弼似尚未到任。然在對景物的平實敘述中，突發此戲謔之辭，當不為無因。聯係全詩看，仕途不得意的牢騷憤鬱是顯然的。汪師韓云：此詩「無聊不平，時一發露于辭氣。」（《蘇詩選評箋釋》卷一）此說有理。

〔一〇〕珮簪：珮，玉佩，衣帶上之玉飾物。簪，簪之異體字，插定髮髻或冠之長針。紀昀評

以上四句曰：「閒情好。板紋之中有此閒情方生動。」（《紀評蘇詩》卷四）

〔一一〕「龜與魚」，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丙作「魚與龜」，類乙作「龍與龜」。蚶：軟體動物，亦稱魁蛤，肉紫赤色，可食。

〔一二〕戢戢：聚集貌。杜甫《又觀打魚》：「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

〔一三〕「絲縉」二句：絲縉，釣絲。《詩·召南·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縉。」戢：取。揚雄《法言·重黎》：「劉龜南陽。」注：「龜，同戢，取也。」紀昀謂戢字「趁韻不妥」。《紀評蘇詩》卷四

〔一四〕《國語·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鷲（即鳳）鳴於岐山。」韓愈《岐山下》詩：「揭來岐山下，日暮邊鴻驚。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

〔一五〕毵毵：毛細長貌。《詩·陳風·宛丘》：「值其鸞羽。」孔穎達疏：「（鸞）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

〔一六〕「至今」二句：傳說鳳凰非梧桐不棲。《莊子·秋水》：「夫鵠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鵠鷁則鸞鳳之屬。彭聃：彭，彭祖。聃，老聃。傳說二人均長壽。嵇紹《贈石季倫》：「遠希彭聃壽。」如彭聃，極言梧桐年歲之長。

〔一七〕鷗：鷗鳥，體似鷗，燕頤，勾喙。鷗：即鷗。

〔一八〕妣：樂。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乙本作「耽」。

〔一九〕「圖書」二句：圖書，地圖與書籍。《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漫漶：模糊不可辨。僑：鄭子產。《左傳·昭公元年》載：「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遂詳述古史，辨實沈乃參神，臺駘乃汾神，並謂晉君之疾，非二神之祟，實飲食哀樂不節之故。晉侯聞而贊之曰：「博物君子也。」鄭：鄭子。《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鄭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遂詳述少皞氏以鳥名官之由，並細說鳳鳥、玄鳥、青鳥等官之職掌。孔子聞之，見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句言地圖書籍已漫漶不清，欲知此地之歷史沿革及名勝古蹟，尚須訪問好古博聞之人。

〔二〇〕「《卷阿》」二句：《卷阿》，《詩·大雅》篇名。《毛詩》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詩中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含：包孕、蘊蓄之意。

〔二一〕「扶風」二句：扶風，即右扶風，漢郡名，所轄地當宋之鳳翔府。漢時長安近畿之右扶風、左馮翊、京兆稱三輔。諳：熟悉，知道。

〔二二〕「後」，底本校：集注、類本作「復」。

〔二三〕劫劫：急切追求，猶言汲汲。韓愈《貞曜先生墓誌》：「人皆劫劫，我獨有餘。」驂：駕車時位於兩旁之馬，此泛指駕車之馬。

〔二四〕朝參：官吏上朝參見皇帝。杜甫《重過何氏》：「頗怪朝參懶。」趁：趨，赴。

〔二五〕《宋史·選舉志六》引張方平慶曆八年言：「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行恐歲滿三」即恐官限將滿之意。

〔二六〕「暮歸」二句：暮歸倒載，晉山簡事，見卷三《新葺小園二首》其二注〔三〕。「還倒載」，底本校：集注、類本作「仍倒載」。館韻：聲音幽微。《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韻。」注：「韻，聲小不成也。」

## 集評

汪師韓：前幅寫東湖之景，而曰「湖所食」，曰「目眈眈」，匪直摹景而已。人後自寫閑適，而實有懷抱觀古今之意。「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二句，意最深厚，得《簡兮》詩人之旨。沉屈下僚，勾檢簿書，無由得盡其才，不得已而為湖上之游，詎與鑿山開道者比？○「予今正疎懶」二句無聊不平，時一發露于辭氣。（《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純寓牢騷。○才力極為富健，一二強押之字不足以累之。○「聞昔」以下數句忽起一波，寓不得志之感，得此乃不一瀉無餘。（《紀評蘇詩》卷四）

## 真興寺閣〔一〕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二〕。此閣幾何高？何人之

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三」。當年王中令「四」，斫木南山頽「五」。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六」。身強八九尺「七」，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牙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八」。

校注

「一」真興寺閣：在鳳翔城中。宋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建。

「二」「山川」四句：寫登閣俯瞰之情形，言閣之高。蘇轍和詩云：「秦川不爲廣，南山不爲高。嵯峨真興閣，傑立陵風颺。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猱。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嗷嗷。」（《樂城集》卷二）王注堯卿云：「此詩用古人意而不用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秦川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三」楊億《登樓》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蘇詩或出自此。楊億詩，《侯鯖錄》卷二、《西清詩話》卷中謂乃李白詩，首二句作「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侯鯖錄》原注：或謂王禹偁所作。

「四」王中令：即王彥超（九一四—九八六），字德昇，大名臨清人。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累立戰功。後周顯德六年爲鳳翔節度使。宋初加兼中書令，乾德二年復鎮鳳翔。開寶二年與諸鎮節度使侍曲宴，太祖授意解兵權，次日罷鎮。後封邠國公。卒，贈

尚書令。《宋史》有傳。

〔五〕南山：指終南山。見前《壬寅二月……》詩注「八」。頽：紅色。南山頽，意乃伐盡南山之樹，而露出山石之紅色。此為誇張之辭。

〔六〕鐵面：此形容面黑。《晉書·劉毅傳》：「（毅）素黑，其面如鐵色焉。」眼有稜：目光威嚴逼人。稜同稜。《晉書·桓溫傳》：劉惔嘗稱桓溫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七〕「強」，底本校：類丁本作「長」。

〔八〕李白《送張遙之壽陽幕府》：「張子勇且英。」紀昀評後四句云：「勢須此奇論作收，否則不稱。」（《紀評蘇詩》卷四）

### 集評

張戒：東坡《真興寺閣》云：「山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歲寒堂詩話》卷上）

汪師韓：蒼蒼莽莽，意到筆隨。中間「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十字，奇警奪目，可與老杜「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相匹敵。（《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首四句】奇恣縱橫，不可控制。他手即有此摹寫，亦必數句裝頭。（《紀評蘇詩》卷四）

趙翼：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如少陵《登慈恩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塔之高，而氣象萬千。東坡《真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尚不如少陵之包舉。此鍊與不鍊之異也。  
《甌北詩話》卷五

陳衍：此坡公五古之以健勝者。（《宋詩精華錄》卷二）

李氏園「二」李茂貞園也「二」，今爲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三」。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四」。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五」。東注入深林，林深窗戶綠。水光兼竹淨「六」，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七」。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八」。小橋過南浦「九」，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一〇」。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一一」。盡東爲方池，野雁雜家鷺。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一二」。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一三」。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秃「一四」。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一五」。抽錢算間口，但未權羹粥「一六」。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一七」？誰家美園囿，籍沒不容贖「一八」。此

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一九」。將軍竟何事，蟻蝨生刀鞞「二〇」。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二一」。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二二」。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二三」。

### 校注

〔一〕王文誥謂此詩作於嘉祐七年春（見《蘇詩總案》卷三）。然詩中有「我時來周覽」、「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等句。考軾一到鳳翔，正月營建屋舍，穿池種樹；二月往賣鷄、號縣、郿縣、藍屋減決囚禁；三月因旱禱雨太白山，順道往磻溪、郿塢、樓觀等處。決非「官正閑」之時，不會因休沐而時來，屢至此園，故此詩似非作於七年，而當作於八年（一〇六三）春。李氏園：《陝西通志》卷七三：「李茂貞園在鳳翔府城東北五里，唐光啓中茂貞節度鳳翔時建。」

〔二〕李茂貞，原名宋文通，深州博野人。唐僖宗光啓元年，因平朱玫之亂有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啓三年以討李昌符之叛，封鳳翔隴右節度使。後擁兵割據，不遵朝命。昭宗景福元年率兵犯京師。光化中加封尚書令、岐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鳳翔節度使、秦王卒。新舊《五代史》有傳。

〔三〕移目：目光爲外物牽引而移動。十步九移目，乃美景使人應接不暇之意。李白《遊溧陽

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詩：「十步九太行。」

〔四〕百族，言鳥類品種之多。《淮南子·俶真》：「萬物百族。」高誘注：「族，類也。」

〔五〕活活：水流聲。《詩·衛風·碩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六〕「淨」，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乙本作「靜」。

〔七〕蒼鱗：指老松樹皮。賈島《題劉華書齋》：「青松樹有鱗。」蹙：皺縮。

〔八〕關中：《史記·項羽本紀》：「關中阻山河四塞。」《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之間爲關中。一說東自函谷關，西至隴關，其間謂之關中（見

《太平御覽》卷一六四引《關中記》）。其地相當於今陝西省。

〔九〕南浦：指面南之水濱。江淹《別賦》：「送君南浦。」

〔一〇〕「隱如」二句：百雉：《左傳·隱公元年》：「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杜預注：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百雉則長三百丈之城牆。上句言喬木森聳，隱隱如百雉之城。舟千斛：古人言船之大小常以載重計。《釋名·釋

船》：船「三百斛曰艫」，「二百斛以下曰艇」。舟千斛乃言船之大。王粲《浮淮賦》：

「建衆檣以成林兮，譬巫山之樹藝。」孟浩然《廣陵別薛八》：「檣出江中樹，波連海

上山。」均以林木喻桅檣。蘇軾此處反用其意，以千斛舟桅檣之高大，形容林木之高大

筆直。

〔一一〕黯黯：昏暗。陳琳《遊覽詩》：「黯黯天路陰。」上二句謂林中日光黯淡，仿佛如秋

天。韓愈《送劉師服》詩：「夏半陰氣始，浙然雲景秋。」

〔一二〕「紅梨」二句：梨有赤梨、紫梨之稱。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紅梨迥得霜。」歐陽修《千葉紅梨花》詩：「紅梨千葉愛者誰。」二句謂島上有合抱之梨樹，梨花正開，香氣馥郁，連島上之雲亦帶香氣。韓愈《奉和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花島》：「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言雲被花映紅，與此處雲被花熏香，同一機杼。

〔一三〕「春光」二句：溶漾：波光浮動貌。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視其蓄，則溶漾紆餘。」雪陣：梨花繁盛，如白雪一片。皮日休《太湖石》詩：「雪陣千萬戰。」以雪陣形容浪花，與此相近。又軾《次韻子由柳湖感物》有「風翻雪陣春絮亂」句，以雪陣形容柳絮，亦與此略同。風翻撲：梨花隨風翻飛。

〔一四〕磽秃：山石瘠薄光秃，未生植物。磽：多石瘠薄之地。

〔一五〕衰叔：叔，叔世。《左傳·昭公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預注：「叔世，猶末世也。」衰叔即衰亂之末世。此指晚唐五代。

〔一六〕「抽錢」二句：算，即算賦，漢代之人丁稅。《漢書·高帝紀上》：「（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口，即口賦，人口稅。《漢書·貢禹傳》：「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又《後漢書·武帝紀》「口賦」注引《漢儀注》：「七歲



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權：官府對某些物品專賣以謀利，有權茶、權鹽、權酒等。歐陽修《新五代史·李茂貞傳》：「茂貞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據此知李茂貞權利之峻急，「但未權羹粥」非誇大無根之言。「但未」云者，諷刺之語，祇差未專賣羹粥了。二句言李茂貞剝削人民之慘重。

〔一七〕「當時」二句：宋江休復《江隣幾雜志》謂：「茂貞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據使宅。」民獻善田，令簿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上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此即奪民田之史實。

〔一八〕「誰家」二句：「園囿」，底本校：集甲、集注本作「園圃」。籍沒：沒收財物入官。二句謂此幽美之園囿最初不知是誰的，却被李茂貞所霸占。

〔一九〕鬱鬱：林木茂盛貌。《古詩十九首》之二：「鬱鬱園中柳。」麓：山脚。

〔二〇〕將軍：指李茂貞。《韓非子·喻老》：「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刀韠：韠，弓衣。刀韠指刀鞘。

〔二一〕《新五代史·李茂貞傳》：唐亡，「諸侯之强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

〔二二〕休沐：休假。《初學記》卷二〇：「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二三」「何當」二句：辦：《說文》：「致力也。」辦一身，即不徇身外之物，惟修身養性是務。清景：清新之景。杜甫《漢陂西南臺》詩：「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 集評

汪師韓：敘園中景物，委折詳盡，自西而南而東而北，一一點睛，有刻斲而無冗散，宛如柳州小記。後以感慨之情寓通曠之見，斂放正爾相當。（《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竟以記序體行之，朴老無敵，而波瀾又極壯闊，不是印板文字。○「其西」以下數句以東西南北作界畫，便不是一屋散錢。此法本之漢人都邑諸賦。○「云昔李將軍」倒點李氏，運筆奇變。○「將軍竟何事」以下六句不惟掃倒茂貞，乃併「園」字一齊掃倒。○「末二句」一篇累贅文字，忽然歸結虛空，真爲超妙之筆。（《紀評蘇詩》卷四）

### 秦穆公墓「一」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二」。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三」，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四」？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五」。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六」。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 校注

〔一〕秦穆公，嬴姓，名任好。其墓在鳳翔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參見前《詛楚文》題下蘇軾自注及注〔三〕。

〔二〕橐泉：《鳳翔府志》卷一：橐泉在「城內東南隅，注水不盈，有如橐然，故名。秦穆公塚在其下。」「城中」，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乙本作「城西」。

〔三〕孟明：孟明視，秦國將領。秦晉殽之戰中被俘，後釋放回國。《左傳·文公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四〕良，三良，秦之三賢臣。《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論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詩·秦風·黃鳥》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蘇軾一反此說，認爲穆公生時不誅孟明，死時定不以三良殉葬。

〔五〕「乃知」二句：《漢書·田儋傳》：漢滅項籍，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高帝招田橫來，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戶鄉廐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

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二句謂三良非被迫殉葬，乃如田橫二客自殺以從。鄭玄箋《黃鳥》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漢書·匡衡傳》匡衡上疏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又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三說與《左傳》、《詩》序意反，或爲蘇軾所本。

〔六〕《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晉靈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一飯之報，爲古人常提及，如《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後漢書·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 集評

胡仔：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全與《三良》（案即《和陶詠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

袁宏道：似論矣，此理學之始也。（明刻《東坡詩選》卷一）

賀裳：「昔公」以下四句語意高妙。然細思之，終是文人翻案法。《黃鳥》之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感恩而殺身者然乎？（《載酒園詩話》卷一）

紀昀：純寓與上官不合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紀評蘇詩》卷四）

王文誥：《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作骨，併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為雷同之詞。公詩既翻《詩經》，而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見前條）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作意全隔。（《蘇詩總案》卷三）

方東樹：有敍有議，筆勢奇縱。如收六句，三層，是層層奇縱也。（《昭昧詹言》卷一）

王士禎：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帶經堂詩話》卷二）

### 客位假寐

「一」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二」。

謁人不得去，兀坐如枯株「三」。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四」。同僚不解事，愠色

見髯鬚「五」。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六」。

### 校注

〔一〕此詩施注原編於倅杭卷中，顯誤。查注改編於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之後，以爲嘉祐七年作。馮應榴注本因之。王文誥據蘇軾《陳公弼傳》：「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以爲陳公弼代宋選知鳳翔，乃在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正月，遂改編此詩於嘉祐八年正月（參見《蘇詩總案》卷四）。然軾「實從公二年」之語乃概說，王氏泥于此未免拘執。案軾嘉祐八年七月《與蒲誠之書》云：「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新牧」即指陳公弼。既云「新」，知到任不久，當在此年夏，而非正月。今據以改編於此。假寐：不解衣冠而睡，即俗云打盹。

〔二〕陳公弼（一〇〇〇或一〇〇二—一〇六五），名希亮，眉州青神（今屬四川）人。天聖八年進士及第，歷知長沙、臨津等縣及房州、滑州等。後提點江東刑獄，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爲京西、京東轉運使。嘉祐八年夏知鳳翔。蘇軾《陳公弼傳》云：「（公弼）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又云：「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又云：「（軾）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據此知蘇軾與陳公弼關係一度比較緊張，公弼待軾甚為倨傲，故投謁而久不見。此詩乃紀實之作，出語戲謔，內含不平。王文誥云：「此詩僅係解嘲之作。蓋同僚有愠色者，故以是為戲耳。」（《蘇軾詩集》題下案）則亦非確。

〔三〕兀坐：茫然呆坐。枯株：枯木。陸機《文賦》：「兀若枯木。」

〔四〕今我亦忘吾：《莊子·齊物論》：「今者吾喪我。」又《莊子·田子方》：「雖忘乎故吾。」

〔五〕「同僚」二句：蘇軾《王大年哀詞》云：「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同僚或指王大年等。

〔六〕《世說新語·雅量》：「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劉孝標注：「超得寵桓温，專殺生之威。」

## 集評

譚元春：「謁人不得去」，真可笑，頑皮如此。（明刻《東坡詩選》卷二）  
紀昀：太露便非詩品。（《紀評蘇詩》卷三）

趙克宜：此首非傳誦之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 附錄

邵博：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人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又《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為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案指蘇軾）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張舜民：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下。（《畫墁集》卷六）

### 送號令趙薦〔一〕

嗟我去國久，得君如得歸〔二〕。今君捨我去，從此故人稀。不惜故人稀，但恐晤語非〔三〕。佳人西方子，佩服貝與璣〔四〕。宛兮若處女，未始識戶扉〔五〕。何必識戶扉，潛玉有光輝〔六〕。



##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不載，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收入補編，馮應榴注因之。王文誥本刪去未收，底本收入卷四八補編。考蘇軾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有《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溪，是日宿號縣。……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詩，詩中有「故人漸遠無消息」句。由「漸遠」二字知趙薦必是不久前離任者，故《送號令趙薦》亦必作于六七月間。今據以移編於此。號縣見前《壬寅二月……》注〔一〕。趙薦見卷三《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注〔一〕。

〔二〕「嗟我」二句：去國：離開故鄉。趙薦邛州人，與軾同為蜀人，故此云「得君如得歸」。

〔三〕晤語：相遇交談。但恐晤語非，即但恐人事懸隔，交誼漸疏，會面時已無今日之親密。

〔四〕「佳人」二句：佳手指趙薦，譽之也。趙薦蜀人，故稱「西方子」。《詩·邶風·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阮籍《詠懷詩》十五：

「西方有佳人，皎若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二句本此。璣：小珠。

〔五〕「宛兮」二句：宛，小貌。此又借作婉，柔美之意。若處女：《孫子·九地》：「始若處女。」「若」，外集作「如」。未始識戶扉，似謂不識作官門徑，不走權門。

〔六〕潛玉：隱而不顯之玉。比喻人品才學之美，藏而不露。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序》：「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二〕

龕燈明滅欲三更〔三〕，鼓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三〕，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礮溪問姜叟〔四〕，僕夫屢報斗杓傾〔五〕。

### 校注

-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二十五日作。礮溪、號縣見《壬寅二月……》注〔一〇〕、
- 〔二〕趙薦，見前《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注〔一〕。底本校：集注本詩題無「是日」二字。類本無「是日」、「晚」、「間」字，「號縣」均作「號」。
- 集甲、七集本無「間」字。
- 〔三〕龕：供奉佛像或神主之小閣。

〔三〕「留風」，何焯校：一作「流風」。

〔四〕姜叟：姜太公，名尚。傳說曾釣於磻溪，見前《壬寅二月……》注「一〇」、「一一」。軾《禱雨蟠溪祝文》云：「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公之禮，禱而不祠。……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故此處「問姜叟」即禱雨于姜叟之意。紀昀曰：「問姜叟雖切磻溪，却與禱雨無涉。」（《紀評蘇詩》卷四）不確。

〔五〕斗杓：北斗柄。北斗七星，四星象斗，三星象杓，杓即柄也。斗柄所指方向能判斷時間。「斗杓」，集甲作「斗標」。王文誥云：「末二句，道盡當官行役之苦。蓋祭禱必在黎明，又必以五更前往，故夜久而不能寐也。不寐則起而閑行，始見題壁作詩，既而猶未五更，因以屢問僕夫，而山中并無更漏可聽，故惟以斗杓為驗也。」（《蘇軾詩集》卷四）

### 集評

汪師韓：夜色蒼涼，撫景懷人，想見竟夕徘徊之致。（《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文誥：「深谷」二句寫景入神，皆隨手觸發而毫不費力，獨此集為擅場，故魯直每謂是不食煙火人語也。（《蘇軾詩集》卷四）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礮溪，天未明〔二〕

夜入礮溪如人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二〕，神物已化遺踪蜿〔三〕。安得夢隨霹靂駕〔四〕，馬上傾倒天瓢翻〔五〕？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二十六日作。礮溪見卷三《壬寅二月……》注〔一〇〕。「天未明」，集甲、類丙、七集本無「天」字。

〔二〕至人：指姜太公。

〔三〕神物：王注次公曰：「神物言龍。蟠溪有龍，所以於此地禱雨也。」紀昀曰：「蜿字懸脚。」（《紀評蘇詩》卷四）

〔四〕霹靂駕：《酉陽雜俎》前集卷八：李鄴，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杠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

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窟煙，須臾蔽天，注雨如綆。

〔五〕馬上傾倒天瓢翻：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曰：「李靖爲客，嘗夜投宿一巨宅，有老婦延之。中夜，叩戶甚迅，婦變色曰：『天符至矣。』實告靖曰：『老婦，龍也。二子俱出，今天命行雨，欲煩一行。』即以一竿使跨之，以一瓢與之，曰：『跨此，所至以楊枝灑瓢水，則雨也。』詩意主禱雨，故用此。」案，《續玄怪錄》卷四亦載此事，但無「以一瓢與之」以下文字，而是：「取雨器，乃一小瓶，繫於鞍前，曰：『郎乘馬，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靖乘馬行，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至所宿村，爲報借宿之恩，多滴二十滴，致使平地水深二丈。既歸，老婦告曰：『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

是日自礮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一〕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修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留薦晚飧〔二〕。我來秋日午，早久石牀

温。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三」。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

### 校注

-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二十六日作。礪溪見卷三《壬寅二月……》注「一〇」。陽平：鎮名，在號縣（據《元豐九域志》卷三）。翠麓亭：《鳳翔府志》卷一云，亭在「（寶雞）東南一百八十里青峯寺下」。「將往」，底本校：集注、類本無「將」字。
- 「二」「飡」，集甲作「餐」。
- 「三」「安得」二句：唐皇甫枚《三水小牘》卷下：「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

### 集評

紀昀：一氣相生，化盡堆排之跡。（《紀評蘇詩》卷四）

王文誥：「『山含古木尊』」此「尊」字押得玲瓏剔透，惟久於山行者知之。若僅以厚重論，則失之淺矣。（《蘇軾詩集》卷四）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二〕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三〕。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疎星明煜煜〔三〕。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麝竄修竹〔四〕。人門突兀見深殿〔五〕，照佛青熒有殘燭。愧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煮溪蕨〔六〕。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七〕。起觀萬瓦鬱參差〔八〕，目亂千巖散紅綠〔九〕。門前商賈負椒莩〔一〇〕，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二十八日作。陽平，見前詩注〔一〕。斜谷：在郿縣（今陝西眉縣）終南山，全長一百七十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為古陝蜀通道（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太平寰宇記》卷三〇）。南山即終南山。《太平寰宇記》卷三〇：「終南山在縣（郿縣）南三十里。」參見前卷三《壬寅二月……》注〔八〕。

〔二〕谷，集甲、類丙、七集本原注：音浴。

〔三〕「谷中」二句：瀧瀧：水流聲。煜煜：光明貌。梁簡文帝《詠朝日》詩：「煜煜上層

峯。」

〔四〕麿：即獐。

〔五〕突兀：高貌。杜甫《宿贊上人房》：「夜深殿突兀。」

〔六〕斫：劈、砍。藪：菜。《爾雅·釋器》：「菜謂之藪。」溪藪即野菜。以上二句寫寺僧。

〔七〕「板閣」二句：板閣，木板所建之樓。木魚：佛教法器，刻木作挺直之魚形。粥飯或集會衆僧時用。

〔八〕鬱參差：鬱，盛貌。參差，不齊貌。劉孝綽《侍宴詩》：「城寺鬱參差。」

〔九〕王文誥云：「千巖綠，是南山；紅是蟠龍寺（案，謂紅指蟠龍寺，太泥，紅綠乃泛指山林之色）。目散亂，是曉色也。深黑到寺，都無所見，至是一切皆見，而時方早起，故目爲之炫也。觀前半著『入門突兀』二句，截清夜境，知其必欲寫至此矣。自首句『晚渡』起至此，爲一大段，記夜宿事已畢，此是敘傳體。其後『門前』四句作結，是論斷體。章法井然，讀者不得牽混。」（《蘇軾詩集》卷四）

〔一〇〕椒苻：椒，即花椒。蜀地所產稱蜀椒。苻，晚採之茶。底本校：集注、類甲本作「菽」。案，當以「苻」爲是。紀昀曰：「『門前』二句繁拂有情，過接無迹，故結雖有習徑，而不見其套。」（《紀評蘇詩》卷四）

## 集評

汪師韓：顏、謝以後，古詩多有對偶終篇者。……若其自首至尾，無句不裁對，無對不



瑰偉絕特，則惟軾集中有之，實爲創格，此作亦其一也。其中寫景處，語刻畫而句渾成，讀之可怖可喜，筆力奇絕。（《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文誥：「末二句」仍挽到夜作結，落筆有千鈞之力。但公似此者多矣，其筆鋒便捷之甚，故收縱並不難也。（《蘇軾詩集》卷四）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一〕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二〕。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三〕。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四〕。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槌〔五〕。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六〕。顧瞻三輔間〔七〕，勢若風捲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髻〔八〕。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九〕。往事逐雲散〔一〇〕，故山依渭斜〔一一〕。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二十八日作。《元豐九域志》卷三載，岐山縣有馬磧鎮，或即下馬磧。《鳳翔府志》卷一：「懷賢閣，（在）縣（岐山）東南三十里。」斜谷見前詩

注「一」。五丈原：在郿縣（今陝西眉縣）西南二十五里，與岐山縣接界。《三國志·

蜀書·諸葛亮傳》：「（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

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水經注》卷一七引《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原，

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

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又卷一八引《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

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二〕犬牙：喻三山如犬牙交錯。《史記·孝文帝紀》：「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

隱》釋之云：「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人也。」

〔三〕「西觀」，查注云：石刻作「西臨」。鬱屈：曲折貌。馮應榴注：「屈」，一作「曲」。

紀昀曰：「起勢鬱律，不說閣中，而是閣中所見，與《真興寺》起法同。」（《紀評蘇詩》

卷四）王文誥云：「起四句，拓開山川形勝，皆漢、賊之舊，獨其事闕寂久耳，忽地成

圖，風雲爲之變色。」（《蘇軾詩集》卷四）

〔四〕「有懷」，查注云：石刻作「緬懷」。漢巴：漢，漢中，三國時屬蜀，爲諸葛亮北伐中

原之軍事據點。巴山支脈綿亘于此。

〔五〕「吏士」二句：寂如水：言軍行如水，靜寂無聲。蕭蕭：馬鳴聲。《詩·小雅·車

攻》：「蕭蕭馬鳴。」毛傳云：「言不謹謹也。」馬槌：馬鞭。王文誥云：「『聞馬槌』

句，即『銜枚疾走，不聞號令』（案，爲歐陽修《秋聲賦》句）景狀。」（《蘇軾詩集》

卷四）二句暗論諸葛亮治軍之嚴明。紀昀曰：「『聞馬槌』生造無出典，妙以想像寫之，遂不覺其添造。」（《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又云：「前四句，畫就自斜谷出五丈原之路；後四句，孔明從此路擁騎出也。以上八句一節。後四句當加在前四句上看，前乃軀壳，後乃魂魄，猶之雙層燈影，又若套版書冊。此種作法，惟公有之。」（《蘇軾詩集》卷四）

〔六〕「公才」二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劉備）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王文誥云：「此二句，乃孔明到五丈原地位。如一直敘下，墮入詠史窠臼，便歇手不得。故就昭烈語作提筆，即下斷語，了當孔明身分。」（《蘇軾詩集》卷四）

〔七〕三輔：長安近畿，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所轄地區。王文誥評「顧瞻」二句云：「此因出師四句，氣勢太盛，收束不住，故為此跌蕩語也。雖字面將氣勢盡量送足，而其運筆之巧，已暗中歇下矣。孔明志在復舊都，以忠職分，而始終不能到，詩特搶到三輔，可見上句將五丈原隱藏不露，乃有意躐過之也。」（《蘇軾詩集》卷四）

〔八〕「一朝」二句：「一朝」，查注云：石刻作「奈何」。長星墜：《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鬢：婦人服喪期以麻束髮，髻露於外。《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鬢。」參見卷一《遊洞之日……》注〔七〕。二句

言諸葛亮卒後，蜀人哀而爲之服喪，以見其感人之深也。

〔九〕一室老煙霞：居一室而老於山林煙霞之中。紀昀曰：「『山僧』勒轉無痕，趁勢繳出末二句又極便，否則是讀《三國志》詩，不是懷賢閣詩矣。」（《紀評蘇詩》卷四）王文誥云：「『公才與曹丕』至此八句爲第二節也。第一節乃敘事體，第二節乃論事體。第一節皆孔明事跡，故敘；第二節人公之意，故論。」（《蘇軾詩集》卷四）

〔一〇〕「雲散」，底本校：集注、類甲本作「煙散」。

〔一一〕故山：諸葛亮當年行經之山，即斜谷、五丈原一帶之山，如前所云「三山」之類。渭：渭水。見卷三《壬寅二月……》注「一〇」。據《水經注》卷一七，渭水流經五丈原北。

## 集評

延君壽：詩貴能參活語，何也？今試畧言之。東坡《是日至下馬磧……》，前半皆言山川形勝，當日出師云云，末幅忽著二句云：「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則題中「北山僧舍」四字，方有著落，此參活句一證也。（《老生常談》）

《唐宋詩醇》卷三二：不著議論，而鬱拔縱橫之氣自寓。語淡味長，最是高格。

王文誥：公詩法神變，不可測識，誥讀老而後知難。如懷賢閣，是作此詩本旨，而詩中不露懷賢閣，讀者須看清此題，方許讀詩。否則，未有不似次公之註，曉嵐之評，而欲窺其堂

奧，難矣。（《蘇軾詩集》卷四）

趙克宜：磊落大筆，舉重若輕，起落皆自然無迹。（《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二〕

#### 其一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二〕。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倦。牽牛與葵、蓼，采摘入詩卷。吾聞東山傅，置酒攜燕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三〕。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藝蘭那計畹〔四〕。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 校注

〔二〕此詩施注原編於卷二《是日至下馬磧……》（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作）詩後，《周公廟》（嘉祐八年九月作）之前（據宋景定本《施顧注蘇詩》目錄）。查注將其繫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之首，馮應榴注仍之。王文誥以爲查、馮誤，乃更將其移後，編於治平

元年八月。今考此詩第十首自注云：「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知此詩作於八月無疑。然是嘉祐八年八月，抑或是治平元年八月？檢《樂城集》卷二子由原作，乃編於嘉祐八年八月初所作《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詩後、嘉祐八年九月所作《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詩前，可見子由原詩似爲八年八月初所作，蘇軾和詩亦應在此後不久。世傳爲蘇軾手自編定的《東坡集》（前集）亦將十一詩編於嘉祐八年七月的《是日至下馬磧……》詩後，同年秋冬的《周公廟》、《避世堂》之前，足見繫於嘉祐八年較爲允當。施宿《東坡先生年譜》正編於嘉祐八年。是年春蘇軾曾重游南山，七月下旬又曾因禱雨再去南山，故詩中云「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其九），「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其十），正與行踪相合。若繫於治平元年八月，則此前並無遊南山之綫索可尋，祇一月曾遊南山，然於相隔半年之後，尚寫「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等句，似不大可能。故查、馮繫於治平元年之首固誤，王文誥移後亦不當。今從施注及施宿年譜提前於此。此詩集甲、施注本、類本、七集本均作十一首，然子由原作只十首，另有《和子瞻記夢二首》，查注遂將第十首抽出，別題《紀夢》編於後，以求與《樂城集》相符，馮應榴因之。王文誥正之云：「《樂城集》賦園中所有，十詩分詠。……（公和詩畢）復以『但記說秋菊』句，限於篇幅，未及蟋蟀悲之意，故從此句紬而繹之，作『蟋蟀悲秋菊』一篇。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爲十一詩也。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

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和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故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園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子由則原作十詩之外又有《紀夢》二詩之原委也。」（《蘇詩總案》卷五）王說可參。

〔二〕煌煌：光輝貌。古樂府有《煌煌京洛行》篇，見《樂府詩集》卷三九。帝王都：此指汴京，時子由居此。赫赫：顯赫貌。群彥：衆多才德傑出之人。走群彥者，言群彥奔走於其間也。

〔三〕「吾聞」四句：東山傳即謝安，字安石，晉陽夏人。因其出仕前曾高卧東山，卒後贈太傅，故稱東山傳。燕婉：集甲、類丙、七集本作「嬾婉」，美女之意。《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性好音樂，……及登台輔，蒼喪不廢樂。」「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

〔四〕「懷實」二句：懷實：喻懷才。《論語·陽貨》：「懷其寶而迷其邦。」又《史記》褚少孫補《滑稽列傳》：「謂東郭先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藝蘭那計畝：屈原《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畝兮，又樹蕙之百畝。」王逸注：「十二畝爲畝。」

## 集評

紀昀：此首總起。【「吾聞」四句】又作一層襯託，非惟文章頓挫，亦覺烘染多姿。（《紀

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首總起，從京師入手，所用牽牛、葵、蓼、瓜、蘭，皆隨手點染，非答園中所有也。（《蘇軾詩集》卷五）

其 二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以敷，妍醜各自矜〔二〕。蒲萄雖滿架，困倒不能任〔三〕。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葵花雖粲粲，蒂淺不勝簪〔三〕。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四〕。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五〕。

校注

〔一〕「春陽」二句：「以」，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已」。敷：布，即普照之意。二句與杜甫《北征》「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二句意略同。

〔二〕困倒：困，盤曲狀。《史記·鄒陽列傳》：「蟠木根柢，輪困離詭。」《集解》引張晏曰：「輪困離詭，委曲盤戾也。」《文選》左思《吳都賦》：「重葩掩葉，輪困虬蟠。」李善注：「輪困，謂屈曲貌。」又杜牧《阿房宮賦》：「盤盤焉，困困焉。」「困」，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困」。案，作「困」似形近而訛。

〔三〕杜甫《春望》：「渾欲不勝簪。」



〔四〕輕紅：淡紅。杜甫《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輕紅擘荔枝。」王文誥云：「原作無夢詩，此因首作有『牽牛與葵蓼，采摘人詩卷』句，故又以之作襯，自變其法也。」（《蘇軾詩集》卷五）

〔五〕末二句言無論飄零，抑或繁盛，均非草木自身之原因，兩者均為自然之力所主宰，乃自然變化使然。

### 集評

紀昀：「『蒲萄』以下八句」拉雜鋪敘而句句變動，不作板排，故能不落香山門徑。

○〔末四句〕上文零零碎碎，須此四句鎔化一片，方收得住。（《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詩答蒲萄、榴、葵三首也。從園中人手，中間蒲萄、榴、葵各二句，三實一虛，不落板實，此又一章法也。（《蘇軾詩集》卷五）

### 其 三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一〕。不如種叢筍，春種秋可倒〔二〕。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肯盡為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三〕。

## 校注

「一」「已」，集甲作「亦」。

「二」簪：聯係蘇轍原詩（見附錄其六），當指蕙草。《爾雅·釋草》：王蕙，郭璞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蕙，江東呼之曰落帚。」王蕙一名地膚，俗呼鉄掃把、觀音掃。一年生草本，故春種秋即可爲掃帚。秋可倒者，言秋季即可斫斫也。王註次公曰：「柏長之難，則士之苦節而難成者似之；簪生之易，則成長之速而致用者似之。」

「三」藜、藿：均一年生草本植物。生意常草草：草草，簡率之意。此句言其生機健旺，不須著意照管，仍能很快生長。

## 集評

紀昀：純乎正面說理而不入膚廓，以仍是詩人意境，非道學意境也。夫理喻之米，詩則釀之而爲酒，道學之文則炊之而爲飯。○「不如」二句有所激而反言之。（《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詩答柏、簪二首也。從柏入手，簪次之，法似並起而句則單行。其後柏則明點，簪則暗結，兼雙收側注之意，此又一章法也。（《蘇軾詩集》卷五）

其 四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二」。牽牛獨何畏，詰曲自芽蘖「三」。走尋荆與榛，如有夙昔約「三」。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四」。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

校注

「一」亭亭：直立高潔狀。萱草之葉叢生，花莖自葉叢中抽出，高約兩尺許。夏月莖梢開數花，色黃。花之下部呈管狀而細，其形如針，俗稱金針花，故云「一一芳心插」也。「芳心」，底本原作「勞心」。此據集甲、集注、類本、七集本改。

「二」詰曲：屈曲。此狀牽牛之藤蔓。芽蘖：萌芽。「蘖」，類丙、查注、馮應榴注本作「蘖」。

「三」荆：灌木名。榛：灌木或小喬木。王注次公云：「萱草之孤秀，則士之挺拔者似之；牽牛之朋附，則士之猥雜者似之。」紀昀亦以為萱草比君子，牽牛比小人，並曰：「此首祇以對照見意，竟不說破。」（《紀評蘇詩》卷五）然此說不免故意求深，未必合於蘇軾原意。王文誥云：「今考之，但就原唱致意，且此時尚無小人，即陳公弼亦非小人，公未嘗以小人待之也。」（《蘇軾詩集》卷五）

〔四〕亂翠曉如潑：言翠色之濃也。白居易《想東游五十韻》：「菡萏紅塗粉，菰蒲綠潑油。」  
集評

王文誥：此詩答萱草、牽牛二首也。萱草四句，牽牛四句，結四句，此又一章法也。  
（《蘇軾詩集》卷五）

趙克宜：「走尋」二句形容入妙。○「亂翠」句句意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其五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一〕。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二〕。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 校注

〔一〕「愛此」，章鈺校：宋刊《國朝文鑑》作「憂此」。案，聯係全詩，當以「愛此」爲是。  
〔二〕勤劬：勤勞。子由原詩敘自井欄移蘆於堂下云：「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強移性

不遂，灌水惱僮僕」。故此云「移植苦勤劬」。

### 集評

查慎行：【「黃葉」二句】衰颯處偏說得軒昂。（《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不愛」二句】創語，展出別境。○結語拓開，仍是兜轉。（《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結固常徑，在此十首中則為別致。（《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其 六

行樂惜芳辰「二」，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二」。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阜「三」。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四」。多憂竟何為，使汝玄髮縞「五」。

### 校注

「一」芳辰：美好之時節。梁元帝《纂要》：「春日青陽，辰曰良辰，曰嘉辰，曰芳辰。」杜甫《鄴城西原送李判官》：「久坐惜芳辰。」七集本「辰」作「晨」。似誤。

「二」喜見秋瓜老：喜任滿更代之期漸近也。此暗用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之典。參見卷三《次

韻子由岐下詩·棗》注「一」。

「三」早：牛馬之食槽。

「四」悲鳴」二句：曹操《步出夏門行》之四：「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此化用其意，言雖懷千里之志，而無實現之期也。

「五」玄髮：黑髮。綺：白。

### 集評

紀昀：此首忽跳出題外，取興在即離之間。（《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前三四共四首，皆答園中草木也。此詩忽觸瓜期之感，因人「馬繫」數句以終之。自此奮迅而下，置原作於不問，遂遺果羸、竹二首，不復答和矣。前五首，公似檢對原作，變換章法，皆構思而出，其成之也緩。自此以下六首，皆任意揮灑，頃刻立就者也。

（《蘇軾詩集》卷五）

### 其 七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囚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殷勤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遶砌忽墳裂「一」，走鞭瘦鈴屨「二」。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卧聽窗風冷「三」。

校注

〔一〕墳：高起。《左傳·僖公四年》：「公祭之地，地墳。」

〔二〕鞭：竹根。走鞭即竹根橫穿之意。鈴屨：同伶傳，孤立貌，此指竹。

〔三〕冷：象聲詞。《莊子·齊物論》：「冷風則小和。」陸機《文賦》：「音泠泠而盈耳。」

集評

紀昀：此首直作賦體，不著一語，又別具一格。（《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詩自詠官舍叢竹，以至近而來寓目者言之。（《蘇軾詩集》卷五）

其 八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一〕。漂流到關輔〔二〕，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悒悒清露涵〔三〕。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四〕。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剝根取其實〔五〕，對此微物慚。

校注

〔一〕芎藭：香草名，根莖可入藥，生於蜀中者名川芎。白芷：多年生草本植物，根亦入

藥。

〔二〕關輔：關中、三輔，即長安附近。鳳翔地當漢三輔之一的右扶風。

〔三〕濯濯：清新明淨貌。《世說新語·容止》：「濯濯若春月柳。」  
愔愔：安和貌。傅咸

《燭賦》：「嘉湛露之愔愔。」涵：涵濡、滋潤。

〔四〕王注次公曰：「芎葉名蘼蕪，可以爲菜；白芷葉名蒿麻，可作浴湯。此所以資筐籃之採矣。」

〔五〕剗：掘取。

### 集評

紀昀：與前首同一賦體，而前首賦物，此首賦情，用筆又自不同。（《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詩自詠芎藭、白芷，以至遠而來寓目者言之。（《蘇軾詩集》卷五）

### 其 九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一〕。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蒲人不識〔二〕，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三〕，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四〕。



### 校注

〔一〕南山：即終南山。再遊：指本年七月禱雨蟠溪，順道往遊南山。參見前《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等詩。

〔二〕菖蒲：草名，有香氣，根入藥。《太平御覽》卷九九九引《本草經》：「菖蒲生石上，一寸九節者，久服輕身明目。」

〔三〕「霜雪」，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雪霜」。

〔四〕「長爲」二句：謂菖蒲爲鬼神守護，德薄者不敢竊取。《抱朴子·仙藥》：「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雖踐之不可見也。」「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亦終不能得也。」《物類相感志》（舊傳蘇軾撰）云：「菖蒲若紅蒲，芳氣酷烈，世言無人見，見者必大富貴。趙隱之母傅氏曾於山澗中見，花大如車輪，旁有神人守護。」

### 集評

紀昀：此首索性一字不着題，而意中句外，却隱然是園中草木。運意至此，真有神無迹矣。（《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此詩因游南山，而詠人不可見之菖蒲。觀其終以鬼神德薄之詞，知後幅必將化

人夢境矣。（《蘇軾詩集》卷五）

## 其 十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二」。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八月十一日「二」，夜宿府學「三」，方和此詩，夢與弟游南山，出詩數十首，夢中甚愛之。及覺，但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有如採樵人，人洞聽琴筑「四」。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

### 校注

- 「一」粲：精潔明亮。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 「二」「十一」，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十二」。
- 「三」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嘉祐七年，「秋，（陳）希亮命公兼府學教授。」可參。
- 「四」「有如」二句：《太平御覽》卷五七九引《東陽記》云：「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常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跌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而起，所坐斧柯爛盡。」「採樵人」，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採樵子」。

集評

紀昀：頗嫌清淺，無意故也。○「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草草如此。○「有如採樵人」以下】無意中強生此意，不爾，益無收束矣。（《紀評蘇詩》卷五）

其十一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惟有暗蛩悲〔一〕。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二〕。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離。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飢〔三〕。

校注

〔一〕蛩：蟋蟀。

〔二〕湄：岸邊。

〔三〕「楚客」四句：屈原《離騷》有「扈江離與辟芷兮」句。江離亦作江離，香草名，即蘼蕪。又有「夕餐秋菊之落英」句。紀昀評此詩曰：「收得感慨。於文爲結到題外，於意則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紀評蘇詩》卷五）王文誥云：「此詩

## 集評

詠蟋蟀悲秋菊，從第十首之「但記說秋菊」句，細而繹之也。」（《蘇軾詩集》卷五）

汪師韓：前四首俱是雜寫草木，隨處拈出妙諦，非見道忘心者不能獲此圓通也。末首則爲一調。「秀語奪山綠」一句情味備至。每於稱許轍處想見其友于式好，有怡怡之樂。此數詩格調，柴桑淡遠，修武倔奇，殆兼擅其勝。（《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首首寓慨而不露怒張，句句涉理而不入迂腐，音節意境皆逼真古人，亦無刻畫之迹。（《紀評蘇詩》卷五）

翁方綱：第一首「煌煌帝王都」四句，乃左太冲、陳伯玉之遺，而却以起句揭過一層，此又一變。第六首「喜見秋瓜老」，兼《國風》之妙義，而出入杜韓，不獨語用杜也。（《石洲詩話》卷三）

施補華：《和子由園中草木》及黃州墾荒、海外種菜等詩，皆質樸有味。（《峴傭說詩》）

趙克宜：十詩不盡與原作相應，盡借以寫懷，非詠物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附錄

蘇轍《賦園中所有十首》之《萱草》：萱草朝始開，呀然黃鵠觜。仰吸日出光，口中爛

如綺。纖纖吐須鬣，冉冉隨風哆。朝陽未上軒，粲粲幽閑女。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

《竹》：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斲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嬋娟冰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孤淡，一箇敵千頃。令人憶江上，森聳緣崖勁。無風籟自飄，策策鳴荒逕。

《蘆》：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束。蘆根愛溪水，餘潤長鮮綠。強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石榴》：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芳心竟未已，新萼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久占年華。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瓜。

《蒲桃》：蒲桃不禁冬，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綾被。龍髯亂無數，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醲酪味。誰能釀爲酒，爲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涼州幾時致？

《簞草》：室幽來客稀，塵土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叢草。經霜斫爲簞，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鉏耨禁芟斲，愛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果羸》：吾兄客關中，果羸施吾宇。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呦呦感微物，涕泗若零雨。但愛果羸莖，屈曲上牆堵。朝見緣牆頭，莫已過牆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足數。

《牽牛》：牽牛非佳花，走蔓人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誰剪薄素紗，浸之青藍盆。水淺浸不盡，下餘一寸銀。嗟爾脆弱草，豈能凌霜晨？物性有稟受，安問秋與春。

《雙柏》：南園地性惡，雙柏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柏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壓枝低，已老非少壯。尤柏柏已冤，尤地亦恐妄。兩既無所尤，高枝幾時放？

《葵花》：葵花開

已闌，結子壓枝重。長條困風雨，倒卧枕丘壟。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浮根不任雪，採剥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疊牆角擁。（《樂城集》卷二）

###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二」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二」。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三」。始者學書判「四」，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向所由「五」。土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六」。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七」。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八」。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九」。橋山日月迫「一〇」，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愬「一一」，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鳩「一二」。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一三」。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篔「一四」。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鍤「一五」。秋風欲吹帽，「一六」西阜可縱游。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一七」。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初作。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八：「上清太平宮，在（蓋

屋）縣東三十里清平鎮。本北帝宮，建隆元年置，太平興國二年重修，改今名。每三元聖節，命使設醮，歲以爲常。」

〔三〕「役名」二句：役名：爲名而奔走勞作。徇身：營求己身之安閑舒適。已：此爲太甚之意。《禮記·檀弓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鄭玄注：「已猶太也。」媮：媮媮，即苟且怠惰之意。二句言爲名所役使而奔走勞作，未免太勤苦，爲營求己身之安閑舒適，又未免太苟且怠惰。二者均非己所求也。「徇」，王文誥本原作「殉」，底本從集甲、集注、類本改。

〔三〕《史記·蔡澤傳》：「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

〔四〕書判：《新唐書·選舉制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宋太祖建隆三年八月置書判拔萃科，仁宗初亦置該科。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九：「天聖八年……六月（仁宗）親試書判拔萃及武舉。」

〔五〕向所由：向所經由，此指過去所懷之志及所學之業。上二句乃云今之所爲，並不與昔之所學相符，意含牢騷。王文誥云：「以上四句，是陳公弼任內簽判語，斷不是宋子才任內簽判語。」（《蘇軾詩集》卷四）

〔六〕「土方」四句：《論語·陽貨》：「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前三句本此。此心浩難收：此心，指患得患失之心。浩難收，浩蕩而難

以收束。王文誥云：「此句（案，指「既得又憂失」）當與後《得館職謝執政啓》「一參寶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故意全於今日」四句參看。蓋是時陳公弼實有舉劾之事，非泛言憂得憂失也。」（《蘇軾詩集》卷四）此說可參。

〔七〕漱：洗滌。紀昀評以上四句云：「一路皆以文句入詩，忽插此喻甚妙，不然便直樸少致。」（《紀評蘇詩》卷四）

〔八〕嚶啾：鳥鳴聲。蘇轍《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中有「是時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句，知東坡春夏間即有往終南讀書之打算，因事務倥傯，久未成行。

〔九〕鞅掌：職事煩忙。《詩·小雅·北山》：「或王事鞅掌。」「已」，底本校：集注、類甲、類乙作「又」。徂：到。

〔一〇〕橋山：《史記·五帝紀》：「黃帝崩，葬橋山。」後世常以橋山喻帝王陵墓。宋仁宗嘉祐八年三月去世，十月葬永昭陵。此處「橋山日月迫」二句，指仁宗安葬之期迫近，頻繁抽調民伋，府縣窮於應付。

〔一一〕愬：訴說。此為訴說辛苦之意。《詩·邶風·柏舟》：「薄言往愬。」

〔一二〕「中間」二句：罹：遭。早曠：不雨乾熱。曠，熱氣。喚雨鳩：鳩，鳥名，此指勃鳩。傳說此鳥天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云：「天將雨，鳩逐婦。」（見陸佃《埤雅·釋鳥》）故鳩鳴則天將雨也。歐陽修《鳴鳩》詩：「天將雨，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欲學喚雨鳩者，言因旱禱雨磻溪也。參見前《七月二十四日，



以久不雨，出禱礮溪……」以下三詩。

〔一三〕 菑堰：《漢書·溝洫志》：「隕林竹兮捷石菑。」顏師古注：「石菑者，謂甬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甬耳。」菑堰即插石築堰之意。

〔一四〕 新篔：篔，竹製漉酒器。新篔即新釀之酒。杜荀鶴詩：「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篔簹。」（見《北夢瑣言》卷七引）

〔一五〕 劬勞：辛勤勞苦。朽鈍：衰朽愚笨。鏤：雕刻。《論語·公冶長》：「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一六〕 秋風吹帽，用九月九日孟嘉落帽龍山事，見卷三《壬寅重九，不預府會……》注  
〔一六〕 秋風欲吹帽則言時近重九也。「欲」，王文誥注本原作「迫」，底本據集甲、集注、類本改。

〔一七〕 「百日愁」，馮應榴、王文誥注本作「百年愁」。

### 集評

紀昀：一氣涌出而曲折深至，無一直率之筆。○【自開頭至「暫憇得一漱」】此一段純是陶詩氣脈，但面目不同耳。世人學陶乃專以面目求之，所謂形骸之外，去之愈遠。（《紀評蘇詩》卷四）

趙克宜：清空如話，不知有和韻之苦，此本領過人處。○【「土方」四句】四語，議論

中波瀾。（《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附錄

蘇轍《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爲吏豈厭事，厭事日墮嬾。著書雖不急，實與百世謀。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實虛攬人，囚有不自由。辦之何益增，不辦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脫去使自收。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呦。是時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山樵黃笠展，林筍紫角抽。朝取筍爲羹，莫以樵爲羞。溪魚鯉與魴，山鳥鷲與鳩。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修。恍如反故鄉，親朋自相求。蔚如甕中糟，久熟待一篋。爲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鏤。尚何憶我爲？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樂城集》卷二）

##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一〕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莖〔二〕。惟將翰墨留染濡，絕勝醉倒蛾眉扶〔三〕。我今廢學如寒筴，久不吹之澁欲無〔四〕。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五〕。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六〕。窮年弄筆衫袖烏〔七〕，古人有之我願如。

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閑履屨。「八」。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爲久踟躕。「九」。歲月豈肯與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一〇」。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初作。子由原詩今《樂城集》缺。

〔二〕葭中葦：蘆葦中之薄膜。《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有葭葦之親。」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葦，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

〔三〕蛾眉：蠶蛾之觸鬚彎而細長，古人常以形容女子眉毛之美，或代指美女。高適《塞下曲》：「蛾眉蟬娟守空閨。」

〔四〕寒竽：久不吹奏之竽。澁欲無：不通暢而吹不成聲。

〔五〕歲云暮：《詩·小雅·小明》：「歲聿云莫。」杜甫《歲晏行》：「歲云暮矣多北風。」歲云暮即歲暮。云，語辭。

〔六〕耿耿：屈原《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注：「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漏壺：古計時器。《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七〕窮年：終年。衫袖烏：漢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

〔八〕「終朝」二句：危坐，即端坐。趺：跌坐，即雙足盤膝而坐。僧人打坐時常如此，故



稱僧趺。履鳧：即履鳥，鞋。詩用王喬事，以鳧指鳥。見卷二《雙鳧觀》注〔三〕。

〔九〕踟蹰：猶徘徊。《詩·邶風·靜女》：「搔首踟蹰。」

〔一〇〕「與汝居」，底本校：集甲、集注作「爲汝居」。韓愈《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詩：

「僕夫起餐車載脂。」下句本此。起餐即晨起用餐。秣：餵養。《詩·周南·漢廣》：

「言秣其駒。」此句言即將出發往終南。

## 集評

紀昀：意不必新而語特遒健。（《紀評蘇詩》卷四）

趙克宜：音節清脆，無粗率語，即是好詩。（《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二〕

吾今那復夢周公〔二〕，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碑兀〔三〕，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 校注

- 〔一〕此詩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均編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查、馮注本編於年首，王注本定於七月（見《蘇詩總案》）。然考蘇轍次韻之作，乃編於《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詩前。蘇軾《扶風天和寺》詩作於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十六日，則此詩當作於其前，正與詩中「秋來」句合。岐山縣介於鳳翔與扶風之間，蘇軾去扶風，當經此。若繫於治平元年七月，其間因何至岐山，無任何綫索可尋。蘇軾手自編定的《東坡集》（前集）及施注本均編於嘉祐八年詩中，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亦繫於嘉祐八年，今據以提前於此。王昶《金石粹編》卷二三載唐大中二年鳳翔節度使崔珙奏：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舊有泉水，枯竭多年。去冬十一月十七日，忽因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涌出，各深一尺。詢諸故老，咸稱此泉出必時泰歲豐者，請宣示史官，以光典冊。詔答曰：「朕以虛庸，敢膺元貺？披圖見瑞，省表增慚。……今賜名潤德泉。」
- 〔二〕《論語·述而》：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句用此典。
- 〔三〕周文王時有鳳鳴於岐山，見前《東湖》注「一四」。碑兀：高聳突出貌，亦作碑兀。《文選》郭璞《江賦》：「巨石碑兀以前却。」
- 〔四〕「至今」二句：《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毛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閱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又《詩·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毛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 集評

紀昀：「『吾今那復夢周公』此典却不許人人用。周公廟如何著語？此種題正以不作爲是耳。（《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窮通」二字，押得精細。非此二字，則一、三聯皆貫不得。○「至今」二句】此聯用《毛詩·詩序》閔宗周及東征事，曲折而切當。（《蘇軾詩集》卷五）

### 扶風天和寺「二」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二」。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響浩難收「三」。

### 校注

「二」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卷四嘉祐八

年（一〇六三）末，馮應榴注本因之。然據王士禎《秦蜀驛程後記》卷上謂，此詩石刻在扶風縣南山馬援祠中。蘇軾自題其後云：「癸卯（嘉祐八年）九月十六日挈家來遊。」（詳見詩後附錄）詩當作於此時。王文誥注本原編於《南溪有會景亭……》詩後，亦欠妥當。因《南溪有會景亭……》已是讀書終南時作，而作此詩時尚未至終南山。今移編於此。扶風：縣名，今屬陝西省。天和寺在縣南飛鳳山。

〔二〕王文誥云：「此二句乃道其登陟不易，非見道之言也。」「回」，石刻作「迴」。（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十三冊《扶風縣石刻記》卷下）

〔三〕「遺響」，七集本作「遺涕」。

### 集評

紀昀：【「遠望」二句】一起真景，以淡筆寫出。○【「遺響」句】結得壯闊。（《紀評蘇詩》卷四）

### 附錄

王士禎《秦蜀驛程後記》卷上：二十二日……抵扶風縣鳳翔府境。城南瀕漳水，水南飛鳳山，上有天和寺，東坡先生詩所謂「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迴頭」是也。……又北，爲文昌祠。棟宇傾圮，簷下有仆碑，拂拭視之，即坡詩也。自署「癸卯九月

十六日挈家來游」。後有跋云：「天和寺在扶風之南山，東坡蘇公留詩於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暇日與絳臺田願子立、洛陽趙叩勝翁同觀，愛其真墨之妙，慮久而漫滅，乃就撫於石。元豐癸亥六月二十三日終南陳雄武仲。」碑石堅緻，首尾完好。亟語孔令元祚移植伏波祠。山上故有遠愛亭，取坡詩爲名。陳文岡斐易名愛蘇，今亦廢。

### 扶風驛舍聞歌者〔二〕

孤村微雨送秋涼〔二〕，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櫪馬，悲歌互答有寒螿〔三〕。天寒滯穗猶橫畝〔四〕，歲晚空機任倚牆〔五〕。勸爾一杯聊復睡〔六〕，人間貧富海茫茫。

西蜀楊耆〔七〕，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八〕。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九〕。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一〇〕。使耆逢時遇合〔一一〕，豈必減當世之士哉〔一二〕？頃宿扶風驛舍〔一三〕，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爲淒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



以與之「一四」。

### 校注

「一」此詩集甲、施注本不載，其餘各本所載詩題及作詩之時地互異。類本題爲《贈楊耆》，詩前引文云：「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見詩後跋文）。」外集題爲《扶風驛舍聞歌者》，而以「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爲跋文。七集本以「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爲題，文字較類本引文略簡。查注本與七集同，其注中引石刻之題爲：「余三十年前，兩過扶風。夜半……（下大致同類本引文）。」馮應榴、王文誥注本之題同查注。底本從類本，補《贈楊耆》題，而以原題爲引。今案，蘇軾此詩之寫作與後來舉贈楊耆實爲兩回事，此詩寫作時與楊耆並無任何關係，故原詩題必不爲《贈楊耆》，而「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亦絕非原詩題，祇是二十年後追敘作詩之緣由以及舉贈楊耆之原因。今從外集以《扶風驛舍聞歌者》爲題，而將類本題下詩引附於詩後爲跋。至於此詩寫作之時地，查、馮注本據「頃宿長安驛舍」編於卷五治平元年冬罷鳳翔任時。王文誥辨云：「今考此詩，乃深秋時作。而公之過長安，丙申（一〇五六）應舉，在三四月；丁酉（一〇五七）聞訃歸，在五六月；辛丑（一〇六一）赴鳳翔任，在十二月；癸卯（一〇六三）以事至，在二月；甲辰（一〇六四）罷鳳翔任，在十二月；戊申（一〇六八）還朝，亦十二月，在長安度歲。凡六過其地，無在八九月者。又己亥（一〇五九）

南行下峽，丙午（一〇六六）奔喪沂峽，皆以水程過夔巫，不經關中。」故而認定「頃宿長安驛舍」誤，當以查注所引石刻之題「雨過扶風」爲正。（詳見《蘇詩總案》卷四）王說甚是。然王氏既定此詩乃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作於扶風驛舍，却又將其編於卷二二黃州詩末，以舉贈楊耆之時間爲編年之據依，殊非恰當。今依寫作時間移編於此。

〔二〕「微雨送秋涼」，七集本、馮應榴、王文誥注本作「漸雨逐秋涼」。

〔三〕「不寐」二句：「櫪馬，栓於槽上之馬。蠶，蟬之一種，體小而色青。二句言夜深不寐之歌者，惟櫪馬與之相伴，惟寒蠶與之互答，極寫其孤獨哀苦。」「悲歌」，七集本作「愁吟」。紀昀評曰：「三四自佳。」（《紀評蘇詩》卷五）

〔四〕「滯穗」：遺留之穀穗。《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滯穗」，查注：石刻「穗」作「穉」。「橫畝」，查注、馮應榴注：「橫」一作「棲」。

〔五〕「空機」：空無所織之機杼。柳宗元《田家三首》之二：「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任」，類本、七集作「尚」。上二句寫原野村舍之蕭條。

〔六〕「睡」，外集原校：「一作飲」。

〔七〕楊耆，不詳。蘇軾《與楊耆秀才醜錢帖》云：「楊耆秀才，謀學未成，行囊已竭，欲率昌宗、興宗、公頤及何、韓二君，各贈五百，如何？」昌宗、興宗等均黃州人，故此帖乃作於黃州。贈楊耆詩似即此時。「西蜀楊耆」以下文字乃贈詩時所寫，距原詩之寫作已二十年（當爲元豐六年），不應作爲詩題或詩引，今附於詩後作跋。此段文字，類本、

外集較七集、查注、馮注本及底本詳盡，疑底本等所據似經刪削，今以類丙本爲准，而以他本參校。

〔八〕「今復見之益貧」，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無「復」字。

〔九〕「白髮」，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作「華髮」。

〔一〇〕「窮者」，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作「貧者」。

〔一一〕「耆」，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作「其」。

〔一二〕「豈必減」，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無「必」字。

〔一三〕「頃宿扶風」，七集、查注、馮注本作「頃宿長安」。

〔一四〕「夜半」至末，七集、查注、馮注、王文誥注本作：「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

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 讀道藏〔二〕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宮居〔二〕。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三〕。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四〕。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五〕。乘閑竊掀攬〔六〕，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七〕。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八〕。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籙條〔九〕。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一〇〕。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一一〕。

## 校注

-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讀書終南時作。
- 〔二〕偶：伴、傍之意，言與琳宮爲鄰。琳宮：仙人所居之所，亦作道院之美稱。唐殷堯藩《遊王羽士山房》：「琳宮事事清。」此指太平宮。
- 〔三〕戢戢：衆多貌。韓愈《贈崔立之評事》詩：「戢戢已多如束筍。」
- 〔四〕「盛以」二句：言道書珍藏之情形。冒：蒙也。裾：《說文》：「衣袍也。」冒以青霞裾，即以青霞色之錦帛包其外。《漢武內傳》：「帝又見西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太平廣記》卷三）
- 〔五〕王喬：傳說中仙人。見卷二《雙鳧觀》注「三」。蚩尤：神名。傳說甚多，如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等。王注堯卿曰：「道藏中多畫蚩尤守禦之狀。」
- 〔六〕掀攪：翻騰、攪動，此言翻閱書籍之迅速匆忙。
- 〔七〕《莊子·人間世》：「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郭象注云：「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中虛即虛其心之意。
- 〔八〕「心閑」二句：心閑即屏除雜念，內心沖和澹遠。反自照即反觀自照。芙蕖：荷花。

王注次公曰：「道家存想法，當想心如未開蓮花。」

〔九〕「千歲」二句：《莊子·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故千歲厭世即長壽而登仙之意。籬條：粗竹席。集甲作「蘧蔭」，意同。二句言一旦悟道而辭世仙去，則由之悟人之言說，亦不過如至粗之竹席，直可棄而不顧。此種思想爲道家常提及。如《莊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一〇〕土苴：泥土與枯草，喻至微賤之物。《莊子·讓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一一〕「何暇」二句：《莊子·讓王》：「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 集評

查慎行：「『千歲』以下六句」《南華》純是禪理，人道藏，反如隔膜一層。（《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作僧家詩，不可有偈頌氣；作道家詩，不可有章咒氣。此固未免於章咒。（《紀評蘇詩》卷四）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向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二」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即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茅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闌「二」。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居民惟白帽「三」，過客漫朱輪「四」。山好留歸屐，風迴落醉巾「五」。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作於終南山。南溪：在盩厔縣太平宮附近。見卷三《壬寅二月……》自注。

「二」茅茨：茅草屋頂，此指茅屋。參見後詩注「四」。聚落：村落。城闌：城曲重門。《詩·鄭風·出其東門》：「出其闌闔。」毛傳：「闌，曲城也。」《說文》：「闌，城曲重門。」

「三」白帽：隱者所服。杜甫《別董頭》詩：「嘗念著白帽，採薇青雲端。」又《嚴中丞枉駕見過》詩：「白帽還應似管寧。」

〔四〕漫：通曼，猶莫。《廣雅·釋詁》：「曼、莫，無也。」漫朱輪即莫（無）朱輪之意，以言其地之荒僻、清靜。即陶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意。朱輪：達官之車，以朱紅漆輪，故名。《漢書·楊敞傳》附楊惲《報孫會宗書》：「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一。」

〔五〕「山好」二句：屐：木屐。《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風迴落醉巾：巾：頭巾，巾幘，乃冠之一類。此暗用孟嘉落帽於龍山事，見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注〔六〕。

### 集評

紀昀：小巧。（《紀評蘇詩》卷五）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茅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一〕

猶恨溪堂淺，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二〕。隱几頽如病，忘言兀似瘖〔三〕。茅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四〕。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五〕。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堦前暮靄深〔六〕。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七〕。

## 校注

〔一〕此詩王文誥原編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冬十二月。然詩中有「秋懷鳥伴吟」句，當爲是年九月讀書終南時所作，今提前於此。《莊子·刻意》：「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避世堂之名似本於此。《陝西通志》卷七三：「避世堂在藍屋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溪上。」

〔二〕「高人」二句：高人，超脫世俗之人，多指隱士。庾翼《晉春秋》載：隱士郭文適吳興、餘杭山中，時多虎豹，而文無藩籬之固，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晉書·郭文傳》云：「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嵇康《高士傳》載：人問郭文：「狼虎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亦不害人耳。」（《太平御覽》卷五一〇）無心：佛教語，指解脫塵世妄念，達於無所思慮的自在境界。《宗鏡錄》卷四五：「所爲無心，何者？若有心則不安，無心則自樂。故先德偈云：『莫與心爲伴，無心心自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謾。』」紀昀曰：「三四，下句注上句。」即高人之所以不畏虎者，乃因其避世隱遁，已達無心之境界也。

〔三〕「隱几」二句：《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兀似瘖：兀，靜止無言貌。瘖，啞。

〔四〕「茅茨」二句：茅茨追上古，言茅堂追仿上古之樸野。《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



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冠蓋：冠，禮帽；蓋，車蓋。冠蓋即官吏之服飾車乘，借指達官顯貴。謝：辭却、摒拒。

〔五〕秋懷：秋日之情懷。韓愈有《秋懷詩十一首》抒發與世不合、壯志難酬之情。紀昀評上二句：「似九僧一派。」

〔六〕暮靄：王文誥注本原作「暮雪」，底本從集注、類甲、類乙改。紀昀曰：「下句（指「塔前」句）烘染上句。」

〔七〕「應逢」二句：綠毛叟：皮日休《以毛公泉一瓶獻上諫議因寄》：「劉根昔成道，茲塢四百年。氈氈被其體，號爲綠毛仙。」又《太平廣記》卷二九引《逸史》：唐太宗年，有禪師居南岳。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綠毛覆體，曰：「我即姚泓也。惟餐松柏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扣戶夜抽簪：即抽簪夜叩戶。二句言堂處幽深，當有仙隱之人相訪。紀昀曰：「『抽簪』趁韻。」（《紀評蘇詩》卷五）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二〕

其一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橫〔三〕。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九月作。王文誥原編於十二月，今據寫作時間移編於此。

〔二〕靄靄：雲集貌。陶淵明《停雲》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

其二

誰謂江湖居，而爲虎豹宅〔一〕？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二〕。

校注

〔一〕王文誥云：「公前由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相送，則南溪一路，信有虎矣。」（《蘇軾詩

集》卷四)案，王所云，見前卷三《壬寅二月……》及自注。

〔二〕紀昀謂末二句乃「投鼠忌器之意」。(《紀評蘇詩》卷五)

### 妒佳月〔二〕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二〕，曾何污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三〕。今夕偶不見，洑瀾念風伯〔四〕。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五〕，玉露洗秋色。浩瀚玻璃瓊〔六〕，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七〕。

### 校注

〔一〕此詩集本、施注本不載，類本載卷六，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移編於卷四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末，馮應榴注本因之，王文誥本移編於同卷八年春《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前。案，詩中有「玉露洗秋色」句，當是秋日所作無疑，今移編於此。又，此詩乃寓興之作，以狂雲蔽月，然終不能損月之明，喻人世之情形，或有所感而言。



〔二〕了不：全不。「了」，類甲本作「曾」。案，下句開頭就是「曾」字，此處不當作「曾」。

〔三〕謫仙人指李白。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公（知章）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李白《月下獨酌四首》之二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四〕汎瀾：淚流貌。《後漢書·馮衍傳》：「淚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風伯：風神，傳說名飛廉。念風伯，即思風來吹散狂雲。

〔五〕玉繩：星名。《文選》張衡《西京賦》：「正睹瑤光與玉繩。」注引《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六〕玻璃：天然水晶石之類，非今人工製造之玻璃。瓊：小杯，同盞。底本校：「浩瀚」，類本、外集作「浩歌」。「瓊」，外集作「杯」。

〔七〕「使我」二句：永延：長生。馬融《廣成頌》：「歷萬載而永延。」君：指月。莫逆：同心相契，無所忤逆。《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 集評

紀昀：題目非法，若竟摘首句爲題，却是古例。○亦不合於上官之作，其詞太激，亦太露。（《紀評蘇詩》卷四）

撻雲篇〔一〕并引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雲篇》〔二〕。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三〕。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四〕。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頽亞〔五〕。散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六〕。或飛入吾車，偃仄礙肘胯〔七〕。搏取置笥中〔八〕，提攜返茅舍。開緘乃放之，掣去仍變化〔九〕。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一〇〕。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不載，外集編於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補編於卷四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末，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以爲此詩乃蘇軾與宋選迎湫水時作，復移編於卷三嘉祐七年三月。今案，此詩並無禱雨之迹象，所謂道逢南山之雲，籠而歸家，又復放而歸山，亦與禱雨無關，故絕非禱雨時作。而收雲入籠，提攜返家云云，亦

非現實中所可能之事。要之，此詩與《妒佳月》同類，皆寓興之作，其中有虛構及想像之辭，或有牢騷，然詩旨隱晦，究難確指。全詩所寫時令，顯非春三月光景，而應是冬季情形，其中「凍作枯樹稼」句即一明顯證明，今移編於此。擿：取。

〔二〕以上詩引，外集「撥開」作「撥開」。七集以此引為題。

〔三〕「物役」二句：物役：為外物所役使，此指奔走勤勞於官事。會有時：應須有暫歇或了結之時。星言從高駕：《詩·鄘風·定之方中》：「星言夙駕，稅于桑田。」鄭玄箋云：「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于桑田。」句用此意，言晨起命駕而行。高駕：高車。南朝王僧達《答顏延年詩》：「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又韓愈《縣齋有懷》：「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

〔四〕欬吸：迅疾。杜甫《虎牙行》：「秋風欬吸吹南國。」

〔五〕「龍移」二句：排拶，擠壓。頽亞，墜落相壓。亞，此處與「壓」通。韓愈《辛卯年雪詩》：「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二句化用此意以形容密雲滾滾之狀。

〔六〕「散為」二句：寫雲散為霧，籠蓋郊野。復凍而成冰，凝結於枯樹之上。樹稼：亦稱樹介、木介、木冰。介者甲冑之謂。雨水淋於樹上凝凍成冰，狀如披上介冑，故稱。《左傳·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孔穎達疏：「雨下即著樹為冰。」《唐會要》卷二《雜錄》：「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讓帝）憲見而歎曰：『此俗為樹稼者也。』」

〔七〕偪仄：迫近、密集貌。「礙」，七集作「人」。

〔八〕搏取：搏，捏之成團，卷之使緊。「取」，外集作「收」。笥：方形盛器，以竹或葦爲之。

〔九〕「開緘」二句：開緘，打開笥籠。緘，封。掣去：雲氣蒸騰鈎連而去。馮景注引《謝氏詩源》：「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與此處所寫相似。「仍變化」，外集作「任變化」。

〔一〇〕古代傳說，樹結冰乃大官之凶兆。《唐會要》卷二《雜錄》：讓帝憲見樹稼，曰：「諺曰：樹生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又王安石《忠獻韓公輓辭》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紀昀曰：「結寓牢騷。」（《紀評蘇詩》卷四）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一〕

南溪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二〕，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屋破眠無處〔三〕，坐覺村飢語不囂〔四〕。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校注

〔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十二月十五日作。南溪：在盩厔縣附近，見卷三《壬寅二

月……》自注。

〔二〕「獨自」，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作「得自」，底本據集甲、集注、類本改。

〔三〕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四〕村飢語不囂：村民困於饑寒，語聲低微，村莊一片沉寂。紀昀評此句云：「句太拙。」（《紀評蘇詩》卷五）

### 溪堂留題〔一〕

三徑繁回草樹蒙〔二〕，忽驚初日上千峯。平湖種稻如西蜀，高閣連雲似渚宮〔三〕。殘雪照山光耿耿，輕冰籠水暗溶溶〔四〕。溪邊野鶴衝人起，飛入南山第幾重。

###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七集均不載，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馮應榴注收於補編詩，王文誥移編於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冬。溪堂在終南山之南溪。

〔二〕三徑：晉趙岐《三輔決錄·逃名》載：兗州刺史蔣詡辭官隱居，於「舍中竹下開三徑，惟求仲、羊仲從之遊。」後用以指隱居之處。此指溪堂之小徑。



〔三〕「連雲」，外集作「連空」。渚宮：春秋時楚之別宮，故址在今湖北荊州市。參見卷三《渚宮》詩及注。

〔四〕「殘雪」二句：耿耿：光明貌。輕冰：薄冰。溶溶：流貌。王文誥云：「此聯寫初日，結構入細。」（《蘇軾詩集》卷四）

# 蘇軾詩集校注卷五

## 古今體詩三十六首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子由同作〔一〕

樓 觀〔二〕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三〕。青牛久已辭轅軻，白鶴時來訪子孫〔四〕。  
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堦前井水渾〔五〕。



校注

-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正月作。《金石萃編》卷一四〇載章惇鄂縣草堂寺題名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遊。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長安，別二君，而惇獨東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甲辰，即治平元年。清平鎮：在盩厔縣（今陝西周至）東三十里。見宋敏求《長安志》卷一〇。
- 〔二〕樓觀：在盩厔縣東，本尹喜舊宅。觀南有老子廟。見前卷三《壬寅二月……》注〔三〕、《樓觀》詩自注及注〔一〕。
- 〔三〕唐高宗乾封元年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故此處稱其「古皇」。
- 〔四〕「青牛」二句：傳說老子乘青牛（一說乘青牛薄板車）過函谷關而西（參見卷三《壬寅二月……》詩注〔三三〕、〔四四〕）。白鶴時來訪子孫：舊題陶潛《搜神後記》卷一：丁令威學道成仙，後化鶴歸來，落城門華表柱上，作人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二句謂老子乘青牛出關之事已久遠，而今傳時有仙人化鶴來訪。

〔五〕「道人」二句：樓觀塔前有井，其水或異常（參見卷三《樓觀》詩「丹砂久窞井水赤」句注及注〔五〕），故遊人盡皆汲飲，致井水渾濁，爲道人所見怪。杜甫《示從孫濟》：「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 集評

紀昀：【首二句】起得有力有神，肅肅穆穆，仿佛見之。○【末二句】反托出起處之意，措語沉著。（《紀評蘇詩》卷五）

### 五 郡〔一〕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溪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二〕，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托老聃〔三〕。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四〕。

### 校注

〔一〕五郡：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八：「五郡城在（蓋屋）縣東南三十里，周三里。舊說有義兄弟五人共居此城。不詳建立。」此處後爲道觀，唐明皇豎碑。

〔二〕羽客：道士。上象：指日月星辰。《南齊書·海陵王紀》：「德漏下泉，功昭上象。」

《新唐書·裴光廷傳》：「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

〔三〕「汝師」二句：汝師指道士之師。符命：古稱天降瑞應以爲人君受命之符。《新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八載，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資治通鑑》卷二一六：玄宗天寶九年冬，「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山鬼：指山中鬼神。二句言山人道士之流豈解符命，汝輩所說實乃謬妄；老子亦不會托夢玄宗，《明皇碑》所云，乃無知山鬼僞托老聃所爲耳。

〔四〕「告以」，底本校：集注、類本無「以」字。

### 集評

紀昀：第四句拙。（《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野人〕句」必襯托此句，意乃沉著。（《蘇軾詩集》卷五）

授經臺「二」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二」，海山無事化琴工「三」。此臺一覽秦川小「四」，不待傳經意已空「五」。

## 校注

- 〔一〕授經臺：相傳老子傳《道德經》與尹喜之處。臺在盤匡縣東。見前卷三《壬寅二月……》詩注〔三三〕、〔三四〕。
- 〔二〕草聖：指張旭。杜甫《飲中八仙歌》：「張旭三杯草聖傳。」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 〔三〕《太平御覽》卷五七八引《樂府解題》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瀕洞崩坼之聲，山林宵冥，羣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迴，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 〔四〕杜甫《望嶽》：「一覽衆山小。」此同其句式。秦川，見卷三《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注〔二〕。
- 〔五〕末句承上，言觀舞劍而通草書之神，在海山而得彈琴之妙，故不必如尹喜，須待文字傳授才有所悟；祇要登上此臺，見秦川之小，悟人世之微，即可產生遺棄塵俗的空無之念。

集評

紀昀：前二句太吃力，後二句又太率易。（《紀評蘇詩》卷五）

大秦寺〔一〕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麓橫〔二〕。忽逢孤塔迴〔三〕，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滾滾盡東傾〔四〕。

校注

〔一〕大秦寺在盤屋縣。參閱卷三《壬寅二月……》蘇軾自注。

〔二〕「晃蕩」二句：晃蕩：空曠貌。《樂府詩集》卷四四《子夜四時歌·冬歌》：「晃蕩無四壁。」坡陀：傾斜不平貌，同陂陀、陂陀。《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哀二世賦》：

「登陂陀之長阪兮。」

〔三〕迴：迴拔高聳之意。

〔四〕「滾滾」，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袞袞」。



## 集評

紀昀：「前四句」格力遒緊。○「末二句」收得闊遠。（《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通體寫景逼真，意態雄傑。○「臨風卻立驚」「驚」字含結二句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仙遊潭「一」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三」，循黑水而上，為東路，至南

寺。渡黑水西里餘，從馬北上，為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三」。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  
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  
我欲然犀看「四」，龍應抱寶眠「五」。  
誰能孤石上「六」，危坐試僧禪？

## 校注

「一」仙遊潭，在盩厔縣南三十里。見卷三《壬寅二月……》蘇軾自注及《留題仙遊潭中興寺……》注「一」。

「二」「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潭上有寺三，二在潭北」。



案，《壬寅二月……》蘇軾自注亦云「谷中有潭，名仙遊潭，潭上有寺三」。

〔三〕「不能到」，底本校：「類本作「不可到」。

〔四〕然犀：《晉書·溫嶠傳》：「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

〔五〕唐裴硯《傳奇》載：貞元中，處士周邯有奴，善入水，名曰水精。相州八角井，夜常有光如火紅。邯命水精入井，良久，出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又，參見《壬寅二月……》詩注「一八」。

〔六〕「誰能」，底本校：類甲、類乙、類丙作「誰言」。

### 集評

紀昀：「深到影中天」五字極平而極幻。○五六接得挺拔。（《紀評蘇詩》卷五）

### 附錄

《高齋漫錄》：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

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宋人軼事彙編》卷一三引）

## 南 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一」。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二」。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

## 校注

「一」「碧潭」二句：前詩自注云：「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二句即此意。如見試，如試其胆量也。終不敢過，只能望塔興歎，故言「苦相招」。

「二」「野饋」二句：野饋：餉客於山野。王文誥云：「章惇同至仙遊。詳玩此詩，乃是日留章惇飯，故有此慰藉之詞。」「觀慚字、慰字，必非無因發也。」（《蘇軾詩集》卷五）

## 集評

紀昀：【末二句】有寓意，然是常意。（《紀評蘇詩》卷五）

北 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二」。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三」。信美那能久「三」，應先學忍飢。

校注

「一」「畏虎」二句：杜甫《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小寺常爭米，孤城早閉門。」軾二句源於此，寫環境之荒涼、人煙之稀少。

「二」《戰國策·楚三》：蘇秦對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今令臣食玉炊桂。」此句謂當地竟以桂樹爲薪，乃極言林木之茂。

「三」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紀昀曰：「『信美』二字指上二句。」（《紀評蘇詩》卷五）

馬融石室「一」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二」。絳紗生不識「三」，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四」。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五」。

## 校注

- 〔一〕馬融石室，在盩厔縣南仙遊潭。見卷三《留題仙遊潭中興寺……》注〔一〕
- 〔二〕《後漢書·馬融傳》：「初，京兆擘恂（字季直）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水初二年，大將軍鄧鷲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
- 〔三〕《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入室者。」
- 〔四〕梁冀，東漢安定烏氏（今甘肅平涼西北）人，字伯卓。父大將軍梁商死，冀繼之，驕橫不法，專斷朝政二十餘年。李侯即李固，漢中南鄭（今屬陝西）人，字子堅。曾任大司農、太尉。立朝正直，議事與梁冀不合，後爲冀所殺。《後漢書·吳祐傳》：「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馬融所爲章草見《後漢書·李固傳》。
- 〔五〕孔稚珪《北山移文》諷刺假隱士貪圖官祿、變志易節之丑態，中敘隱士離山之後有句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猿鶴羞即出于此。又《後漢書·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集評

紀昀：第五句乃放活一筆，以鬆爲緊，以逼下句。○結太直太露。（《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末二句】二句清出「豈害」、「何須」四字，必當如是完結。曉嵐謂結句太直太露者，非也。（《蘇軾詩集》卷五）

玉女洞〔二〕

洞裏吹簫子〔二〕，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月當簾鉤〔三〕。歲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四〕？

校注

〔一〕玉女洞：在盤屋縣南仙遊潭附近。見卷三《壬寅二月……》蘇軾自注及《留題仙遊潭……》注〔一〕、〔四〕。

〔二〕吹簫子：即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簫，後與其夫蕭史皆隨鳳凰飛去。見卷三《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注〔三〕。

〔三〕山月當簾鉤：梁劉緩《新月》詩：「仙宮雲箔捲，露出玉簾鉤。」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懷》：「臺前疑挂鏡，簾外似懸鉤。」又杜甫《月》詩有「風簾自上鉤」

句。均以簾鉤狀月。蘇軾此句本此。

〔四〕「送迎」二句：送迎即送神迎神之歌辭。楚臣指屈原。王逸《楚辭章句》云：「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二句言民間迎送神辭應是鄙陋不堪聞，誰能效屈原重作辭而付之歌咏呢。

### 集評

紀昀「石泉」二句俗格，所宜懸之戒律者。結二句自負。（《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三、四（句）亦原本唐人，以沿襲久而成俗格，中無意義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二〕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三〕。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三〕，皎若鶴與鳧〔四〕。吾今既謝此〔五〕，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校注

- 〔一〕卷三《壬寅二月……》蘇軾自注云：「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給：欺。
- 〔二〕契繻：布帛製成的憑證。《漢書·終軍傳》：「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
- 〔三〕淄澠：二水名，均在山東省。傳說二水異味，唯易牙能辨。《淮南子·道應》：「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 〔四〕《莊子·駢拇》：「梟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上二句謂易牙辨別淄澠之水，就像區別鶴與梟一樣明顯。極言其辨別能力之高。
- 〔五〕謝：遜，不如。謝此，謂遜於易牙辨水之能力。

集評

紀昀：運意頗深而措語苦淺。（《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此題已成爛熟之典，詩則淺率不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二〕

山鴉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

溪邊有危構，歸駕聊復柅〔二〕。愛此山中人，縹緲如仙子〔三〕。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四〕。胡爲此溪邊，眷眷若有俟。國恩久未報，念此慚且泚〔五〕。臨風浩悲叱〔六〕，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簪紱〔七〕，丹砂留迅晷〔八〕。

### 校注

- 〔一〕黑水：見卷三《壬寅二月……》蘇軾自注。又張道《蘇亭詩話》卷五引《訪古游記》：「仙游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
- 〔二〕柅：塞於車輪下以制動之木塊。《易·姤》：「繫於金柅。」孔穎達疏引馬融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此用爲動詞，止歇之意。
- 〔三〕縹緲：高遠隱約貌。杜牧《華清宮三十韻》：「神仙高縹緲，環佩碎丁當。」
- 〔四〕視官爵如敝屣。屣，鞋。見卷一《巫山》注〔二二〕。
- 〔五〕泚：出汗。《孟子·滕文公上》：「其類有泚。」
- 〔六〕叱：呼叫。集甲、類丙作「吒」。屈原《九歌·少司命》：「臨風恍兮浩歌。」
- 〔七〕謝：辭却。簪紱：簪，冠簪；紱，絲製纓帶。皆古禮服之制。此處借以指官爵。陸機《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簪紱揚名，臺閣標著。」
- 〔八〕丹砂：即朱砂，道家傳說服之可以長生。迅晷：迅速飛逝之光陰。



集評

紀昀：後半幅語自沈著。刪末二句更佳。（《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平生慕獨往」八句真語自在流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二」

終南太白橫翠微「二」，自我不見心南飛。行穿古縣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魚肥。須臾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銳，意未滿足枵如飢「三」。忽聞奔泉響巨碓「四」，隱隱百步搖窗扉。跳波濺沫不可嚮，散爲白霧紛霏霏。醉中相與棄拘束，顧勸二子解帶圍。褰裳試入插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鞵「五」。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我歸。

##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七集本均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收入卷四七補編，並云：「按，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引此題作注，云『見《坡集》』。此又一證也。」王文誥云：此詩若「置之嘉祐八年癸卯，與『懶不作詩』之說不合，則信爲治平元年甲辰（一〇六四）之詩矣。」（《蘇詩總案》卷五）張君即張杲之，見《壬寅二月……》注〔二七〕。李君即李彭年，見卷三《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注〔一〕。南溪見《壬寅二月……》及詩中蘇軾自注。韓公即韓愈，其《山石》詩云：「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繫。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二〕終南、太白，均山名。見《壬寅二月……》注〔八〕及〔一五〕。翠微：青葱輕淡之山色。

〔三〕枵：空虛。

〔四〕奔泉響巨碓：《文選》馬融《長笛賦》：「願淡滂流，碓投澗穴。」李善注：「碓投，似碓之所投也。」此句以巨碓的轟響，形容奔泉之沖激聲。碓，舂米穀之具。

〔五〕「君看」二句：言願爲麋鹿隱於豐草長林，不願爲富貴官爵所羈勒。玉勒：玉製之馬銜。黃金鞵：以黃金爲飾之繮繩。

集評

紀昀：老健，非東坡不辦。（《紀評蘇詩》卷四七）

王文誥：起句似李太白。（《蘇軾詩集》卷五）

大老寺竹間閣子「二」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汧水黃「三」。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三」。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尪「四」。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編於卷五。王文誥定為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三月作（見《蘇詩總案》卷五）。查注引《鳳翔志》：「竹閣在城東北五里，唐光啓中李茂貞建，後爲大老寺。」「大老」，外集作「天和」。

「二」汧水，見卷三《次韻子由除日見寄》注「一四」。

「三」「樹高」二句：傾：向往。《漢書·司馬相如傳》：「一坐盡傾。」隴：通壟，丘壟。



浚：深。《詩·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落：杜甫《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驟雨落河魚。」杜詩之「落」乃潛沉之意。蘇軾此處亦然。河魴：鱖魚。《詩·陳風·衡門》：「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下：「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二句言樹木高而野鳥集，池水深而魴魚居。

〔四〕 疴：《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疴。」杜預注：疴，「瘠病之人，其面上向。」又《呂氏春秋·盡數》：「苦水所多疴與傴人。」注：「疴，突胸仰向疾也。」故疴者，骨骼彎曲畸形也。

## 集評

紀昀：太不成語，恐非真本。編詩者搜輯以炫博，轉爲古人之累。（《紀評蘇詩》卷五）  
王文誥：考其詩境，信出公手，氣息皆是。紀氏點論，獨不然此詩，殊不可解。（《蘇詩總案》卷五）

###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一〕

百畝清池傍郭斜〔二〕，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三〕。

縱飲座中遺白蛤〔四〕，幽尋盡處見桃花〔五〕。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六〕。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及王文誥注本均編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冬末。今案詩中有「幽尋盡處見桃花」、「不堪山鳥（杜鵑）號歸去」句，均春末夏初景事，似非冬日所作，故移編於此。興州：宋屬利州路，治今陝西路陽縣。晁太守，名仲約，太子太保晁迥孫。慶曆進士，曾官正奉大夫。王安石《臨川集》卷五〇有《屯田員外郎晁仲約可都官員外郎制》，王珪《華陽集》有《賜知深州晁仲約爲野蠶成繭獎諭勅書》。東池：《方輿勝覽》卷六九：「東池，在（興州）城東三里。」唐鄭谷有《興州東池》詩，足見此池古已有之。司馬光有《寄題興州晁都官仲約東沼》詩。另外，文與可、蘇轍均有題詠。「古東池」，馮應榴注：「一本無東字。」

〔二〕「清池」，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新池」。

〔三〕「自言」二句：自言乃路人之言。靈運，即謝靈運，東晉劉宋間著名山水詩人。曾爲永嘉太守，肆意遊遨，所至輒爲詩詠。永嘉：郡名，今屬浙江省。《太平寰宇記》卷九九載：永嘉有南亭、北亭、楠溪、石帆、謝公池等名勝，靈運皆有詩。

〔四〕白帽：古時未仕者所戴白帽。「遺白帽」寫座中名士縱飲不拘之狂態。

〔五〕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上二句寫興州人物之風流，風景之優美。

〔六〕「不堪」二句：山鳥，指杜鵑，一名子規。春末夏初鳴，其聲傳說爲「不如歸去」。范仲淹《越上聞子規》詩云：「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 集評

沈德潛：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說詩醉語》卷下）

###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二〕

中朝鸞鷲自振振〔二〕，豈信邊隅事執蕞〔三〕。共怪書生能破的〔四〕，也如驍將解論文〔五〕。穿楊自笑非猿臂〔六〕，射隼長思逐馬軍〔七〕。觀汝長身最堪學，定如髯羽便超羣。〔八〕。

## 校注

〔一〕此詩集本、施注本不載，外集載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補編於卷四，以爲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作，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據詩中「豈信邊隅事執鼗」句，斷爲「因夏人犯邊發也」，以爲作于治平元年（一〇六四）（見《蘇詩總案》卷五），乃移編於卷五。今考時事（見注〔三〕），王說不爲無據。馮應榴注：「詩題，一本無「和」字。「善」，一作「學」。」

〔二〕中朝：即朝中。「鸞鷲」，外集作「鵷鷲」。案，鸞鷲、鵷鷲以及鴛鴦，古人常用以形容朝中官員之班行。杜甫《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空慚鴛鴦行。」柳宗元《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企鸞鷲於紫霄。」劉禹錫《朗州寶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而繼和》詩：「鴛鴦差池出建章。」振振：羣飛貌。《詩·魯頌·有駟》：「振振鷲。」又盛貌。《左傳·僖公五年》：「均服振振。」此句意謂，朝中達官進退有序，一派昇平景象。

〔三〕鼗：大鼓。事執鼗，喻軍事緊急。《宋史·王素傳》：「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王素）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蘇軾《王仲儀真贊》敘云：「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即王素、仲儀）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

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此即當時邊事情形。

〔四〕破的：射中箭靶。《晉書·謝尚傳》：「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

〔五〕「也如」，底本校：類本作「亦如」，外集作「亦知」。

〔六〕穿楊：謂善射者能穿楊柳之葉。《戰國策·西周》：「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唐李涉《看射柳枝》：「萬人齊看翻金勒，百步穿楊逐箭空。」猿臂：臂長如猿。《史記·李將軍傳》：「（李）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七〕射隼：隼，猛禽，即鷂。《易·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馬軍：杜甫《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洗盞開嘗對馬軍。」自注云：「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此處指出征將士。以上二句言，自己雖稱不上善射，然長思從戎禦敵。

〔八〕髯羽：即關羽，因美鬚髯，故云。《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諸葛亮答關羽書曰：「孟起（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隳（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以上二句乃對蘇轍之期許。

## 集評

紀昀：三四有致。○二詩（指此詩與《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皆不免捉襟見肘



之態。故作詩和韻最害事，元白以前作者都不爲之。（《紀評蘇詩》卷四）

### 附錄

蘇轍《聞子瞻習射》：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叢。手隨樂節寧論中，箭作鴟聲不害文。力薄僅能勝五斗，才高應自敵三軍。良家六郡傳真法，馬上今誰最出羣？（《樂城集》卷二）

### 次韻子由論書「二」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三」。貌妍容有贖，璧美何妨橢「三」。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四」。好之每自譏，不獨子亦頗「五」。書成輒棄去，謬被旁人裹。體勢本闊落，結束人細麼「六」。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笥「七」。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八」。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九」。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一〇」。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嵬駝「一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一二」。

##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均編于嘉祐八年（一〇六三），王文誥以詩有「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笥」句，因類編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詩後（參見《蘇詩總案》卷五）。子由原詩題爲《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二〕首四句：總論書法，主張「通其意」，由各家各體的特征，進而領悟貫通其中的精神意理，而不必拘泥於某家某法，強求於點畫之間。軾《跋君謨飛白》云：「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此即「通其意」之確當注脚。又，蘇軾《評草書》云：「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石蒼舒醉墨堂》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此即「通其意」、「不學可」之發揮。黃庭堅《跋東坡墨迹》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九）蘇軾子叔黨跋其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不見其刻畫嫵媚之態，而章甫端冕，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晚乃喜顏平原，故

時有「家風氣。」（《韻語陽秋》卷四）觀此，知「吾雖不善書」乃謙詞，而「常謂不學可」非真「不學」，實於各家各體均下過功夫，只是不步趨于古人之後而已。

〔三〕「貌妍」二句：妍，美。蹟，同顰，皺眉之意。集甲、七集本正作「顰」。《莊子·天運》：「西施病心而蹟其里。」璧：平圓形、中心有孔之玉。橢：長圓形。二句言西施雖蹟，璧玉雖橢，終不妨其爲美。意謂書法藝術但能「通其意」，則雖有不合規矩處，仍有風韻存焉。黃庭堅《跋東坡水陸贊》云：「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九）正用蘇詩此意。

〔四〕婀娜：柔美貌。上一句正面提出自己對書法藝術的追求：既端莊又流麗，既剛健又柔美。故黃庭堅評其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然而又「皆有娥媚可喜處」。（《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九《跋東坡書》及《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五〕「不獨」，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不謂」。頗：偏，不正。蘇轍原詩云：「余雖謬學文，書字每慵墮。……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駢駢。」對自己的書字不滿。蘇軾上一句即針對此而言，謂不獨子如此，我雖好之，然亦每每自譏未造勝境。

〔六〕「體勢」二句：體勢，字的結構、筆勢。闊落：疏散，不結密。結束：約束。《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二：「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細麼：細小。《文選》班彪《王命論》：「又況麼麼不及數子。」注引《通俗文》：「細小曰麼。」二句謂自己寫字本

嫌疏散，稍加約束又顯得細密，總未能如意。軾《書硯》文云：「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與此二句意相近。

〔七〕「爾來」，集甲、類丙、七集本作「邇來」。筥：箭桿。《周禮·考工記》：「妘胡之筥。」注：「筥，矢幹也。」

〔八〕「十一把」，底本校：類乙、類丙作「下一把」。

〔九〕夥：多。司馬相如《上林賦》：「萬物衆夥。」

〔一〇〕「吾聞」二句：駿，良馬，此處指書法工巧端整。跛，一足癩，此處指書法敝斜不正。查慎行云：二句「所謂寧拙毋巧。」（《初白菴詩評》卷中）

〔一一〕筆苦驕：運筆矜持故作。鬼駢：鬼，高大。駢亦高大之意。《漢書·揚雄傳》引《甘泉賦》：「崇丘陵之駢駢。」顏師古注：「駢駢，高大狀也。」二句譏諷當時庸俗之書家，筆既矜持故作，又往往虛張架勢，於衆中逞強爭能。

〔一二〕鍾繇，字元常，三國時著名書法家。張芝，字伯英，後漢著名書法家。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引王羲之《自論書》：「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與時左：與時議相反、不合。末二句之上，蘇轍原詩尚有「古人有遺迹，筥短不及鑠」一聯，蘇軾和詩脫。

## 集評

查慎行：「『苟能通其意』二句」直是以文爲詩，何意不達？○「『端莊雜流麗』二句」

讀此十字，知少陵「瘦硬」未是定評。○【「謬被旁人裹」】「裹」字叶未穩。○【「爾來又學射」二句】奇峯忽插。○【「多好竟無成」二句】先生尚云爾，學者可不自警。（《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論書實自道其所得。「端莊」、「剛健」一聯及「體勢」、「結束」一聯，宛然見軾書法也。中間插入學射一段，軒然波起，凌厲無前。（《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峭而不剽。○【「爾來又學射」】插入一波，便意境生動。（《紀評蘇詩》卷四）

趙克宜：【「端莊」二句】拈出二語，大旨已盡，所謂「通其意」也。○【「多好竟無成」】頓束極精采。○【「世俗」句】以俗書反託。○【末二句】結醒「論」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附錄

蘇轍《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樞。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刻賢俊，磊落雜么麼。英公與褒鄂，戈戟聞自荷。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筈。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余雖謬學文，書字每慵墮。車前駕騏驥，車後繫羸跛。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駸駸。古人有遺迹，篋短不及鑠。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樂城集》卷一）

##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二」

舉世爭稱鄴瓦堅「二」，一枚不換百金頒「三」。豈知好事王夫子「四」，自採臨潼繡嶺山「五」。經火尚含泉脈暖，弔秦應有淚痕潛。「六」。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七」。

### 校注

「二」此詩施注本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改編於嘉祐八年（一〇六三），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云：「詩有『近日從戎擬學班』句，以《苦寒和子由詩》（案即後《和子由苦寒見寄》）及《王仲儀真贊》合觀，信爲治平元年甲辰（一〇六四）所作，因與《和善射》、《論書》二詩並編於此。」（《蘇詩總案》卷五）驪山，在今陝西西安市東北。澄泥硯：一種用泥燒製的硯。宋張埴《賈氏談錄》：「絳縣人善製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之爲硯，水不涸。」米芾《硯史》：「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又，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載製作澄泥硯法甚詳，可參考。《歐陽文忠全集》卷七二《硯譜》：「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

〔二〕 鄴瓦：鄴，魏都，故城在今河北臨漳縣西。曹操於此築銅雀臺。其瓦身如半筒，厚約一寸，唐宋人即以之作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爲世所貴。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

〔三〕 頌：賜。此引申爲予、給之意。句謂銅雀臺之瓦硯甚爲名貴，予百金尚不能換得一枚。紀昀曰：「頌字不妥。」（《紀評蘇詩》卷四）

〔四〕 王夫子；即王頤，字正父，太原人。時爲武功縣令。其人平生喜硯。蘇軾《鳳味硯銘》序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又有《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銘》。參見卷六《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注〔一〕。

〔五〕 臨潼：縣名，其地今屬陝西省西安市。驪山在其東南，山上有東繡嶺、西繡嶺。《明一統志》卷三二：「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嶺」，類丙本、七集本作「領」。

〔六〕 「經火」二句：泉脈暖，驪山有溫泉。《太平寰宇記》卷二七：「溫泉在驪山之西北。」故此云泉脈暖。秦始皇死葬驪山（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故此云「弔秦」。二句形容驪山澄泥硯之瑩潤，似含山之泉脈，復有弔秦之淚痕。潛：涕淚流貌。紀昀曰：「潛字懸脚。」（《紀評蘇詩》卷四）

〔七〕近日從戎擬學班：《後漢書·班超傳》：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王文誥云：「時夏人大舉入寇，聲搖三輔，朝廷方遣王素視師平涼，因有此句。」（《蘇軾詩集》卷五）馮應榴曰：「《樂城集》詩末句：『報君湘竹筆身斑。』今先生押「班」字，與原唱不同。」王文誥云：「公元祐還朝詩，如「綴兩班」、「尚爛斑」、「踏舊班」、「亦如班」、「筍籜斑」、「昨夜班」，皆隨便押，當日並不論也。」（同上）

## 附錄

蘇轍《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長安新硯石同堅，不待書求遂許頒。豈必魏人勝近世，強推銅雀沒驪山。寒煤舒卷開雲葉，清露霑流發涕潸。早與封題寄書案，報君湘竹筆身斑。（《樂城集》卷二）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一〕

其一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二〕。去國尚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三〕。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爲歡意自長〔四〕。遙想納涼清夜水，窗前微月照汪汪〔五〕。

校注

〔一〕此二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及王文誥注本均編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冬。今案詩中「遙想納涼清夜水」、「幾度過秋生蘚暈」句，似應爲秋日所作，現移編於此。木山：老樹古木之根幹，沉沒于泥沙中，年深日久，經風雨剝蝕，江水冲刷，致其形如山，亦稱木假山。蘇洵《木假山記》云：「（古木）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蓄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蘇洵木山有二，一在眉山老家，一在京師南園寓所。南園之木山，乃蘇軾父子南行適楚途中楊緯所贈。蘇洵《寄楊緯》詩云：「家居對山木，謂是忠言伴。去鄉不能致，回顧頗自短。誰知有楊子，



磊落收百段。揀贈最高峯，慰我苦長嘆。」「舟行因樂載，陸挈敢辭懶。」「京洛有幽居，吾將隱而玩。」子由《木山引水二首》乃咏京師南園之木山。

〔二〕首二句：「蜀江久不見滄浪」，即久不見蜀江滄浪之意。滄浪：水青碧之色。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將：攜帶。

〔三〕「去國」二句：去國：即去鄉。謝朓《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詩：「去國懷丘園，人遠滯城闕。」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三犢載：用三牛所拉車載，亦即車載之意。歐陽修《菱溪大石》詩：「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一夫：此指蘇轍。

〔四〕「崎嶇」二句：「崎嶇好事」指遠從蜀地將木山運至京師。冷淡：即冷淡生活，指作詩。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裴令公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公爲破題，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

〔五〕汪汪：池水滿盈貌。《後漢書·黃憲傳》：「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紀昀評此句曰：「太俚。」

## 其 二

千年古木卧無梢，浪卷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蘚暈，至今流潤應江潮「二」。泫然

疑有蛟龍吐「二」，斷處人言霹靂焦「三」。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四」。

### 校注

「一」王注堯卿曰：「江有潮來，枯木相潤，若相應也。」

「二」泫然：水流下滴貌。《晉書·佛圖澄傳》：「（襄國）水源暴竭，（石）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三」柳宗元《霹靂琴贊引》：「梧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余砮然倒卧道上。」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一一：「震燒木，……此霹靂木也。」

「四」「材大」二句：杜甫《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又，左思《詠史》：「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二句謂材大難用，古來如此，不必羨慕得勢之小人。

### 附錄

蘇轍《木山引水二首》：引水穿牆接竹梢，谷藏峯底大容瓢。將流旋滴廬山瀑，已盡還來海上潮。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山含潤沃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

槎拂荻梢，山川迤邐費公瓢。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瀰瀰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竈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冬青石蠶苗。（《樂城集》卷二）

## 竹 颯〔二〕

野人獻竹颯，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費置網〔三〕。鴟夷讓圓滑〔四〕，混沌慚瘦爽〔五〕。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仿〔六〕。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七〕。念此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八〕。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八〕。

### 校注

〔一〕 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作於鳳翔。竹颯；鼠屬。《新唐書·地理志四》：山南道房州房陵郡，土貢有竹颯。唐佚名《王氏見聞》：「竹颯，食竹根之鼠也。生深山竹林中，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太平廣記》卷一六三）《本草綱目》謂其大如兔。

〔二〕 置：捕兔網。

〔三〕鴟夷：盛酒器。《漢書·陳遵傳》引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顏師古注：「鴟夷，韋囊以盛酒。」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

〔四〕混沌：東方朔《神異經》：「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名曰混沌。」（見《太平御覽》卷九一三）上二句以鴟夷、混沌與竹颯作比，言竹颯較鴟夷圓，較混沌肥。

〔五〕「仿」，集甲、類丙、七集本作「髣」。

〔六〕悶：煩憂，憤懣。《易·乾》：「遯世無悶。」此指躁動不寧狀。襤：襤褸。

〔七〕微陋質：指竹颯。刀几，即刀俎之意。几，小桌。二句言竹颯微陋，不足枉煩刀俎，亦即不忍屠殺之意。

〔八〕庾信《和宇文京兆游田詩》：「熊饑自舐掌，雁驚獨銜枚。」韓愈《猛虎行》：「擇肉於熊羆，肯視兔與狸。」紀昀謂末二句「有安問狐狸之慨」。《紀評蘇詩》卷五

### 集評

查慎行：「念此微陋質」四句「小中見大」。《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寓意而不甚露，由於措語和平。《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逢人」句「狀物如睹」。○結語，乍觀之不解所謂，惟紀氏能得其用意。《角

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漢陂魚〔二〕陂在鄠縣。

霜筠細破爲雙掩〔二〕，中有長魚如卧劍〔三〕。紫荇穿腮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四〕。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五〕。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六〕。早歲嘗爲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七〕。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八〕。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九〕。游儻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一〇〕。故人遠饋何以報〔一一〕，客俎久空驚忽贍〔一二〕。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壘醢〔一三〕。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作。漢陂：古湖名，在陝西鄠縣（今作戶縣）西，以魚美聞名。《元和郡縣圖志》卷二：「漢陂，在縣（鄠縣）西五里，周迴十四里。」杜甫有《漢陂行》詩。

〔二〕筠：竹。掩：同揜，揜又通罨。罨，魚具。晉周處《風土記》：「罨如罨而小，斂口，從水上掩而取者也。」（《太平御覽》卷八三四）

〔三〕卧劍：形容魚身細長如劍。何遜《渡連圻》詩：「魚游若擁劍。」

〔四〕「紫荇」二句：紫荇：水生植物，白莖，葉紫赤色。磨閃：明滅。紀昀曰：「十四

字居然杜意。」（《紀評蘇詩》卷五）

〔五〕「攜來」二句：鬣：魚領旁小鬣。指先染：《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鼈於鄭靈

公，公子宋（字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

嘗異味。」……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下句言

烹尚未熟就急欲食。

〔六〕「坐客」二句：解顏：開顏而笑。香梗：稻之一種。如填塹：形容大吃。曹植

《與吳質書》：「食若填巨壑。」

〔七〕「早歲」二句：蘇軾嘉祐四年冬舟行適楚，十二月八日至江陵，次年正月離開，故云

「嘗爲荆渚客」。沙頭店：沙頭，地名，在江陵。見卷二《荊州十首》其五注「一」。

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詩：「頓頓食黃魚。」

〔八〕僭：越分，過度。句謂盈尺之魚動輒丟棄，無乃過分。

〔九〕「自從」二句：西征：指自京赴鳳翔爲官。南烹：南方烹調之菜肴。韓愈《初南食貽

元十八協律》：「自宜味南烹。」

〔一〇〕「游儵」二句：儵：即白儵，小白魚。砭：以石針刺病，此用爲刺之意。言小魚亂

骨縱橫，食之動輒被刺。

〔一一〕故人：王文誥云：「公自注：『陂在鄆縣。』詩有『故人遠饋何以報』句，由此推之，魚爲鄆令所饋。蓋非有司之力無以生物遠饋者也。」（《蘇詩總案》卷五）案，詩末「東道無辭信使頻」句，亦可證此魚乃鄆縣令遠饋者。

〔一二〕贍：豐富、充足。《孟子·公孫丑上》：「力不贍也。」趙岐注：「贍，足也。」

〔一三〕齏：通齏、齏。《周禮·天官·醢人》注：「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釋名·釋飲食》：「齏，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此指調味品。醢：《廣韻》：「酒醋味厚。」句謂西鄰有烹魚的好調料。

## 集評

紀昀：窄韻巧押，神鋒駿利，東坡本色。（《紀評蘇詩》卷五）

## 凌虛臺〔一〕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二〕。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三〕。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四〕。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煙鬟〔五〕。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六〕。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七〕，賓來勇躋攀〔八〕。臺前飛雁過，臺上雕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寰〔九〕。



##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月作於鳳翔。凌虛臺：在鳳翔府廡後園。陳公弼知鳳翔時建。參見蘇軾《凌虛臺記》。

〔二〕「才高」二句：感激：此處用為感慨憤激之義。此義在古詩中並非罕見。如阮籍《詠懷詩八十一首》之二：「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韓昌黎集》卷八《晚秋鄜城夜會聯句》中李正封詩：「道舊生感激，當歌發酬酢。」道直：以直道立身。往還：即友朋往來之意。二句言陳公弼才高故多感慨憤激；因行直道，故罕與人應酬往還。蘇軾《陳公弼傳》載其「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又「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

〔三〕公，指陳公弼。上二句謂，青山雖遠，却可以成爲知己。即李白《獨坐敬亭山》「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之意。

〔四〕「崩騰」二句：崩騰：動蕩紛亂貌，此指山勢騰踴，即《凌虛臺記》「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之意。幽賞：靜賞。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幽賞未已，高談轉清。」披豁：開心見誠，此用為敞懷之意。杜甫《奉簡高三十五使君》：「天涯喜相見，披豁對

吾真。」天慳：此指大自然不輕易顯露的景色。上二句言山勢奔踴前來，敞開胸懷露出不易見之景色，供人欣賞。

〔五〕「落日」二句：落日銜翠壁即翠壁銜落日之倒文。李白《烏棲曲》：「青山欲銜半邊日。」煙鬢：本指婦女環形之髮髻蓬松如煙，如韓愈《題炭谷湫祠堂》：「擢玉紆煙鬢。」此處狀山巒。蘇軾《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有「照耀金碧開煙鬢」句，《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有「峨峨兩煙鬢」句，《送程七表弟知泗州》有「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鬢」句，均以煙鬢狀山巒。

〔六〕放意：縱意。末禮：繁瑣細碎的禮節。末禮刪，即不拘繁瑣禮節。

〔七〕吏，衙吏。迹如掃：形容幽靜無人。杜甫《贈李白》詩有「山林跡如掃」句。

〔八〕躋攀：攀登。杜甫《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清晨陪躋攀。」

〔九〕「聯翩」二句：聯翩：鳥飛貌，形容連續不斷，此指飛雁。陸機《文賦》：「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又杜甫《哀江頭》：「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墮雙飛翼。」上二句用其意。

## 集評

紀昀：收處是故意作態，以戛然竟住爲勝。然「是時」二字，一氣趕下，究竟至此氣未滿足。勒奔馬式，非此之謂也。（《紀評蘇詩》卷五）

## 和子由苦寒見寄「二」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二」。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三」，猛士憂塞壩「四」。廟謨雖不戰，虜意久欺天「五」。山西良家子「六」，錦緣貂裘鮮「七」。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鏤「八」。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九」。

###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冬作於鳳翔。子由原詩，今本《樂城集》不載。

「二」蘇軾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一月與蘇轍別於鄭州，至今已三年。《文選·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三」西羌：即西夏，因西夏屬黨項羌族，故有此稱。解仇隙：解除內部紛爭，一致對外。《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顏師古注：「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

人漢爲寇也。」

〔四〕塞壩：塞垣，邊塞地帶。

〔五〕廟謨：朝廷對國事的謀略。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謨」作「謀」。虞，此指

西夏。欺天：《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此指侵犯中國。《宋史》卷四八

五《夏國傳》：治平元年「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

畜以萬計。」此即當時時事。參見前《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注〔三〕。

〔六〕良家子：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家之子。《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大人蕭關，而廣

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引如淳注：「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七〕錦緣貂裘：以錦爲邊飾的貂裘。緣，衣邊。《禮記·玉藻》：「緣廣寸半。」《後漢書·

明德馬皇后紀》：「裙不加緣。」

〔八〕杜甫《後出塞》詩：「千金裝馬鞭，百金裝刀頭。」二句仿此。

〔九〕周旋：交戰，追逐。《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曰：「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橐韃，以與君周旋。」

## 集評

紀昀：【「三年吾有幾」二句】真至語。【「丈夫」二句】語意蘄然。○【「山西良家子」以下】此即前「乘傳問西琛」意，皆不得志之憤詞，不必實有此想也。（《紀評蘇詩》卷五）

##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

下「二」

官園刈葦留枯槎「二」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三」。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四」。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五」。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六」。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搗。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七」。霜乾火烈聲爆野「八」，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耒逢箭「九」，避犬逸去窮投置「一〇」。擊鮮走馬殊未厭「一一」，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掛雉兔肩分慶「一二」。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啖直欲追羲媧「一三」。青丘雲夢古所咤「一四」，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一五」，又被詞客嘲淫奢「一六」。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嘉「一七」。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一八」。

##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冬作。司竹監：《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司竹園，在縣（蓋屋）東十五里。」「園周迴百里，置監丞掌之，以供國用。」《太平寰宇記》卷三〇《鳳翔府》：「司竹監，按《唐六典》，掌植養竹之事。其管內及百司所須簾籠筐篚之屬，擇其材幹以供之，其筭以時供上食。」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八：「司竹監在縣（蓋屋）東南三十里。」都巡檢：掌管訓治甲兵、維持地方治安之官。所轄範圍不一，或數州數縣，或一州一縣不等。柴貽勗，不詳。左藏：即左藏庫使，通常無職掌，僅為武臣遷轉之階。

〔二〕「留枯槎」，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歲留槎」。

〔三〕賣侮：欺騙、侮辱。《戰國策·楚策一》：「虎欲食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

〔四〕遮：阻攔。

〔五〕「曉出」，七集本作「時出」。以上為第一段，寫燒葦園情形。

〔六〕颯颯：形容行走疾速。杜甫《石龕》詩：「奈何漁洋騎，颯颯驚蒸黎。」從矛叉：士卒持矛叉跟從。

〔七〕常山蛇：《孫子·九地》：「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八〕霜乾：此指葦槎霜後而乾。「爆」，馮應榴注本作「暴」。

〔九〕砮：象聲詞，此指箭聲。元稹《小胡笳引》：「砮騶如聞發鳴鏑。」劉禹錫《飛鳶操》：

「箭頭砮騶聲相似。」查注、馮應榴注云：砮，「一作苦。」

〔一〇〕「避犬」，七集本作「避火」置：此指捕獸網。

〔一一〕擊鮮：原指殺牲，此指獵獸。《漢書·陸賈傳》：「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

〔一二〕弊旗：掩旗。《周禮·夏官·大司馬》：「質明弊旗。」鄭玄注：「弊，仆也。」數

獲：數，此讀上聲，計算、查點之意。獲，獵獲之物。麇：牡鹿。

〔一三〕燎毛燔肉：將禽獸之肉在火上燒烤。燔，烤、炙。啖：吃。義媧：伏羲、女媧，傳

說中上古人物。當時人類尚茹毛飲血。以上爲第二段，寫會獵及獵後野餐情形。

〔一四〕青丘：傳說中海外國名。雲夢：古大澤名。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對齊王云：

「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烏有先生云：「秋田（畋獵）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咤：通詫，誇耀。

〔一五〕夷羿：即后羿，傳說爲夏代東夷族首領，取夏自代，號有窮氏。後因荒於畋獵，不理民事，爲其臣寒浞所殺。周武王時，太史辛甲命百官各爲箴辭，虞人（古掌山澤、苑

圍、田獵之官）即以夷羿爲例進諫：「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後春秋時晉侯亦喜畋獵，魏絳曾引用《虞人之箴》勸諫。事見《左傳·襄公四年》。

〔二六〕詞客：指司馬相如、揚雄等。司馬相如《子虛賦》記烏有先生曰：「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又，《漢書·揚雄傳》：「羽獵田車戎馬……尚泰奢麗誇詡」，「故聊因《校獵賦》以風（諷）」又，「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軾《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張爲詞客賦。」亦以「詞客」指司馬相如等。

〔二七〕「賓」，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客」。

〔二八〕獵獵：風聲。《北史·獨孤信傳》：「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此句暗用此典，以示獵歸時放逸不拘之醉態。以上爲第三段，出以議論，對此次會獵加以小結。

## 集評

查慎行：「「枯槎燒盡」二句」閑處設色。「「戍兵」四句」從題中正意說人。「「迎人」二句」二語躑躅盡《羽獵賦》。《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從燒葦園指出物性愚迷，語直而曲。「巡邊將軍」以下十四句，以議論敘事，颯颯灑灑，具有聲色。此段既極奇橫，故「主人置酒」以下更爲紆徐，以暢其氣。結用獨孤側帽



事，恰合會獵情景，而役使無痕，但覺有餘韻逸趣。其才真能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蒂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通體道緊，無一懈筆。【「青丘雲夢」以下】一路如駿馬之下坂，須如此排蕩盤旋，方收得住。（《紀評蘇詩》卷五）

### 附錄

蘇轍《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節錄）：吾兄善射久無敵，是日斂手稱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應？健兒擊搏信可樂，主將雄猛今誰勝？胸中森列萬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強弓傳長箭，使射蔽日垂天鵬？（《樂城集》卷二）

###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二〕 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

#### 其 一

才賢世有幾，廊廟忍輕遺？公在不早用，人今方見思〔二〕。故山松鬱鬱，舊吏印纍纍〔三〕。惟有桐鄉老〔四〕，聞名尚涕洟。

## 校注

〔一〕亡伯：即蘇渙（一〇〇〇—一〇六二），天聖二年中進士乙科，曾任閩州通判、祥符縣令、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嘉祐七年八月乙亥卒，第二年六月其夫人楊氏亦卒，治平二年（乙巳）二月合葬於眉山。此二詩乃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即合葬前三月）所書。其寫作時間似應在蘇渙死後不久。又，此二詩施注、類本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外集收入補編。外集題作「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西樓帖題作「軾謹賦挽辭二章寄獻故提刑郎中亡伯靈筵」，題下書「姪殿中丞頓首再拜」。外集、西樓帖均將「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十二字另行書於詩後。馮應榴、王文誥注本却將此十二字接排於「二首」後，顯非詩題原樣。今從外集、西樓帖，將此十二字以小字繫於題下。

〔二〕「才賢」四句：蘇軾《蘇廷評行狀》：「（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蘇轍《伯父墓表》：「（渙）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見思」，西樓帖、外集作「嘆悲」。

〔三〕「舊吏」，底本原作「舊史」，西樓帖作「舊吏」。案「舊史」于義無取，似爲「舊吏」

之訛，今從西樓帖改。纍纍：連接成串。《漢書·石顯傳》：「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此句言蘇渙手下舊吏爲渙所識拔，已有多人爲官。蘇轍《伯父墓表》云：「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渙）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蘇軾《送王竦朝散赴闕》云：「我家衡山公（即蘇渙），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默識如蒼龜。擢子（即王竦）拱把中，云有驥騄姿。」亦可見蘇渙善獎掖人才。

〔四〕「桐鄉」，底本原作「同鄉」。王文誥注云：「同鄉老，指蔡子華、王淮奇、惟簡諸人。」今案，西樓帖作「桐鄉」。「桐鄉」較「同鄉」義勝多矣。《漢書·朱邑傳》：「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蘇軾此詩正用此典，以朱邑比蘇渙，言其爲政廉平，德澤在人，其死之日，所治地方父老聞其名而垂涕。蘇轍《伯父墓表》亦云：「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閩人聞之罷市。」由此可見此處無疑當作「桐鄉」，若作「同鄉」，則語義浮淺。王文誥以蔡、王、惟簡等鄉人注「同鄉老」誤。今從西樓帖改。

## 其 二

揮手都門別〔一〕，朱顏鬢未霜。至今如夢寐，未信有存亡。後事書千紙〔二〕，新墳

天一方〔三〕。誰能悲楚相，抵掌悟君王〔四〕？

### 校注

〔一〕「都門」，底本原作「東門」，西樓帖作「都門」。今案，嘉祐六年秋，蘇軾赴利州任，蘇軾與別于京師。其《祭伯父提刑文》云：「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既云「西郊」，即絕非「東門」，而應為「都門」。今從西樓帖改。

〔二〕後事：身後事。杜甫《夢李白》：「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此處後事指遺留身後之著述。千紙，概言其多。蘇轍《伯父墓表》：「（渙）善為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泣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

〔三〕天一方：言其遠也。《伯父墓表》：「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夫人楊氏）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

〔四〕「誰能」二句：《史記·滑稽列傳》載：楚相孫叔敖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數年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如父所屬言之。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遂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於是莊王感動而封孫叔敖之子。蘇軾《祭伯父提刑文》言及渙死後家中貧困情形：「今其云亡，室如懸篋。布衣練裙，冬月

負薪。」詩末二句言有誰能向英宗進諫，使英宗能于渙家有所撫卹呢。

### 戲作賈梁道詩「一」并引「二」

王洙謂賈充曰「三」：「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四」，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五」，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六」。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神明矣「七」。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八」，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予戲作詩云「九」：

嵇紹似康爲有子「一〇」，  
郗超叛鑒是無孫「一一」。  
如今更恨賈梁道，  
不殺公閭殺子元「一二」。

### 校注

「一」此詩施乙收入卷四〇遺詩中，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編卷五，馮應榴注從之。然王文誥注刪去不收。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今案王文誥刪此詩缺乏根據，且此詩又見軾史評《賈充叛魏》（文集卷六五）中，謂是少時戲作。今從外集、查注、馮注移編於鳳翔

詩末。又，此詩之題目，施乙、外集、七集（續集）俱作「嵇紹似康」。類本、馮應榴注本作「戲作賈梁道詩」。賈梁道：名逵，河東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仕魏爲弘農太守，拜諫議大夫，受曹操器重。文帝（曹丕）即位，爲魏郡太守、豫州刺史。卒謚肅侯。（見《三國志·魏書·賈逵傳》）

〔二〕「并引」，七集無此二字。

〔三〕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今屬山西）人。曹丕登位，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以軍功封宜城亭侯。後爲揚州、豫州刺史。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見《三國志·魏書·王凌傳》）。賈充：字公閭，賈逵子。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司馬昭執掌朝政，任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在司馬氏篡魏過程中倒向司馬氏。晉朝建立後，充曾爲尚書僕射，封魯郡公。後又累任司空、侍中、尚書令、太尉、太子太保等高官。（見《晉書·賈充傳》）詩引開頭三句：「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檢《晉書·賈充傳》、《資治通鑑》卷七七，乃諸葛誕謂賈充語，事在高貴鄉公甘露二年，時司馬昭秉政，使充詣諸葛誕，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逵）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據《晉書》）非王凌語（時王凌已死），不知軾何所據而云然。

〔四〕「由是」，施乙、七集作「由此」。

〔五〕司馬景王：即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懿長子。據《晉書·景帝紀》，「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然據《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晉書·宣帝紀》、《資治通鑑》卷七五，執王凌歸者乃司馬宣王司馬懿，非司馬師。事在魏齊王曹芳嘉平三年。時司馬懿挾天子曹芳，獨秉朝政。王凌爲太尉，以爲曹芳闇弱，謀廢之，立曹彪，以與懿相抗。事洩，懿自將軍討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懿）」，「（懿）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三國志·魏書·王凌傳》）又，《晉書·宣帝紀》載：「即以凌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

〔六〕「亦」，施乙、七集無此字。

〔七〕「及司馬景王病」至「精貫於神明矣」數句：《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干寶《晉紀》：「其年（嘉平三年）八月，太傅（司馬懿）有疾，夢凌、逵爲癘，甚惡之，遂薨。」《晉書·宣帝紀》：「六月，帝（司馬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於京師。」足見此處「司馬景王」誤，當是「司馬宣王」。「景王」，類本無此二字。「神明」，施乙、七集作「幽明」。

〔八〕首發成濟之事：甘露五年，魏帝（高貴鄉公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帥僮僕數百，攻司馬昭。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

刺帝，刃出於背。（見《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干寶《晉紀》、《魏氏春秋》與《晉書·文帝紀》以及《資治通鑑》卷七七等）

〔九〕「戲」前，七集有「嘗」字。「作」後，施乙、類本、七集有「小」字。以上詩引，外集與此不同，現引於下以供參考：「司馬宣王既執王淩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亦大魏忠臣也。』及宣王病，見淩與逵共守，笞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淩嘗謂充：『卿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蓋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余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戲作小詩云。」（軾文《賈充叛魏》與外集略同，然「宣王」亦均誤作「景王」）

〔一〇〕《晉書·嵇紹傳》：「嵇紹字延祖，嵇康之子。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後官至侍中。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惠）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一一〕《晉書·郗鑒傳》：「郗鑒字道微，晉惠帝時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明帝時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時王敦專制，鑒與帝謀滅敦，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成帝咸和初，祖約、蘇峻反。又大誓三軍，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死時，帝下詔冊，



稱其「忠亮雅正，行爲世表。」「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又《晉書·郗超傳》：「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後又勸溫「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溫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鑒盡忠晋室，超附權姦以傾晋室，故此云「郗超叛鑒是無孫」也。

〔一二〕公問：賈充字。子元：司馬景王（司馬師）字。案賈梁道爲崇所殺者乃司馬懿，非司馬師。見前注〔七〕。

### 集評

俞文豹：作文援經須對經，史須對史，三代須對三代，漢唐須對漢唐。……東坡詩「稽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皆晋人。（《吹劍三錄》）

紀昀：此必有爲而作，非咏古也。（《紀評蘇詩》卷五）

### 和董傳留別〔二〕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二〕。厭伴老儒烹瓠葉〔三〕，強隨舉子踏槐花〔四〕。囊空不辦尋春馬〔五〕，眼亂行看擇婿車〔六〕。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七〕。

##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二月十七日蘇軾罷鳳翔簽判任，此詩爲返京途中在長安與董傳話別作。董傳，字至和，洛陽人。家居長安二曲。有詩名于時，然貧困終生。韓琦曾薦舉于朝，未果。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三月病卒。

〔二〕「麤縵」二句：麤同粗。縵，絲織物。大布：粗布。陶淵明《雜詩》之八：「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二句上句言其貧困，下句言其才華。蘇軾《上韓魏公書》（熙寧二年作）云：「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

〔三〕瓠：葫蘆。《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詩·小雅·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烹）之。」

〔四〕踏槐花：宋錢易《南部新書》：「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七月後，投獻新課，并于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踏槐花即忙于科舉考試。

〔五〕不辦：無力置辦。尋春：唐宋時進士及第後，例期宴集，選其中最年少者二名爲探

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得名花，則二人被罰。孟郊《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六〕眼亂：眼花。行看：將看。擇婿車：婿同婿。《唐摭言》卷三：「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又云：「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以上二句以詼諧口吻預言董傳必一舉中第。

〔七〕詔黃：以黃麻紙書寫的中式或任官的詔書。《宋書·王韶之傳》：「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字如鴉：唐盧仝《示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此非指書字之幼稚，而是指詔書上墨字之醒目。上二句言董傳必將及第得官，終有吐氣揚眉之時。紀昀曰：「結二句乃期許之詞，言外有炎涼之感，非有所不足于董傳也。」（《紀評蘇詩》卷五）

### 集評

譚元春：「腹有詩書氣自華」，使人不敢空慕清華之氣。語亦大妙。（明刻《東坡詩選》）  
紀昀：句句老健。（《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詔黃新字濕如鴉」塗鴉之典如此用，亦未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

## 驪山三絕句〔一〕

### 其一

功成惟欲善持盈〔二〕，可歎前王恃太平〔三〕。辛苦驪山山下土〔四〕，阿房纔廢又華清〔五〕。

### 校注

〔一〕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二月游驪山作。此三詩集本、施注不載，外集編卷三鳳翔詩中。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移編於卷三，以爲作於嘉祐七年赴官鳳翔過長安時。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據軾《送陳睦知潭州》「華清縹緲浮高棟，……二十三年真一夢」，以爲「《送陳睦》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逆數二十三年，爲治平元年甲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見《蘇詩總案》卷五〕乃移編於此。案，王說有據。驪山：《太平寰宇記》卷二七：「驪山在縣（昭應，地今屬陝西西安）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

〔二〕「惟欲」，底本校：「類本、七集作「雖欲」。案，當作「惟」。持盈：《國語·越語下》：「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注：「持，守也；盈，滿也。」持盈即保守成業，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三〕前王，此處指秦始皇、唐玄宗。

〔四〕「山下」，外集作「山上」。

〔五〕阿房：秦宮殿名，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阿房村。《史記·秦始皇本紀》：「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又《三輔黃圖》卷一：「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此宮後爲項羽焚燒。《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華清：《元和郡縣圖志》卷一：「華清宮在驪山上。開元十一年，初置溫泉宮，天寶六年改爲華清宮。」唐玄宗幾乎每歲往幸。

## 其 二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一〕。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二〕。

## 校注

〔一〕舉烽：《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周幽王欲其笑，乃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指鹿：《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

〔二〕〔上皇〕二句：上皇，皇帝之父。《新唐書·肅宗紀》：肅宗「即皇帝位於靈武，尊皇帝（玄宗）曰上皇天帝。」前車戒：《漢書·賈誼傳》：「前車覆，後車誡。」却怨驪山是禍胎：杜牧《與人論諫書》：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

## 其三

海中方士覓三山〔一〕，萬古明知去不還。  
咫尺秦陵是商鑑〔二〕，朝元何必苦躋攀〔三〕。

## 校注

- 〔一〕《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 〔二〕秦陵：秦始皇陵墓，在驪山。《史記·秦始皇本紀》：「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商鑑：即殷鑑。《詩·大雅·蕩》：「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
- 〔三〕朝元：閣名，在驪山上。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五：「（驪山）朝元閣，天寶七載，玄元皇帝（老子）見於朝元閣，即改名降聖閣。」《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六年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胡三省注：「上（玄宗）於（驪山）華清宮中起老君殿，殿之北為朝元閣，以或言老君降於此。」以上二句言，秦始皇欲求神仙，結果一無所獲，仍然身死，近在咫尺的秦陵即是殷鑑。既然如此，唐玄宗又何必辛辛苦苦攀上朝元閣去求仙呢？由此可見其昏庸。

## 集評

紀昀：此種却有史論之嫌。○【「舉烽」句】湊。（《紀評蘇詩》卷五）

方東樹：《宋文鑒》以為李廌作。此詩用意似近沉著，而氣骨實輕，不足錄也。收四句如

此淺近，豈成坡語？（《昭昧詹言》卷一二）

方東樹：若《驪山》，則氣勢凡淺，真非蘇詩。（《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渚宮》案語）  
趙克宜：【其一】三、四，風人之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

### 華陰寄子由「二」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二」，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翠「三」，四扇行看日照扉「四」。里堠消磨不禁盡「五」，速攜家餉勞驂駢「六」。

### 校注

「一」此詩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繫於治平二年（一〇六五），王文誥《蘇詩總案》繫於治平元年歲末。華陰，縣名，以在華山之北，故名。今屬陝西省。

「二」臘酒：臘月（十二月）釀製之酒。去國：指離鳳翔。

「三」三峯：《太平御覽》卷三九引《華山記》曰：「山有三峯，謂蓮花、毛女、松檜也。」《太平寰宇記》卷二九引《名山記》曰：「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峯峻，疊秀迄於嶺表，有如削成。」崔顥《行經華陰》詩：「天外三峯削不成。」天浮翠，翠峯浮



現于雲天。此回首仰望之景。

〔四〕即行看日照四扇扉之意。四扇指潼關之門。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潼關西接華山，距華陰縣三十九里（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華山已過，潼關即至，故云「行看」。行，將也。

〔五〕里堠：標記里程的土堆。五里雙堠，十里雙堠。韓愈《路傍堠》詩：「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句謂旅途勞頓即將結束。

〔六〕家餉，即家餼。驂駢：駕車時位於兩旁的馬。勞驂駢，意思是犒勞遠歸之人。

###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一〕

蓬瀛宮闕隔埃氛〔二〕，帝樂天香似許聞〔三〕。瓦弄寒暉鴛卧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四〕。共誰交臂論今古，祇有閑心對此君〔五〕。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漫移文〔六〕。

### 校注

〔一〕治平二年（一〇六五）正月蘇軾自鳳翔還朝，二月召試學士院，試二論，人三等，得直史館。詩爲直史館時作。祕閣：禁中藏書之所。《宋史·職官志二》：「國初，以史館、

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八：「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查慎行云：蘇軾「前後歷官，未嘗授祕閣之秩。題中所云『直祕閣』，疑當作『直史館』。」沈欽韓駁云：「案《事實類苑》引《蓬山志》：『侍讀學士等設直廬於祕閣。』則三館學士雖職名不同，而寓直並於祕閣可知。程俱《麟臺故事》：「……景德初，龍圖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並寓直祕閣。每五日一員遞宿。後置天章閣待制，亦寓直于祕閣，與龍圖官遞宿。」則知東坡是時職爲直史館，而夜直固在祕閣。查氏強云東坡未嘗爲直祕閣，不知題中本云夜直祕閣，非拜職祕閣也。」（《蘇詩查注補正》卷一）王敏甫，據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九：敏甫名仲修，王珪子。《陶山集》卷一有《門下王相公（珪）南郊謝雪，子敏甫學士、監禮楊傑有詩，次其韻》。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不載，外集編卷四自鳳翔還朝直史館詩中，查注據外集從清施本續補遺移編於此，馮應榴注、王文誥注從之。孔凡禮《蘇軾年譜》據《攻媿集》卷七五《跋王岐公端午帖子》，以爲敏甫熙寧三年進士，其人館，當爲登進士第以後事。可參。

〔二〕蓬瀛：《後漢書·寶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政府藏書之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注：「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又，《新唐書·褚亮傳》：唐太宗於宮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爲學士。命閻立本圖像。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此處合用二典，蓬瀛即指祕閣。隔埃氛：言祕

閣與宮闕相隔近。埃氛，漂浮塵埃的雲氣。據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祕閣在宮城左昇龍門東北。」

〔三〕帝樂：皇帝的音樂。天香：宮中之香。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朝衣正在天香裏。」

〔四〕「瓦弄」二句：瓦有鴛瓦、鴛鴦瓦之名。如李庾《東都賦》：「鴛瓦鱗翠。」（《唐文粹》卷二）白居易《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華重。」宮廷中樓閣稱鳳樓。如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鳳樓十二重。」許敬宗《奉和詠雨應詔》詩：「斜飛灑鳳樓。」故二句意爲：碧瓦閃映寒暉，如鴛鴦卧于月下；樓閣爲霧靄繚繞，似鳳凰盤旋雲中。紀昀評此二句云：「第三句太湊，第四句不似夜。」（《紀評蘇詩》卷五）

〔五〕此君：原指竹。《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後亦指酒，如白居易《效陶潛體詩》之五：「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此處即指酒。蘇軾以此君指酒非祇一處。如《濁醪有妙理賦》：「惟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又《飲酒說》：「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

〔六〕「大隱」二句：《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北山猿鶴：《北山移文》，孔稚珪撰。初，孔稚珪與周顒等隱居鍾山，後周顒應詔出仕，期滿進京，再過鍾山。孔遂作此文，假託山神之意，諷刺周熱衷利祿。文中有「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句。鶴，與鶴字通。猿，即猿。故此云「猿鶴」。蘇軾此處一

反《北山移文》之意，以爲真正的隱居，並不一定非要遁入山林，在朝廷仍然可以做到，因此《北山移文》對出仕者的譏諷未免偏頗。漫，此爲空或徒勞之意。漫移文即空移文。

### 謝蘇自之惠酒「二」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常聞退之說「三」。我今有說殆不然「三」，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達人本是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四」。景山沉迷阮籍傲「五」，畢卓盜竊劉伶顛「六」。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七」？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常孤圓「八」。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九」。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罌遠將寄「一〇」。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君獨異「一一」。不如同異兩俱冥「一二」，得鹿亡羊等嬉戲「一三」。決須飲此勿復辭「一四」，何用區區較醒醉「一五」。」

## 校注

〔一〕治平二年（一〇六五）作於汴京。此詩集本、類本、施注不載，外集編卷四自鳳翔還朝直史館詩中，查注據此從清施本續補遺移編於此，馮應榴注、王文誥注均從之。蘇自之，不詳。

〔二〕退之即韓愈。「高士例須憐麴蘖」，見韓愈《贈崔立之評事》詩。憐：愛。麴蘖：釀酒所用的發酵物。《書·說命下》：「若作酒醴，爾惟麴蘖。」此指酒。

〔三〕「有說殆不然」，外集作「有所獨不然」。案，當以「有說」爲是。

〔四〕「醉者」四句：《莊子·達生》：「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四句本此。前二句敘莊子之原意，後二句加以發揮，言達人本已圓融自適，泯滅一切憂樂，何須選用酒來麻醉自己。「本是」，外集作「本自」。

〔五〕景山：即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三國志·魏書·徐邈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晉書·阮籍傳》載其嗜酒，以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其母死，「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六〕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晉書·畢卓傳》：「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

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晉書·劉伶傳》：「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妻勸其斷酒，伶云須具酒肉自誓，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云云。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七〕「杜陵」四句：杜陵詩客即杜甫，其《飲中八仙歌》羅列賀知章、李璿（汝陽郡王）、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爲酒中八仙。其中詠李璿有一道逢麴車口流涎」句，詠張旭有「脫帽露頂王公前」句，詠蘇晉有「醉中往往愛逃禪」句。底處：何處。逃禪：此處乃遁世入禪之意。軾《老饕賦》：「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亦此意。句以問話出之，意謂杜甫所云「飲中八仙」亦未能真正遁世入禪。

〔八〕「心月」句，譬喻心性明淨如圓月，安定自足，無所掛礙。《菩提心論》：「照見本心，湛然清淨，猶如滿月，光遍虛空，無所分別。」又《景德傳燈錄》卷七《盤山寶積禪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

〔九〕《晉書·陶潛傳》：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忘絃」，外集作「亡絃」。

〔一〇〕「吾宗」二句：吾宗先生指蘇自之，因姓蘇，故云「吾宗」。罌：陶製容器。將寄：

即寄將。將爲助詞，無義，寄將即寄。白居易《長恨歌》：「鈿合金釵寄將去。」

〔一一〕「君」，底本原作「吾」，此從外集改。聯係上下文，當以「君」爲是。

〔一二〕冥：此用爲冥滅之義。外集「如」作「知」，「冥」作「空」。

〔一三〕得鹿：《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亡羊：《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一四〕「決」，外集作「快」。

〔一五〕《楚辭·漁父》：「衆人皆醉我獨醒。」句由此生發，謂不須計較醒或是醉，當醒醉兩忘，惟暢飲而已。

## 集評

紀昀：旋轉自如，止如口語，而不落淺易，格力高也。然此種殊不易學，無其格力而以頽唐出之，風斯下矣。○「不如」以下一路莊論，幾無轉身之地，化出此意作結，可謂辯才無礙。（《紀評蘇詩》卷五）

趙克宜：語涉禪偈，東坡習徑。結法亦是東坡習徑。（《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人 館〔二〕

黃省文書分道山〔二〕，靜傳鐘鼓建章閑〔三〕。天邊玉樹西風起〔四〕，知有新秋到世間。

### 校注

〔一〕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七集本不載，外集編於卷四直史館時，查注、馮應榴注收入補編，王文誥注始據外集移編於此，其《蘇詩總案》繫於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八月。

〔二〕黃省：《新唐書·玄宗紀》：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黃省即黃門省之簡稱，亦即門下省。掌審查詔令，駁正違失，接受奏章，依旨分送有關部門。道山：《後漢書·寶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後即以道山借喻人文薈萃之地。此處指史館。

〔三〕建章：本漢宮名，在長安縣西。此指宋宮闕。

〔四〕玉樹：此指傳說中仙樹。《淮南子·地形》：「據昆侖虛以下地……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集評

紀昀：「末二句」二句自佳。（《紀評蘇詩》卷四七）

贈蔡茂先「二」

京城三日雨留人「二」，吳市門前訪子真「三」。赤脚長鬚俱好事「四」，新詩軟語坐生春「五」。鄴侯久有牙籤富「六」，太史猶探禹穴新「七」。不惜爲君揮尺素，却憂善守備三鄰「八」。

校注

「二」此詩集本、類本、施注本、七集本不載，外集編於卷四直史館時，查注、馮應榴注收入補編，王文誥注始據外集移編於此，其《蘇詩總案》繫於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八月。蔡茂先，不詳。

「二」《東都事略》卷七：「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於有秋。」



〔三〕子真：即梅福。漢九江壽春人。少學於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曾數上書言時事。《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此處以梅子真比蔡茂先。

〔四〕赤腳長鬚：指蔡之僕婢。韓愈《寄廬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

〔五〕軟語：溫婉之語。權德輿《與草衣禪師宴坐記》：「微言軟語，有時而聞。」

〔六〕鄴侯：即李泌，字長源。歷仕唐玄、肅、代、德四朝，位至宰相，封鄴縣侯。其家藏書甚富。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牙籤：象牙製的圖書標籤。

〔七〕太史，即司馬遷。其探禹穴事見《鳳翔八觀》注〔二〕。上二句言蔡茂先藏書豐富，并喜好歷史、考古。

〔八〕《左傳·昭公七年》載：魯昭公如楚，楚靈王宴公於章華臺，賜昭公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蘧啓彊（楚太宰）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杜預注「備禦三鄰」云：「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上二句戲謂：我不惜揮毫爲君作書，但憂君自此多事，將時刻防備他人來強取。

蘇軾全集校注

集評

紀昀：此似東坡不經意作。（《紀評蘇詩》卷四七）

馬德富 校注



#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

##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 次韻柳子玉見寄〔一〕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二〕。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鷓鴣載後車〔三〕。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四〕。

### 校注

〔一〕此詩施注編於治平二年（一〇六五）自鳳翔還朝時，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繫於治平三年，查注、馮應榴注編於熙寧二年（一〇六九）守父喪滿自蜀還朝時，王文誥編於熙寧



三年二月京中。今案，蘇轍《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云：「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正滿裾。」「待得人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詳味詩意，轍詩當是熙寧二年初抵京時作，蘇軾此詩亦當作於同時。且蘇轍熙寧三年在京，正月受張方平辟為陳州學官，不會有「塵埃滿裾」、「待得人城」等語。又，世傳為軾手自編定的《東坡集》（前集）與蘇轍自編的《樂城集》，均將次柳子玉韻詩編於服闋還朝之首，此種編排應有一定道理。故相較之下，查、馮編於熙寧二年初自蜀還朝時比較合理，今據以移編於此。柳子玉：名瑾，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人。慶曆二年進士。熙寧初官尚書郎。善草書，能詩。其子仲遠與軾堂妹為婚。蘇軾《祭柳子玉文》云：「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推許甚高。

〔二〕「薄雷」二句：薄雷，輕雷，雷不大。輕雨，細雨。沈佺期《嶽館》：「流澗含輕雨，虛巖應薄雷。」春泥：杜甫《陪裴使君登岳陽樓》：「春泥百草生。」裾：衣服的前後襟。

〔三〕鴟夷：酒器。《漢書·陳遵傳》引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後車：副車、屬車。

〔四〕《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歸蜀，至臨邛依縣令王吉。臨邛富人「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

## 集評

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此以相如喻柳子玉。

賀裳：「『行樂』二句」清新俊逸。（《載酒園詩話·宋》）

##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二」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二」。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三」。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四」。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五」？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爲「六」。

## 校注

「二」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於汴京。秀州：五代時吳越置，北宋屬兩浙路，南宋慶元時廢。治所在今浙江嘉興市。《方輿勝覽》卷三：「招提寺，在嘉興縣西，有靜照堂。王介甫、范景仁一時諸賢皆留題。」本瑩，一名慧空。蘇轍《秀州僧本瑩靜照堂》云：「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說初成靜照堂。求得篇章書壁素，不論塵土漬衣黃。」知本

瑩當時在京師爲靜照堂求詩。

〔二〕「常念馳」，底本校：類本作「嘗念馳」。案當作「常」。

〔三〕「君看」二句：厭，厭倦。二句謂厭倦世事之人，若真無一事，却又更感悲哀。暗寓人不可能純粹靜止不動。

〔四〕「子謂誰」，底本原作「子爲誰」，據集甲、集注、類本改。「謂」字義勝。

〔五〕「江湖」二句：隱淪，隱居。謝靈運《人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詩：「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適時資：適應時務之才能。

〔六〕「從之」二句：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云：「此篇先生主意以言僧不可便謂之靜。蓋言凡天下之人，或貧賤，或富貴，皆不免於動也。如鳥之囚，如馬之繫，本亦處靜矣，而鳥不忘飛，馬常念馳，未嘗無意於動也。其不能自勝於囚繫之間，不若聽其飛馳矣。故厭事在動爲之中，既已厭之矣，及其無事之間則又悲也。貧賤之勞形，與富貴之疲神，曷嘗靜而無事哉？乃更謂本瑩之爲此堂，將以告誰而能靜也？唯隱淪於江湖者，以扁舟爲樂，不以適時爲事，而後能靜。猶是之人，從之猶不可，而況從我輩乎？觀此亦以譏本瑩之在人間亦不能終靜也。」可參考。

## 集評

劉辰翁：此詩譏其未必能靜。（明刻《蘇東坡詩集》）

查慎行：「〔鳥囚〕八句」發論必透徹中邊。（《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厭事人無事更悲，說來絕倒。即就起動相以證真諦之寂然，何必坐斷千崖乃得？慧眼無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

紀昀：劉須溪謂「譏其未必能靜」。觀子由所題七律，其說良信。○「〔貧賤〕以下四句」句太奚落，尚可渾融其詞。○「〔鳥囚〕以下六句」本之香山「病人多夢醫」一章，而下機調不同，故非剽襲。○「〔江湖〕二句」頓挫好。○「末二句」亦太奚落。（《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結與靜照無關會，未免離題。（《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石蒼舒醉墨堂「二」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三」。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恁怳令人愁「三」。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四」。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五」。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六」。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七」。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八」。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九」。胡爲議論獨見假「一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一一」。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



稠「二」。

校注

「二」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於汴京。石蒼舒，字才美（一稱才叔、才翁），長安人。善行草書法，曾爲高陵縣主簿。文與可《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云：「石君瑜世居關中，一男一人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丹淵集》卷三六）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蘇軾治平元年十二月罷鳳翔任，曾至長安謁石蒼舒，爲石書數幅字，並稱石爲「最關中之名書者」。（見軾《書所作字後》）又，軾熙寧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自蜀赴汴京經長安，於韓琦家曾觀石蒼舒草書（見軾《書王、石草書》文），此詩當是至汴京後寄題之作。蘇轍同題之作亦自編於汴京可證。

「二」「人生」二句：《老子》：「絕學無憂。」上句似本此。姓名粗記可以休：《史記·項羽本紀》：「項籍（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三」「何用」二句：杜甫《醉歌行別從姪》：「總角草書又神速。」倘恍：心思迷亂疑惑。屈原《遠遊》：「視儻忽而無見，聽惝怳而無聞。」二句謂草書筆畫飛舞，墨迹淋漓，不易辨識，展卷令人發愁。

〔四〕「何能」，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何年」。瘳：病愈。

〔五〕「自言」二句：《至樂》、《逍遙遊》均《莊子》篇名，此處借用。至樂，至高無上之快樂。逍遙遊，自由自在、任性自得之遊。

〔六〕柳子，即柳宗元。其《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上二句承「君有此病」而出，言對草書之喜好，如柳宗元所說，乃是一種病癖，與病心腹而嗜土炭者同。

〔七〕《唐國史補》卷中：「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

〔八〕「興來」二句：以駿馬疾馳喻草書之神速。

〔九〕「我書」二句：言自己書法藝術重在創造，不步趨古人，受陳法之束縛；一點一畫均隨意揮灑，不刻意求工。蘇軾《評草書》云：「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即二句之意。參見卷五《次韻子由論書》注〔二〕。

〔一〇〕議論：指石倉舒對蘇軾的書法藝術發表意見，加以評論。見假：被寬容，即被稱許之意。

〔一一〕「不減」二句：鍾，鍾繇，字元常，漢魏時人。張，張芝，字伯英，東漢人。羅，羅暉，字叔景；趙，趙襲，字元嗣。均東漢末人。以上四人均漢魏書法家。《法書要錄》卷一《晉王右軍自論書》：「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又《法帖釋

文》卷五唐懷素引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又《晉書·衛恒傳》載衛恒《四體書勢》云：「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并時，見稱于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又《韻語陽秋》卷一四：「漢張芝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二句典出此。上句推崇石蒼舒書法不在鍾、張之下，下句言自己亦優于羅、趙。然鍾、張實勝過羅、趙，故主要在稱贊石蒼舒，言下又不無自負調侃之意。

「一二」「不須」二句：衛恒《四體書勢》云：弘農張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二句反用此典，言不須像張芝那樣苦學，與其用絹素寫字，不如用作被褥。此為調侃之詞。

### 集評

紀昀：罵題格。（《紀評蘇詩》卷六）

王文誥：【首二句】一起兀突，自是熙寧二年詩。公自謂錢塘詩皆縱筆，誥謂實發端於此詩也。但無此一路詩，即非公之所以為人，而亦不成此集。故史家以「詩人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予之，未嘗稍詆之也。（《蘇軾詩集》卷六）

趙克宜：絕無工句可摘，而氣格老健，不餘不欠，作家本領在此。（《角山樓蘇詩評注彙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一〕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二〕。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三〕。  
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四〕。黃州小郡夾溪谷，茅屋數家依竹葦。知命  
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五〕。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貧欲死〔六〕。桐鄉  
遺老至今泣〔七〕，潁川大姓誰能筆〔八〕？因君寄聲問消息〔九〕，莫對黃鸝矜爪  
觜〔一〇〕。

校注

〔一〕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於汴京。王文誥云：「子由《送任師中通判黃州》詩云：『一  
別都門今五年。』子由以治平二年乙巳爲大名推官，至是熙寧二年己酉，正五年也。公此  
詩亦同時所作。」（《蘇詩總案》卷六）此詩王文誥原編本卷之首，然世傳爲蘇軾手自編  
定的《東坡集》（前集）乃將其編於《次韻柳子玉見寄》、《秀州僧本瑩靜照堂》、《石蒼  
舒醉墨堂》之後。蘇轍《樂城集》亦如此，施注、查注、馮應榴注亦然。今據以移編於

此。任伋（一〇一八—一〇八二），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始爲新息令，熙寧二年通判黃州（州治今湖北黃岡），後知瀘州。蘇轍《黃州師中庵記》云：「（師中）吾先君子（即蘇洵）之友人也。……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秦觀有《瀘州使君任伋墓表》（見《淮海集》卷三三）可參。任孜，字遵聖。參見卷一《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注「一」。

〔二〕《史記·荆軻傳》：「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句本此。

〔三〕「無媒」二句：無媒自進，言無人識拔薦引，僅憑自身能力進取。任伋通判黃州時已五十二歲，故有「有才不用今老矣」之歎。「才」，集甲作「材」。

〔四〕讀破萬卷：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五〕「知命」二句：《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子，指任伋。病：憂慮。何病，即無有不足之意。見賢不薦：指朝廷當政者。

〔六〕「平泉」二句：平泉，縣名，宋屬簡州，故治在今四川簡陽市西。平泉老令即任孜，此時已罷退。蘇轍《次韻任遵聖見寄》有「梅福辭官晚作仙」、「退居安穩卜江天」句可證。故下有「六十青衫貧欲死」句。青衫：官職卑微。《新唐書·車服志》：「八品、九品服用青。」《宋史·輿服志五》：「宋因唐制，……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任孜只任至縣令，從八品（據《文獻通考》卷六七），故此云「青衫」。

〔七〕桐鄉遺老至今泣：典出《漢書·朱邑傳》，見卷五《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其一注

〔四〕。此句言任孜爲官清廉，德澤在人。

〔八〕箠：答擊。《漢書·趙廣漢傳》：「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此句以趙廣漢比任孜，贊其執法嚴明，勇于摧抑豪強。言自任孜罷退後，罕有人能繼其遺烈。蘇軾後來作《京師哭任遵聖》詩云：「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奸將。」對其不惧豪強、勇于敢爲亦作了充分肯定。

〔九〕君：指任孜。問消息：問任孜之消息。杜甫《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因君問消息。」句本此。

〔一〇〕鷓鴣：猛禽，似鷹而小。鶡：鳥之喙。《史記·魯仲連列傳》張守節《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邱，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後田巴「終身不談」。韓愈《嘲魯連子》詩反用此典云：「魯連細兒（一作而）黠，有似黃鷓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鶡。」蘇軾承韓愈之意，又加以化用，以田巴比任孜，以黃鷓比自己，希望任孜不要吝惜筆墨，應經常有信寄達。

集評

紀昀：邊幅頗狹，少波瀾頓挫之致，而吐屬爽朗，無一冗贅字句，亦自可觀。（《紀評蘇詩》卷六）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一〕

我昔識子自武功〔二〕，寒廳夜語樽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三〕，倦僕立寐僵屏風〔四〕。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五〕。嗟予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邇來憂患苦摧剥，意思蕭索如霜蓬。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六〕。河車挽水灌腦黑〔七〕，丹砂伏火入頰紅〔八〕。大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辭樊籠〔九〕。未能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一〇〕。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恩慙〔一一〕。

校注

〔一〕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於汴京。王頤，字正父，太原人。曾爲武功縣令。章惇《再

跋醉道士圖》云：「正父赴豐國（豐國監，即建州錢監）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己酉（熙寧二年）端午後一日。」（《蘇軾文集》卷七〇《再跋醉道士圖》附）據此知王頤赴建州在熙寧二年端午後不久，此詩當亦作於是時。蘇軾《再跋醉道士圖》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蘇轍《京師送王頤殿丞》云：「憶遊長安城，皆飲毋卿宅。」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君來曾未幾，已復向南國。」知王頤到京不久即赴建州。參見卷五《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注

〔四〕建州：宋屬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建建甌市。建州錢監：咸平二年置（據

《宋史》），乃鑄造銅錢之官營工場。

〔二〕武功：縣名，北宋屬永興軍路京兆府，治所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北。軾《捨銅龜子文》云：「故人王頤爲武功宰。」軾曾爲鳳翔簽判，或因事至武功，與王頤相識。

〔三〕孟郊《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詩：「燈盡語不盡，主人庭砌幽。」又《新唐書·柳公權傳》：柳公權充翰林學士，文宗夜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四〕《漢書·陳咸傳》：「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此句化用其意，言僕夫疲倦，站立而寐，僵仆於屏風之上。

〔五〕方瞳翁：道家言瞳孔方者壽千歲，方瞳乃仙人之徵。王嘉《拾遺記》卷三：「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六〕外慕：猶言他求，特指對身外名利之欲求。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中充：內中充實。

〔七〕河車挽水：宋呂祖謙《詩律武庫》卷六：「河車挽水，乃道家搬運之法。《黃庭經》云：『北方正氣名河車。』而《仙經》云：『鉛絕河車空，所作皆無功。』」河車有兩說，一指北方正氣，一指道家燒煉之藥。蘇軾此處似用前一說，河車挽水為道家吐納導引之法。灌腦黑：言可滋補身體，使髮不白。

〔八〕丹砂：硃砂。道家煉丹的重要原料。伏火：道家煉丹砂，稱火候調伏為伏火。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詩》：「凌煙閣上功無分，伏火爐中藥未成。」句言煉丹服之，使人容光煥發。上二句謂王頤。

〔九〕「大梁」二句：大梁，即汴京，因此處戰國時為魏都城大梁。樊籠：鳥籠，喻官職。《北史·陽休之傳》：陽休之「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又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一〇〕「未能」二句：《晉書·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上句言王頤未能如葛洪求得勾漏令，下句言其所赴錢監，非有丹砂，似祇是掌理鑄錢所用之錫與銅而已。趙次公云：「『似是』字，使《王徽之傳》（案見《晉書》）。徽之為桓沖騎兵參

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皆輕忽不以官宦爲意之語也。使此者，以明王頤無心於爲錢監也。」（《蘇詩佚注》）

「一一」《晉書·衛恒傳》：「（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句言因匆忙，所求草書無暇作。

### 集評

紀昀：亦是應酬之作，而筆意疎爽可誦。○「倦僕」句對面烘託。○「末二句」一帶便足。（《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外慕」句句有力量。○「未能」句繁帶學仙。○「官曹」句切錢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次韻楊褒早春「二」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衝殘雪「二」，來聽佳人唱《踏莎》「三」。破恨徑須煩麴蘖「四」，增年誰復怨羲娥「五」。良辰樂事古難並「六」，白髮青衫我亦歌「七」。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八」。放朝三日君恩重「九」，睡美不知身在何。

##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正月作於汴京。王文誥云：「此詩施注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注、合注從，誤。考其詩意，乃早春時公到楊褒家和之，情境如繪，必非過穎及赴杭寄和之詩也。又案《樂城集》有《和楊褒直講攬鏡》一詩，編《送錢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褒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編三年正月為當。查注以楊褒於治平間通判穎州，疑為過穎所作。考治平初元至公赴杭，已越八年，難以懸斷。而合注謂劉貢父《彭城集》亦有《和楊褒早春》詩，時貢父正在京，信為同時和作。」（《蘇詩總案》卷六）王說是。觀詩中「放朝三日君恩重」句，必是在京城作無疑。施編初到杭，查以為過穎所作，均誤。楊褒，字之美，華陽縣（今四川成都南）人。嘉祐末為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穎州。歐陽修《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云：「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饑頭頸縮。」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八：「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

〔二〕「衝殘雪」，底本校：集甲、集注、施乙、類本作「騎衝雪」。

〔三〕《踏莎》：即《踏莎行》，詞調名。唐陳羽《過櫟陽山谿》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調名本此。

〔四〕麴蘖：釀酒所用的發酵物。《書·說命下》：「若作酒醴，爾惟麴蘖。」此指酒。

〔五〕增年：年齡又增一歲。此詩作於正月，剛入新年，故云。義娥：義和與嫦娥。古代神話義和御日，嫦娥御月，故義娥即日月之代稱。韓愈《石鼓歌》：「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怨義娥即怨日月運行、時間流逝。

〔六〕《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七〕青衫：唐宋時文官八、九品服青。常用以指官職卑微。參見前《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注〔六〕。

〔八〕《漢書·鄭當時傳》：「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通雀）羅。」

〔九〕放朝：遇酷暑或大雨雪等，免羣臣入朝參見。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懷微之》：「放朝三日爲泥塗。」

### 集評

紀昀：末三字不妥。（《紀評蘇詩》卷七）

##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二」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二」。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三」。東陽佳山水「四」，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五」。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六」。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七」。邇英，閩名「八」。黃金招樂毅「九」，白璧賜虞卿「一〇」。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一一」。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一二」。臨分敢不盡「一三」，醉語醒還驚「一四」。

###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三月作於汴京。錢藻（一〇二二—一〇八二），字純（一作醇）老，杭州臨安人。吳越王錢鏐五世孫。皇祐五年（一〇五三）進士及第，又中賢良方正科，入館閣爲祕書校理。熙寧三年三月，以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出守婺州。曾鞏《元豐類稿》卷四二有《錢公墓誌銘》。曾鞏《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曾

《鞏集》卷一三）蘇軾亦云：「熙寧三年三月，作詩送錢藻知婺州。舊例館閣補外任，同舍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軾分得英字韻，作古詩一首。」（《烏臺詩案》）婺州：宋屬兩浙路，州治今浙江金華市。

〔二〕「老手」二句：老手，贊錢藻富于行政經驗。劇郡：政務繁重之州郡。高懷：懷

抱高潔。承明：即承明廬。漢承明殿旁屋，乃侍臣值宿所居之處。厭承明即厭倦在朝爲官。《漢書·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

〔三〕「聊紆」二句：紆，繫、佩。綬，印綬，繫印之絲帶。東陽：即婺州。因婺州三國吳時稱東陽郡。濯滄浪纓：即以滄浪之水洗濯冠纓。比喻脫却塵俗。《孟子·離婁上》：「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四〕劉禹錫《答東陽于令涵碧圖詩》：「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東陽佳山水」，《烏臺詩案》作「平生好山水」。

〔五〕「過家」二句：過家：《後漢書·岑彭傳》：「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錢藻家鄉臨安，赴婺州當經於此，故言過家。出郭：出城。《樂府詩集·木蘭詩》：「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壺漿迎：《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六〕愴恨：悲傷。《文選》班彪《北征賦》：「心愴恨以傷懷。」此句言居留京城者傷錢藻之遠去。「愴恨」，底本校：集注、類本作「愴恨」。

〔七〕日旰：日晚。《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杜預注：「盱，晏也。」又《漢書·張湯傳》：「日盱，天子忘食。」邇英，閣名。仁宗景祐二年置，在迎陽門之北，爲官中講讀之所。「坐邇英」，《烏臺詩案》作「伏延英」。

〔八〕集甲、施乙無此條自注。

〔九〕相傳戰國燕昭王築黃金臺，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文選》鮑照《放歌行》：「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樂毅：戰國燕將。《史記·樂毅列傳》：「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

〔一〇〕《史記·虞卿列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簞，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

〔一一〕「子不」二句：少，稍微。自貶，自我貶抑。《史記·孔子世家》：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陳義：陳說道義。《莊子·讓王》：「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崢嶸：高峻貌。李白《大鵬賦》：「吐崢嶸之高論。」自「吾君方急賢」以下六句，《烏臺詩案》載軾云：「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強勉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

〔一二〕敲榜：敲擊、鞭笞。此句蘇軾自陳云：「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烏臺詩案》）

「二三」「敢不」，集注、底本校：類本作「不敢」。案，詳詩意，當以「敢不」爲是。  
「二四」醉語，指餞別時傾吐之胸臆。《烏臺詩案》：「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不便之故也。」

### 集評

紀昀：後幅亦太露骨。（《紀評蘇詩》卷六）

趙翼：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即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爆，所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今即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人于爰書者，非一人一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爲一疏，以劾其狂謬？如……「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則《送錢藻出守婺州》詩也。……以上數十條，爲李定、舒亶、張璪、何正臣、王珪等所周内鍛煉者，皆在《詩案》中。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其罪耶？……按施元之謂坡得罪後，有司移取杭州境內所留詩，謂之「詩帳」。又坡《上文潞公書》謂「被逮時，家口在船，被有司率吏卒窮搜」。豈《詩案》中各條，得自杭州「詩帳」耶？抑舟中所搜獲耶？（《甌北詩話》卷五）

###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二」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二」。曾子獨超軼「三」，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



兩聯翩「四」。翁今自憔悴「五」，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六」，樂生老思燕「七」。那因江鱸美，遽厭天庖羶「八」。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九」。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鱸「一〇」？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作於汴京。曾子固（一〇一九—一〇八三），名鞏。宋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少有文名，為歐陽修所賞識。嘗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鞏與之政見相異。嘉祐二年（一〇五七）中進士，初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熙寧三年出通判越州。蘇軾云：「熙寧三年內，送到曾鞏詩簡。曾鞏字子固，是年准勅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軾探得燕字韻，作詩一首送曾鞏。」（《烏臺詩案》）越州：宋屬兩浙路，州治即今浙江紹興市。

「二」醉翁：即歐陽修。雜選：衆多紛雜貌。二句謂歐陽修門下士多而人品不齊。王文誥云：「王安石初未知名，因曾鞏游於歐陽永叔之門，為薦於朝。及安石得政，遂叛永叔，排之不遺餘力。又，常秩者，隱居樂道。永叔高其名，屢薦不起。安石更法令，海內沸騰，秩獨以為是，遂應召拜右正言，直集賢院兼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又，蔣之奇者，永叔知舉所得士，公同年也。拜殿中侍御史。永叔建濮議，之奇盛稱之。」

及爲言者所攻，之奇忽彈以帷簿事，考驗無實，謫爲監稅，永叔亦以是罷參知政事典郡。詩言『雜選』，皆指此曹也。」（《蘇軾詩集》卷六）。

〔三〕超軼：超羣出衆。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執事（歐陽修）每曰：『過吾門下者百千人，獨於得生（指曾鞏自己）爲喜。』」

〔四〕「昔從」二句：昔從南方來，指曾鞏嘉祐中由太平州司法參軍召還，任職館閣。時歐陽修在朝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二人過從密洽，相得甚歡，故云「兩聯翩」。聯翩：鳥飛貌，又前後相接貌。

〔五〕歐陽修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三月出知亳州，第二年八月改知青州。熙寧三年，在推行青苗法中見出此法之弊端，曾兩次上札請免除利息，制止強迫攤派，並建議停止發秋料青苗錢。因未獲批復，即在京東東路停止發放，爲朝廷詰責。七月，改知蔡州。其《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作）云：「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此即「翁今自憔悴」也。

〔六〕賈誼，漢洛陽人。因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遷太中大夫，時年僅二十餘歲。誼數上疏陳政事，爲大臣所忌。《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長沙，戰國時爲楚地。

〔七〕樂生：樂毅，戰國燕將。《史記·樂毅傳》載：樂毅大敗齊軍，下齊七十餘城。燕惠王立，齊行反間之計，惠王中計，召毅回燕。毅畏誅，遂西降趙。後燕軍敗，惠王復召毅，並封其子爲昌國君，毅遂往來復通燕。

〔八〕「那因」二句：江膾美，暗用張翰見秋風思吳中蓴羹鱸魚膾之典，見後《送劉放倅海陵》注〔六〕。天庖：御廚。膾：本羊之氣味，此指肉食氣味之濃。白居易《遊悟真寺》詩：「以地清淨故，獻典無葷膾。」二句言並非貪江膾之美，而遽厭御廚之賜。意即並非貪爲郡之樂，而不願供職朝廷。

〔九〕「但苦」二句：《烏臺詩案》載軾自供云：二句「譏諷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聒喧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蜩，蟬之別稱。

〔一〇〕鱸：魚名。橫海鱸，言其大也。賈誼《弔屈原賦》：「橫江湖之鱸鱖兮，固將制於螻蟻。」李白《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烏臺詩案》：上二句「以此比鞏橫才也。」

## 集評

查慎行：「『翁今自憔悴』二句」人題飄忽。○結意獨遠，三百篇所謂賦而比也。（《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憤激太甚，宜其招尤。即以詩品論，亦殊乖溫厚之旨。（《紀評蘇詩》卷六）

##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二」

### 其一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二」。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三」。懶惰便樗散「四」，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五」。

### 校注

「二」此詩施注原編於《綠筠亭》、《送劉攽倅海陵》詩前，即以爲熙寧三年（一〇七〇）作。查注、馮應榴注從之。王文誥獨不以爲然，其云：「詩有『舊隱三年別』句。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自蜀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爲三年之別。又有『那更治刑名』句，謂不合作杭倅也。」因而認爲「此乃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用子由舊韻以寄。」（《蘇詩總案》卷六）遂將其移編於後。今案，王說非當。子由熙寧三年初即應張方平辟到陳州（今河南淮陽）任學官，到時有《初到陳州》二詩。如果說此詩作於四年六月，豈有遲至一年半後始次韻之理？由此已見定爲四年六月之不當。次之，所謂「三年別」，三年，虛數

也。王文誥自熙寧二年還朝算起，至四年爲三年。然蘇軾熙寧元年冬即離眉山，至熙寧三年，就虛數言亦可謂三年也。再次，「那更治刑名」句，王斷言「治刑名」即倅杭。然蘇軾至遲於熙寧三年春已權開封府推官。推官者，主審理案件（詳見後注「三」），亦可謂「治刑名」也。由此觀之，施注原編大體不誤，王說難以成立。今移編於此。

〔二〕「道喪」二句：道喪：大道淪喪，世風澆薄。暗指朝政每況愈下。陶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道喪向千載。」吾猶及：即吾尚有幸見及。《論語·衛靈公》：「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老成：年高有德之人。《詩·大雅·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三〕刑名：此處指刑法。《漢書·元帝紀》：「以刑名繩下。」治刑名，即主理刑法判牘等事。據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熙寧二年冬蘇軾已權開封府判官。（孔凡禮《蘇軾年譜》以爲在二年十一月）《宋史·職官志六》：開封府，「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鞠，分事以治，而佐其長。」推鞠，即審理案件，亦即「治刑名」也。又，據蘇轍《穎濱遺老傳》及宋孫汝聽《蘇穎濱年表》：蘇轍熙寧二年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與王安石、呂惠卿等「議事多牾」，「八月庚戌，轍上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奏，欲與堂除差遣。上從之，以轍爲河南府留守推官。」（《年表》）可見蘇轍在出任陳州學官前，亦曾被任推官，故「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二句，實兼軾、轍二人而言。王文

誥以爲二句乃熙寧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蘇軾自道其意，則失詩之旨矣。

〔四〕樗散：《莊子·逍遙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又《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匠石曰：『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杜甫《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詩：「鄭公樗散鬢如絲。」

〔五〕「阿奴」二句：《晉書·周顛母李氏傳》：李氏字絡秀，生顛、嵩及謨三子。嘗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後顛等並列顯位，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顛）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即謨小字也。蘇轍原詩有「上官容碌碌」句，此處即從「碌碌」二字引申發揮，引出阿奴之典，勸轍全身遠害，以撐持門戶。

### 其 二

舊隱三年別〔二〕，杉松好在不在？〔三〕我今尚眷眷〔三〕，此意恐悠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四〕。

校注

〔一〕舊隱，舊隱之處，即故鄉眉山。蘇軾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冬離家赴京，至熙寧三年，按虛數算爲三年。

〔二〕好在：問候之語。杜甫《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白居易《初到忠州贈李六》：「好在天涯李使君。」

〔三〕「我今」，底本校：集甲、集注、施乙、類本作「吾今」。眷眷：依戀貌。王粲《登樓賦》：「情眷眷而懷歸。」

〔四〕南州，此指陳州，因在汴京之南，故云。

集評

紀昀：不失古格，亦不脫古格。○末二句（指前一首末二句）用事甚切，而著語太露，东坡時有此病。（《紀評蘇詩》卷六）

附錄

蘇轍《初到陳州二首》：其一：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傳道愧虛名。

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其二：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癖，湖邊柳散愁。疎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樂城集》卷二）

### 送劉攽倅海陵〔二〕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二〕，莫誇舌在齒牙牢〔三〕，是中惟可飲醇酒〔四〕。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五〕。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六〕。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七〕？

###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秋作於汴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〇謂（熙寧）三年四月乙酉詔館閣校勘劉攽與外任。然詩中有「秋風昨夜入庭樹」句，知其離京已入秋。《蘇詩總案》繫此於三月，不當。劉攽（一〇二二—一〇八九），字貢父，號公非，宋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慶曆六年進士，曾任州縣官二十年，後入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熙寧初同知太常禮院。因反對新法，于熙寧三年四月出爲泰州通判，秋離京。後哲宗時爲中書舍人。攽博聞強記，尤精于史學。《宋史》有傳。海陵：郡名，東晉



置。五代南唐改名泰州，宋仍之。州治即今江蘇泰州市。倅海陵即通判泰州。倅，地方佐貳副職。

〔二〕阮嗣宗即阮籍。《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三〕誇舌在：《史記·張儀列傳》：「（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齒牙牢：韓愈《贈劉師服》：「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底本校：「莫」，集注、類本作「休」。「齒牙」，集甲、集注、施乙、類本作「牙齒」。

〔四〕《南史·謝瀹傳》：謝朓爲吳興，其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朓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以上三句，《烏臺詩案》載蘇軾云：「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若耳不聞而口不問也。」

〔五〕蓬萊宮：唐宮名。內有含元、宣政、紫宸三殿。弘文館、史館即在宣政殿旁。此以唐蓬萊宮代指宋之館閣。劉敞以館閣校勘調外任，臨行曾題館壁：「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故蘇軾有此句。參見卷五《夜直祕閣呈王敏甫》注〔二〕。

〔六〕「秋風」二句：劉禹錫《秋風引》：「何處秋風至，蕭蕭送羣雁。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又《團扇歌》：「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蓴絲：蓴，一名水葵、鳧葵，可作羹。據《本草》：蓴生水中，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通名爲絲蓴。《晉書·張翰

傳》：「齊王罔辟（翰）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

〔七〕「劉郎」二句：劉郎即劉禹錫，因參加政治革新，貶爲朗州司馬。十年後召還，其《徵還京師見舊番官馮叔達》云：「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又《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中以桃樹影射新貴，遂再度遭貶。十四年後回京，重游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免葵燕麥動搖于春風之中，因作《再游玄都觀絕句》：「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二句以劉禹錫比劉放，以桃花暗喻朝中新進。「開不開」，查注作「開未開」。

### 集評

紀昀：「前七句」摹寫古調，然不如自運本色。○語少含蓄，便覺淺直。（《紀評蘇詩》卷六）

趙翼：東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禍。當熙寧初，王安石初行新法，舉朝議論沸騰，劉貢父出倅海陵，坡送之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是固知當時語言文字之必得禍矣。及身自判杭，則又處處譏訕新法，見之吟詠，致有烏

臺詩案，幾至重辟。……其後身遭貶竄，萬里投荒，猶曩時之餘毒也。或疑坡既早見及此，何以作詩草制，不加檢點，稍爲諸人留餘地？蓋才人習氣，落筆求工，必盡其才而後止，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甌北詩話》卷五）

### 綠筠亭「二」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掛牆「二」。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三」。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四」。

#### 校注

「二」蘇軾《書綠筠亭詩》云：「清獻先生（案即趙抃）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由紹聖二年四月倒數二十五年，爲熙寧三年四月（案實足年月算），時趙抃及蘇軾均在京。詩似作於此時。「綠筠亭」，底本校：集甲、施乙、類本作「次韻子由綠筠堂」。考《樂城集》無原作，今據蘇軾跋語，當以「綠筠亭」爲是。筠：竹。

「三」「愛竹」二句：延客：留客。剩：更也。高適《贈杜二拾遺》：「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其中「剩」即更義。

「三」「風梢」二句：「薰」：軍中或儀仗隊之大旗。此形容竹葉。萬夫：此形容竹竿密集。杜牧《晚晴賦》：「松數十株，切切交風。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攢攢，密陣而環侍。」

「四」陶靖節，即陶淵明。《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誄》序：「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云：「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會聽」，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作「會取」。

### 集評

紀昀：「千蠶」、「萬夫」，雖有出典，然竹豈可著此語？（《紀評蘇詩》卷六）

###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一」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二」。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棲遲那可追「三」。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窺園葵「四」。謁來東游慕人爵「五」，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六」。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七」。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八」？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 校注

〔二〕此詩施注以爲治平二年（一〇六五）軾鳳翔還朝時作，查注、馮應榴注編於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王文誥《蘇詩總案》繫於四月。今案詩中有「十年浪走」語。自嘉祐六年（一〇六六）蘇軾應制科試，簽判鳳翔，至熙寧三年，恰爲十年。故查注等是，今從之。安惇（一〇四二—一一〇四），字處厚，宋廣安軍（治今四川廣安縣）人。上舍及第，紹聖初官諫議大夫。後與章惇、蔡京等構陷元祐諸臣。徽宗時官至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宋史》卷四七一有傳。秀才：宋時應舉者之通稱。失解：應舉落榜未被薦送參加禮部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九載：熙寧八年十月，詔國子監上舍生安惇，如不得解，與免解；已得解，免禮部試。此雖在後，亦可見安惇之屢困場屋也。

〔三〕「舊書」二句：《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三〕棲遲：《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棲遲，遊息也。」李賀《致酒行》：「零落棲遲一杯酒。」上二句意謂，安惇日後當作官，再想求今日之隱居遊息，則不可得。故今雖失解，亦非壞事。意含勸慰。

〔四〕「我昔」二句：還往：即往還，亦即交往之意。杜甫《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

- 堂貨》：「還往莫辭勞。」窺園葵：《漢書·董仲舒傳》：董「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葵：似指蜀葵，花有紅紫白等色。
- 〔五〕 榻來：爾來。人爵：指官爵。《孟子·告子上》：「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 〔六〕 「如期」，馮應榴注：「如」一作「無」。
- 〔七〕 拱：合抱。《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
- 〔八〕 「萬事」二句：《南史·沈攸之傳》：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浪走：徒然奔走。指從仕。

## 集評

汪師韓：送其失解歸而乃勉以讀書，朋友切偲之義莫過於此。董遇百遍見義，熟讀之謂也。王筠重覽興深，深思之謂也。讀書之法，亦莫過於此。（《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舊書」二句】意好而語不精彩。（《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一起理足而語庸。昔人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正爲此等語下鍼砭。然而此語遂能深人人意中者，亦由其理足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 送呂希道知和州〔二〕

去年送君守解梁〔二〕，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三將相〔三〕，富貴未已今方將〔四〕。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五〕。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珮趨明光〔六〕。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七〕，忍耻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八〕。

###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作於汴京。呂希道（一〇二五—一〇九一），字景純，呂夷簡孫，壽州（治今安徽鳳臺）人。慶曆六年獻所爲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人判登聞鼓院，歷知解、和等州，元祐五年爲少府監。性寬厚，平居沈靜端默，然遇事有不可，必力爭。元祐六年卒。其生平詳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二《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呂公墓志銘》。和州：宋屬淮南西路，州治歷陽（今安徽和縣）。

〔二〕解梁：古地名。春秋晉地。《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二：「故解城，本春秋時解梁城，又爲漢解縣城也。」此指解州，州治在今山西運城市西南。

〔三〕君家聯翩三將相：指呂蒙正、呂夷簡、呂公弼。蒙正爲夷簡叔父，夷簡爲希道祖父，公弼爲希道叔父。呂蒙正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參知政事，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真宗乾興元年參知政事，天聖七年拜相。呂公弼英宗治平二年拜樞密副使，四年進樞密使。

〔四〕將：大、盛。《詩·商頌·長發》：「有城方將。」

〔五〕鳳雛二句：杜甫《人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鳳雛驥子」喻其出身不凡。毛骨，喻外貌及才德。《世說新語·賞譽》：王右軍謂祖約：「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諸郎，即諸子。《宋史·呂公弼傳》：公弼「嘗奏事退，帝（仁宗）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六〕「觀君」二句：崛鬱：峻偉貌。劍珮：佩帶寶劍玉珮之意。明光：漢宮殿名。此泛指宮殿。佩劍上殿乃帝王賜予親信大臣之特殊待遇。《漢書·蕭何傳》：「賜（何）帶劍履上殿，人朝不趨。」王昌齡《寄崔員外詩》：「腰佩金玉趨明光。」

〔七〕「本自」，底本原作「本是」，據集甲、集注、施乙、類本改。

〔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集評

紀昀：大段似《送任佖》詩，佳處不佳處具似。較《送錢藻》詩稍含蓄，祇「忍恥」二字露骨耳。（《紀評蘇詩》卷六）

次韻王誨夜坐〔一〕

愛君東閣能延客〔二〕，顧我閑官不計員。策杖頻過知未厭〔三〕，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四〕，漸喜樽壘省撲緣〔五〕。待約月明池上宿〔六〕，夜深同看水中天。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秋作於汴京。詩中有「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壘省撲緣」句，知詩當作於秋日。王誨，字規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度支判官、司勳郎中。熙寧四年以朝散大夫知蘇州，後又知河中府。蘇軾有《王誨知河中府》制：「汝以名臣子（案王舉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又蘇軾《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即王舉正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

〔二〕東閣：《漢書·公孫弘傳》：「（弘）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三〕「知」，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如」。案「知」字義勝。

〔四〕搖落：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五〕撲緣：《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蜋（大蛤）盛溺。適有蚤蚘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郭象注：僕緣，「僕僕然群著焉。」王念孫謂「僕之言附也，言蚤蚘附緣於馬體也。」以上二句言：不必驚歎天氣變冷、草木凋落，須知天氣漸冷亦省却蚤蚘撲酒，此亦可喜也。

〔六〕「待約」，底本校：集注、類本作「但約」。

### 送蔡冠卿知饒州〔二〕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脰笑語無不可〔二〕。平生儻蕩不驚俗〔三〕，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窳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四〕。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五〕。憐君獨守廷尉法〔六〕，晚歲却理鄱陽柂〔七〕。莫嗟天驥逐羸牛〔八〕，欲試良玉須猛火〔九〕。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轆軻〔一〇〕。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

魏顛「一一」。

校注

〔一〕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秋作於汴京。蔡冠卿字元輔，宋建昌軍南城（今屬江西）人。慶曆六年進士。曾爲原武主簿，遷知下邳、鄆陵，所至有惠政。人爲大理少卿。先是，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傷而未死，按問自承。知登州許遵以爲犯人自首，當從謀殺減二等論，而蔡冠卿等以爲不當減刑。王安石是遵議，富弼、司馬光等力駁安石，廷議紛然。熙寧二年，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參見《宋史·許遵傳》、《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一）冠卿既與安石不合，遂於熙寧三年出知饒州。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載，熙寧三年六月，「權（大理）少卿蔡冠卿降小處差遣。」饒州，宋屬江南東路，治今江西波陽。

〔二〕掀脛：同喧脛，哄鬧聲。「脛」，馮應榴注：「一作逐」。案，「逐」似形近而訛。

〔三〕儻蕩：放任隨便、疎誕無拘。《漢書·史丹傳》：「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平生」，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平時」。「儻蕩」，查注、馮應榴注謂《苕溪漁隱叢話》作「侗儻」。

〔四〕「橫前」二句：《烏臺詩案》載軾自云：「橫前坑穿衆所畏」，以譏當時朝廷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穿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諷朝廷用事之人，有

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路也。」

〔五〕「爾來」二句：「爾」，類丙本作「邇」。頗：偏。《烏臺詩案》載軾云：二句「以譏士大夫爲利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強，今亦然也。」

〔六〕廷尉：官名，秦始皇置，漢承之。掌刑獄。《漢書·張釋之傳》：釋之爲廷尉，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烏臺詩案》載軾云：此句「言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以致不進用，卻出守小郡也。」

〔七〕「却理」，查注作「久理」。鄱陽，湖名，饒州在其旁。

〔八〕天驥：天馬。羸牛：瘦弱不堪之牛。杜甫《錦樹行》：「天馬跛足隨羸牛。古來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烏臺詩案》載軾云：「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不才比羸牛，軾意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不當也。」

〔九〕《淮南子·俶真》：「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唐徐夔《避世金馬門賦》：「烈火焚時，不損其良金璞玉。」白居易《放言》詩：「試玉要燒三日滿。」《烏臺詩案》載軾云：「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阻挫折，節操不改，如良玉也。」

〔一〇〕轆軻：不平貌。即坎坷。《烏臺詩案》載軾云：「爲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古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坎坷』也。」

「一一」「知君」二句：《漢書·于定國傳》：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二句言蔡冠卿決獄有陰功，他日必有好報。王文誥云：「冠卿別有爭婦人減等坐失出，故用魏顛事，此詩所指也。」（《蘇軾詩集》卷六）

### 集評

紀昀：語自俊爽，病亦在太俊太爽，遂無復餘地。（《紀評蘇詩》卷六）

###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二」

壁上墨君不解語「二」，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三」。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四」。奪官遣去不自覺「五」，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六」。君知遠別懷抱惡「七」，時遣墨君解我愁「八」。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春作於汴京。文與可（一〇一八—一〇七九），名同，梓州永泰（今四川鹽亭縣東北）人。皇祐元年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熙寧四年知陵州，後又知洋州、湖州。與蘇軾交誼極厚，常相唱和。工詩文，善篆隸行草，尤以畫竹著稱。詳見《丹淵集》卷首《文公墓誌銘》、《宋史》卷四四三本傳。陵州：宋屬成都府路，治今四川仁壽縣。此詩王文誥注本原編於熙寧三年。然據《丹淵集》卷首《文同年譜》，文同赴陵州在熙寧四年。《年譜》引文同《陵州謝表》，謂於三月五日起任訖，知同離京師，當在春初。今移編於此。

〔二〕墨君：指竹。蘇軾《墨君堂記》：「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

〔三〕「而況」二句：君，指竹。似君者即指文與可。素節：清白的操守氣節。欺霜秋：欺，此爲勝過、超越之意。《王右丞集》卷一三附丘爲《同詠左掖梨花》詩：「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霜秋，即秋霜之倒置。《後漢書·孔融傳》：「慄慄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清梁章鉅《浪迹叢談》卷一〇引蘇齋師云：「『素節凜凜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以竹寫其人。」

〔四〕《逍遙游》、《齊物論》均《莊子》篇名。此句言文與可任性自由，超然物外，足以遠追

莊子。

〔五〕范百祿《文與可墓誌銘》：「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太宗正司條貫》。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釐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丹淵集》附）不自覺：即不經意之意。

〔六〕陵陽：指陵州。文與可《二年陵陽不見中秋月》詩：「陵陽亂山中，陰霧日夕發。」又《自然水石記》：「陵陽守居，負山悉石。」其中陵陽均指陵州。

〔七〕「君知」，底本校：集注、類丙作「知君」。案當以「君知」爲是。懷抱惡：心情不好。杜甫《送長孫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使我不能飡，令我惡懷抱。」

〔八〕「解我愁」，底本校：類本作「消我愁」。

### 集評

紀昀：綦拂有情，宕往不盡。（《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末句】回應起句，結構自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宋叔達家聽琵琶〔二〕

數絃已品龍香撥〔二〕，半面猶遮鳳尾槽〔三〕。新曲從翻《玉連鎖》〔四〕，舊聲終愛

《鬱輪袍》「五」。夢回只記歸舟字「六」，賦罷雙垂紫錦條「七」。何異烏孫送公主「八」，碧天無際雁行高。

### 校注

「二」宋叔達（一〇一四—一〇八三），名道，洛陽（今屬河南）人。少孤力學，登進士甲科，累遷祕省著作郎、尚書屯田員外郎中。英宗朝，提點福建刑獄，人爲開封推官，出知同州。熙寧中爲都官郎中，官止朝請大夫。後因年高倦于民事，提舉西京崇福宮。善爲詩。（見《范忠宣集》卷一三《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此詩施注原編倅杭詩中，查注仍之。馮應榴注以爲似作於在京未赴杭前，王文誥編於熙寧三年十月。今案，據《范忠宣集·朝請大夫宋君墓誌》，蘇軾倅杭時，宋未在京任職，其家必不在杭，故施編非當。宋叔達元豐六年卒，因此蘇軾與之過從，必在京未赴杭前，因爲此後輾轉外州，似無此種可能。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熙寧四年三月，「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道，河南人。泌孫，迪兄也。時爲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嘗應詔上五事。」由此可知，熙寧四年前後宋在京供職，此正蘇軾至其家聽琵琶之時也。

「三」龍香：香木名。《唐詩紀事》卷六二鄭嵎《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自注云：「貴妃妙彈琵琶，其樂器聞於人間者，有邏迦檀爲槽，以龍香柏爲撥者。」撥：撥絃之具。



〔三〕半面猶遮：白居易《琵琶行》：「猶抱琵琶半遮面。」鳳尾槽：槽，本指琵琶上架絃的格子，以檀木或玉石爲之。鳳尾槽，指琵琶。《明皇雜錄》：「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沙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見《太平御覽》卷五八三）又南唐後主妻周后卒，後主爲詩書於琵琶背云：「天香留鳳尾，餘暖在檀槽。」徑以鳳尾喻琵琶。

〔四〕「從翻」，底本校：集注、類本作「翻從」。案，從與下句對仗看，當以「從翻」爲是。《玉連鎖》，曲名。歐陽修《贈沈博士歌》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連鎖》聲入黃泉。」

〔五〕《鬱輪袍》：曲名。唐薛用弱《集異記》載：王維諳於音律，妙能琵琶，爲岐王所重。維方將應舉，岐王引至安樂公主第，令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問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爲之出力，維遂一舉登第。

〔六〕唐盧子《逸史》：昔有盧、李二生共讀書於太白山。後李生告歸，浪跡江湖。一日逢盧生，盧邀李至居處，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筮篋。」須臾一女子至，容色極艷。李生視筮篋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李生別去，其年往汴州，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筮篋，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見《太平廣記》卷一七）

〔七〕「賦」，馮應榴注謂一作「舞」。紫錦條：紫色絲繩，乃琵琶上裝飾物。

〔八〕《文選》石季倫《王明君詞一首》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李善注：「《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案：事見《漢書·西域傳》。

### 集評

紀昀：三四寓意。○結得無味亦無力。（《紀評蘇詩》卷八）

### 送岑著作〔一〕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二〕。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三〕。拙於林間鳩〔四〕，懶於冰底魚〔五〕。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六〕，靜者不終居〔七〕。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八〕。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九〕。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一〇〕。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一一〕。

### 校注

〔一〕此詩舊注各編年本均編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倅杭卷中。然此種繫年似不恰當。岑著

作即岑象求，字巖起，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人。舉進士。熙寧中由祕書省著作佐郎調梓州路提舉常平。岑由京赴梓州，何以遠迂至杭？若此詩作於杭州，照常理當敘及當地風物及岑至杭之緣由，但詩中全無有。詳詩意，「臨行怪酒薄」，岑似離京赴蜀，詩人爲其餞行也；「遂恐出處疎」，「出」則岑象求，「處」則詩人自謂也。故此詩似岑離京時，詩人送別之作。今移編於此。岑象求後來元祐中知鄭州，改提點利州刑獄。人爲考功郎中，遷殿中侍御史，官終寶文閣待制。

〔二〕卷舒：《淮南子·俶真》：「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又《淮南子·原道》：「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注：「卷舒，猶屈申也。」

〔三〕「我本」二句：李白《送蔡山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四〕傳說鳩性拙，不善營巢。《詩·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又《禽經》：「鳩拙而安。」晉張華注引《方言》：鳩，「蜀謂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孟郊《投所知》：「自慙所業微，功用如鳩拙。」歐陽修《班班林間鳩寄內》：「人皆笑汝拙，無巢以家室。」此句以鳩自喻，謂己不善自營。

〔五〕《禮記·月令》：孟春，「魚上冰。」施注云：「未解凍之時，魚於冰下自藏也。」

〔六〕信：通伸。《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七〕《易·繫辭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二句謂岑象求終有大用之時。

〔八〕砭：以石針刺病，古醫法之一。除：除病、去疾。

「九」「臨行」二句：酒薄，酒淡。二句謂臨行怪酒之淡薄，乃因爲其中有別淚滴入。別淚使酒變淡，足見別淚之多，亦見送行人情感之深。白居易《曉別》：「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

「一〇」出處：《易·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疎：疏遠。

「一一」「惟應」二句：王注次公曰：「淵明詩：『吾亦愛吾廬。』詳此詩末句，則岑著作赴官眉州也。」馮應榴注駁之云：「次公是想當然之詞，不知梓州亦在蜀中，即可云『隨子到吾廬』也。」今案，次公以眉州釋「吾廬」固誤，馮氏以蜀中釋「吾廬」亦誤。此處「吾廬」非指蘇軾家鄉，乃指詩人現所居之廬室。二句意謂，自此分別後，故鄉山水將與你一同來到我夢中。于此既見詩人思鄉之切，又見懷人之深。

### 集評

查慎行：一意繁拂，轉換不窮。（《初白菴詩評》卷中）

紀昀：以文爲詩，始元次山。或以爲宋調，非也。○「臨行」以下數句】曲折深至。「臨行」十字似郊、島。（《紀評蘇詩》卷七）

趙克宜：「臨行怪酒薄」以下】詞意婉篤。後路得此，足救篇中率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

##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一〕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二〕。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三〕？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謁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四〕。孔融不肯下曹操〔五〕，汲黯本自輕張湯〔六〕。雖無尺筆與寸刃〔七〕，口吻排擊含風霜〔八〕。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九〕。交朋翩翩去略盡，惟吾與子猶徬徨〔一〇〕。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一一〕。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一二〕，挂冠兩紀鬢未蒼〔一三〕。定將文度置膝上〔一四〕，喜動鄰里烹猪羊〔一五〕。君歸爲我道名姓〔一六〕，幅巾他日容登堂〔一七〕。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六月赴杭前作於汴京。劉道原（一〇三二—一〇七八），名恕，筠州高安（今屬江西）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未冠，舉進士。曾任鉅鹿主簿、和川令，官至秘書丞。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司，辭不就。嘗面刺安石之過，

抗言無所避。熙寧四年以親老求監南康軍（治今江西星子縣）酒以就養。恕博學強識，尤精史學。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是書之成，恕力多焉。詳見《范太史集》卷三八《秘書丞劉君墓碣》及《宋史》本傳。

〔二〕「晏嬰」二句：晏嬰，字平仲，春秋時齊國夷維人。繼其父爲齊卿，後相景公。《史記·晏嬰列傳》：「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上句以晏嬰比劉恕。查注云：「劉爲人短小，故以晏嬰比之。」《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伐紂，不聽。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飢餓而死。陵：同凌。超過、逾越之意。下句贊其不戀祿位之高節超過伯夷、叔齊。

〔三〕「青衫」二句：唐宋時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故青衫指官職卑微。歐陽修《聖俞會飲》詩：「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論語·顏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二句言劉恕安于貧賤。

〔四〕「榻來」二句：榻來：爾來。東觀：在漢洛陽南宮。明帝時，命班固、劉珍等人在此修撰《漢記》，書成名爲《東觀漢記》。章、和二帝以後爲聚藏圖書之處。後泛指宮中藏書及著述之所。弄丹墨：此爲修史之意。《三國志》卷一三裴松之注引《魏略》：「（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又韓愈《答張徹》：「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四月，司馬光奏：「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史學爲衆所推，望差同修《通鑑》。從之。二句贊劉恕借修史以誅

貶姦惡。

〔五〕孔融，字文舉，東漢末魯人。曾爲北海相，官至太中大夫。對曹操多所非議，後爲操所殺。《後漢書·孔融傳》：「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此句以孔融比劉恕，以曹操比王安石。

〔六〕汲黯，字長孺，漢濮陽人。武帝時爲東海郡太守，後召爲九卿。張湯，漢杜陵人。曾爲廷尉，後官至御史大夫。《漢書·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此句以汲黯比劉恕，張湯比王安石等。

〔七〕箠：撲擊之具。《漢書·刑法志》景帝六年詔：「其定箠令。」注：「箠，策也，所以擊者也。」又《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

〔八〕《西京雜記》卷三：「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此句言劉恕排擊姦惡，語言峻厲。《宋史·劉恕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九〕「衣巾」二句：衣巾狼藉：衣巾散亂不整。屢舞：屢次起舞。《詩·小雅·賓之初

筵》：「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傍」，集甲、類丙、七集、馮應榴注本作「旁」。李白《短歌行》：「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大笑供千場」或出此。二句承上，言世俗中得勢之徒，志得意滿，頤指氣使，如中酒發狂，自身形像既污穢，然仍厚顏起舞而不止，徒令人發笑。意指當時新進變法之人。

〔一〇〕「惟吾」，底本校：集甲、施乙、類本作「惟我」。王文誥云：「《宋史·本紀》：

「熙寧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罷知鄧州。八月，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御史裏行錢顛貶監衢州鹽稅，同知諫院范純仁知河中府，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貶知江州。十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罷，判亳州。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罷，知陳州。三月，右正言孫覺貶知廣德軍。四月，御史中丞呂公著貶知潁州，參知政事趙抃罷知杭州，右正言李常貶通判渭州。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罷知永興軍。四年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以上二句指此。」（《蘇軾詩集》卷六）

〔一一〕「世人」二句：韓愈《答胡生書》：「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二句謂：己爲人所棄，而君獨厚待于我，我豈敢自愛，只擔心因此而於君有損。

〔一二〕匡廬先生：即劉恕之父劉渙，時居廬山。《宋史·劉恕傳》：「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



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

〔一三〕挂冠：辭官之意。《後漢書·逢萌傳》：「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兩紀：二十四年。一紀十二年。

〔一四〕文度：王坦之字。坦之乃王述之子。《晉書·王述傳》：「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此以坦之比劉恕，以王述比其父。

〔一五〕《木蘭詩》：「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一六〕「名姓」，集甲作「姓名」。

〔一七〕幅巾：古代男子用絹一幅束髮，稱幅巾。幅巾即不著冠，以示閑散。《後漢書·法真傳》：「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

### 集評

汪師韓：謂恕借舊史以誅奸強，即是軾借舊史以刺執政。恕乃剛直者，詩故不嫌明目張膽而道之。至於恕歸而匡盧色喜，言外有直道難容之歎，非直幸其無恙過歸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王鳴盛：東坡此詩爲道原出色，寫出狂直意態。沈鬱頓挫，詩固佳妙，而道原爲人亦活現紙上。（《蛾術編》卷七八《東坡用韻》）

紀昀：風力自健，波瀾亦闊，惟激訐處太多，非詩品耳。（《紀評蘇詩》卷六）

王文誥：【「聊借舊史」以下五句】明借修史事以詆介甫。詩必如是作，方可謂之史筆，亦爲維持綱常名教之文。曉嵐所見卑陋，故凡遇此類詩輒詆之，殊不知「文忠」二字，皆由此一片忠憤中來，而古人之足當此二字者，爲卒鮮也。（《蘇軾詩集》卷六）

方東樹：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送道原》（略），皆人妙。（《昭昧詹言》卷一

二）

趙克宜：【「匡廬先生古君子」以下】脫灑。（《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

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一〕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二〕，不愛白日昇青天〔三〕，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四〕。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五〕。金花詔書錦作囊〔六〕，白藤肩輿簾蹙繡〔七〕。感君離合我酸辛〔八〕，此事今無古或聞〔九〕。長陵謁來見大姊〔一〇〕，仲孺豈意逢將軍〔一一〕。開皇苦桃空記面〔一二〕，建中天子終不見〔一三〕。西河郡守誰復譏〔一四〕，潁谷封人羞自薦〔一五〕。

##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均編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蘇詩總案》繫於是年九月。今案：朱壽昌尋母，得之馮翊，事在熙寧三年。蘇軾詩題中明有「去歲得之」語，顯然可見此詩乃作於熙寧四年。今移編於此。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今屬安徽）人。以父蔭守將作監。曾知閬州、廣德軍，通判河中府，又知鄂州，仕終中散大夫。文與可《送朱郎中詩序》：「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與可之名）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欲然謂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之。……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同）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明逸表康叔於朝，曰：『朱某向棄官，本由尋其母。今既得之馮翊，宜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激天下。』……其秋，康叔侍太夫夫人入都。……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其母長安縣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熙寧三年六月：「駕部郎中朱壽昌，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壽昌生二歲，巽守長安，出劉氏，嫁民間。（案，《宋史·朱壽昌傳》所載不同：「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之。」據文與可序，《司馬文正公日

錄》、《邵氏聞見錄》、《東都事略》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均謂朱得母於同州（即馮翊），蘇軾此詩稱「得之蜀中」，似傳聞不同之故。

〔二〕白衣：猶布衣，未仕者所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史記·儒林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

〔三〕白日昇青天：即成仙。《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裴駰《集解》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四〕「愛君」二句：《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藝文類聚》卷二〇）

〔五〕「烹龍」二句：烹龍：喻烹調珍貴菜肴。李賀《將進酒》：「烹龍炮鳳玉脂泣。」炙：燒烤之肉。玉爲酒，喻酒之美。江總《瑤瑤盃賦》：「觴即玄洲之玉酒。」又酒有玉液、瓊漿之稱。鶴髮：白髮。千萬壽：長壽千萬年之意。李白《贈歷陽褚司馬》：「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二句意謂以珍饈美酒祝母長壽。

〔六〕金花詔書：官員、命婦等的任命書。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朱壽昌母封長安縣太君，故頒金花詔書。

〔七〕肩輿：即轎。其制爲二長竿，中設軟椅，以人肩扛而行。《宋史·輿服志二》：「白藤

輿檐、金銅犢車、漆犢車、或覆以氈，或覆以椽，內外命婦通乘。」簾蹙繡：「轎簾蹙繡成縹紋狀。此言轎之華貴。」

〔八〕「酸辛」，底本校：集注、類本作「傷心」。

〔九〕《邵氏聞見錄》卷一三：「王荆公薦李定爲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蘇軾）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王文誥云：「公後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案見軾《蔡延慶追服母喪》文），引朱壽昌、李定爲論，是此二句信因李定發矣。」（《蘇軾詩集》卷八）

〔一〇〕長陵：漢高祖陵，在咸陽縣東。 榻來：去。《漢書·外戚傳》：「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人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

〔一一〕《漢書·霍光傳》：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顏師古注：「中讀曰仲。」又《太平御覽》卷五一引《漢書》此段，「中」作「仲」。

〔一二〕開皇：隋文帝年號。苦桃：隋文帝楊堅母之字。《隋書·外戚傳》：「高祖（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忠（楊堅父）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

〔一三〕建中：唐德宗年號。《舊唐書·後妃傳》：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太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爲皇太后。以陸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

〔一四〕西河郡守：吳起仕魏爲西河守。《史記·吳起列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此句借吳起指李定，因李定不服母喪。

〔一五〕《左傳·隱公元年》：「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此句以穎考叔指朱壽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壽昌前已再典郡（案，曾知閬州、廣德軍），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陳訐云：「李定不服母喪，而壽昌棄官求母，二事相形，恰在同朝。王介甫左袒李定，反忌壽昌，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故云『西河郡守誰復譏』，不獨刺李定，亦以深罪介甫。」

「穎谷封人羞自薦」，則言壽昌不欲與世爭名，故乞河中以去。」（查注卷八引）

### 集評

查慎行：「首三句」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先生只以三語了之，能使人人墮淚。「後六句」以古人事作反結，章法極變。（《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前十二句稱述本事，於離合情狀，曲折無不盡矣。然讀之但覺情餘於詞者，以有「嗟君」、「憐君」、「羨君」、「愛君」等字爲之點睛，便俱是作詩之旨，與傳記體裁迥別也。「感君離合」二句，忽念及今無古有，作一轉軸，以下歷陳古事，不復再加論斷，截然而止。此格尤爲創見。然正是漢魏人遺意，低手不能爲，亦不敢爲也。七言轉韻古詩，凡轉韻之首句，未有不用韻者。七言音節，自不可與五言一例。嘗考杜陵全集，其中亦有三四句出韻者。若《醉時歌》之「先生有道出羲皇」、《哀江頭》之「憶昔霓旌下南苑」等句是也。此詩「不羨白衣作三公」句無韻，蓋亦如少陵之偶亦有之，而自來詩人從無論及於此者，何耶？（《蘇詩選評箋釋》卷二）

紀昀：格意俱鄙，初白先生極賞之，非末學所知。○「長陵」二句」此事不佳。《紀評蘇詩》卷八）

王文誥：陳堯叟父嘗以堯叟之母借人生子，其後堯叟極貴，而母則往來於兩家。……大凡自三代以至唐宋，此等事皆不知忌諱。後自習僞者起，始務掩蓋，至并經史所載亦誣誣之。

如此二句，曉嵐以爲非佳事，率意亂扛，豈亦習僞之末流哉？（《蘇軾詩集》卷八）

曾國藩：末引六事作收，別是一種章法。（《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  
余心者，聊爲和之〔二〕

其一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三〕。吾行亦偶然〔三〕，及此新過雨。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七月離京赴杭州通判任，舟行至陳州時作。陳州，治今河南淮陽縣。

〔二〕泊：湖澤。浦：水濱。趙次公云：「青草泊、垂楊浦，應實道其事。蓋泊與浦所以言水之名。」（《蘇詩佚注》卷上）

〔三〕紀昀謂：「『亦』字承上二蟲。」全詩「有與物俱適之意」。（《紀評蘇詩》卷六）



其 二

鳥樂忘罝罟〔二〕，魚樂忘鈎餌。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二〕。

校注

〔一〕罝：捕兔網。罟：捕鳥獸網。罝罟，即網羅之意。

〔二〕滔滔：水流貌，喻世事之紛亂。天下是：天下皆然也。《論語·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其 三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二〕。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二〕？

校注

〔一〕熹微：天色初明。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恨晨光之熹微。」

〔二〕《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有云：「歸去

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此處以淵明自況。

#### 其 四

我行無疾徐「二」，輕楫信溶漾「三」。船留村市鬧，闌發寒波漲。

#### 校注

「二」無疾徐：不疾不徐，任船行走。《莊子·天道》：「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杜甫《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去掉依顏色，沿流想疾徐。」

「三」信：任也。溶漾：波光浮動貌。此形容汎舟水上的情形。軾《遊桓山……》詩亦云：「孤帆信溶漾。」

#### 其 五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頽山「二」。

#### 校注

「二」頽山：頽壞之山巒。此形容黑雲堆積之狀。庾信《擬詠懷》十三：「頽山起怪雲。」歐

陽修《答梅聖俞大雨見寄》：「夕雲若頽山。」

其 六

萬竅號地籟「二」，衝風散天池「三」。喧豗瞬息間「三」，還掛斗與箕「四」。

校注

「二」萬竅：萬穴。地籟：風吹孔穴發出之聲響。《莊子·齊物論》：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三」衝風：猛烈之風。屈原《九歌·少司命》：「衝風至兮水揚波。」天池：施注：「《莊子·逍遙遊》：『南溟者，天池也。』」案，此注似誤。此處「天池」非謂南溟（南海），而是星名。《晉書·天文志上》：「九坎間十星，曰天池。」此代指星河。

「三」喧豗：哄鬧聲。李白《蜀道難》：「飛湍瀑流爭喧豗。」此指風聲。

「四」斗與箕：均星宿名。此與前「天池」句呼應；前云風起星沒，此云風定星現。

其 七

穎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二」。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二」。

校注

「一」「潁水」二句：潁水在陳州南，源出河南登封縣西南，東南流，注於淮河。漢水，見卷二《漢水》注「一」。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醅。」

「二」「恨無」二句：《銅鞮》，即《白銅鞮》，梁時歌謠名。據《隋書·音樂志上》：「蕭衍鎮襄陽時，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後衍即位，乃更造新聲，自爲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李白《襄陽歌》云：『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

其 八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一」。

校注

「一」孟郊《烈女操》：「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白居易《贈元稹》：「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語本此。

集評

紀昀：【第二首以下】怒張之氣太露，殊無所謂「心平」、「韻和」者。（《紀評蘇詩》卷六）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一〕

憶昔子美在東屯〔二〕，數間茅屋蒼山根〔三〕。嘲吟草木調蠻獠〔四〕，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五〕，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爲譏評不少借〔六〕，生意凌挫難爲繁。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憮然〔七〕。嬌姿共愛春濯濯〔八〕，豈問空腹修蛇蟠〔九〕。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搖清圓〔一〇〕。風翻雪陣春絮亂〔一一〕，蠹響啄木秋聲堅〔一二〕。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溫〔一三〕。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七月作於陳州。柳湖，在陳州城北。蘇軾《記鐵墓厄臺》云：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墓』。」

〔二〕東屯：在夔州（今重慶奉節）城東。大曆二年秋，杜甫曾居於此。于櫟《東屯少陵故居記》：「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

（《杜詩詳註》卷二〇引）杜甫《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

〔三〕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之二：「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此即「數間茅屋」之據。蒼山根：即蒼山脚。漢焦延壽《易林》

卷二：「作室山根。」

〔四〕蠻獠：指夔州一帶之少數民族。杜甫有《示獠奴阿段》詩。

〔五〕《左傳·成公九年》：《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杜預注：「蕉萃，陋賤之人。」《後漢書·應劭傳》引《左傳》作「憔悴」。注云：「蕉萃、憔悴，古字通。」

〔六〕不少借：不稍寬容。蘇轍原詩對柳多所貶抑，謂柳種時亂插無根，柳花輕浮，隨波上下等（均對時事有所諷喻），故東坡有此「胡爲譏評」之句。

〔七〕惘然：茫然自失貌。

〔八〕《世說新語·容止》：「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若春月柳。』」濯濯，清美明淨貌。此句言春柳之婀娜可愛。

〔九〕施注：「白樂天《悟真寺》詩：『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案，白詩乃言樹木之根如蟲蛇蟠曲，以形容樹木之蒼老，與此句尚不切。《晉書·慕容熙傳》：「熙遊於城南，止

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以上二句謂但賞柳之美，不問有無蛇蟠其中。

〔一〇〕清圓：指月。杜甫《舟中》：「昨夜月清圓。」

〔一一〕雪陣：白雪瀰漫狀。此形容柳絮之繁盛。皮日休《太湖石》詩：「雪陣千萬戰。」參見卷四《李氏園》注〔一三〕。

〔一二〕蠹響啄木：啄木蠹響之倒置。啄木，鳥名。蠹響，啄木鳥啄蟲之聲響。蠹，蛀蟲。秋聲堅：秋天，啄木之聲顯得格外清脆響亮。

〔一三〕搖落：見前《次韻王誨夜坐》注〔四〕。

## 集評

紀昀：與子由詩一意，特有激而反言之，其詞未免失之尖薄。（《紀評蘇詩》卷七）

## 附錄

蘇轍《柳湖感物》：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插不須根。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度水無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湖中水，化爲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葉上露如雨，傾流入土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

品，氣力直壓鍾乳温。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樂城集》卷三）

###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二」

大雅初微缺「二」，流風困暴豪「三」。張爲詞客賦「四」，變作楚臣騷「五」。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六」。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七」。粉黛迷真色，魚鰕易豢牢「八」。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九」。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一〇」。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一一」。塵暗人亡鹿「一二」，溟翻帝斬鼈「一三」。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一四」。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臯「一五」。騎鯨遁滄海「一六」，捋虎得綈袍「一七」。巨筆屠龍手「一八」，微官似馬曹「一九」。迂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二〇」。簡牘儀型在「二一」，兒童篆刻勞「二二」。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二三」。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二四」。般斤思郢質「二五」，鯤化陋儵濠「二六」。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二七」。殷勤理黃菊，未遣沒蓬蒿「二八」。

### 校注

「二」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七月作於陳州。張安道（一〇〇七—一〇九二），名方平，應



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號樂全居士。少穎悟，書過目不再讀。景祐元年進士。歷知諫院、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進翰林學士，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後曾知滁、杭、滑、益等州。神宗即位，除參知政事。因反對王安石變法，熙寧三年正月出知陳州。其守蜀日，得三蘇父子，一見目爲國士，深爲器重。後軾下獄，張又抗章相救，故軾終身敬事之。張死後，蘇軾作《張文定公墓誌銘》，記其一生事迹甚詳。

〔二〕大雅：《詩》二雅之一。《詩·周南·關雎》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後世常以大雅指正聲。微缺：衰亡之意。《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三〕流風：指《詩經》的流風遺韻，亦即雅正的詩統。困暴豪：爲暴豪所困擾。暴豪，指粗橫之作。韓愈《薦士》：「萬類困凌暴。」

〔四〕張：鋪張。詞客：指荀況、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賦家。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

〔五〕楚臣：指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騷：騷體，或楚辭體。屈原作《離騷》，後人遂以騷名其體。朱熹《楚辭集注》卷一亦云，「楚人之詞」，「變風之流也」，「變雅之類也」。

〔六〕紛綸：繁亂。俊髦：才能傑出之後輩。

〔七〕「地偏」二句：地偏，言詩歌走入偏道。蕃：蕃衍滋長。怪產：怪異之作。二句言詩歌偏離雅正之傳統，怪異風靡，一片混亂。

〔八〕「粉黛」二句：粉黛：婦女化妝品。此指形式的華艷。魚鰕：喻瑣屑。豢牢：祭祀所用之犧牲。太牢用牛，少牢用羊。二句言追求形式之華艷而失去真醇，瑣屑細碎代替了崇高宏大。

〔九〕「誰知」二句：杜陵傑：杜甫。因其曾居於長安杜陵，自稱杜陵布衣，故云。謫仙：李白。其《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公（知章）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

〔一〇〕「掃地」二句：掃地：盡數、全部之意。千軌：喻各家風格。「掃地收千軌」即吸取諸家之所長。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云：「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爭標：爭奪錦標。白居易《和春深》詩之十五：「齊橈爭渡處，一匹錦標斜。」兩艘：兩船。「爭標看兩艘」言李杜并駕齊驅。

〔一一〕「詩人」二句：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蘇軾此類議論甚多。如《病中大雪……》：「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次韻仲殊雪中西湖》：「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九日次定國韻》：「清詩出窮愁。」「天意遣奔逃」句，總概李杜，然又偏重杜甫，將其一生流離飄泊盡包括

其中。

〔一二〕 塵暗：喻戰亂。亡鹿：喻失去政權，此指安史之亂。《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一三〕 溟：大海。帝斬鼉：指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列子·湯問》：「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鼉之足以立四極。」

〔一四〕 「艱危」二句：李牧，戰國時趙之名將。《史記·馮唐列傳》：漢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王褒，漢代文士，宣帝時應詔入朝，作《聖主得賢臣頌》。二句謂時值兵亂之際，朝廷尚武而輕文，故杜甫才能不得重用。王文誥以為「此聯謂甫坐救房瑄被逐也」。可參。

〔一五〕 九臯：深遠的水澤淤地。《詩·小雅·鶴鳴》：「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上二句言李杜失意流落，各以其詩訴其心中之哀愁。

〔一六〕 指李白。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一七〕 指杜甫。杜甫流落西川依嚴武，一日「乘醉而言曰：『不謂嚴定（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擬捋虎鬚？」」（《雲溪友議》卷上）得締袍：事見《史記·范雎傳》。范雎在魏國受須賈毀謗，笞辱幾死。後逃至秦國，更名張祿，任丞相。須賈出使人秦，范雎故着敝衣往見。「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旋知雒爲秦相，大驚請罪。雖以賈曾贈綈袍，有着戀故人之意，故釋之」。此句言杜甫曾觸犯嚴武，然又受其周濟。

〔一八〕屠龍手：《莊子·列禦寇》：「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此喻杜甫文才高超。

〔一九〕《世說新語·簡傲》：「王子猷作桓（沖）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馬曹，管馬官署的屬官，言其官微。杜甫曾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等微官，故云。

〔二〇〕《莊子·列禦寇》：「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又《新唐書·杜甫傳》：「耒陽縣令「嘗饋（杜甫）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

〔二一〕簡牘：指著作。儀型：典范。

〔二二〕篆刻：比喻精心爲文，此指摹仿李杜。《揚子法言》卷二：「童子雕蟲篆刻。」王文誥以爲隱用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詩意。可參。

〔二三〕公，指張安道。合：應當。抱旌旄：喻主持文壇。「抱」，集甲作「把」。

〔二四〕「開卷」二句：言張安道讀杜詩而心儀其人，實爲杜甫知音，惜時代懸隔，未能遭逢。

〔二五〕般斤：魯般之斧。《揚子法言·君子》：「般之揮斤，羿之激矢。」思郢質：《莊

子·徐無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又《晉書·嵇康傳》：「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此句以般斤喻張安道之詩藝，謂張不逢知音者。

〔二六〕 鯤化：《莊子·逍遙遊》：「北冥（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儵濠：即濠中之儵。儵，小白魚。《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此句「鯤化」喻張安道詩藝之不凡，「儵濠」喻時下一般詩人。

〔二七〕 白醪：白酒。

〔二八〕 末二句有自勉之意。理黃菊，暗指致力於詩道也。紀昀曰：「結意蘊藉，此爲詩人之筆。」（《紀評蘇詩》卷六）

## 集評

汪師韓：初讀之，但覺鋪張排比，辭氣不減少陵耳。詳味其詞，乃見下筆矜慎之至。蓋題是次張安道韻，則先有張詩在意中，非泛然爲少陵作贊頌也。「地偏」四句，但將從來詩道之敝，廣譬曲喻。轉入杜陵，只用「傑」字一言褒之，而其起衰式靡、立極千古者，已意無不

盡。此下祇是慨其遭際，更不論詩。即軾平日所云「發乎情，止於忠孝」者，亦不一及。又俱借謫仙爲陪，以與下「開卷」、「知音」一聯情事相映合。結仍用比喻，以應前文。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其一次韻天然，又不過汗漫之餘技矣。（《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字字深穩，句句飛動。如此作和韻詩，固不嫌於和韻。○句句似杜。○難韻巧押，騰挪處全在用比。（《紀評蘇詩》卷六）

王文誥：詩家以五排爲長城，而欲以難韻和讀杜，又欲全幅似杜，已屬棘手。此詩以太白《古風》提唱，即以太白對做，是難中之難也。却又主賓判然，疏密相間，於排比之中，寓流走之法，面目是杜，氣骨是蘇，非杜不能步步爲營，非蘇不能句句直下，其驅遣難韻，若無其事焉者，不知何以輾泊至是，而杜排無此難作詩也。（《蘇軾詩集》卷六）

趙克宜：點杜詩，牽李伴說。「掃地」一聯美其詩，以下轉入當日所處時勢。「亡鹿」指安史之亂，「斬鼉」謂肅宗再造。時亟須將才，詞臣無所展其長，故有李牧、王褒之聯。「失意」、「哀鳴」、「騎鯨」、「捋虎」，皆牽李伴說。「巨筆」以下四語，敘老杜生平已畢。「簡牘」句提醒杜詩，人安道讀杜有作。末四語清出和詩意。通篇語意沈著，氣息逼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附錄

張安道《讀杜工部詩》：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連海

張鵬翅，追風騁驥髦。三春上林苑，八月浙江濤。璀璨開蛟室，幽深閉虎牢。金晶神鼎重，玉氣霽虹高。甲馬屯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鉤銛莫觸，羿穀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舉六龍。曲巖周廟肅，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羣盜，天遙隔九臯。途窮傷白髮，行在窘青袍。憂國論時事，司功去諫曹。《七哀》同谷寓，一曲錦川遨。妻子飢寒累，朝廷戰伐勞。倦遊徒右席，樂善伐干旄。舊里歸無路，危城至輒遭。行吟悲楚澤，達觀念莊濠。逸思乘秋水，愁腸困濁醪。未陽三尺土，誰爲剪蓬蒿。（《樂全集》卷二）

###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二」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二」。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三」。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四」。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五」。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茅茨「六」。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七」。歸來掃一室「八」，虛白以自怡「九」。遊於物之初「二〇」，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一一」。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 校注

- 〔一〕《烏臺詩案》云：「熙寧四年（一〇七一）五月中，軾將赴杭州，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本人有詩一首送軾，軾只記得落句云『最好乘湖遊禪扉』，其餘不記。即無譏諷。却有一詩送本人，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六，熙寧四年八月知陳州張方平判南京御史臺。此時蘇軾自京赴杭，正在陳州，詩即作於是時。張安道，見前詩注「一」。南都：即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留臺：即留司御史臺之簡稱。宋於西京（今河南洛陽）、北京（今河北大名）、南京三留守司均設御史臺，各置管勾臺事一人，以朝官充任。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實爲閑散差遣。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張方平知陳州，「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
- 〔二〕羨門：《漢書·郊祀志》：「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注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
- 〔三〕「黃龍」二句：《漢書·揚雄傳》：昔在二帝、三王之世，「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又《書·益稷》：「夏禹之世，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二句暗以黃龍、鳳凰喻張安道供職朝廷。
- 〔四〕「終然」二句：溟：海。溟極：極遠之海。二句承上，謂龍終將歸海，鳳終將遠去，



不復安處於藩籠沼池之中，以喻張安道終離朝廷。

〔五〕闔府：全府。指張安道之屬員。

〔六〕茅茨：茅屋。白居易《效陶潛體》詩：「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此句言廣搜才士，下及草野貧庶。

〔七〕「無人」二句：《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又云：「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趙岐注：「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留。」二句以子思比張安道，謂朝廷無賢人，使張能得行其道，故不能留張也。《烏臺詩案》云：二句「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要任，不可令閒也。」

〔八〕掃一室：《後漢書·陳蕃傳》：「（陳蕃）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此反用其意。

〔九〕虛白：《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司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虛白形容心境之清虛淡泊。

〔一〇〕《莊子·田子方》：「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注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遇道之真也。」

〔一一〕「我亦」二句：韓愈《示爽》：「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

## 集評

紀昀：【「無人長者側」二句】語殊非體。（《紀評蘇詩》卷六）

### 傅堯俞濟源草堂「二」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三」，倉黃求買百金無「三」。先生卜築臨清濟「四」，喬木如今似畫圖「五」。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六」。

## 校注

「一」傅堯俞（一〇二四—一〇九一），字欽之，鄆州須城（今山東東平）人，後徙孟州濟源（今屬河南）。未冠及第。嘉祐末爲監察御史，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右司諫。熙寧三年至京師，因對王安石變法有異議，尋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許州、江寧府、河陽、徐州，兩年六移官。後坐事奪官。哲宗即位，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累遷吏部尚書，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宋史》卷三四一有傳。《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〇三：

〔一〕（濟源）草堂在濟源縣西北濟瀆廟西，宋傅堯俞建。」蘇轍亦有《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詩，詩末自注：「欽之時在許州。」

〔二〕《管子·權修》：「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三〕「求」，施乙作「欲」。「百金」，集甲、集注、類本、七集本作「萬金」。

〔四〕濟：水名。源出濟源縣王屋山，東流山東，其故道與黃河並行人海，後下遊為黃河所奪。

〔五〕杜甫《返照》詩：「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

〔六〕龍雛：指筍。贊寧《筍譜》：「俗間呼筍為龍孫。」盧仝《寄男抱孫》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苞龍兒，攢迸溢林藪。」又梅堯臣《韓持國遺洛筍》：「龍孫春吐一尺芽。」

### 集評

查慎行：直到第五六方說明詩旨，章法奇絕。（《初白菴詩評》卷中）

### 陸龍圖詵挽詞〔一〕

挺然直節庇峨岷〔二〕，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三〕，過車巷哭六州

民「四」。塵埃輦寺三年別「五」，樽俎岐陽一夢新「六」。他日思賢見遺像，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七」。不論宿草更沾巾「八」。

###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均編於熙寧四年（一〇七二）陳州詩中。蘇轍《樂城集》有《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亦自編於熙寧四年詩中。陸誥（一〇二二—一〇七〇），字介夫，餘杭（今屬浙江）人。進士及第。曾任提點陝西刑獄，湖南、北轉運使等官。熙寧二年五月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翌年八月卒。《宋史》有傳。

「二」《宋史·陸誥傳》：「青苗法出，誥言：『蜀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此即「庇峨岷」之實。

「三」屬纊：《禮記·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纊，新絲綿。人將死置於口鼻上，以觀察有無呼吸。家無十金產：《漢書·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四」過車：喪車經過。六州民：陸誥曾知桂、延、秦、晉、真定、成都，共六州。

「五」塵埃：指京城之塵。京城人煙輻湊，塵土飛揚，古人詩中常道及。如陸機《爲顧彥先贈婦》：「京洛多風塵。」盧照鄰《長安古意》：「佳氣紅塵暗天起。」輦寺：輦指京師。

《文選》左思《吳都賦》：「都輦殷而四奧來。」李善注：「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焉。」寺指官署、官舍。《左傳·隱公七年》：「發幣於公卿。」孔穎達疏：「九卿所居謂之寺。」故輦寺即京師官舍之意。

〔六〕樽俎：盛酒食之器具，此借指宴會。岐陽：岐山之南，代指鳳翔府。以上二句，言與陸詵別於京師不覺三年，然鳳翔之會尚記憶猶新。蘇軾嘉祐、治平間簽判鳳翔，而陸詵曾提點陝西刑獄，故曾相會。

〔七〕施注引《成都古今集記》：「大聖慈寺思賢閣，歷政知府一一繪像，因以為名。」

〔八〕宿草：隔年的草，特指墓上之草。《禮記·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杜甫《喜達行在所》：「嗚咽淚沾巾。」

### 集評

紀昀：中四句切脚。（《紀評蘇詩》卷六）

###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一〕

《柏舟》高節冠鄉鄰〔二〕，絳帳清風聳搢紳〔三〕。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履隨方進〔四〕，晚節稱觴見伯仁〔五〕。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

薪「六」。

### 校注

〔一〕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均編熙寧四年（一〇七一）。胡完夫（一〇二九—一〇九四），名宗愈，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胡宿從子。嘉祐四年進士。神宗時累遷至集賢校理、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因反對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出通判真州。元祐中曾官尚書右丞、吏部尚書。《宋史》有傳。

〔二〕《柏舟》，《詩·鄘風》篇名。《毛詩》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句以共姜喻周夫人之貞節。

〔三〕絳帳：《晉書·列女傳》：韋逞母宋氏幼喪母，父授以《周官》音義。後韋逞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  
搢紳：古時仕宦者插笏於帶間，因作士大夫之代稱。此句贊周夫人之學問。

〔四〕《漢書·翟方進傳》：「（翟）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

〔五〕稱觴：舉酒。伯仁：周顓字。《晉書·周顓母李氏傳》：李氏生顓，嵩及謨三子，

後均爲顯官。冬至置酒，李氏舉觴賜三子曰：「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

〔六〕《詩·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凱風，和風。鄭玄箋：「凱風喻寬仁之母。」孔穎達疏：「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此句言胡母雖死，然其子已成材，亦瞑目無憾矣。

### 集評

賀裳：「『當年』四句」使事妙無痕迹，真鉅匠也。（《載酒園詩話》）

##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一〕

### 其一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二〕。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惟應爨婦知〔三〕。杜叟挽衣那及脛〔四〕，顏公食粥敢言炊〔五〕。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今底處虧〔六〕？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八月作於陳州。柳子玉，見前《次韻柳子玉見寄》注〔二〕。時柳謫官壽春，舟過陳州。《論語·衛靈公》：孔子「在陳絕糧」。柳詩似有感于此而發。

〔二〕「風雨」二句：《詩·鄭風·風雨》：「風雨瀟瀟，鷄鳴膠膠。」「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蕭蕭，風雨聲。晦迷，昏暗。二句謂雖風雨蕭蕭，夜晚昏暗，然不須效雞之鳴叫而強以爲知時也。

〔三〕爨婦：竈下執炊之婦。

〔四〕杜叟：杜甫。脛：自膝至足跟的部分。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二：「短衣數挽不掩脛。」

〔五〕顏公：顏真卿，字清臣。唐開元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以忤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安史亂後，入官京師，連遭讒貶黜。後爲刑部尚書，封魯郡公，世稱顏魯公。善正、草書，爲世所寶。其《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以上二句以杜、顏比柳，因柳既能詩，又善書法。蘇轍《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贊柳「草聖詩豪並神速。」

〔六〕「詩人」二句：詩人情味，指詩人坎坷貧窮之情味。蘇軾云：「詩人例窮蹇」（《病中大雪……》），「詩人例窮苦」（《次韻張安道讀杜詩》），「清詩出窮愁」（《九日次定國



韻》。此即詩人情味也。底本注：「於今」，集甲、類本作「於君」。「底處」，集甲、集注、類本作「底事」。

其二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二」，燈火青熒語夜深「三」。早歲便懷齊物志「三」，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四」，一聽秋濤萬鼓音「五」。

校注

「一」圖書跌宕：乃跌宕圖書之倒文。跌宕，本放佚不羈，此用爲肆力之意。江淹《恨賦》：「脱略公卿，跌宕文史。」

「二」青熒：光色青白。紀昀評此句云：「澹語傳神。」（《紀評蘇詩》卷六）

「三」齊物志：莊子《齊物論》，主張齊是非、物我、壽夭。齊物志即忘却是非、物我、壽夭，超然達觀之志，亦即隱居守道之志。蘇軾《與胡祠部遊法華山》：「嗟予少小慕真隱。」即一證。

「四」南行：謂已由汴京赴杭。「成何事」，底本原作「何事成」。案，「何事成」不合平仄，今據集甲、七集改。又，類丁本、查注本、馮應榴注本作「知何事」。

「五」秋濤：指杭州錢塘潮。萬鼓，言濤聲之大。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聲如雷鼓。」高適《塞下曲》：「萬鼓雷殷地。」

### 集評

賀裳：坡詩吾第一服其氣概。倅杭時過陳和柳子玉曰：「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如此胸襟，真天人也。（《載酒園詩話》）

賀裳：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淳，得瑰奇而失詳慎，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倅杭云：「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吳喬《圍爐詩話》卷五引）

紀昀：【其二「燈火青熒語夜深」】淡語傳神。○【其二後四句】憤懣而出以和平，故但覺沈著而不露怒張。（《紀評蘇詩》卷六）

### 陪歐陽公燕西湖「二」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榻來湖上飲美酒「三」醉後劇談猶激烈「三」。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四」。插花起舞爲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五」。赤松共遊也不惡「六」，誰能忍飢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七」，彼徒辛苦吾差

樂「八」。城上烏棲暮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九」。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一〇」。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一）九月作於潁州（治今安徽阜陽）。歐陽公即歐陽修，是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潁州。蘇軾赴杭途經於此，故往謁焉。燕：宴飲。西湖：在潁州西北。

〔二〕揭來湖上：來湖上之意，揭爲發語辭。

〔三〕劇談：疾言，暢談。王文誥云：「著此一句，已該攻法諸事。」（《蘇軾詩集》卷六）案，「劇談激烈」又見出歐陽修雖老而精神不衰。

〔四〕芙蓉：此指木芙蓉，八九月始花。一名拒霜。煌煌：此爲光艷貌。宋玉《高唐賦》：「玄木冬榮，煌煌熒熒。」

〔五〕如風狂：如風過之疾也。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

〔六〕赤松：即赤松子，傳說中仙人。《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七〕「壽夭」，七集本作「夭壽」。

〔八〕王文誥云：「彼徒辛苦，指王安石也。」（《蘇軾詩集》卷六）案，此說似不確。此句承

上而言，彼，當指辟穀忍飢啖仙藥之人。吾差樂：吾却頗樂。差，比較之意。《漢書·陳遵傳》：陳遵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而差獨樂。」

〔九〕銀缸：銀燈。畫燭：有畫飾的蠟燭。紀昀曰：「插此二句，便有情致，似從杜老《越

王樓歌》化來。」（《紀評蘇詩》卷六）

〔一〇〕桓伊，字叔夏，晉銓縣人。曾任淮南太守、豫州刺史等官。《晉書·桓伊傳》：「（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時謝安與帝有嫌隙，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一弄。復自請以箏歌。「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詩用此典，暗寓歐陽修忠信被疑，而無桓伊為之辯解。何焯曰：「歐公以濮議為臺諫所攻，故云。」（馮應榴注引）可參。

## 集評

紀昀：末四（句）有樂往哀來之感。桓伊事亦用得蘊藉。（《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末四句】妙于略逗，更不徑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二」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踪「二」。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三」。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四」。含風偃蹇得真態「五」，刻畫始信天有工「六」。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號山下「七」，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八」。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九」。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一〇」。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九月作於潁州。歐陽少師，即歐陽修。因其以太子少師致仕，故稱。

「二」希微：依稀隱約貌。《老子》第十四章：「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三」峨嵋山：在今四川樂山市西。《水經注》卷三六《青衣水》引《益州記》：「平鄉江東逕峨眉山，……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雪嶺」，底本校：集注、類丙無

「雪」字。

〔四〕溟濛：渾融迷茫。沈約《八咏詩》：「下睇亦溟濛。」鄭谷《送許棠先輩之官涇縣》：「梅雨晝溟濛。」

〔五〕偃蹇：夭矯屈曲貌。屈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偃蹇，高貌。」又《淮南子·本經》：「偃蹇寥糾，曲成文章。」

〔六〕天有工：上天（大自然）有如此工妙之傑作。《尚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

〔七〕畢宏、韋偃，均唐玄宗、肅宗時畫家，以畫松著稱。《歷代名畫記》卷一〇：「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于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樹石擅名于代。」韋偃，工老松異石。「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煙霞翳薄，風雨颼颼。輪囷盡偃蓋之形，宛轉極盤龍之狀。」杜甫《戲爲韋偃雙松圖歌》亦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號山：在號州（治今河南靈寶市南）。歐陽修《吳學士石屏歌》：「號工剝山取山骨，朝鏡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由此知號山乃石屏產地。

〔八〕煙霏：雲霧迷濛。韓愈《山石》詩：「出入高下窮煙霏。」「霏」，底本校：集注、類本作「飛」。淪：滲透。上四句出以奇思妙想，謂石屏上之奇畫乃畢宏、韋偃死後，其神機巧思所化。

〔九〕摹寫物象：寫景狀物之意。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模寫物象及樂府詩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物象」，各本均如此，底本改「象」爲「像」，非是。今

據各本改正。

「一〇」幽宮：此指墳墓。王維《過秦皇墓》：「古墓成蒼嶺，幽宮向紫臺。」

### 集評

汪師韓：長句磊砢，筆力具有虬松屈盤之勢。詩自一言至九言，皆原于《三百篇》。此詩「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從古詩人所無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我恐畢宏」四句借事生波，忽成奇弄。妙在純以意運，不是纖巧字句關合，故不失大方。○【後四句】有上四句之將無作有，須有此句方結束得住。（《紀評蘇詩》卷六）

### 潁州初别子由二首「一」

#### 其一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潁「二」。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三」。我生三度別「四」，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真吉人「五」，介石乃機警「六」。至今

天下士，去莫如子猛〔七〕。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八〕。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九〕。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一〇〕。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一）九月蘇轍送軾赴杭至潁州，同謁歐陽修而別，詩即作於別時。轍次韻之詩有「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句，蘇軾後又有《十月二日將至渦口……》詩，由此可知此詩乃作於九月下旬。潁州：治今安徽阜陽。

〔二〕清潁：潁水。見前《出都來陳……》其七注〔一〕。

〔三〕須臾景：指臨別的瞬間。紀昀曰：「用李陵『且復立斯須』意，而上句作一頓挫，意境便別。」（《紀評蘇詩》卷六）

〔四〕嘉祐六年軾赴鳳翔任，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外；治平二年子由赴大名推官，別軾於京師；熙寧三年子由赴陳州學官，又別於京師。此即三度別也。王文誥云：「詩意謂潁州之別，較前三別爲可慨耳。」（《蘇軾詩集》卷六）

〔五〕吉人：善人，賢人。《易·繫辭下》：「吉人之辭寡。」寡辭，少言。

〔六〕《易·豫》：「介于石，不終日。」孔穎達疏云：「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於石。然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



〔七〕《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月（案當爲九月，見注〔一〕），弟轍至穎州相別，後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穎州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曾在制置條例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乞罷。說弟轍去之果決，意亦譏諷朝廷新法不使也。」

〔八〕坎井：《易·說卦》：「坎，陷也。」坎井即陷阱。又《荀子·正論》：「坎井之蠹，不可語東海之樂。」注：「坎井，壞井也。」柳宗元《愚谿對》：「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此句言違意而行，不顧險難。

〔九〕自熙寧二年起，蘇軾連續作《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擬進士對御試策》等文，全面攻擊新法，招致變法派之恨。熙寧四年御史知雜事謝景温劾軾丁父憂歸蜀，往還貨賣鹽及瓷器等物，詔江淮發運使、湖北轉運使勘驗，後窮治無所得。蘇軾無一言自辯，不久即乞外任。此即「幸未傷輒醒」之實。（參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四、二一五、二一六）

〔一〇〕日三省：《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省，反省。

## 其 二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一〕。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二〕。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

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三」。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四」。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五」。

### 校注

「一」「人生」二句：《文選》蘇武《詩四首》之一：「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曹植《贈白馬王彪》：「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情分）日親。」二句意本此。

「二」「始我」二句：宛丘：縣名，陳州州治所在，即今河南淮陽縣。牽衣舞兒童，即兒童牽衣舞之意。兒童指蘇轍子女。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兒女嬉笑牽人衣。」

「三」歲在東：歲，歲星，十二年繞天一周，古人用以紀年。歲在東即甲寅年，亦即熙寧七年。宋制，文官一般三年一任。蘇軾熙寧四年冬到杭州任，熙寧七年任滿，故約以爲歸期。

「四」「悟此」二句：「悟」，底本原作「語」，據集甲、集注、類本改。飛蓬：飄飛之蓬草，喻生涯飄泊無定。顏之推《觀我生賦》：「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

「五」「多憂」二句：六一翁，指歐陽修，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二句謂多憂髮便早白，豈不見歐公即如此？歐陽修景祐三年（三十歲）《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詩：「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景祐四年（三十一歲）《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又《贈沈遵》：「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

間，鬢髮未老嗟先白。」足見其因憂患而髮早白。

### 集評

譚元春：二首全不傷氣，尚是真漢人詩。（明刻《東坡詩選》卷一）

查慎行：【其二「始我來宛丘」六句】骨肉情話，自應有此曲折。（《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前首「流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即李陵「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之意。

用作發端語，覺悲愴切至，更爲過之。後首本是直抒胸臆，讀之乃覺中心菀結之至者，此漢魏人絕調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二詩悱惻深至。【其二】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話，蓋情真而筆又足以達之，遂成絕調。（《紀評蘇詩》卷六）

方東樹：真摯。（《昭昧詹言》卷一一）

趙克宜：第賦斯時惜別，語便無奇。追溯初來早知有此，又因離別，愈形恩愛，節節相生，自在流出，讀之無不心肯，此境正不易到。（《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二」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二」。長淮忽迷天遠近「三」，青山久與船低昂。

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四」。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一）九月末作於赴杭途中。潁口：潁水入淮河之處。壽州：治今安徽鳳臺縣。

「二」白居易《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秋來興甚長。」

「三」「長淮」，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平淮」。

「四」短棹：棹，划船之工具，狀如槳。此代指船。黃茅岡：黃茅叢生之山岡。白居易《山鷓鴣》詩：「黃茅岡頭秋日晚。」

### 集評

趙次公：此篇並不使事與說。學者謂先生專於使事，與（以）古人語爲詩。觀此篇，乃先生胸次流出，筆下快寫之作。（《蘇詩佚注》上）

王世貞：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藝苑卮言》卷四）

汪師韓：宛是拗體律詩，有古趣兼有逸趣。（《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吳體之佳者。吳體無粗曠之氣即佳。（《紀評蘇詩》卷六）

王文誥：「「我行日夜向江海」此極沉痛語，淺人自不知耳。（《蘇軾詩集》卷六）

方東樹：短篇極則。○奇氣一片。（分別見《昭昧詹言》卷二、二〇）

吳汝綸：公有古風一首（案指《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與此略同。蓋自喜之甚，復約之以爲近體。（《唐宋詩舉要》卷六引）

### 附錄

施元之、顧禧：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十六，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煙雨淒然，頗有當年氣象也。」墨蹟在吳興秦氏。（《宋刊施顧注蘇詩》卷三）

###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二」

山鴉噪處古靈湫「二」，亂沫浮涎繞客舟「三」。

未暇燃犀照奇鬼「四」，欲將燒燕出潛虬「五」。

使君惜別催歌管「六」，村巷驚呼聚獮猴「七」。

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八」。

## 校注

-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九、十月之交作於赴杭途中。李定：王明清《揮塵前錄》卷四謂李定有三：其一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案當爲建安人。晏殊妻之從父兄弟，李虛己弟虛舟之子。詳見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卷一）。曾謗蘇舜欽，致興大獄者。其一字資深，揚州人。熙寧中爲監察御史裏行，元豐初劾蘇軾致其下獄者。其一爲濟南人。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徧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者。今案，李仲求時間距軾太遠，李資深熙寧中在京供職，後又攻訐蘇軾，二人均非此詩之李定。濟南李定，指齊州金鄉之李定。然據李昭玘《李公神道碑》（見《樂靜集》卷二九），其人于真宗景德三年明經中第，五十九歲卒。蘇軾作此詩時，此人早已死去，顯然亦非此人。另外，《烏臺詩案》載，承受蘇軾無譏諷文字之人中有一李定，不知是否此人，待考。龍潭：沈欽韓引《鳳臺縣志》云：「即今黑龍潭，在下蔡東。時壽州治下蔡，故云城東也。山勢直出，截淮中流，奇石峭壁，峻峭萬狀。壁之前淮水極深，爲黑龍潭。」（《蘇詩查注補正》卷一）
- 〔二〕湫：深潭。因名黑龍潭，故稱靈湫。杜甫有《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詩。
- 〔三〕浮涎：作者因龍潭之名，想像潭中有龍，水面之沫即爲龍吐之涎沫。
- 〔四〕燃犀：溫嶠事。見前卷五《仙遊潭》注〔四〕。

〔五〕虬：傳說中的有角龍。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龍之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人不可渡海。」又《梁四公記·震澤洞》載：「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杰公啓之梁武帝，乃齎燒燕五百枚，教羅子春以燒燕往，而得寶珠。

〔六〕使君：漢以後對州郡長官的尊稱。此指李定。

〔七〕獼猴：大猴。

〔八〕「此地」二句：遺愛：《左傳·昭公二十年》：「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此處指李定。觀魚：《莊子·秋水》記莊周與惠施遊於濠梁之上，觀魚之出遊，因辯論魚之知樂與否。此以莊周自況。「老莊周」之「老」，為助語，帶有親切隨便之意味。蘇詩多用「老」字，見後附錄。二句言李定德澤及民，他年州民頌揚你時，或者可記起我曾過此，並與你餞飲於龍潭之上。

## 附錄

洪邁：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伴狂老萬回」，《東軒》云「掛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遊羅

《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饗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爲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滎官莊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矣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容齋三筆》卷六）

###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二〕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二〕。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三〕，吞吐久不噤〔四〕。孤舟繫桑本〔五〕，終夜舞澎湃。舟人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六〕。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七〕。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八〕。瓶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 校注

〔二〕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渦口：渦水入淮之處。在宿州荆山鎮（今



安徽懷遠縣），東至濠州治所約九十里。五里所：五里許。此詩施注、查注、馮應榴注、王文誥注本原均編於《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及《壽州李定少卿出錢城東龍潭上》之前。今案潁口在渦口上游，壽州在濠州之西，蘇軾由潁入淮，必先潁口而渦口，先壽州而濠州。舊注各本編誤，今移編於此。「二日」，查注、馮應榴注謂一本作「一日」。

〔二〕清快：水流清澈迅速，即清流之意。軾《與胡祠部遊法華山》：「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見後卷一九）亦同一用法。

〔三〕兩山指荆山、塗山，二山夾淮水而相峙。《水經注》卷三〇《淮水》：「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

〔四〕吞吐：指兩山吐納江流。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吞吐百川，寫泄萬壑。」嘬：此指一口吞下。《禮記·曲禮上》：「毋嘬炙。」注：「謂一舉盡嚙。」

〔五〕桑本：桑樹之根幹。《左傳·成公二年》：「乘其車，繫桑本焉。」又《易·否》：「繫于苞桑。」疏云：「苞，本也。凡物繫於桑之苞本則牢固也。」

〔六〕菅蒯：均草名，莖可作繩。《左傳·成公九年》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七〕「久矣」，底本校：集甲、集注、類本作「久已」。恬百怪：安于種種險惡環境而不驚。

〔八〕一噫：一呼氣，此指風。《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 集評

汪師韓：刻畫山水如謝公，而去其棘澀。（《蘇詩選評箋釋》卷一）  
紀昀：意亦猶人，取其波峭。（《紀評蘇詩》卷六）

## 濠州七絕〔一〕

塗山〔二〕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三〕，地理汪罔骨應存〔四〕。樵蘇已入黃能廟〔五〕，烏鵲猶朝禹會村〔六〕。

## 校注

-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濠州：州治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北。  
〔二〕塗山：《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塗山在縣（鍾離縣，濠州州治所在）西九十五里。」即今安徽懷遠縣東南，淮河東岸，又名當塗山。

〔三〕川鎖支祁：唐李公佐《古嶽瀆經》：「禹治水，止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驅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禹授之庚申，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鎖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于海。」（《太平御覽》卷八八二《淮地記》引）

〔四〕汪罔：古部落名，其酋長爲防風氏。《國語·魯語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然《左傳·哀公七年》又有「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語，故蘇軾于塗山連及殺防風氏之傳說，想象此地理有其骨。

〔五〕樵蘇：打柴割草之人。樵，取柴。蘇，取草。黃能廟：即軾題下自注之鯨廟。鯨相傳爲禹之父，治水無功，被殛之於羽山。《國語·晉語八》：「昔者鯨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能，一說爲三足鼈，一說爲熊屬（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左傳·昭公七年》作「黃熊」。集注、施乙、類本「黃能廟」作「黃熊廟」。

〔六〕禹會村：《太平御覽》卷四三引《太康地記》：「塗山，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會）村，蓋禹會諸侯於塗山。」

彭祖廟〔一〕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二〕。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龜〔三〕。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著子時〔四〕。

## 校注

〔一〕彭祖：姓錢名鏗，傳說爲顓頊帝玄孫陸終氏之第三子，堯封之於彭城，故謂之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見《列仙傳》上、《神仙傳》卷一及《搜神記》卷一）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彭祖廟在（濠州）子城上東北角。」

〔二〕《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雲母山，一名濠上山，在（濠）州東南四十里。」《神仙傳》卷一：「彭祖善於補養導引之術，并服木、桂、雲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

〔三〕龜蛇傳說均長壽。《莊子·秋水》：「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任昉《述異記》：「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靈龜。」王十朋集注引《玉策記》：「蛇有無窮之壽。」

〔四〕《漢武內傳》：武帝七月七日與王母會，王母以仙桃四顆與帝，桃味甘美，「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太平廣記》卷三）末二句謂，彭祖縱算長壽，然在神仙世界中亦不足爲奇。

逍遙臺「一」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爲堂也「二」。

常怪劉伶死便埋「三」，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四」，誰信先生無此懷。

校注

〔一〕 逍遙臺：《方輿勝覽》卷四八《濠州》：「逍遙臺在開元寺後，唐開元中刺史梁延嗣累土爲臺，刻莊子像於其上。」

〔二〕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濠州》：「南華真人塚在今州東二里，相傳是莊周之墓，在今開元寺講堂後。」

〔三〕 劉伶死便埋：《晉書·劉伶傳》：「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東坡志林》卷四：「劉伯倫（伶）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死便埋」，底本校：集甲、集注作「死更埋」。案，據《晉書》，當以「便」字爲是。

〔四〕 「烏鳶」句：《莊子·列禦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集評

劉辰翁：莊叟墓，又用劉伶托，己意甚超。（明刻《東坡詩選》）

## 觀魚臺〔一〕

欲將同異較錙銖〔二〕，肝膽猶能楚越如〔三〕。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四〕。

## 校注

〔一〕《元和郡縣圖志》卷九：「莊周臺，在縣（濠州鍾離縣）南七里，濠水經其前，莊子與惠子觀魚之所，又曰觀魚臺。」

〔二〕錙銖：古重量單位。說法不一，一般以二十四銖爲一兩，六銖爲一錙。較錙銖，即過細計較之意。

〔三〕楚越如，即如楚越之倒文。《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四〕《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 虞姬墓〔一〕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二〕。倉黃不負君王意，祇有虞姬與鄭君〔三〕。

校注

〔一〕《史記·項羽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

〔二〕「帳下」二句：《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氣如雲：形容氣盛。白居易《戲答諸少年》：「饒君壯歲氣如雲。」

〔三〕「祇有」，底本校：集注、類本作「獨有」。傳說項羽被圍垓下，虞姬自刎身亡。鄭君：《漢書·鄭當時傳》：「鄭君（案，鄭當時之父）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魯六世孫榮，號鄭君，生當時。」知鄭君名榮。

集評

紀昀：此首較可。（《紀評蘇詩》卷六）

四望亭 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

記「一」。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頽垣破礎没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二」。敢請使君重起廢「三」，落霞孤鶩換新銘「四」。

### 校注

「一」「太和中」以下四句：太和：唐文宗年號。李紳，唐潤州無錫人，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任宰相。太和七年春二月，紳分命東洛，路出於濠，作《四望亭記》云：

「濠城之西北隅，爽聳四達，縱目周視，迴環者可數百里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嘗爲廢墟，無所竚望。郡守彭城劉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載，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旁闕城邑，四封五通，皆可洞然。」

「二」短李：李紳。《新唐書·李紳傳》：「（李）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

「三」使君：此指濠州太守。起廢：重新修葺振興廢壞之亭。

「四」唐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



## 浮山洞

〔一〕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二〕，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三〕。

### 校注

〔一〕《太平寰宇記》卷二二八：「臨淮山在（濠）州東九十五里，俯臨長淮。山下有穴，去水一丈。淮水泛濫，其穴即上高，水減，其穴還低下，有似山浮，亦號浮山。」

〔二〕洞府：神仙所居之所，此指浮山洞。鼇：傳說海中大龜。《列子·湯問》載渤海之東有巨鼇十五，舉首而戴蓬萊等五山。

〔三〕漢張衡《渾天儀》：「天如鷄子，地如中黃，居其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見《太平御覽》卷二）又《晉書·天文志上》：「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 集評

紀昀：七首不脫宋人窠臼。（《紀評蘇詩》卷六）

## 泗州僧伽塔〔一〕

我昔南行舟繫汴〔二〕，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三〕，香火未收旂脚轉〔四〕。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五〕。至人無心何厚薄〔六〕，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七〕。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八〕。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九〕。不嫌俗士污丹梯〔一〇〕，一看雲山繞淮甸〔一一〕。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施注編於卷三。查注移入卷一八自徐赴湖詩中，云：「先生於甲寅秋杪自杭守密，至己未夏自徐移湖，是爲歲五周矣，故下首云『再過龜山歲五周。』」馮應榴注云：「子由和詩編於《和濠州七絕》之後，則先生詩亦當是赴杭倅任途中所作。況先生於治平三年護老蘇公喪，舟行還蜀，必自汴入泗、入淮，計至倅杭時正五歲，故此詩首二句云云，下詩云『再過龜山歲五周』也。查氏未審護喪

舟行一節，又泥於渦口遇風之事，而以『我昔南行』爲卒杭時，又以下首『再過龜山歲五周』句爲甲寅移密，而已未移湖正五年，不知繫汴之逆風三日與渦口洪澤之遇風本兩事。且考子由《次韻子瞻過淮三首》云：『龜山昔同到。』又《過龜山》詩云：『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逆數之，正是丁老蘇憂同護喪時經過也。況自杭赴密，並不經由泗州、龜山。是原編並不誤，查氏改編誤矣。』《蘇文忠詩合注》卷一八）案，馮說是。今依王文誥本編此詩及下首《龜山》於卷六赴杭卒詩中。

泗州：故城在今江蘇盱眙東北。僧伽：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何國在碎葉國東北。」《太平廣記》卷九六僧伽大師條：「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並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從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釋氏稽古錄》卷四載宋太宗雍熙元年「詔修泗州僧伽塔，加謚『大聖』二字，寺曰『普照』。」劉攽《中山詩話》：「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

〔二〕指治平三年，蘇軾護父喪還蜀，舟行經由汴河入淮之事。

〔三〕禱靈塔：靈塔指僧伽塔。《宋高僧傳》卷一八《唐泗州普光寺僧伽傳》載僧伽靈異事甚多，有云：「多於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於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則禱僧伽塔以乞風，亦當時之習俗也。

〔四〕旂腳轉：謂風向轉變，由逆風變順風。旂，旗幟的總稱。梅堯臣《龍女祠祈順風》：「龍母龍相依，風雲隨所變。舟人請予往，出廟旗腳轉。」

〔五〕龜山：在泗州城東北。參見下首《龜山》注「一」。梅堯臣上詩又云：「長蘆江口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膳。」似亦蘇詩所本。

〔六〕至人：指思想、道德等方面達最高境界之人。《莊子·逍遙遊》：「至人無己。」既然無己，則對人對物當無好惡厚薄。《荀子·天論》：「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此指僧伽。

〔七〕「耕田」二句：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謂此二句「乃隱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種（先種後熟的穀類）之利，乃穆（後種先熟的穀類）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八〕「今我」二句：王文誥曰：「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爲奉行新法之官，是此官無可作也。此句是通篇主腦，却不道破。其在廣陵與劉貢父詩，有『吾邦正喧闐』句，即『去

無所逐」四字注脚也。即前之「我行日夜向江海」（案見《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句，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案見《龜山》）句，一綫穿下，皆同此意。」（《蘇軾詩集》卷六）

〔九〕「退之」二句：退之：韓愈。澄觀：唐僧名。韓愈《送僧澄觀》：「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二句言澄觀所重建之僧伽塔，高三百尺，今塔已非舊觀。《韻語陽秋》卷一二云：中唐僧人名澄觀者四人，建僧伽塔者乃洛陽澄觀。

〔一〇〕丹梯：紅色階梯。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杜甫《丈人山》：「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一一〕淮甸：淮水流域之原野，此指泗州一帶。鮑照《上海陽還都道中作詩》：「登廬眺淮甸，掩泣望荆流。」高適《酬裴員外》：「擁旄出淮甸，人幕徵楚材。」

### 集評

范温：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

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潛溪詩眼》）

吳开：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優古堂詩話》）

譚元春：不獨評論古人及議天下大事忌涉議論，即往還晴雨、人神許與之間，如此流便說去，一涉議頭，失詩人之旨矣。（明刻《東坡詩選》）

查慎行：「耕田欲雨刈欲晴」，八句說透至理，覺昌黎「衡山」一章尚帶腐氣。（《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關無礙，是廣長舌。（《蘇詩選評箋釋》卷二）

宋長白：東坡《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語氣全用劉夢得「同施於陸，其時在澤。伊種之喜，乃稔之厄。同舟於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李德遠《東西船行》祖其意而擴充之，似不如髯蘇之一語包盡也。（《柳亭詩話》卷一六）

紀昀：極力作擺脫語，純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話。○確是僧伽塔，不可移之別水神。○「今我身世兩悠悠」又就自己伸一層，愈加滿足。○「退之」句以下一層層波瀾，一齊捲盡，只就塔作結，簡便之至。（《紀評蘇詩》卷一八）

翁方綱：《泗州僧伽塔》詩，看得透徹，說來可笑。此何必關佛乃能塞彼教之口耶？

（《石洲詩話》卷三）

趙翼：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七古如（略）「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略）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甌北詩話》卷五）

梁章鉅：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略）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退庵隨筆》）

## 龜山〔二〕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二〕。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三〕。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四〕。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五〕？  
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龜山：《方輿勝覽》卷四七：「龜山在

（泗州）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清一統志》卷一三四《泗州》：「上龜山在盱眙縣西南一里，」下龜山在盱眙縣東北三十里。」案詩所詠者乃下龜山。此詩查注編卷一八自徐赴湖州時，誤。參見前《泗州僧伽塔》注「一」。

〔二〕治平三年（一〇六六）秋蘇軾護蘇洵靈柩過此，至熙寧四年十月，正五周年。

〔三〕張耒《明道雜志》：「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黃九（黃庭堅）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于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今案，當以「初白頭」爲是。上二句謂五年中我已身行萬里，而菴中僧人仍然高卧，只是髮已初白。言下對動靜之殊、光陰之疾深爲感歎，又潛蘊厭倦仕途之情。

〔四〕「地隔」二句：上句北望汴京，暗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詩意；下句有隱退之意，用《論語·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句意。

〔五〕「元嘉」二句：《宋書·臧質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大軍數十萬南侵。臧質奉宋文帝命率萬人北救，至盱眙，築城于龜山拒之。下句故壘即指當年臧質所築之城壘。汪師韓云：「結寓感歎，以見兵戎事往，並故壘亦不復存，不獨無人記憶己也。」（《蘇詩選評》）紀昀云：「霸業雄圖，尚有今昔之感，而況一人之身乎？」（《紀評蘇詩》卷一八）王文誥云：「全篇並無弔古之意，並亦不暇弔古也。」（《蘇軾詩



集》今案，結二句弔古懷今之意明顯，王說不確。汪、紀之說可參。

### 集評

查慎行：【「身行萬里」二句】似擬中晚而骨力勝之。（《初白菴詩評》卷中）

汪師韓：「萬里」句闊遠，「一菴」句靜閑，妙作對偶。（《蘇詩選評箋釋》卷二）

紀昀：前四句與後四句，映發有情，便不是弔古套語。（《紀評蘇詩》卷一八）

翁方綱：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卧一菴初白頭」之句，而並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為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石洲詩話》卷三）

###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二」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二」？掛帆却西邁「三」，此計未為非。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四」。明日淮陰市「五」，白魚能許肥「六」。我行無南北「七」，適意乃所祈。何勞舞澎湃「八」，終夜搖窗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洪澤：鎮名，宋屬楚州淮陰縣。在洪澤湖邊。《元豐九域志》卷五：楚州淮陰有「十八里河、洪澤、瀆頭三鎮」。

〔二〕《晉書·謝安傳》：「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上二句暗用此典。

〔三〕西邁：西行。言順風而還。

〔四〕向微：漸小。此句言風勢漸弱。

〔五〕淮陰：縣名，今屬江蘇。

〔六〕能許：如許之義。參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能字、許字條釋。

〔七〕杜甫《別贊上人》：「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句本此。

〔八〕「舞」，底本校：集甲、集注、施乙、類本作「弄」。

## 集評

紀昀：【「我行無南北」以下】與渦口詩（案即《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同刺小人之排抑。然俱不露，所以爲佳。（《紀評蘇詩》卷六）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一〕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二〕。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三〕，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頽墻。使君來呼晚置酒〔四〕，坐定已復日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五〕。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六〕。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十月作於赴杭途中。「十六日」，底本校：集注、類本無「十」字。案，子由有《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詩，正作「十六日」。且考軾行程，亦當以「十六日」爲是。

〔二〕淮陰：縣名，在淮水南岸，北宋屬楚州，今屬江蘇。山陽：縣名，屬楚州，今江蘇淮安市。

〔三〕亭午：正午。

〔四〕使君：此指楚州太守。

〔五〕「共言」二句：韓愈《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陂塘：池塘。

〔六〕「愚儒」二句：章句：古書的章節句讀。守章句，即拘守典籍及先儒傳注之意。《漢書·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論說黑白：《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言之不從，……時則有白眚、白祥。」中之下：「聽之不聰，……時則有黑眚、黑祥。」祥，吉凶的徵兆。奇寒、雨雹、冬雷均被視為黑祥。蘇軾到山陽時，正遇上這些異常的自然現象，故無知的愚儒們引據典籍，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說推測吉凶禍福。

### 集評

紀昀：「『愚儒無知守章句』以下四句」憤語無痕。（《紀評蘇詩》卷六）

趙克宜：記異極其醒快，筆端有舌。（《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三〕

劉貢父〔三〕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三〕。如今各飄泊，筆硯誰能弄〔四〕。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五〕。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六〕。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七〕。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八〕。廣陵三日飲〔九〕，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一〇〕，白酒潑春甕〔一一〕。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一二〕。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闐〔一三〕。

校注

〔一〕熙寧四年（一〇七二）十月作於赴杭途中。廣陵：郡名，宋時稱揚州，治今江蘇揚

州市。《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月內，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並館職孫洙、

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軾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治平、熙寧初，

蘇軾、劉攽、孫洙、劉摯俱任館閣之職，故稱「同舍」。



〔二〕劉貢父，名攸。見本卷前《送劉攸倅海陵》注「一」。

〔三〕「去年」二句：熙寧三年四月劉貢父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爲泰州通判。蘇軾作《送劉攸倅海陵》詩，中有「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等句，意在譏諷朝廷，言新法不便。醉語即指此。

〔四〕「飄泊」，底本校：集甲、集注、施乙、類丙作「漂泊」。

〔五〕「我命」二句：《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莊子·德充符》：「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傳說古時善射者。彀：張弓。羿彀：羿之弓矢所及。詩中用以比喻世網或政界傾陷。二句謂我命在天，故雖遊於羿之彀中，處於險地，若天未亡我，則亦未必受到傷害。

〔六〕慵譏諷：慵，倦怠、懶散。慵譏諷即懶于譏刺朝政。

〔七〕子貢：姓端木，名賜，春秋衛人。孔子弟子。據載他能言善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利口巧辭。」

〔八〕「爾來」二句：《戰國策·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二句用此典。據《東軒筆錄》卷九：「劉攸、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攸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

放，放不校。既而御史張戢、程顥並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放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忤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此即所謂「戢翼念前痛」；「前痛」即前所受之傷痛。戢翼：斂翼。後「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掀前過，斥通判泰州」。（《宋史·劉放傳》）此則所謂「爾來再傷弓」也。

〔九〕「三日飲」，底本校：集注、類本作「三日語」。案，「飲」字義勝。

〔一〇〕賢主人，即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熙寧元年因與王安石異議，罷諫職，出知江寧府。熙寧四年五月徙知揚州。

〔一一〕《禮記·內則》：「酒清、白。」言酒有清酒、白酒之別。後泛指美酒。潑：向外倒。春甕：此指酒甕。

〔一二〕竹西：古亭名。《輿地紀勝》卷三七：「竹西亭在（揚州）北門外五里。」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灣口：亦名灣頭、茱萸灣，爲運河分流處。《輿地紀勝》卷三七：「茱萸灣在江陽縣東北九里，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

〔一三〕「羨子」二句：子指劉貢父。吾邦即軾將去之杭州。喧闐，喧囂不寧。《烏臺詩案》：「言杭州監司所聚，初行新法，事多不便也。」紀昀評曰：「結太露。」（《紀評蘇詩》

## 集評

趙克宜：【「夫子少年時」數句】強押韻，峭而能穩。（《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

### 孫巨源「二」

三年客京輦「二」，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三」，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四」。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五」。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六」。我編類中散，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七」。

### 校注

「二」孫洙（一〇三一—一〇七九），字巨源，廣陵（今江蘇揚州）人。未冠擢進士。應制舉，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歎爲今之賈誼。後任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宋史·孫洙傳》）元豐初擢翰林學士。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文詞典麗，有西漢風。



〔二〕三年客京輦：蘇軾熙寧二年正月自蜀返京，至熙寧四年六月離京赴杭倅，在京三年。此時正值王安石變法，蘇軾反對這次變法，與變法派矛盾甚巨，受到變法派攻擊，故下有「憔悴」二云。參見本卷前《潁州初別子由二首》其一注「九」。

〔三〕紅塵：特指京城的塵土。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古人詩文中多言及京城之塵，參見本卷前《陸龍圖詠挽詞》注「五」。

〔四〕「人情」二句：《禮記·曲禮》：「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往返，此似指禮尚往來。不報：此指往而不來。

〔五〕王孫猿：王孫即猴。柳宗元《憎王孫文》：「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王孫之德躁以囂」，「雖羣不相善也」。

〔六〕「吾儕」二句：吾儕，吾輩。見，被。排根：排斥、排擠。二句謂吾輩與今之當政者不合，此次相聚時久，恐被見疑而進一步招致排擊。

〔七〕「我編」四句：中散即嵇康，字叔夜，仕魏爲中散大夫。巨源即山濤，與嵇康同爲竹林七賢之一。司馬氏掌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答之，中云：「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故此云「吾編」、「子通」云云。編，心胸狹窄，此指偏激、狷介之意。嵇康《幽憤》詩亦云：「惟此褊心，顯明臧否。」通，通達，此有委曲求全之意。關於此詩意旨，前人有異說。施注云：「巨源既同舍，雅相厚，又居諫省，而此詩云『終歲不及門』，則異趣可見。又用柳子厚

「王孫猿」事，終以「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之句，其責之深矣。」查氏不贊成施注，復引其友陳訏之說曰：「巨源與先生同舍，介甫柄政，同舍禁相往來，故詩云『終歲不及門』，深歎京輦不得聚會，而幸廣陵之得會也。但君子小人異趣，恐反以逐客相聚爲排摠。然吾輩相契，不啻竹林諸賢，小人力能出之于外，使奔走南北，而終不能絕君子之交。詩意展轉正如此。若如施注，是巨源爲小人矣。」馮應榴贊同查注，而王文誥、沈欽韓贊同施注。王文誥云：「是時公與貢父、莘老皆以攻法被出，風節凜然，獨巨源在座，隳靡不振，可想見其慚然不終日矣。諫院如是，將焉用此言官爲？公素與之厚，故動之以義。然巨源究以求去自全，與紛然希進者不同，終不失爲君子，故云『絕交固未敢』也。」其後巨源在海州，與使者力爭免役，皆此詩一激之力。」沈欽韓云：「詩以嵇康自比，以山濤比孫，雖因其字同而戲之，口角顯有雌黃。又繼之以絕交之語，東坡于貢父諸君肯作此言乎？此施氏所以致疑也。蓋東坡諸人並以直言讜論遭斥謫，洙不能言，乞身以去，較諸人微爲自全之計，故此詩有不滿之辭。」（《蘇詩查注補正》卷一）今案，施、王、沈之說較爲可信。從全詩看，「終歲不及門」之語，山濤之比，絕交之詞等，均明顯見出二人有芥蒂于其間。原因可能主要出于洙任諫官，于王安石所爲不置一詞。然洙畢竟自求補外，故從大方面看又與軾一致。廣陵之會二人前嫌漸釋，此後交誼日深，故熙寧七年軾有《永遇樂》詞寄懷孫洙，又《次韻孫巨源……》詩中有「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等語，對洙甚爲稱揚。

集評

紀昀：此首尤露骨。（《紀評蘇詩》卷六）

劉莘老〔一〕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二〕。再見明光宮〔三〕，峨冠挹搢紳〔四〕。如今三見子，坎壈爲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五〕。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六〕。了不見愠喜，子豈真可人〔七〕。邂逅成一歡〔八〕，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九〕。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一〇〕。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校注

〔一〕劉莘（一〇三〇—一〇九七），字莘老，宋永靜軍東光縣（今屬河北）人。嘉祐進士。調冀州南宮令。以薦召試，補館閣校勘。熙寧中遷監察御史裏行，屢上疏極論新法之弊。熙寧四年七月謫監衡州鹽倉，道經揚州與軾相會。哲宗立，擢侍御史。元祐六年拜右僕射。爲朔黨領袖。後罷知鄆州。《宋史》有傳。

〔二〕「江陵」二句：江陵：府名，治今湖北荊州市。蘇軾治平三年夏護父喪舟行歸蜀，道

經江陵與劉摯相遇，時摯爲江陵府觀察推官。宋時此官稱幕職官，故軾稱其幕府之上賓。

〔三〕明光宮：漢宮名。此代指宋宮殿。杜甫《十二月一日》詩：「明光起草人所羨。」

〔四〕峨冠：高冠。挹：作揖。集注、類本作「揖」。搢紳：插笏於帶間，此代指士大夫。

〔五〕茵：坐褥。《漢書·丙吉傳》：「馭吏醉嘔丞相車上。吉曰：『第忍之，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此處「欲分丞相茵」乃與丞相分庭抗禮之意。丞相指王安石。《宋史·劉摯傳》：

劉摯爲御史裏行，神宗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極論新法不便。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曾布作《十難》折之，且劾摯，繪欺誕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

〔六〕《烏臺詩案》：上二句「意謂屈原放逐潭湘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間說劉摯爲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爲當，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也。」

〔七〕「了不」二句：《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了不見愠喜」，言劉摯不以得失升沉爲懷。可人：使人滿意之人。《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君信可人。」

〔八〕邂逅：不期而遇。《詩·鄭風·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九〕渭與莘：渭指姜太公，因其未得志時曾釣於渭濱。（見《史記·齊世家》）莘指商朝宰相伊尹。《孟子·萬章上》：「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一〇〕芻狗：古時結草爲狗，供祭祀用，祭後棄去不再用。《莊子·天運》：「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烏臺詩案》：「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言皆先王之陳迹也。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軾意以譏諷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及出而試用，大謬戾。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

### 集評

紀昀：三詩意旨俱同，惟此詩收束有體，此爭用筆之曲折。（《紀評蘇詩》卷六）

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  
天人多挽留  
如龍出雷雨  
卷潭湫  
未如珠還浦  
魚龍爭駢頭  
此生暫寄寓  
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愧  
所為遠以優  
送我還過溪

二老遊大千在掌握  
字有龍別夏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蘇軾題  
RDS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苏轼全集校注

作者=张志烈等校注

页数=606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6

SS号=12999711

DX号=000007808818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808818&d=0B5BCE7A2E82AFC1A92AD8F8F7EB923&fenlei=090305&sw=%D5%C5%D6%BE%C1%D2>